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奏

稿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肖像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澤

咸豐四年正月五日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  
且將艱鉅付兒曹

竹亭老人自撰命男國藩寫



# 曾文正公全集序

西江若翁撰

## 一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歷史上聖賢英傑之成功，必有其時代之背景，及環境之影響。蓋非紛亂時代，不足以顯聖賢英傑之偉大。古人有言：『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在時代紛亂或腐敗時，或值邪說紛起時，必有聖賢英傑來改革。但是必是如此時代，始能表現聖賢英傑之功用。此就過去歷史攷察，而可得確切之證明者。

春秋戰國時，戰爭不絕，弑逆公行，強凌弱，大滅小。於是百家並起，蔚成學術及人才最盛之時期。中國唯一之聖人孔仲尼，即生於此時代之中。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一證。當春秋時，管仲、晏嬰、相齊、趙衰、狐偃、佐晉子產、治鄭、衛鞅、強秦，而獨有孔仲尼，力主王道，說仁義，爲一時之砥柱，作萬世之師表。戰國時，趙之平原、齊之孟嘗、魏之信陵、楚之春申及燕太子丹，競相養士，召致客以千計。逞說者，則有毛遂、鄒衍、張儀、蘇秦之徒。治兵者，則有吳起、廉頗、孫武、李牧之徒；一時傑士，則有展禽、魯仲連、藺相如、伍員等人。游俠則有聶政、荊軻、專諸、要離等人。以學說自表之士，則有老聃、莊周、韓非、荀卿、商君、公孫龍、楊朱、墨翟之流，各逞一說，分談

理論。各是其是，而斥他人。獨有孟軻主先王之大道，紹孔門之宗風；斥邪說，拒楊墨，以王道救世，以仁義救民。爲庸中之特出，爲一代之聖人。此二聖者，雖未行志拯時，而學說爲中國文化之源，使四萬萬人言語不統一，而文字克統一，爲世界所獨有，則二聖不朽之功也。

秦政暴虐，焚書坑儒，消天下之金，重刑獄，以吏刑治世。更重搜括，興阿房及長城之巨功。致民窮財盡，人皆無所逃死。陳涉以走卒而施篝火狐鳴之技，天下起而應之。一時俊傑，如項梁、項籍、范增及劉邦、韓信、張良、蕭何、陳平、樊噲、英布、彭越之徒，一時並起。各擁六國後人以討秦。關中破，而孺子爲俘，秦政之墓，曾費數萬人數年之苦工者，亦不克保。綜其成敗，則先以得人而興，後以虐民而亡。以極酷之暴政，乃釀成大亂，遂激起多數之英傑。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二證。當楚漢之興，儻無秦之兇暴，則劉邦一亭長耳；項羽一無賴少年耳！何由得人民之景從？英傑之擁護？祇以秦之苛政，驅民水火，而陳涉等亂起，又感戰禍之慘烈。則有以救民起者，其才爲英傑，而又可爲民之先導者，自易得成功矣！

無新莽之秕政，則民心不思漢白水真人無由而興起。雲臺二十八傑亦與草木同腐而已。迺以王莽之僞善而陰狠，假周公以行暴，迺造成亂世，而激起劉秀及鄧禹、吳漢二十八將。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三證。儻非遇王莽之時代，終無法成此復漢之巨功。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六朝時，五胡亂華，易帝如弈棋，逐君如斥奴。世之亂過於三國時代。但在三國六朝世亂至急時，亦卽人

物最盛之時。初期之三國有諸葛高周瑜司馬懿各逞其才，乃成三分之局。且中國奉爲武聖之關羽卽生於此時代之中。而文字與文化之發展，亦以此時代爲最要之關鍵。五言之詩，華麗之賦，四六之文，楷書之字，皆發展於此時代中。由篆隸草而至楷之過程，及由詩書之表意與文進至美藝的文學，實爲此時代之最大收穫。但以士尙清談，而致異族來侵，乃激起謝安祖逖等英傑，爲一時代之角逐者。至今尤以三國六朝爲人物最盛之時期。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四證。蓋人物衆多，文化最盛，最有進化之時代，正大亂空前（異族入華爲主，始於此時）之時代也。

經六朝之亂，乃有隋之混一南北。相堅在位時，府庫之財，至不能容納。而楊廣以宮室之奉，及開運河之鉅功，遂致民窮財盡，國中羣雄並起。迺使太原公子得乘機糾合徐勣魏徵侯公鄂公而有唐朝之建立。至玄宗時，因寵楊玉環而召安祿山之亂，幾至亡國。幸郭子儀李光弼力張擁伐，始得平胡。復唐此一時代中之功臣，至今爲人所稱道，標青史之美名者，推其原因，實由宇文化及安祿山之肇亂，迺造成此時代之英雄。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五證。惟此證最明顯，倘無隋煬帝之淫荒，李三郎之昏曠，則徐魏及郭李等，亦不過普通官吏耳，何來千古之名？

有五代之大亂，乃有宋代之興起。但趙匡胤於爲天子後，卽以奸詐手段，『盃酒釋兵權，』使征南唐平大亂之將帥，因一言而盡解甲散卒。從此宋室之地位雖得穩固，但國防力迺因之而脆弱。致區區之西夏，亦

無力勸平之。至金人來侵，徽欽二帝束手就縛爲俘虜，蒙千古帝王未有之恥。趙構卽位臨安，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玠皆一時之傑，岳飛且爲中國崇拜爲武聖之一。當時破金兵於吳地，平楊么於洞庭，直逐至朱仙鎮。再進一步則河北失地不難收回，二帝亦可返國。乃巨奸秦檜唆使高宗（趙構）以爲二帝若回，則君位不保。（實則唐肅宗靈武卽位，唐玄宗亦終爲太上皇耳。趙構竟不思及此例而信讒，愆極矣。）乃召回岳飛而害死之。韓世忠遂騎驢湖上，明哲保身。吳玠兄弟亦不再問政。遂使南宋永偏安於一隅，二帝囚死於異國。且數世卽亡於異族之元。舍文天祥、陸秀夫外，無勤王者。但岳忠武、文忠烈雖未能造時勢，而時世之不利，乃造成千古兩孤忠，爲至爲賢，名垂宇宙。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六證。聖賢之成功者固有，而以失敗乃爲萬世師表之聖賢者，則孔孟之後，有岳文皆不遇時，未行志之聖賢也。

朱元璋以丐僧而驅胡復國，實爲時勢造英雄之明證。同時起義之張士誠，其仁德愛民，遠勝朱元璋。蘇人至今感之，託爲朱天而祭之。乃張士誠竟不克成功，則未得人材之故也。朱元璋初起，卽得常遇春、徐達、劉基、宋濂、沐英、李文忠等文武爲之佐助，利用民族意識，遂以匹夫而成光復巨業之大功。使非胡元據華，則此輩英傑亦終老牖下。或爲一尋常官吏已耳。使之成一代英雄，則時代使然也。斯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傑之第七證。英雄造時勢，固屬可尙，則丐僧爲天子，足可稱之。而時勢造英雄，則以驅胡而得民，仍未能逃此公

明代受閹宦之禍最甚。英宗寵王振，致羅士木之難。身爲俘囚，紹宋代徽欽之蹟。于謙力排和議，討平也先，迎回英宗，可謂造時勢之英雄。成岳忠武未成之功，而身竟遭與岳忠武同等之慘。英宗復辟時，于忠肅公（謙）竟爲石亨、徐有貞所讒殺。英宗之負恩，較趙構尤有甚焉！其後萬曆時，閹宦已跋扈。至天啓則魏忠賢之萬惡，竟超過一切權奸之紀錄。忠良斬盡，而生祠遍國中，致配孔子。其奸之甚，有千古巨奸所不敢爲之兇頑。魏皆悍然爲之。遂召流賊之大亂，死人以萬萬計。更因而召滿清入據中原，成民族之大恥！孤忠之史可法，扼揚州，盡力堅抗。而南京之小朝廷，仍寵用馬士英、阮大鍼諸奸佞，以致史忠靖公（可法）殉難。滿兵慘屠揚州。歷史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慘史，及薙髮易服之慘殺，遂留民族之大污辱。但此二次異族之大侵略，使于史二賢，繼岳文而爲民族四大忠烈，斯足爲大亂時代表現聖賢英雄之第八證。雖同爲慘死，而精神長在，永爲民族之楷模！較之盡忠於一姓者，固大有別也。

總上論結，知大亂之時，實爲人物之陶鑄期。忠奸之辨，賢不肖之分，由此而判。而大聖大賢，奇英雄傑，莫不生存於此時代中。

## 二 會文正討賊之原因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平洪楊之亂。論者或以爲忠滿族，殺同胞，爲不常。實則此種見解，祇知其一，未知其



二。片面論人，未有不失之偏私謬誤者。吾人欲研究曾國藩之是非，當先研究其對象。不能僅就狹義之民族下斷語也。

曾國藩所討伐之對象，爲當時自稱「太平天國」天王之洪秀全。洪氏本爲天主教徒，藉教以倡亂。祇就其「天國」「天王」二名，及其平時宣言之「天父」「天兄」，卽足證其完全爲天主教徒。天主教卽歐洲所謂「舊教」。在西方曾引起絕大戰爭，而後創新教，（基督教）以打破迷信與專制之舊教。則此教之不適合，不待煩論。倘使洪氏得主中國，則中國將成天主教之殖民地。不僅爲禍於中國，且將爲歐洲之隱憂。故當時英將戈登等，自願爲清效力，卽教之衝突也。

曾國藩爲富於中國傳統思想之儒門理學家，且於學無所不研。對於洪秀全之以異國之教，來破壞中國之聖道，認爲洪水猛獸，爲害人類。若不撲滅，則中國之文化必亡。因而毅然決然，牽全家子弟，聚國內英豪，向欲毒害中國之天主教匪宣戰。生死以之，性命赴之。此種衛道之雄心，實較褊窄之民族問題爲更緊要。故曾國藩之討洪秀全是爲衛護中國文化而戰；爲反抗異種邪教而戰；爲已被唾棄之舊教來毒我族而戰；爲防止藉教以來侵之白種人而戰。有此數種原因，若同時反抗滿清，則不啻爲對方敵人造機會。故藉清室已成之基，而以討賊爲理由，撻伐此行將毒華爲舊教惡僇之匪類。

曾國藩所處之時代爲民族意識消沉之時代。而洪楊初起時，未嘗不以民族光復舊業爲號召辭，及出

兵後，則毀神廟，拆祠堂，劈神主，禁香燭；遂不啻迷信神佛，敬禮祖宗之中國農工下一大與奮劑！蓋毀廟已爲一般人所痛恨！毀祠劈主，則當時之所謂上級社會士宦階級無不切齒痛恨！及太平軍下湘入鄂，裹脅新份子過多，遂不能保全出兵時之紀律。奸淫擄掠，焚殺騷擾，行同流寇！迺大失民衆之同情。當初震於民族復仇之呼聲而歡迎犒勞者，至慘禍臨身，乃一反其態度，而希望平亂。故向榮之募兵，不崇朝而集萬人。曾國藩之募勇，從無不足額之時。故當時人見太平軍之行天主教，且軍無紀律，卽料其必不能成。佐太平軍起義，戰必勝，攻必克之錢江至金陵時，亦知其必敗而潔身以去，遁跡於山林中。

綜核曾國藩破金陵平洪黨，其唯一勝利原因，爲持身勤謹，而善於用人。洪秀全能由廣西而越湘鄂，粵桂占長江都南京亦一世之雄也，而終不能成事，且至身亡國滅。試一究其所以致敗之原因，一爲御下無術，用人不當；以致大失民心。二爲既借教起兵，事已粗定；卽當順民心而停止宗教之傳布，則不致召人民之反對。因以教行治爲華族決不能行之事。非獨天主教，任何教皆行不過。蓋華族爲自由國民已數千年，一旦欲以宗教限之，決行不通。三爲無才創業。楊秀清韋昌輝同爲首義之人，卽有嫌隙，爲首領者應爲之調處。乃任其互相屠殺，事後又不能據理判斷，更不能懲治有罪者。又如李秀成陳玉成石達開皆有用之材。能戰能守，且優於謀略，明於政治。竟不能全權委任，而強留李秀成同死城中，陳玉成以失援而死於苗沛霖之手。石達開被嫉而走入蜀中，如此蹂躪人才，安得不身亡國滅？

一方面以掃盪異族邪教，及救民於水深火熱爲理由。一方面則日事焚劫，專行違反民族習慣，且行西國早已唾棄之舊教。以如此之兩方面相對抗，其勝敗興亡，不待推測即可決知。

世之以曾國藩全力破金陵滅洪楊爲專媚異族者，就上述之點，加以詳細之研究，並於曾氏之一切文件及作品中攷證之。則知其所以必如此，固別有原因在也。

### 三 曾文正公之人格

曾國藩生平致力於克己功夫。於書無所不讀。自幼入學，以至彌留之前一時。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作文。事必躬親，奏必親撰，從不肯荒疏懈怠。所有處身行事，惟以廉潔勤慎爲懷。生平虛心待人，其薦胡林翼每疏稱『其才在臣之上』。保李鴻章則曰『治世之才，非臣所能及』。保左宗棠則曰『其才勝臣十倍！若使之獨當一面，必能迅奏膚功，不負委任』。其特識實人所難及。

初爲翰林時，兢兢業業，自訂一課程：每日辦事時外，讀書二時，寫字三張。寫日記，寫信，皆有定時。於學問則窮極程朱性道之學，博考經典史集之名物，並精熟禮經。於五十七八歲，尙窮心力得通儀禮，以爲大幸！於日記中記之。且謂通此經者最少，不圖於老年竟此業也。其對於禮經之全神貫注，終身不懈，直曠絕前古。

生平以探討學理，貫通羣經爲業，盡畢生之力，雖酷暑寒盛，軍中閨內，未嘗少輟，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

維萬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厚，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先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教化人才爲己任，尤以爲天子得賢才，爲唯一盡忠之道。故以知人善任之名，聞於天下。任何人一見，卽能辨其才之高下。試以一二事，卽能判其人之終身。凡一經品題，未有不豐功偉烈者。如滿洲塔齊布、新寧江忠源、江忠濟、湘鄉李續宜、李續賓、衡陽彭玉麟、善化楊岳斌（卽楊載福）湘鄉羅羅山皆爲公所一手推薦。或忠烈彪炳，或功勳朗然，不爲烈士，卽作勳臣。外如合肥李鴻章、李瀚章、弟兄及同年劉蓉、郭孟蓉皆得公之特識，爲一代之名臣。其於左文襄公（恪靖侯名宗棠字季高）極力保薦，雖其後趣尚不同，而公終奇左公之智術，以公義相取，未嘗有微言。左公亦以顯名青史，平定新疆，改建行省，樹千秋闢土之功，定萬里邊疆之地。功名與曾公掾，皆基於曾公之力薦也。楊彭羅塔諸人或起家諸生，或出身未弁，皆成一代奇傑。此外，凡有片長薄技，受公一顧，必爲之獎掖游揚，且諄諄誨以進取之道，則其人必爭自砥礪琢磨，敦尚名節，勤修慎守，力求上進；在軍必立事功，在政必成循良。每曰：『吾不忍負曾公也。』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而曾公則一意謙退，雖位至列侯，而斂抑虛讓，勤求己過，自責甚嚴。日夜憂危，如不克勝。日記中每引些微之談話，爲自己之大罪，甚至責己爲禽獸，爲無恥，曾不少自寬。其克己有如此者！

曾國藩自初仕以至當全國重任，始終未嘗有一節寬假己身者。及其臨大敵，當大難，遇大艱危，直大敗

緒之際；皆從容審顧，一無疑懼。定若磐石，徐厝之安。故其道德勳業，彪炳宇宙，彼於寰瀛，衆所共覩。而其意量之闊深，謀猷之堅定；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其於軍事之計劃，每於事前策劃，先攻某點，分若干路。事後莫不一一實施，始終無更改之令。

公初東征，卽計劃先收武昌，再定九江。肅清長江上游，以固根本。而後攻克安慶，會攻金陵及江南大營，向榮、張國棟敗於南京。太平軍又大舉出擾，自金陵圍解，江浙幾全失。曾國藩奉節制蘇浙皖贛四省之旨，補兩江總督。實缺，遂仍行原計，以李鴻章收滬蘇，保左宗棠攻浙江而已。則按已定之策，率弟國荃攻取安慶後，卽肅清長江，盡收金陵附近之州縣要隘，而後圍攻金陵。其後蘇浙果由李左全部克復，而金陵亦如策攻取。凡後日之成功，悉如其事前奏定之計劃。一如先定型而後製器。於此足見其料事之神明，計劃之堅定。曾國藩常謂以戚南塘（繼光）諸葛忠武（亮）爲法，實則其指揮若定，鞠躬盡瘁，實兼二賢而一之也。

曾氏丁大亂之時，以學與才而克勁敵，重挽乾坤，再奠宇宙，較之前舉諸賢傑，同爲大亂時代中之英雄。亦同爲救民之豪傑。足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二語，誠爲千古顛撲不破之名論！

曾氏之著作，已有其各種序跋議論之，今茲不贅。

曾文正公全集

總目

奏稿 批牘 治兵語錄 文集 詩集 雜著 日記 求闕齋讀書錄 書札 續鈔



家書 家訓 鳴原堂論文集 孟子要略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簡編 十八家詩鈔 大事記 年譜 榮哀錄

# 曾文正公奏稿目錄

一册

## 首卷目錄

上諭三道

諭賜祭文二首

諭賜入祀京師賢良祠祭文一首

御製碑文一首

國史本傳

江蘇巡撫查明事蹟疏

安徽巡撫請建祠疏

湖廣總督請建祠疏

江西巡撫請建祠疏

直隸總督請建祠天津疏

直隸總督請建祠保定疏

神道碑

墓志銘

總目

## 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六卷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册目錄

首卷一册

奏稿三十卷

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

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

經史百家簡編二卷

鳴原堂論文二卷

詩集三卷

文集三卷

書札三十三卷

批牘六卷

雜著二卷

求闕齋讀書錄四卷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

年譜十二卷

合肥李瀚章筱泉編輯

合肥李鴻章少荃校刊

開縣李宗義雨亭

侯官沈葆楨幼丹

香山何 璟小宋  
豐順丁日昌雨生  
合肥張樹聲振軒  
六安涂宗瀛朗軒  
廬江劉秉璋仲良  
衡陽彭玉麟雪琴  
新甯劉長佑印渠  
德清翁 樾蔭甫  
嘉興錢應溥子密  
南昌梅啓熙筱岩  
西鄉李文敏捷峯  
瑞安孫衣言紹聞  
中江李鴻裔眉生  
歙縣程桓生尙齋  
臨桂王必達霞軒  
涇縣洪汝奎琴西  
甯鄉陳濟清雲卿  
平江李元度次青  
湘陰郭崑燾意城  
桐城吳汝綸學甫  
陽湖趙烈文惠甫

無錫薛福成叔耘  
武昌張裕釗廉卿  
忠州李士葵芋仙  
遵義黎庶昌尊齋  
東湖王定安鼎丞  
湘潭王闓運壬秋  
瀏陽賀宏勳雲舫  
長沙楊書霖商農  
善化黃維申芴堂  
石埭楊文會仁山參校

### 奉稿卷一目錄

遵議大禮疏（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應詔陳言疏（三月初二日）  
請設壇祈雨疏（三月初四日）  
條陳日講事宜疏（四月初四日）  
議汰兵疏（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  
議覆李綱從祀文廟疏（三月十四日禮部會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四月二十六日）  
謝署刑部左侍郎恩疏（五月二十七日）  
備陳民間疾苦疏（十二月十八日）



平銀價疏（十二月十九日）

謝署吏部左侍郎恩疏（咸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請寬籌保處分疏（四月初五日）

謝放江西正考官恩摺（六月十三日）

（請假回籍省親片）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陳辦團有緒即乞守制片

### 奏稿卷二目錄

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

會奏特參副將清德摺（六月十二日）

拳匪正法并現在幫辦防堵摺（全日）

保參將塔齊布千總諸賊元摺（全日）

請將副將清德交刑部治罪片

移駐衡州摺（八月十三日）

會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摺（十月二十四日）

請裁留粵餉籌備礮船片

籌備水陸各勇赴皖會剿俟粵省解礮到楚乃可成行摺

（十一月二十六日）

請提用湖南漕米片

請捐輸歸入籌餉新例片

灑陳現辦情形摺（十二月二十一日）

衡永一帶剿匪未畢摺（全日）

釐正衡清兩縣保甲片

報東征起程日期摺（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

代遞唐樹義遺摺片

請派大員辦捐濟餉摺（二月初五日）

留胡林翼黔勇會剿片

賊蹤退出南省現駐岳州摺（三月初五日）

請卹儲政躬等摺（同日）

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摺（三月二十日）

鄒國彪傷亡請卹片

探明前路賊蹤片

報崇通剿匪勝仗摺（三月二十二日）

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四月十二日）

靖港收潰自請治罪摺（同日）

保水陸統領各員片

恭謝天恩摺（五月初八日）

覆陳湘潭甯鄉靖港勝敗情形片

請提督塔齊布會合東下片

請單銜專摺奏事片

### 奏稿卷三目錄

- 水師克復岳州南省已無賊蹤摺（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
- 調浙江龔振威來楚造礮片
- 請催廣東續解洋礮片
- 水師前後起行日期片
- 水師覺獲大勝將犯岳賊船全數殲滅摺（七月十六日）
- 請領捐照摺
- 水師失利陸軍獲勝摺（七月二十一日）
- 李卿鈔請卹片
- 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摺（閏七月初三日）
- 岳州水陸大勝踏平賊營進紮螺山摺（閏七月初九日）
- 請以夏廷樾總理糧台片
- 胡林翼羅澤南隨同東征片
- 水陸官軍疊獲勝仗現在剿辦情形摺（八月初四日）
- 謝三品頂戴恩摺（八月十九日）
- 克復崇陽戰勝咸甯水師疊次獲勝摺
- 水陸續獲勝仗現籌進兵摺（八月二十二日）
- 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摺（八月二十七日）
- 李宗涑等留營差委片

### 奏稿卷四目錄

- 遵旨彙保員弁兵勇第一單摺
- 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八月三十日）
- 查明賊目殲斃狀及賊中各情片
- 請飭江西等省籌解餉銀片
- 統籌三路進兵摺（九月初七日）
- 保案身二單摺
- 請飭陝西解餉來營片
- 謝恩仍辭署鄂撫摺（九月十三日）
- 陸軍克與國大冶水師蘄州獲勝摺（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第三單保案摺（同日）
- 擬先攻半壁山破賊橫江鐵鎖片
- 縷陳鄂省前任督撫優劣摺（同日）
- 陸軍踏破半壁山賊營水師續獲大勝摺（十月初七日）
- 請飭江西開局製造火藥鉛彈片
- 白人虎陣亡請卹片
- 劉若珪殉難請卹片
- 謝兵部侍郎銜恩摺（同日）
- 代表羅澤南謝恩摺（同日）

奏報陸軍奪半壁山斬斷鐵鎖水師繞出賊前摺（十月十四日）

覆陳不克隨時知照江南片

官軍攻破田家鎮逆船燒盡收復蕪州摺（十月二十一日）

請飭各路統兵大臣督撫擇要防堵片

水師前隊已至九江片

抄呈賊中偽牘片

武漢克復保案摺（十一月初六日）

陸軍克廣濟縣水師九江獲勝摺（同日）

固原提督桂明留駐黃州片

魏作霖請卹片

調張承實帶勇片

陳明服闋日期片

陸軍雙城驛大捷克黃梅縣摺（十一月十一日）

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摺（同日）

羅澤澗港勝南仗片

官軍濯港大捷潯江而肅清摺（十一月二十一日）

調胡林翼來潯助勦片

水陸屢勝圍信潯城摺（十二月初三日）

潯城逆黨兩次撲營均經擊敗摺（十二月十四日）

## 奏稿卷五日錄

內河水師三獲勝仗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水師三次獲勝兩次敗挫摺（同日）

謝賞穿黃馬褂等項恩摺（咸豐五年正月初五日）

陸軍剿小池口賊並陳近日軍情摺（同日）

大風擊壞戰船並近日剿辦情形摺（正月初八日）

潯城賊出撲營迎剿獲勝摺（同日）

賊匪撲營官軍獲勝並近日軍情摺（正月二十七日）

輝光宸回臬司任片

請嚴拏哨官萬瑞書片

遵旨保獎摺（同日）

謝寬免處分恩摺（二月二十七日）

統籌全局摺（同日）

請令袁甲三練軍出黃州片

陳明部照遺失片

請江西浙閩協餉片

謹陳水陸軍情摺（三月二十三日）

陸軍攻剿弋陽克復縣城摺（四月初一日）

湖北兵勇不可復用摺（同日）

請部撥浙引用鹽抵餉摺（同日）

請大員總理鹽餉派員協理鹽運片

派辦糧官委員片

陸軍追勦廣信股匪克復郡城摺（四月十二日）

水師近日接仗情形摺（五月二十一日）

塔齊布羅澤南兩軍攻剿情形片

水師勝仗回座船摺（六月十二日）

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同日）

潯城水陸兩軍接仗情形摺（七月初六日）

擬移潯軍剿湖口片

萬啓琛留辦餉鹽局片

### 奏稿卷六目錄

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摺（咸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潯軍兩獲勝仗片

水陸三路均獲勝仗片

攻剿義甯克復州城摺（八月初七日）

水陸進攻湖口獲勝摺（同日）

湖口陸營迭勝水師小挫摺（八月二十一日）

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剿武漢摺（同日）

派周鳳山接統潯軍片

派員護送塔齊布靈柩片

彙報何桂珍在江北勝仗摺（同日）

請令何桂珍辦楚皖團練片

克復廣信等案保獎摺（九月初五日）

請催浙江協餉片

請令羅澤南奏軍情

師久無功自請嚴議片

羅澤南軍克復通城縣摺（九月二十三日）

鄂軍由超林翼轉奏片

遵保堪勝總兵人員摺（同日）

羅澤南分剿崇陽彭三元陣亡摺（十月二十日）

彭三元童添雲附祀塔祠片

謝補授兵部侍郎恩摺（同日）

謝寬免嚴議恩摺（十一月二十一日）

九江湖口水陸接仗情形摺（同日）

新昌萬載逆匪攻陷瑞州臨江摺（同日）

九江湖口水陸勝仗摺（十二月十二日）

李錕劉希洛請贈卹片

報周鳳山軍克樟樹片

水陸會克樟樹鎮及新淦縣摺（十二月十九日）

彙保養甯湖口兩案摺（同日）

# 奏稿卷七目錄

- 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摺（咸豐六年正月初九日）  
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摺（正月二十二日）  
黃虎臣等收九江勝仗片  
請抽上海釐金片  
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二月二十一日）  
單舟晉省途次聞警片  
水軍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片  
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  
請撥上海關稅片  
謝平終恩賞摺（同日）  
請頒給捐生執照摺（同日）  
糧台委員丁慶留營片  
請給營員封典片  
周鳳山陸軍回紮省垣摺（三月初一日）  
撫州失陷調回水陸各軍片  
平江營克進賢縣城摺（三月二十六日）  
吳城水師勝仗摺（同日）  
劉長佑援帥克萍鄉縣城摺（同日）  
近日江省賊情片

- 分別保獎水師摺（同日）  
官軍克東鄉縣進剿撫州摺（四月二十一日）  
克復建昌縣城摺（同日）  
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同日）  
江西近日軍情片  
仍請撥上海關稅片  
官軍攻剿撫州迭獲勝仗摺（五月二十三日）  
饒州防剿勝仗摺（同日）  
派兵赴建昌助剿摺（同日）  
水師吳城勝仗克豐城縣片  
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  
分別失守員弁處分片

# 曾文正公全集首卷

## 賜諡賜祭上諭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恩轉戰數省迭著助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臣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

## 卹遺族上諭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前據穆騰阿等並梅啓照同日奏到曾國藩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茲據何璟歷陳曾國藩公忠體國懋著賢勞覽奏尤增悼惜何璟原摺著暫行留中卽將該故督之孫何名年歲若干查明具奏再降諭旨」欽此。

## 封曾氏子孫上諭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翰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翰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

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沛沛恩施，以彰忠藎。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會紀鴻、伊孫會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會廣銓著賞給員外郎，會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翰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諭賜祭文

朕惟功懋懋賞，信圭表延世之勳，忍贊贊襄，離俎厚飾終之典。爰申申奠，用賚絲言。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賦性忠誠，砥躬清正。起家詞館，屢持節而掄才；涖陟卿曹，輒上書而陳善。值皇華之載賦，風聞木而遄歸。忽鄉鄰有鬪之類，驚潢池盜弄，懷戰陣無勇之非孝。墨綬帥興，奇功歷著於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等庸庸，錫侯封於帶礪，雙輪曳羽，影翠影於雲霄。車鎖鑰而任北門，百僚是式。還敬戒而惠南國，萬衆騰歡。方期碩輔之延年，豈意遺章之入告。老成忽謝，震悼良深。頒厚賻於帑金，遣重臣而奠醴。特易名於上謚，贈太傅之崇階。列祀典於昭忠賢，建專祠於金陵湘濱。

章載考，初祭特頒。於戲！天不憖遺一老，永懷翊贊於元臣，人可贖兮百身，用寄咨嗟於典冊。靈其不昧，尙克歆承！

諭賜祭文

朕惟位兼將相，仗經文緯武之才；氣壯山河，懋崇德報功之典。爰陳芳奠，用獎成勞。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初聯班於玉署，芸省蜚聲；旋獻賦於鸞坡，芝坊晉秩。疊司文柄，先蜀郡而後洪都；頻進讜言，因疾風而知勁草。卿階超擢，荷先朝特達之知，忠悃彌摯。篤臣子靖共之誼，乃乘輅而奉使，旋持服以去官。值粵逆之紛來，遂楚軍之創立。援墨綬從戎之義，俾移孝以作忠。勵丹心報國之誠，每出奇而制勝。選將不拘常格，募壯士於三科；分軍屢拔逆巢，懾長城於萬里。秩隆總制，節授專征。洎朕寶祚誕膺，皖江告捷，特晉鈞衡之位，仍持旄鉞之權。埽穴擒渠，告成功於建業；酬庸錫爵，膺懋賞於通侯。疊翠羽以增輝，黃裳而耀采。未幾畿疆移節，藉修三接之儀。既因南服需才，仍蒞兩江之任。方冀長承湛露，恩眷優隆。何期遽隕大星，老成彫謝。覽遺章之入奏，震悼良深。予卹典以從優，哀榮式備。諭重臣而致奠，給國帑以治喪。崇階贈太傅之銜，秩祀永賢良之譽。並專祠之分建，宜世爵之欽承。特沛丹綸，增光青史。謚爲「文正」，允副嘉名。於戲！日贊黃扉，勳業永思。夫補袞風淒丹旆，愴懷倍切於瞻箕。歆

是茲芬，榮茲俎豆！

### 諭賜入祀賢良祠祭文

聞鼓鑿而思將帥，每深良弼之懷；治馨香而感神人，用永明禋之報。崇祠載列，元祀攸隆。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會國藩，學蔚儒宗，忠全令德。早入承明之選，玉尺提衡，洵濟卿貳之班，冰壺挈操，歷華省而讜言屢上；議禮制而正論無阿。迨奉諱以旋湘，迺盡哀而廬墓。值戎車之告警，奮集鄉兵，爰墨絰以誓師，恪遵朝命。勇呼爪士，率長沙子弟，以先來，捷奏膚公，挽半壁河山而永定。綸扉懋贊，總制仍兼，雙輪揚上將之華，輝增翠羽；一等錫通侯之貴，服稱黃袿。延爵賞於後人，畀官銜於太保。節制甫資於北道，旌麾旋轉於南方。歌邈落而人望鴻飛，奠長江而民爭蛾伏。范希文以天下自任，志事終酬；李西平為社稷而生，身名俱泰。江淮流惠，草木知名。方倚元老以圖功，忽悵台星之斂耀。披章軫惻，厚禮飾終。晉太傅之崇封，易嘉名於上謚。念經天而緯地，斯謂之文；繫輔世而長民，爾身克正。允表賢良於京國，睠懷耆舊於湖湘。廟貌聿新，烝嘗罔替。有功德於民則祀，尙念典型，惟俎豆之事，嘗聞載頌芬飴。昭茲休渥，式克欽承！

### 御製碑文

朕惟台衡績懋，樹峻望於三公；鐘鼎勳垂，播芳徽於百世。竊

曾文正公全集 首卷

頌紫綵，色煥丹珉。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會國藩，秉性忠純，持躬剛正。闡程朱之精蘊，學茂儒宗；儲方召之勳猷，器推公輔。登木天而奏賦，清表風規；歷芸館而遷資，誠孚日講。屢持使節，兼校春闈；擢濟卿班，允諧宗伯。溯建言之直節，荷殊遇於先朝。凡茲靖獻之丹忱，早具忠貞之素志。乃突來夫粵匪，俾訓練夫楚師。拔岳郡而克武昌，功如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援袍。兩江尊制府之權，九伐重元戎之命。朕丕承基緒，眷念成勞。榮銜特畀，以青宮峻秩，更登諸黃閣。辭節制於三省四省，彌見寅恭；精調度於湘軍，湘軍務嚴申令。聯蘇枕為犄角，堅壘同摧倚。昆季為爪牙，逆巢直搗金陵。奏凱慰皇考，知人善任之明；王詔酬庸，褒元老決勝運籌之略。既析圭而列爵，亦疊翠以彰纓。既而歲輔量移，因之闕廷展覲。汲黯近賢，實推社稷之臣；揚震厚遺，無慚清白之吏。惟是瘡痍未復，每墮念乎天南。鎖鑰攸司，仍遄歸於江左。方謂功資坐鎮，何期疾遽淪殂。贈太傅而階崇，祀賢良而譽永。專祠徧祭，世賞優頒。易名以表初終，覈實允孚。「文正」於戲！松楸在望，倍懷麟閣之遺型；金石不磨，長荷鸞綸之錫寵。欽茲異命，峙爾豐碑！

### 國史本傳

會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任文淵閣校理。二十



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倒」。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歸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為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

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麒麟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畝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廿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會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為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呈即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其姓名達於

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襍糖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獻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 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 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氣以寡愆規 大行皇帝，皆 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益於我 朝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於怵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未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 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敷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此考察之法也。一奏入，論稱其一，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一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

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特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隊剿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剿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 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據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剿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興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斬

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為進止。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斬州賊來犯，再破之。曾塔齊布復與國大治時，賊以田家鎮為巢穴，斬州為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礮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二隊備爐煎椎斧，前斷鐵鎖，賊戰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二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鄖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獨天，浮尸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鎮富池口營壘，斬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上以國藩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鏟各一。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湖，為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為兩。五年，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適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兵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上諭：「曾國藩督

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年，賊酋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大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甯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上諭：「曾國藩見在江西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兵理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

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添陳「才難安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廣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啓江追剿信豐之賊。九年，啓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奉諭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黃石

磯之帥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與壽州之帥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宜規廬州。奏入，上是之。十年二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斌、彭玉麟、會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爲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甯、徽州、義甯、悍賊數萬，據安慶久不下。會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爲、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賞太子少保銜，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諭曰：「前命會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專權。會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并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尙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爲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會國藩復陳下情，言：『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禮。在會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會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會國藩之惻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

管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務以軍事爲重，力圖攻剿，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會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飭，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甯紹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

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奏入，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 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 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 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帥進圍金陵，蘇浙賊酋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印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洲州長江肅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上諭：「會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

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機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會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并賞戴雙眼花翎一將士進秩有差時擒匪倡亂日久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府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擒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會剿五月賊竄回雒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甯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時擒酋張總愚任柱牛落紅及髮逆賴汶光擁衆十數萬倏分條合八月國藩遣銘傳則之穎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據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昭慶鼎新敗之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甯陵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據蒙亳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

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穎州周口擊賊合據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璧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徐州時賊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阮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止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河防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遣松山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輝防賴以無恙國藩自陳病狀七月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擒事宜」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

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上諭：「會國藩請以一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語，具奮奮勉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繁重，湘淮各軍，尤須會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江督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強回任，辜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竊請仍開各缺。」上諭：「前因會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請以故員自效，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會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揜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會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即懷遠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廑念。」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皆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

總督之任。十二月，擒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弊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見調任山西，請暫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上諭：「會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功挽散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延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練軍所當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規祇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茶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管餉項之權。

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雖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每兼小賈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

曾文正公全集 首卷

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朝廷殷勤訓練之意。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隳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餉項，量發歷年底營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畿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請一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一尋，旨飭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蹟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即就茶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屢爲粵匪所破。既而高壘深濠，先圖自固，旋即用以制敵。淮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善茶營者，即稱勁旅。後移帥勦擒，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會無築壘挖壕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爲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茶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浚濠，躬親畚築，以習勞動，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



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重權不一，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即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若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為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為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將；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管鎮將為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閣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為統領者，其

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為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請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為之一振。自國藩始。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為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為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戰夕和，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

年無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  
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  
不可偏廢。八月，調兩江總督國藩，灑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  
調理。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會國藩老成宿望，前在  
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見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  
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無庸議。」十一月，  
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佔，與  
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  
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  
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力陳二府引  
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十一年二月，卒。遺疏入。諭曰：「大  
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  
由翰林院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  
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勛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  
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仰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  
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  
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實爲股  
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遽逝，震悼良深。會國  
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  
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

曾文正公全集 首卷

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  
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  
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卹著伊  
子會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  
候旨施恩。一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  
璟奏陳國藩歷年助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即  
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甯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  
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  
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  
路進攻之策，剿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  
一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  
培元氣，訓屬寮，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至今  
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貼。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  
而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  
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  
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其移  
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  
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  
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  
國藩受錢四年，次第蕩平，皆因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作  
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帥，卽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

無已至意！欽此！

蘇撫奏疏

材一藝，固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隆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塵，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曰「不誑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意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遼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移。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効，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靈。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銓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

江蘇巡撫臣何璟跪奏，為督臣因病出缺，暫委藩司代拆代行，請旨迅賜簡放，并陳督臣歷年賢勞，籲懇恩施，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接據江甯布政使梅啓照稟稱：「督臣曾國藩正月二十六日，忽患手戰舌強，似有中風之症。延醫服藥，旋發旋止，仍視公事不輟。惟醫者診脈，均云「心血過虧」等情。正馳念間，旋於初八日接梅啓照續稟：「初四日申刻，督臣前症復發，兼患足麻，即是於日戌刻出缺。」已由該司將各印信封存，并於初五日，將督臣遺摺，由驛馳遞奏明，請旨簡放遺缺，鈔錄奏稿到臣。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念大學士一等毅勇侯兩江總督臣曾國藩，由翰林起家，以大考受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躋卿貳。道光三十年，在禮部侍郎任內，應詔陳言，屢據讜議，忠忱悱惻，仰邀嘉獎。咸豐二年，典試江西，丁憂回籍，旋以粵匪竄陷武昌，奉旨飭辦團練。數年之間，迭奉援鄂，援皖，援江西，援浙，援蜀之命，無日不在兵間。文宗顯皇帝殊批獎諭，鑑其孤忠。十年四月，遂以兵部右侍郎簡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皇上踐阼之初，倚任愈重。同治元年元旦，以克復安慶功，授為協辦大學士。三年六月，以克復金陵功，錫封一等毅勇侯。其秉性之忠，學術之正，悉在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之觀縷。其歷年戰功，政績

又有督臣自具奏報，及創定湘營制，營規水師馬隊各章程內，而咨存樞府，外而傳布各省，亦無俟微臣之表彰。此次因病出缺，想 聖主篤念舊臣，凡 賜卹飾終之典，自必渥荷 恩施，亦無需微臣之籲告。臣之所不能已於言者，臣與會國藩相從日久，相知頗深，灼見其立功之偉，胥本於進德之勤。其生平盡瘁報 國，克己省身，器識過人，堅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觀，卽方之古賢臣，蓋亦未遑多讓。請敬爲 聖主陳之。咸豐之初，會國藩以在籍侍郎，練團殺賊，無尺寸之土地，無涓滴之餉源。餉之巨者，丁漕關稅，而職在軍旅，不敢越俎以代謀。餉之細者，勸捐抽釐，而身爲客官，州縣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終難見信。概係募勇，又不得照綠營之例，拔補實缺，空有保舉之名，而無履任之實。名器不屬，激勵尤難。方其初敗於岳州，再挫於九江，兵幾不振，窮且益堅。迨江西困厄之時，事勢非順，勦多觸忤。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訓誡，則不能戰。於困苦難堪之中，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練成勁旅，削平逆寇，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輔佐 聖世中興之業。雖曰疾疾可以成德術，勦忍可以增智能，而艱難創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逮咸豐十年，初膺江督，進駐祁門。正值蘇常新陷，浙省再淪，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煙稀少。軍糧則半菽難求，轉運則一夫難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驚。或勸移營江西省城，以保餉源；或勸移營江干州縣，以通糧路，而仍不出江督轄境。會

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卽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羣賊既至，晝夜環攻，飛礮雨集。會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猶復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鮑超率 陸軍，自山外來，始以一戰驅賊出嶺，以十餘載積誅之狂寇，會國藩投鉞四年，次第蕩平。皆以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壯士氣也。咸豐十一年八月，克復安慶。同治元年，水陸兩軍並江而下，沿江兩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爲我有。其弟會國荃統得勝之師，直抵雨花臺，以瞰金陵。左宗棠統楚軍，以達浙境。李鴻章統淮軍，以達滬上。皆深入虎穴，捷報頻聞。夏秋之間，兵機遂大順矣。乃攻劄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蕪湖，下至上海，無營不病。不但守壘無勇，幾於炊爨無夫。楊岳斌會國荃鮑超諸統將，各抱重病。昔之勁兵，胥變孱卒。蘇浙賊酋，方以此時大舉以援金陵。圍攻雨花臺四十六晝夜，更番不歇。南岸則甯國旌德同時吃緊。北岸則穎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陽壽州苗逆復叛。髮賊又由淝江上竄滁和，巢穴亦復岌岌可危。數年以來，辛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擴至數百里者，深恐一旦潰裂，盡隳前功。援浙救蘇保江三者，又須兼顧。時危事亟，軍情反覆，異議環生。有謂金陵進兵太早，必致帥老餉竭者；有謂宜撤金陵之圍，以退各路援賊者。會國藩於羣言淆亂之時，有三軍不奪之志，枕戈臥薪，堅忍卓絕。卒能以寡禦衆，出死入生。迨事機大定之後，語寮友曰：「昔人嘗言，憂能傷人。」吾此數月，心膽俱碎矣。幸賴國家鴻福，得以不死。然則今日之一病不起，蓋其精力

爲已瘁矣。會國藩戰勝之蹟，指不勝屈。惟此數寸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同。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古之名臣謀國効忠，惟以人事君爲急。會國藩昔官京朝，卽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其歷年薦達，與平日忠義相切劘者，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劉騰鴻，死於戰陣，塔齊布、李續宜、蕭捷、三江、忠義，死於勤勞，皆已載諸史傳。其幕府賓僚，偏裨卒伍，由書生而洊歷疆圉，由末職而洊膺重鎮，無愧哉亂之選，亦歸鋒在人耳目，無待臣言。其苦心孤詣，使兵事歷久而不敗，人材愈用而不窮者，則在以湘勇之矩矱，推行於淮化濠泗。剛勁之風，爲國家干城之用。臣遠稽史籍，唐之李郭亦僅收復兩京，宋之韓范亦僅經略西夏一隅耳。我朝武功之盛，超軼前代，屢次戡定大難。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不過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今髮捻回教諸匪，蹂躪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滿二十年。若專恃湘楚一軍，與之角逐，而無淮軍繼起於其間，亦豈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禍亂？是其公忠偉略，推賢讓功，和衷共濟，尤足多者。臣昔在軍中，每聞談及安慶收復之事，輒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其後金陵克復，則又推功諸將，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剿捻之時，習勞耐苦，輒自謂十分不及一二；談及李鴻章左宗棠一時輩流，非言「自問不及」，則曰「謀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牘，見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當

江皖糜爛之際，實仕宦所謂畏途。會國藩不辭選拔知兵之員，隨時保奏，以期同濟艱難。厥後大功定底，南服承平，朝廷延訪殷勤，猶復疊奉諭旨，令保封疆將帥。會國藩則奏稱：「疆吏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黨樹私之端。」其小心遠慮若此，宜其立功之後，不自矜伐也。會國藩自督師以來，卽有不期生還之志，是以經歷危險，屹然不可搖撼。精誠之至，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軍陣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冊而稽者，多至萬餘人。咸豐八年，三河之戰，其胞弟會國華、隨李續賓以單騎衝賊死。同治元年，雨花臺之戰，其胞弟會貞幹於賊退數日，勞疾而死。可謂一門忠義矣。而與諸弟共在軍中，任事則督之爭先，論功則率之居後。蓋深見乎功名之際，終始之難，常以位高於衆，權重於人，懷「大名不祥」之懼。故遭非常之知遇，彌切爾位之靖共。其平日辦事，不分畛域。江皖蘇浙兩湖之兵事，聯爲一氣。兩江糧臺之軍火餉糈，又不惜接濟鄰省，分應他軍。而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命，則堅不敢居，不憚一再陳情，期於得請而後已。蓋時念及報稱之難，不敢恃恩寵之厚也。其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廬，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贏餘，助公用之。不給。臣在皖時，固稔知之。其立身平實，不求立異，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一曰

「不誑語」二曰「不晏起」。朝端之奏報，僚屬之咨札，親友之函牘，就臣所見，固未嘗有欺飾矣。卽外撫遠人，內馭降將，交必推誠布公，言皆質實。中外遠近，皆有以信其爲人之不苟。在軍，在官，夙夜未嘗少懈。雖風瀟雨晦，疾病憂鬱之時，率以雞鳴而起，夜分始息。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晚年不服珍藥，未嘗有臥疴倚衾之日。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無不點竄之批牘。惟有舌蹇心悸之症，不能多見僚屬。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卽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勸。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一不默識於心。人皆服其耄年進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上年閱兵回省，適臣行抵金陵，見其體貌尚如往年。而曾國藩自言「精力大衰，右目昏瞶」。臣與晤談數次，議論公事，娓娓不倦。會勸以節勞省神，爲國自愛，不意相距未及兩月，遽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兩江官紳士庶，聞其溘逝，無不同聲太息，則其功德及民，不可泯也。合無仰懇天恩，准於江南省城，建立專祠，並飭於所在立功省分，一體建祠，以彰忠靈。並祈將臣奏章，官付吏館，以備擇擇。現在督臣身後之事，已經藩司梅啓照等會同伊子曾紀澤，妥爲經理。查督臣有子二人，長卽戶部員外郎曾紀澤，次附貢生曾紀鴻，孫三人均幼，皆隨侍任所。所有兩江總督衙門日行公事，除由臣暫委梅啓照代拆代行外，所遺兩江總督員缺緊要，相應請旨，退賜簡放，以重職守。理合將

接據督臣因病出缺緣由，並將其歷年賢勞實蹟，附陳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徽撫奏疏

太子少保安徽巡撫奴才英翰跪奏，爲督臣勳勞卓著，輿情愛戴，同深籲懇天恩，俯准建立專祠，以彰忠靈，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荷蒙聖慈，篤念盡臣，逾格矜卹，隆施曠典，業已至優極渥。原非臣下所敢再瀆。卽該督臣平時武功政事，立品植學，諸大端，仰荷 天語之褒嘉，更有史館之撰述，久已宣布遐壤，遠近周知。且曾國藩綏靖南疆，奴才正轉戰淮北，雖係皖中屬寮，時承指示，然未得一日相從，一切事蹟，亦無待奴才爲縷述。惟是曾國藩督師幾二十年，蕩平數省，用兵以在皖爲最久，功績亦以在皖爲最多。當其由江鄂轉戰而前，正值髮逆披猖，接連一片。江淮南北，幾無完土。曾國藩勵兵選將，推賢讓能，百折不回，堅忍不拔。先平皖南，繼克安慶，旋復廬州、淮淝，以南大江上下，同時底定。僧格林沁大軍得以專力蕩平北路，無南顧之虞。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等，因而分道並進，肅清江浙，克復金陵，殄除巨寇。是以論者僉謂克復安慶一役，不特爲平定金陵之基，亦實爲南北廓清一大關鍵。安慶克復後，曾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寮，若師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閭閻慶枉席之安，父老忘亂離之苦，如是者又數年。迨至同治五

六年間，奴才帶兵剿擒會國藩駐軍徐州，每有書問皖事，猶諄諄以安民察吏為要務。至今皖中一切措施，遵其規畫。皖民之安堵，實皆會國藩所留貽。故一聞督臣出缺之信，士民奔走，婦孺感泣，爭赴奴才衙門，懇請奏建專祠，以崇報譽。同聲籲懇，實出愛戴之誠。伏思督臣中興戰績，列在簡冊，固可媲美古人，即以遺愛而言，則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亦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在朝廷褒功之厚，固已廣被無遺；而在皖民尸祝之誠，又未敢墮於上達。可否仰懇天恩，俯准於安徽省城建立專祠，以順輿情而彰忠藎。出自鴻慈，至該督臣立功省分甚多，可否一併建祠之處，恭候聖裁。奴才未敢再為瀆請。所有督臣勞動卓著據情籲請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湖督奏疏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李瀚章跪奏，為故大學士功德在民，請於湖北省城建立專祠，並補陳賢勞實蹟，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本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宜付史館。」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篤念忠良之至意，無任欽感。又准署兩江督臣何璟咨送摺稿到臣所，陳曾國藩勞績，並其立身

行政諸大端，均甚切當。其敍咸豐十年以後軍事，亦極詳明。惟自咸豐初年創立水陸二軍，率以東征，及歷年在鄂在江，艱危拮据情形，尚有未盡。蓋何璟與會國藩共事在咸豐十年以後，閱見有所未詳，其勢然也。臣於咸豐三年署善化縣任內，經會國藩檄調從軍，前後近十年，知之較悉。欽奉 諭旨，將其政蹟事實，宣付史館，則採擇不厭周詳，謹再為我 皇上補陳之。咸豐二年，會國藩典試江西，行入江境，聞計丁母憂回籍。時長沙解圍未久，武漢失，土匪蜂起，兵勇陸續過境，強擄民船，所在劫掠。會國藩奉旨幫辦圍防查匪事宜，因時局艱難，義不容已，而奪情視事，又非其所安。比經奏明，一將來無論建立何項功績，均不敢仰邀議敘。及抵長沙，立率擄船游勇，梟示河干，頒發鄉團執照，凡從賊、盜賊各匪，責成團總戶族捆送。前後擒斬數百人。自後賊屢犯湘各屬，匪徒無敢應者，皆其先機能斷之效也。由是延訪人才，拔羅澤南、王鑫、李續賓、張運蘭等，使練陸勇，拔彭玉麟、楊岳斌、黃翼升、鮑超等，使練水勇。又以綠營廢弛，奏參長沙協副將清德，特保游擊塔齊布，且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與同罪。」塔齊布等均感激思奮，力戰成名，皆其知人善任之效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會國藩命羅澤南等赴援解圍後，南商江忠源奏請創立水師，為三省會剿議。是年冬，親赴衡州督造戰船，經費無出，惟以忠義激勵人心，勸捐濟用。四年二月，統率水陸兵勇六千人，行抵長沙，賊已由岳州竄陷湘陰，甯鄉。會國藩派營擊退追剿。至岳州會

王鑫挫於蒲圻，岳州再失。賊仍由甯鄉竄陷湘潭。其時長沙西南北三面數十里外，賊蹤徧野，省城危急。曾國藩令塔齊布率陸勇，彭玉麟、楊岳斌率水師，上剿湘潭。而親率水師二營，陸勇一營，下剿靖港。四月初二日，靖港戰敗，曾國藩自咎調度無方，投水三次。募客親兵，力救乃免。四月初五日，湘潭克復，盡焚賊舟。乃自劾靖港之失，疏請治罪，不以湘潭同時大捷，稍自寬飾也。七月，整軍東下，克復岳州。廣東總兵陳輝龍水師，敗於城陵磯，褚汝航等死之。曾國藩堅持不動。閏七月，塔齊布、羅澤南擊敗陸賊，轉戰而前。八月二十三日，遂克武昌。十月十三日，大破田家鎮，戰績均詳奏牘。十二月，水師破湖口賊卡，衝入鄱陽湖，盡焚賊艘。而老營之禁，九江對岸者，被賊用小舟襲焚，事機危急。曾國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復欲投水。募客親兵，強掖渡江，夜入羅南澤軍中。五年正月，入江西，重整水陸各軍。賊自北岸上竄，武漢再陷。方其在江西也，以客軍當敗挫之餘，呼應不靈，動多觸忤，曾有三難之奏。然一聞賊陷弋陽、廣信，即命羅澤南等力戰復之。七月，攻克義甯，又分攻湖口。會塔齊布卒於九江，鄂事日棘，復令羅澤南等赴援。與胡林翼會攻武昌，以全大局。是年冬，逆首石達開自崇通陷瑞臨，另股賊自廣東來會。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皆淪於賊。湖南文報不通。乃分九江之軍以援吉安，而自率舟師回駐省河，官民倚以為固。六年春，吉安失守，周鳳山失利樟樹鎮，其分攻撫建者，皆不能下。時餉源罄竭，枵腹轉戰，軍無怨言，皆曾國藩忠誠所感也。是年

七月，胡林翼派曾國華、劉騰鴻等援江西，進攻瑞州。駱秉章派劉長佑等進攻袁州，派曾國荃進攻吉安。湖南之路始通。會撫州陸營失利，乃令移駐貴溪，以保浙東一線之餉路。七年三月，曾國藩丁父憂回籍。八年夏，復奉命統軍援浙。其時瑞臨、撫建皆經湘軍克復。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曾國藩擬由建昌入浙。九年，移駐撫州。攻克景德鎮，旋奉入川之詔。途中途經官文、胡林翼奏請改而援皖，駐宿松。克太湖，戰績均詳奏牘。至十年四月，補授江督，兼充欽差大臣。以後事蹟，何璟所陳甚詳。臣亦由贛南道奏調廣東，籌餉矣。竊維曾國藩識力之堅毅，志慮之忠純，持躬之謹慎，久在聖鑒之中。豈待微臣陳述，惟前後艱危，拮据情形，有非奏報所能詳者，似不妨合兩摺以備史館之採擇也。臣聞曾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甯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禍福得喪窮通於度外。其大端則在以人事。君晉接士類，能決其人之賢否，推誠布公，不假權術，故人皆樂為之用。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進攻安慶、江甯，則建三路進兵之議，剿辦捻匪，則建四面燈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所創水師，尤能制賊死命。蓋賊自湖南竄據金陵，盡掠沿江船隻，乘風日蹙，數百里，飄忽無常。漢江各郡縣一日數驚。自曾國藩水師東下，扼駐一處，即能保全一處。當武漢再陷時，胡林翼以孤軍困守城下，而賊船不敢上越金口一步。漢鎮貿易均移至新隄。籌辦鹽



證捐輸，藉濟軍餉。胡林翼屢次奏稱：「會國藩創立水師，其功甚大。」蓋身在事中，故能言之深切。其後會國藩遣羅澤南馳援武昌，惟時江西四面皆賊，旦夕不能自保，祇以通籌天下大勢，非力爭上游，則金陵無可規復之理。是以自留江西，支持危局，而特遣勁旅進攻武昌，此其深識遠略，公爾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是會國藩底定東南之功，尤以經營武昌爲一大關鍵。查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官文均經率旨於湖北建立專祠。現在鄂中士民，聞會國藩溢逝，莫不啓嗟感慕，籲請建祠，以崇報享。相應請旨敕建會國藩專祠於湖北省城，以順輿情，而彰忠藎。所有請建專祠，並補陳賢勞實蹟，以備史館採擇，各緣由，謹會同湖北撫臣郭柏蔭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江撫奏疏

頭品頂戴，江西巡撫臣劉坤一跪奏，爲紳民呈請建立已故督臣專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據在籍三品京堂銜翰林院修撰劉繹等呈稱：「江西用兵十數年，幾與軍務相爲始終。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會國藩之保衛江西，亦相爲始終。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守兵已嫌單薄，而上游秦和縣土匪乘機起事，暗與髮逆勾通，勢殊岌岌。幸得會國藩由湖南派羅澤南等各營來援，撲滅秦和之匪，省城髮逆勢孤，隨亦解圍而遁。四年，會國藩克復武昌，遂率得勝之師，順流而下，分攻九江湖口。各軍失利，身

瀕於危。五年，以次進駐南康、南昌，分遣諸將，規復廣信、弋陽、義甯等處，人心倚以爲固。會逆曾石達開、賴裕新、胡以晄等，大股竄入江西，復有另股自廣東來合。而會國藩得力之將羅澤南等，又先派援湖北，賊衆我寡，致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先後淪陷。維時餉源已竭，士氣不揚。會國藩內則籌給飢軍，以支危局；外則乞帥鄰省，以遏狂氛。其拮据之狀，堅忍之操，士民共見共聞。至今念之，莫不流涕。六年，湖南、湖北各派楚帥，分道入援。其瑞州一路，則其胞弟曾國華也；吉安一路，則其胞弟曾國荃也。此外諸將，如劉長佑等，皆會國藩素所識拔之人。會國藩帥以援帥大集，會同撫臣左提右掣，指授機宜，並派李元度等駐紮貴溪，以通浙東餉道。由是諸軍飽騰用命，所向有功。六七八三年之中，遂收全省肅清之效。九年，會國藩提師援浙，猶先分兵攻克浮梁、景德鎮地方。迨後攻安慶，下金陵，每聞江西風鶴之驚，輒卽派兵馳回援剿。同治三年，逆酋李世賢、陳炳文、汪海洋等，率衆數十萬，由浙竄入江西。蘇常餘氛亦接踵而至。撫建等府，遍地皆有賊蹤。人情洶洶，懼蹈咸豐五年覆轍。時會國藩駐帥皖境，飛調鮑超全軍赴援，羽檄頻催，急於星火。鮑超兼程而進，遂大戰於潯。跳盪已逾三時，槍斃實以萬計。該逆土崩瓦解，隨卽遁往廣東。安危利鈍之幾，間不容髮。四年，髮逆蕩平，亦深資霆軍越剿窮追之力。江境得以解嚴。會國藩之有功於江西如此。至於接引士類，識拔人才，裁減丁漕，撫恤黎庶，一切善政，不可殫述。夫盛典飾終，朝廷已極優渥，而感恩

戴德，輿情頗奉馨香。公懇奏請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俾士民得申報享之忱。等情前來。臣查立功江省各員，如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前江西巡撫張芾等八人，均經奉旨於省城分建專祠。今督臣曾國藩歷年保衛江西，厥功尤偉，士民追慕不忘。可否仰懇天恩，俯如該紳等所請，准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以慰輿情，而彰忠盡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 直督奏疏（二件）

太子太保、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奏為津郡紳民籲懇建立已故督臣曾國藩專祠，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天津道丁壽昌、天津府知府馬繩武等詳稱：「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久任東南，勤勞懋著。同治八年，調任直隸，正歲歉匪擾之後，地方彫敝。下車伊始，即以治河練兵，飭吏三大端為務。次第舉行，民賴以安。天津為諸河下梢，海鹽安地，利益尤多。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顧全大局，至今咸鑒其苦衷。他如清訟獄，減徭役，勸農桑，嚴鍋夥之刑，祛鹽務之弊，凡有裨於國計民生，無不盡心經營，實力興辦，委屬有功於民。據紳士沈兆瀾等聯名籲懇於津郡擇地建立專祠，以資報饗。由該道府轉詳請奏，聲明所需經費，另行集捐。」等情前來。臣查曾國藩前於兩江總督任內，因病出缺，免荷恩施，至優極渥。並准「立功省分一體建祠，仰見聖主眷念

蓋臣，有加無已，欽感同深。其在直隸幾及兩年，政績實多可傳。今津郡紳民追念舊德，籲懇祠祀，出於至誠。相應仰懇天恩，俯賜照准，以順輿情。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太子太保、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奏，為已故

督臣遺愛在民，據情奏懇，恩准建立專祠，崇祀名宦，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藩司孫觀臬、司范梁清、河道葉伯英等詳據保定府紳士賀錫福等稟稱：「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同治七年，調任直隸。時值捻氛甫靖，該督臣苦心經理，澄敘官方，禮賢清訟，選將練兵，興舉水利，賑恤災荒，善政班班不可殫述。前津郡稟請建祠，業蒙奏准。省城為首善之區，士民愛戴尤深。籲懇捐建專祠，春秋致祭。」並據直省紳耆進士王振綱、翰林院庶吉士辛家彥等，公呈請將前督臣曾國藩崇祀省城名宦祠，各等情。請奏前來。臣查該故督臣調任畿輔兩年，舉賢任能，吏治為之清肅。他如治河練兵，次第籌辦，皆有成效。於地方利弊，切實講求，綱紀漸立，廢墜具修。其在任時，清理通省訟獄，積案數萬件，去任後，籌助天河水災賑銀二十萬兩，尤為人所難能。功德在民，久而弗替。既據合詞環請，出於至誠，相應據情，籲懇天恩，准於保定省城，由該紳士等捐建前督臣曾國藩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並准附祀省城名宦祠，以順輿情，而彰忠盡理。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神道碑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起鄉兵討賊。自宣宗時，天下又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惰穢，惟怯，不可復用。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為勇營，教以兵法，束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鄉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金陵，據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師，制船鑄礮，選將練卒，教習水戰。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

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公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父憂歸，累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為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為固。慮旌旗他指，天子亦屢詔公規畫金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詔公東兵，而公卒不乘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旋定和議。十一年，公克安慶。今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日，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整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為陸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偽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公既平定江南，威振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詔環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為根本。皆初立。

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卅一年和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廠，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擊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天子震悼，賜有加。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濂生，世爲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縣學生。麟書三世皆以公貴，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蔭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鏗、廣銓皆幼。公既薨，紀鴻、廣鈞皆賜舉人，廣鏗、廣銓皆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爲學，擊究義理，精通訓話，爲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

漢賦之氣，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帥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氏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威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調理，乎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善化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爲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鑠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疊，匪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之興事，乃異前。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竄矣，汰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鬼神爲泣。持己所學，陶鑄羣倫。雖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刊印使帥。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詔求賢，江以薦起。纘才胡公，勝已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並世無倫。萬衆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殫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強，外繩縻之。默運方寸，極九葦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膽，以生以訓。大勛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恩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睨吾旁，

雌雄首尾。曰敵可乘，附耳同起。夷醫其外，寇訐其內。不有我公，嘻其矣！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變，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在後。皆秉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天子虛己，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退之有言：「衡為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誅，以配崧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兼騎都尉世職，門下士，李鴻章頓首拜撰。

### 墓志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志銘。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傅，謚「文正」。命儒臣撰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書，得所為銘辭，而前敘闕焉。又明年，卜葬善化縣之平塘伏龍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即其地耐葬。於是高齋涕泣，承劉公之意而敘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擄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咕嗶之儒，鉏耰之民，盪長江萬里，蹙賊踪之天下，復親又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

捻逆於高津，湘陰左公珍回亂於關隴，皆用公薦擢。席其遺規，遂藏成功。於時，江以南，搆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剪蕪，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濔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為己私。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為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也。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入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甯江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麟，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為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為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愈退虛抑，勤求已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闊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文宗即位，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為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團長沙，奉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衛

州武昌再陷。命公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上初卽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自公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民之禍，助成大功，慰天子憂勞。以同治十有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澤，戶部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賞給舉人。女五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楨，一適陳氏安徽池州府知府源充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甯紹台道道贈巡撫忠節公之子兆升，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燾之冢子也。一字鼎氏廣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襲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鑾公薨後，生公器量恢闊，望而知其偉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爲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鋌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

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撰神道碑，不復論。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之大者，藏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其辭曰：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僵。吏惰民偷，卒嬉於伍。媿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爲國肱股。始公通籍，翺翔掖垣。顯皇初政，抗疏陳言。審諤之風，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縮。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羹沸於鼎，當者糜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靡堅不攻。大江南北，扼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衆毀。孤忠籲天，義泣神鬼。亦或左次，劍兵祁門。豺狐夜嘯，星日晝昏。百憂所叢，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卒夷大難，奮績鷹揚。壘渠掃穴，寸磔梟狼。以義擎天，浴日於海。盪滌垢汙，河山無改。帝勞相匡，隄侯剖符。界蕃畿輔，再鎮三吳。民謳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然，與物無競。劍聚羣謀，虛己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始暨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治。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聞過則謝。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尙友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怪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鳴。蹴踏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忠藎，往卽重泉。誰與主者，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圯谷澗，其誠不替。伐石勒銘，敢告萬世！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二品頂戴，前署理廣東巡撫，加七級；湘陰郭嵩燾撰文。

誥授資政大夫，前陝西巡撫，湘鄉劉蓉製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前湖北巡撫，一等威毅伯，湘鄉曾

國荃書丹。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篆蓋。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 遵議大禮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

帝祚論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懋，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語誠，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聖主之博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於皇上，爲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德之彌綸，又當與列祖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

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一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列聖升配，惟世祖章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田上孚吳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甃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幃之外，幾乏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



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殊論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敞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大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帙，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附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遵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嚴

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論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亘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升配，既有違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聖父制禮，而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願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奏。

### 應詔陳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

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

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驚高遠，故大行皇帝鈔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獻者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排，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與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匡衡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

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接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債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耶？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驎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錢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管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

籽也。甄別則夫其根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茁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根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三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

上偶有超擢，則便每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諱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既以寡愆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優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數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

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 請設壇祈雨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四日)

爲農田待澤孔殷，亟請設壇祈禱，以迓天和，而慰民望。仰祈聖鑒事。竊惟民生以穡事爲先，國計以豐年爲瑞。本年入春以後，雨澤較稀，現在節交立夏，正百穀播種之時，必大沛甘霖，方卜豐綏有兆。近來京畿地方，晴多雨少，糧價漸增，並聞山陝一帶，均盼雨甚切。惟冀旬日間普霑甘澍，乃無亢旱之虞。因思豐北大工未竣，漕行或恐愆期。今歲河北各省收成尤關緊要。我皇上軫念民依，無微不至。凡屬雨暘之時，若早蒙宵旰之塵懷，茲當東作方興，彌殷望澤。聖主虔申祈禱，蒼穹定霽和甘，應請勅下各該衙門，敬謹設壇，誠求膏雨。將見昊慈垂佑，而澤澤旁敷，草野臚歡，而倉箱

有慶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條陳日講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條陳日講事宜，補臣前摺所未備事。竊臣前於用人三策摺內，言康熙年間日之講例。三月十一日，奉諭旨：「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查康熙年間例案，臣部及各衙門俱已無存，而臣之初意，係於贊助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之意。原摺內所謂其能在此，其效在彼者，尙未申明詳晰。今一切應行事宜，亦必求於人才有益，不徒務講學之虛名。謹參考會典及聖祖御製文集國史列傳諸書，竭臣愚見，先定大概規模，補前摺所未備。請皇上再交各衙門覆議，務使精益求精。聖學人才，兩有裨益，方得實效。謹將臣所擬條款，臚列於後：

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謹按日講起居注官，現在滿州十員，漢人十二員。臣考舊章，則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係屬兩項，非一項差使也。日講官主執經入侍，每日進講，即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也；起居注官主典禮侍班，簪筆載記，即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也。我朝順治十年，設立日講官，其時並無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復舉行日講，且創立起居注館。於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講官兼攝之，兩項差事，乃併爲一項矣。厥後，康

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講，而起居注官則未嘗廢。銜上「日講」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來，皆相沿不改。其實所辦之事，乃記注侍班之事。「日講」二字，則有空銜而無實事也。今奉旨舉行日講，似須循名責實，二者分作兩項。於現在記注官之外，別添一項人作日講官，以復順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現在之起居注官，祇於銜上裁去「日講」二字，其餘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來之例。庶名實相符，而於六朝成憲，皆稍不肯云。

一講官員數：謹按順治十二年，初設講官，選詞臣八人，不分滿漢。康熙九年定設滿州四員，漢官八員。厥後遞有增加，至十八員二十六員不等。蓋以講官而兼記注之事，職務較繁故也。今既將講官與記注官分作兩項，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爲滿州講官四員，漢講官八員。

一每日進講員數：謹按順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二人，或三人進講。康熙年間，每日進講之員無可查考。臣愚以爲進講之員太多，不免徒務虛文。謹擬每日以一人進講，不事旅進，旅退，與尋常召見無異。庶講官凝定專一，得以悉心啓沃。皇上靜對臣工，聽其講論今古，亦得細察其精神器識。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講官應用何項人：謹按現在起居注官，專用翰詹兩衙門之人。溯查康熙年間，臚杜訥以州同而轉講官，高士奇以中

書而讀講官，當時取人往往不限資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滿洲講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進講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設立講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見，擬請除大學士、掌院學士及六部都察院職事較繁，無庸充補講官外，其餘內閣學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與翰詹兩衙門一體充補講官，庶取人之途較廣，而仍不違乎成例。

一定保舉講官之法：謹按順治十二年，初立講官，諭令大臣選詞臣學問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選擇，是保舉之法也。康熙年間，講官由題本開列請簡。乾隆年間，講官由引見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復設此官，仍須行選擇保舉之法。蓋保舉尙恐其濫，惟保舉講官，斷不至於濫。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學問平庸，亦必不敢妄進以取戾也。求皇上於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以備進講。此次所保之人，或升遷出差，將次缺員，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進講。所保之人，必容止莊重，辭氣溫雅，又必彙熟通鑑，會典二書，如不稱職，令其退出講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訥者，不妨保舉。

一進講之地：謹按康熙年間進講之地，懋勤殿爲多。惟十二年，暫修宮殿，駕駐瀛臺，即在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即在暖閣進講。其餘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輟講。是地可

隨時遷移也。今奉諭旨，便殿進講。皇上現御東書房，臣擬請即在東書房進講。以後或有遷移，臨時再降諭旨。

一進講之儀：謹按康熙年間，進講儀節，初入行三叩禮，侍立，詣講案前，進講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儀，稍爲酌量，請即東書房言之。皇上升御牀，西面，牀上恭設一橫几，爲書案，置所講之書於案上。又豫設小几於室中，爲講官之講案。屆時講官捧書入陳，於講案上，轉出案西，跪東北面一叩，興復講案位，侍立宣講。講畢，復轉出案西，跪一叩，興趨出。如遇聖駕不御東書房，所有皇上南面，講官北面之處，有時限於地勢，再行臨時斟酌。謹照此儀，另繪一圖附呈。

一進講之時：謹按康熙年間，尙未設立軍機處，部院奏事，卽係大臣入對，承旨奏事既畢，然後講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於部院未啓奏之前，講官先入進講。遙想其時，大約不過辰刻耳。今則時勢移易，較康熙年間迥有不同。康熙年間，部院章奏，不過數件，今則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間，各省章奏，聖祖省覽，直待夜分，然燭之後，今則清晨裁定，宣諭軍機，而批答康熙年間引見人員甚少。今則逐日皆有引見。有此數者之不同，則每日早間聖躬亦煩勞矣。臣之愚見，擬請待引見以後，皇上萬幾已畢，御前大臣侍衛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後講官進講。則有義理之

悅，而無他務之擾，庶幾如聖祖讀書記中，所謂「神理淵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講之書：謹按康熙年間，所講之書，先四書，次尚書，次周易，次詩經，次通鑑。講通鑑之時，仍兼講四書，而順治年間，亦曾繙譯通鑑，及大學衍義二書呈進。今臣閱聖學高深，諸經通鑑講貫已熟，竊謂爲君之道，莫備於真德秀衍義，邱濬衍義，補二書。眞氏於用人之道，邱氏於理財治民之道，尤言之深切著明。頃給事中呂賢基曾以爲請。臣擬請講此二書，於今日時政實有裨益。

一、陳講之道：謹按講官陳說貴忠誠，切直，尤貴明於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諭講官宜進直言，毋有隱諱。二十一年，諭講官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啓沃。又聖祖御製講官箴曰：「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蒼，爾職宜飭！」又曰：「誼貴勵翼，先正其心，爾苟勿欺，吐辭足欽！」釋此八句，則知切直者未有不由於忠誠也。至於本朝掌故，則大經，大法，實有超越前古者。若能於每日進講之時，將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發，而爲講官者，必熟於國家之典章，則凡會典及列朝聖訓，皆當時時研究。此中之磨厲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講之法：謹按康熙十四年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講官進講，朕不覆講，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

益亦非所以爲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乃覆講。如此庶幾有裨實學。欽此。臣思覆講之法，不過疑者詰之，誤者辨之，非必逐句討論也。今講官講畢，應請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即不妨默識深領，方爲可久之道。

一、纂成講書。謹按康熙年間，講官撰成講章，分寫正副本，先期將正本進呈。其撰法，先列經文，次列諸儒之說，次列講官推演之義。既講之後，又將講章編輯成書。今所傳四書解義、書經易經各解義是也。此次所講衍義及衍義補，眞氏邱氏之書，本係臣下進講體裁，不必更撰講章，亦不必先期呈進矣。祇須於本日遞一摺片云：「臣某人今日進講第幾卷，第幾頁，某句起，某句訖，謹奏。」已爲簡當。至已講之後，仍須編輯成書，將來刊刻流傳，以昭聖學之盛。其編輯之法，先鈔眞氏邱氏全文，次列講官敷陳之說，以能徵引會典者爲上。於既講後，三日呈遞。俟發下之後，彙繕成帙，彙成三卷，進呈一次。

抑臣又有請者：聖祖御製文集中有講筵緒論二卷，凡八十五條。皇上聰明天縱，講筵觸發，間有緒論，敬祈發下，交講官編入，使臣等欽誦之餘，益加儆惕，則興起多矣。

一、講官體制。謹按康熙年間，講官恩遇最爲隆渥，或賜詩篇，或賜邸第，或賞貂皮，或交部議敘。錫賚便審，非常之典，非臣

下所敢議及也。至於體制所在，雖屬虛文，亦宜稍示優異。一得講官，雖編檢科道，皆得專摺謝恩，其雨帽坐墊，請照現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賀班次，請照南書房翰林之例。至於春秋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並隨至文淵閣賜茶。其科道充講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間有扈從之時，講官所用帳房及一切應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諭定章程酌定數目，由內務府給與。

一、進講年數。謹按康熙進講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載。中間如三藩用兵，九省騷動，損例常開，倉庫空虛，實有倍甚於今日者，而未嘗停講。蓋聖祖實由於此中深求政要，兼厲人才，非以此爲文章之娛也。湯斌之放，江蘇巡撫，聖祖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故特簡爾。」鮑賜履之既沒，聖祖諭吏部曰：「賜履夙學老成，爲講官多年，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體，直言講論。」當時偉人輩出，大抵多識拔於講筵之中。蓋侍學既久，故知之眞也。皇上復舉奮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雖有偏災小警，不可停罷。漸濡既久，風氣日振。臣前摺所謂「十年以後，人才當有起色」也。若舉行數載，或即停止，雖於聖學無損，而固不能收百年樹人之效。區區之忱，尤在於此。伏乞聖鑒。以上十四條，竭臣愚忠，斷定大概規模，其有不典不詳，求皇上飭交各衙門，覈覆施行。謹奏。

# 議汰兵疏

(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爲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事。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庸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鬪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履無顧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役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綱習。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關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細。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宜途之濫，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

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請卽爲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名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闊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兵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親帑藏之大細，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卽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裁又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五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剷其



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爲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始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練營之力。康熙以後，練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勛，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曠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練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車輿，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開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臣聞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軍，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裁汰之法，或精強之鎮不動，而多裁劣營，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制太破，歸而併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誠使行臣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畢。以一馬二步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此項銀兩，不輕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專備救荒之

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爲民也，備荒亦爲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括之術萬萬者哉？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天弧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陳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徧，求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爲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爲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汰慶曆兵八萬人，遂以大蘇邊儲。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爲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伏乞飭下九卿科道詳議。斯道甚大，臣鮮閱歷，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 議覆李綱從祀文廟疏

（咸豐元年三月十四日）

爲遵旨議奏事。內閣鈔出福建巡撫徐繼畲等奏請「宋臣

李綱從祀文廟一摺，奏殊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云云等語。臣等查歷代從祀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爲要。至我朝康熙年間，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蓋聖門政事之科，原與德行、文學並重。厥後雍正年間，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間，以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皆經綸彌天壤，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鉅典，誠聖朝教忠之至意也。茲查李綱仕宋歷官尚書左僕射，忠言讜論，定傾扶危，倉卒而守圍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議，躬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朱子稱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官昭垂，洵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爲該撫原奏所稱者，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二種。原奏所未稱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閑志預備心各種，今皆不傳，僅存其序於集中。其爲文淵閣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從祀，以獎忠義。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從祀文廟西廡，在先儒尹燿之次。所有臣等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 敬陳望德二端預防流弊疏

曾文正公全集 卷一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望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齋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紹褂」，御門常服掛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

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鐘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奮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瓊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願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聞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墨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

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燭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模學興起，爲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蓋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矜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著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自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則

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黷直者少，絀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諂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鋷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日有事，則滿庭皆疲沓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襄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夫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纖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 謝署刑部左侍郎恩疏

（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刑部左侍郎王植未到任以前，著曾國藩兼署。」欽此。竊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帥其蠶荷鴻慈之曲被，極聖量之優容，清夜默思，果有何德，堪對君父寸心自矢。要當竭愚，以答生成，感激正深，悚惶無已。乃復仰荷恩綸，俾攝今職。實天良之難昧，聞寵命而若驚。惟有進思退思，無荒無怠。雖駑駘十駕，斷難收追風逐日之功；而鰲戴三山，豈不知厚地高天之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備陳民間疾苦疏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爲備陳民間疾苦，仰副聖主愛民之懷事。臣竊惟國貧不

是患，惟民心渙散則爲患甚大。自古莫富於隋文之季，而忽致亂亡，民心去也。莫貧於漢昭之初，而漸致又安，能撫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間惟一年無河患，其餘歲歲河決，而新莊高堰各案，爲患極鉅。其時又有三藩之變，騷動九省，用兵七載，天下財賦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虛，殆有甚於今日。卒能金甌無缺，靈宇清謐，蓋聖祖愛民如傷，民心固結，而不可解也。我皇上愛民之誠，足以遠紹前徽，特外間守令，或玩視民瘼，致聖主之德意，不能達於民，而民間之疾苦，不能訴於上，臣敢一一縷陳之。

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也。蘇松常鎮太錢糧之重，甲於天下。每田一畝，產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戶平分之數，與抗欠之數，計業主所收，牽算不過八斗。而額征之糧，已在二斗內外。免之以漕斛，加之以幫費，又須去米二斗。計每畝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輸其六，業主祇獲其二耳。然使所輸之七斗，皆以米相交納，則小民猶爲取之甚便，無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糧或收本色，而幫費必須折銀，地丁必須納銀，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錢，則米價苦賤而民怨；持錢以易銀，則銀價苦昂而民怨。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買錢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懸遠。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昔日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此外，如房基，如墳地，均須另納稅課，准以銀

價，皆倍昔年。無力監追者，不可勝計。州縣竭全力以催科，猶恐不給，往往委員佐之。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朴滿堂，血肉狼籍，豈皆酷吏之爲哉？不如是，則考成不及七分，有參劾之懼，賠累動以巨萬，有子孫之憂。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蘇尙辦全漕，自十六年至今，歲歲報歉，年年蠲緩，豈昔皆良而今皆刁？蓋銀價太昂，不獨官民交困，國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賦與江蘇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窮窘，於是有一「截串」之法。一「截串」者，上忙而預徵下忙之稅，今年而預徵明年之串。小民不應，則稍減其價，招之使來。預截太多，缺分太虧，後任無可復征，雖循吏亦無自全之法，則貪吏愈得藉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悍然不顧。江西湖廣課額稍輕，然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百姓怨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廣之未陽崇陽江西之貴溪撫州此四案者，雖閭閻不無刁悍之風，亦由銀價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濫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其一也。

二曰，盜賊太衆，良民難安也。廬鳳穎亳一帶，自古爲羣盜之藪，北連豐沛蕭泗，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獻夷，患且不測。近聞盜風益熾，白日劫淫，捉人勒贖，民不得而已。控官官將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輒說言盜遁。官吏則焚燒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後去；差役則訛索事主之財物，滿載而後歸，而盜

實未遁也。或詭言盜死，斃他囚以抵此案，而盜實未死也。案不能  
再，贖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聲飲泣，無力再控。即使控再  
幸得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  
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為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  
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  
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即最疏之戚，最  
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往者嘉慶川陝之變，盜魁  
劉之協者，業就擒矣。太和縣役賣而縱之，遂成大亂。今日之劣兵，  
盡役，聚盜縱盜，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為寒心。臣在刑部，見疏防  
盜犯之稿，日或數十件，而行旅來京言被劫不報，報而不准者，尤  
不可勝計。南中會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從賊；良民逼處  
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輸金錢，備酒食，以供盜賊之求，而買旦夕  
之安。臣嘗細詢州縣，所以諱盜之故，彼亦有難焉者。蓋初往緝，  
有拒捕之患；解犯督省，有搶奪之患；層層勘轉，道路數百里，有繁  
重之患；處處需索，解費數百金，有賠累之患。或報盜而不獲，則按  
限而參之，或上司好粉飾，則目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諱飾，反  
得晏然無事。以是愈釀愈多，盜賊橫行，而良民更無安枕之日。一

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來，見京控  
上控之件，奏結者數十案，咨結者數百案。惟河南知府黃慶安一  
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皆審係原告得實，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

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其科原告之  
罪，援引例文，約有數條。或曰：「申訴不實，杖一百。」或曰：「驀越  
進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軍。」或曰：「假以建言為由，挾制官府，  
發附近軍。」或曰：「挾嫌誣告，本管官發煙瘴軍。」又不敢竟從  
重辦也。則曰：「懷疑誤控。」或曰：「訴出有因。」於是收贖之  
法，有減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難進難退，庶可免於翻控。而被  
告則巧為解脫，斷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長誠不可長其刁風  
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盡役詐贓，而謂案案皆誣，其誰信之乎？即  
平民相告，而謂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誰信之乎？聖明在上，必難  
逃洞鑿矣。臣考定例所載：民人京控，有提取該省案卷，來京核對  
質訊者，有交督撫審辦者，有欽派大臣前往者。近來概交督撫審  
辦，督撫發委首府，從無親提之事。首府為同寅彌縫，不問事之輕  
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認誣而後已。風氣所趨，各省皆然。一  
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沈寃，百人含痛，往往有織小之案，累年不  
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者——臣所謂民間之疾  
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其盜賊太眾，冤獄太多，二條，求 皇上申  
諭外省，嚴飭督撫，務思所以更張之。其銀價太昂一條，必須變通  
平價之法。臣謹據管見另擬銀錢並用章程一摺，續行入奏。國以  
民為本，百姓之顛連困苦，苟有纖毫不得上達，皆臣等之咎也。區  
區微誠，伏乞 聖鑒，謹奏。

### 平銀價疏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貴錢賤銀，以平銀價，而甦民困事。臣於本月陳奏民間疾苦一疏，聲明銀價太昂，另摺具奏，思所以變通之竊，惟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前後不下十餘人，皆思貴錢賤銀，以挽積重之勢。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吳文鎔一疏，二十五年劉良駒一疏，二十六年朱嶸一疏。此三疏者，皆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戶部又交各省議覆。旋以外間覆奏，議論不一，此事停閣不行。臣反覆思維，民生切害之痛，國計日絀之由，實無大於此者。謹就三臣原奏所及，參以管見，擬爲銀錢並用章程數條，伏候聖鑒。

一 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也。——凡民間銀錢之貴賤，時價之漲落，早晚不同，遠近亦異。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確鑿之價，則民間無所適從。胥吏因而舞弊。查吳文鎔原奏內稱：「照各省時價，由藩司酌定，於開徵前十日，頒示各屬。」朱嶸所奏與吳文鎔大略相同。惟稱多不過一千七百，少不過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劉良駒所奏，則以爲：「由部酌中定價。若捐輸案內，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抵銀一兩之例。」厥後戶部議覆，酌定每兩折錢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爲時價可換二千，若驟改爲一千五百，以放兵餉，則譴然矣。應請部頒定，酌每年一換。如現在時價換一千

九百有奇，部改爲一千八百，則耳目不至乎大駭。而官民皆得以相安。明年時價稍平，則部價亦從而稍減，令各省每年奏報銀價。九月奏到戶部，酌定明年之價。於十月奏聞。求皇上明降諭旨。明年每銀一兩，抵制錢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許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許加分毫。窮鄉僻壤，騰黃備論。凡一切糧串、田單、契尾、鹽照、捐照等件，概將本年銀價列入。海內皆知，婦孺共曉。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與官項全無交涉，市肆漲落，與部價不符，仍置不問。至現在八旗搭放兵餉，每兩抵錢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餉，每兩抵錢千數百文，不等。不足以昭畫一。應俟新章定後，概從每年所定部價，以免參差。

一 京外兵餉，皆宜放錢也。——查劉良駒原奏，兵餉分成放錢。吳文鎔則言外省之兵，概放錢文。朱嶸一摺，於兵餉尤爲詳細。其說以爲京營分建東西兩庫，東四旗兵，赴東庫領錢。西四旗兵，赴西庫領錢。外省之錢，則分道庫、府庫、存貯省標、城守之兵，由藩司支放。外標、外營之兵，由藩司發帖，持向各道府廳州支領。臣愚以爲朱嶸之說，實屬可行。凡兵丁領銀之後，皆須換錢，而後適用。應請嗣後八旗兵餉，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銀兩，一半搭放錢文。其外省綠營，一概放錢。各州縣所收錢文，有道員處，解存道庫。無道員處，解存府庫。無知府處，解存直隸州廳庫。由藩司發帖，持向各處支領。庶錢無解省累重之煩，而兵丁無減平剋扣之苦。至駐防各兵，仍舊放銀，以免紛更。

一部庫入項，亦可收錢也。——查戶部所收各項，惟田井料之旗租捐納房之常捐，係京庫坐收之款。此外，皆由各省解運來京。劉良駒原奏內稱：「常捐銀兩，儘可收錢。」朱彝奏內稱：「長蘆鹽價可解錢，以充京餉。」臣愚以為不特此也。旗租銀兩，本係近京小民佃種，其所納皆係錢，文官爲易銀，轉費用折，不若卽令解錢入京。常捐大捐之銀，亦可酌收錢文。計此二項，每年可得百餘萬串。至於外省解京之款，如長蘆、山東鹽課，儘可解錢進京。直隸、山東、地丁起運之項，亦可運錢。應令此二省督撫，每年各解錢百萬串入京。又令兩淮鹽運使，每年解錢二百萬串入京。合之京局鼓鑄之錢，共得六百餘萬串，足以資運轉矣。臣雖至愚，豈不知錢質笨重，搬運艱難，然不行天下，至難之事，不足挽天下積重之勢。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礙，輒畏難而苟安也。且較之滇黔之銅鉛，江廣之摺糶，雖易相去懸遠矣。其解錢之官，須照銅員之例，量與津貼之費，務使毫無賠累。官兵稱使，共計幫費，不過二三萬金，所失無幾，而所轉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項，分縣收錢也。——凡出項莫大於兵餉，入項莫大於地丁。查吳文鎔、劉良駒、朱嶸三臣摺內，皆極言地丁收錢之益。臣愚以爲當分縣辦理。如雲、貴、川、廣、閩、蜀、甘肅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賦，不足充本省之兵餉，初無起解之項。其地丁銀兩，應卽全數收錢，以省輻輳。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餉二項，尙有餘銀解運京庫，協濟鄰省者，其地丁銀兩，應令一兩以下小戶，全數收錢。

一兩以上大戶，銀錢各半兼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從。其或忠收錢太多，不便起運者，州縣自行換銀解省，以備京款協款之用。

一外省用項，分別放錢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項，名目存留坐支之款。前吳文鎔、劉良駒、朱嶸三摺，及戶部議覆一摺，皆言此項可全行放錢，應卽遵照辦理。至兩河經費，劉良駒、朱嶸及戶部三摺，皆言可搭成用錢。臣聞從前林則徐在汴工，日前陟建瀛，在豐工，皆令遠近州縣，帶錢到工，以防市價居奇，銀價驟跌之患。東河捐輸案內，曾令以錢報捐。是河工在在需錢，其理易明。應請嗣後兩河每年解錢百萬串到工，於兩淮鹽課、江蘇地丁項下，各半分解。東河每年解錢五十萬串到工，於河南山東地丁項下，各半分解。

一量減銅運，以昂錢價也。——查朱嶸原奏內稱：「暫停鼓鑄，一弛一張，庶錢重而價漸平。」臣愚以爲鑄不可停，而運不可不減。側聞雲南洞務，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銅不足，搜買外省，外省不足，偷買寶局，實有萬不能繼之勢。應請於六運中，酌量停一。運使雲南官民，稍紓積困。其銅本一項，卽可採買錢文，並可於鑄頭匠役，量加優恤，以期鑄造堅好。庶錢質日精，錢價日低。俟十年後，滇廠稍旺，再復六運。各停鑄之省，亦漸次開卯，務使天下官民，皆知錢之可貴，而不知輦運之苦。則相安無事，庶不終受絞銀出洋之苦矣。



以上六條，皆就吳文翰、劉良駒、朱、三臣奏議，參以鄙意，粗定規模。伏求飭下戶部，妥議抄錄三臣原奏，進呈備聖明採擇施行。謹奏。

### 謝署吏部左侍郎恩疏

（咸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為恭謝大恩事。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吏部左侍郎著會國藩兼署。」欽此。竊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秩宗襄事，典禮之未嫻，司寇攝官，更刑名之莫晰。迺復仰荷恩綸，兼權吏部。自維愚昧，深懼弗勝。惟當勤慎自持，涓埃勉效。凡事必求其實，常存此冰淵惕厲之懷，片念不敢自欺。冀無負君父生成之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請寬勝保處分疏

（咸豐二年四月初五日）

奏為請寬處分，以昭特恩，而廣言路事。本月初三日，吏部奏，勝保撤回奏章處分一摺，奉旨：「照部議降三級調用。」皇上於其條陳事務，意存諷諫，不加譴責。於其遞事撤回，有違定例，則特加譴罰。二者原並行而不悖也。惟念當此特詔求言之時，又值傳旨詰問之際，兩端雖不相涉，而其情實則相因。在聖意，因其違例而示懲；在輿論，疑其直言而獲咎。是適足以成勝保之名，而反

有累於吾君之德。臣與勝保雖曾相識，而素非親薄。此次條奏，臣尚未見邸鈔，第觀論中所指各條，似亦懸直犯顏，無貪位保祿之見。即其所稱市井細民私議，主德者經此次諭旨，一一剖晰，言示亦足以息悠悠之口，而使士大夫盡釋前疑，曉然於民間訛言之不足信。是天質堅白，經磨涅而益彰。勝保此奏，正所以顯揚聖德，而靖絕浮言也。即使因他事獲咎，猶望曲賜矜宥。況即因此奉而陷於大戾乎？臣昨在吏部，見烏蘭泰向榮、賽尙阿革職降級處分，皆蒙恩改而從輕。蓋恪遵定例者，部臣守法之常經。特從寬宥者，皇上用人之特權。臣之愚蒙，欲求 皇上於勝保亦示以特權，稍寬處分。則凡進言者，皆感戴浩蕩之恩，而激發忠義之氣。采納愈廣，而時艱可拯矣。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 謝放江西正考官恩摺

（咸豐二年六月十三日）

奏為叩謝 天恩事。本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江西正考官著會國藩去。」欽此。竊臣秉質庸愚，未諳學術，曾持衡於西蜀，又襄校於宮南。沐綏養於兩朝，得幸躋乎九列。毫無報稱，時切悚惶。茲復仰荷恩綸，俾持文柄。自維淺陋，深懼弗勝。惟當以勤補拙，藉公生明。采楨榦於大邦，冀擷彭蠡匡廬之秀。竭愚誠於方寸，稍酬高天厚地之恩。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請假回籍省親片

(咸豐二年六月十三日)

再：臣自道光十九年來京供職，迄今十有四年，未經告假省親，又未能迎養。頃因粵匪竄入湖南，臣家鄰近衡陽，辦理團練，各鄉警懼，臣念切桑梓，烏鳥私情，日夜懸懸。茲幸仰沐天恩，奉使江西，伏查由江西袁州一路至臣家，程途不過八月，謹援上年呂賢基、何彤雲之例，仰懇 皇上天恩，賞假二十日，俾臣於九月發榜之後，回籍省親，合家沾戴皇恩，實無既極。如蒙俞允，臣即由長沙取道湖北還京，不勝悚惕待命之至。鑒附片請旨。

##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為遵 旨幫辦團練，查匪事務，敬陳現辦大概規模，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三日，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又於十五日接巡撫函稱：「武昌省城被賊攻陷，一聞信之下，不勝憤懣，賊勢猖獗如此，於大局關係匪輕，念我皇上宵旰南顧，不知若何焦灼，臣雖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憂。」

即於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馳抵省城，與撫臣面商一切，對感欽伏，惟聖諭團練鄉民一節，誠為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貲。小民倚財為命，即苦口勸諭，猶遲疑而不應；若經理非人，更譁然而滋擾。非比嘉慶川楚之役，官給練費，不盡取之民也。臣此次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貲為苦。庶幾有團練之實效，而無擾累之流弊。至聖諭搜查土匪一節，前月撫臣張亮基曾有一札，嚴飭各州縣查拏土匪痞棍，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撫臣署內，設法勸辦。現在各州縣遵札辦理，屢破巨案，業有成效。臣又以信諭紳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團之匪徒，斷不能掩本團紳耆之耳目。紳耆密告州縣，州縣密告撫臣，即日派人勦捕，可期無案不破。抑臣又有請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燄益熾，如湖南安徽江西毗連之省，皆為其所窺伺。長沙重地，不可不嚴為防守。臣現來省，察看省城兵力單薄，詢悉湖南各標兵丁多半調赴大營，本省行伍空虛，勢難再調。附近各省，又無可抽調之處，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礮、鳥鎗、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

以槍鉞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絃更張，總宜以練兵爲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傳，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勦捕，卽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臣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謹將現辦情形，敬陳大概。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勦！」欽此。

### 附陳辦團稍有頭緒卽乞守制片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臣在京師十有四年，往往入京供職之時，臣之祖父母及父母皆在堂。今歲歸來，祖父祖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亦沒。其時長沙尙未解圍，風鶴警報，晝夜驚惶，卽將母棺倉卒權厝，尙思另尋葬地，稍展孝思。臣父已老，久別乍歸，亦思稍盡定省之儀。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蒞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卽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再四思維，以墨經而保護桑梓則可，若遂因此而奪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敘，則萬不可區區愚衷，不得不預陳於聖主之前。一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卽當專摺陳情回籍守制，烏鳥之私，謹乞 聖上矜全，所有微臣下情，謹附片奏聞。

硃批：「另有旨！」欽此。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 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

(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爲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正月初九日，准湖南巡撫咨稱：咸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上諭：「湖南籌辦撥兵募勇各事宜，即著責成張亮基潘鐸會同在籍侍郎會國藩妥爲辦理。」欽此。又於二月初一日，准署理湖南巡撫咨稱：「咸豐三年正月初三日，復奉上諭：『朕思除莠即以安良。即有會匪地方，亦莠民少，而良民多，封疆大吏，惟當翦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所有瀏陽、攸縣各處匪徒，即著該署督撫等認真查辦，並著會同在籍侍郎會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南顧焦慮，無時或釋。去年臣初至省城，撫臣張亮基調撥湖南外營兵一千名，招募湘鄉練勇一千名，來省防禦。至正月初間，粵匪東竄，武昌業已收復，長沙即可解嚴。署督臣張亮基署撫臣潘鐸皆與臣商，所有留省之雲南河南各兵，即行分別撤回。新舊招募之勇，亦即分別裁汰，共留兵勇三千餘人，已足以資防守。即聞有土匪竊發，亦

足以資勦辦。至於團練一事，臣前摺略陳大概，曾言捐錢僉費之難。近來博采輿論，體察民情，知鄉團有多費錢文者，亦有不必多費錢文者。併村結寨，築牆建柵，多製器械，廣延教師，招募壯士，常操技藝，此多費錢文，民不樂從者也。不併村落，不立牆堡，居雖星散，聞聲相救，不製旗幟，不募勇士，農夫牧豎，皆爲健卒，稷鋤竹木，皆爲兵器，此不必多費錢文，民所樂從者也。多費錢文者，不免於擾累地方，然以之禦粵匪，則仍不足；不必多費錢文者，雖未能大壯聲勢，然以之防土匪，則已有餘。今粵匪全數東下，各縣鄉團專以查拏土匪爲主，臣是以剴切曉諭，令其異居同心，互相聯絡，不致多費錢，不甚勞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聽從。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餘孽未盡。此外，又有所謂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羣結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爲匪徒卵育之區。蓋緣近年有司亦深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以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

靖，彼見夫往年命案，盜案之首犯常遺逃於法外；又見夫近年粵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爲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臣之愚見，欲純用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卽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但願通省無不破之案，卽勦辦有棘手萬難之處，亦不敢辭。署督臣張亮基、署撫臣潘鐸，皆思嚴厲整頓，力挽頹風。時時相與籌商，誓當盡除湖南大小各會匪，滌瑕去穢，掃蕩廓清，不敢稍留餘孽，以貽君父之憂。其匪徒較多之地，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臣當往衡州駐紮數月，就近查辦。西南之寶、靖各屬，臣當往寶慶駐紮數月，就近查辦。所至常帶兵勇數百，文武數員，以資勦捕之用。聯絡本地之鄉團，使之多覓眼線，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一方之匪類，可期無巢不破，無犯不擒。此臣擬辦會匪之大概情形也。至於教匪、盜匪，與會匪事同一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之痞匪，與近時新出之游匪。何謂游匪？一逃兵逃勇奔竄而返，無資可歸，無營可投，沿途逗留，隨處搶掠，此游匪之一種也。一粵寇蹂躪之區，財物罄空，室廬燬燹，弱者則乞丐近地，強者則轉徙他鄉，或乃會聚醜類，隨從劫掠，此游匪之一種也。一大兵紮營之所，常有游手數千，隨之而行，或假充長夫，或假冒餘丁，混雜於買賣街中，偷竊於支應局內，迨大營既遠，展轉流落，到處滋擾。此游匪之又一種也。臣現在省城辦理街團，於此三種游匪，尤認真查拏。

遇有形跡可疑，曾經搶掠結盟者，卽用巡撫令旗，恭請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館設審案局，派委委員二人，拏獲匪徒，立予嚴訊。卽尋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之類，亦加倍嚴懲，不復拘泥成例，概以寬厚爲心。當此有事之秋，強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誅鋤其刁悍害民者，則善良終無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時，以求於地方有益。所有臣遵旨會商撥兵募勇各事宜，及現擬查辦匪徒規模，謹陳大概，伏求皇上訓示。至臣移駐衡寶各郡，容俟長沙辦有頭緒，另行專摺奏請。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知道了。辦理工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欽此。

### 特參副將清德摺

（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特參庸劣武員，請旨革職，以肅軍政，而儆疲玩事。竊維軍興以來，官兵之退怯遷延，望風先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種種惡習，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推原其故，總由平日毫無訓練，技藝生疏，心虛膽怯所致。湖南經去年賊匪圍城，堅守八十餘日之久。臣等懲前毖後，今年以來，諄飭各營將弁認真操練。三八則臣等親往校閱，餘日則將弁自行操閱。惟長沙協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訓飭，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在署偷閒，養習花木。今春由岳州回省，旋至常澧一帶，查辦土匪。所過地方，雖經賊匪蹂躪之區，尙復需索供應。責令所屬備弁購買花盆，裝載船頭。一切營務武

備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現值對賊竄逼江西，楚省防堵喫緊之際，該將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應？請旨將長沙協副將清德革職，以勵將士，而振軍威。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亮基恭摺參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拏匪正法并現在幫辦防堵摺

（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搜拏匪徒，隨時正法，并現在幫辦防堵，恭摺奏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命搜查土匪，曾於二月十二日具奏。臣寓館設審案局，派委委員二人，拏獲匪徒，訊明定供。即用巡撫令旗，立行正法。奏蒙聖鑒在案。維時已派准陞同知前署石門縣知縣劉建德在局審案，旋又添派准陞直隸州前任清泉縣知縣厲雲官輪流審訊。自上年粵匪竄逼長沙各處搶劫之案，層見疊出。臣設局以來，控告紛紛，或簽派兵役緝拏，或札飭紳士圍捕，或著落戶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縛。一經到案，訊明立予正法。計斬決之犯壹百肆名，立斃杖下者貳名，監斃獄中者叁拾壹名。此外札飭各州縣，擒拏匪黨，實呈供摺，批令無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數。又如安化藍田串子會匪，前經札飭湘鄉縣知縣朱孫詒密往掩捕，擒獲九十二名。其陸續正法者，俟結案後另摺會奏，亦不在此數。雖用刑稍過於嚴峻，而地方頗藉以安謐。臣受命來省，將及半年，辦理各案，粗有頭緒。六月十二日，爲臣母喪初周年之

期，本擬奏明回籍敬修小祥之禮，稍盡人子之心。適聞粵匪分股回竄江西，業於十八日逼臨南昌省城。湖南與之壤地相接，唇齒相依，人心驚惶，紛紛遷徙。臣受恩深重，明知賊逼鄰境，斷不敢以事權不屬，稍存推諉之見。又何敢以軍旅未嫻，懷畏葸之心。惟有殫竭愚忱，晝夜不懈，與撫臣襄辦一切。或堅守省城，或出堵要隘。臣俱無所辭避。除防堵事宜，業經另摺會奏外，謹附驛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 保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摺

（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武臣堪膺重任，恭摺保奏，仰祈 聖鑒事。竊爲粵寇未滅，土匪叢起，軍威不振，餉項支絀。當此之時，求足以稍紓君父之憂者，蓋莫先於得人。而得一文臣，尤莫如得一武將。臣到省以來，留心察訪，大小將弁，求其臨陣不怯，爲士卒所信服者，實難其人。惟查有陞用遊擊署撫標中軍參將事塔齊布，忠勇奮發，習勞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年在省操練，常用該遊擊整頓營務。臣每於三、八日校閱，該遊擊則日日常閱，大約十日之中，不過間斷二三日。軍士皆樂爲之用。又有准補千總武舉諸殿元，精明廉謹，膽勇過人，管帶辰勇百人，操練日久，各有兼人之藝。塔齊布統領辰勇，與該武舉同心努力，皆思盡忠報効。謹將二人履歷，開單進呈，伏乞

皇上天恩，破格超擢。當湖南防堵喫緊之際，獎拔一人，冀以鼓勵衆心。如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併治罪。除因案保敘各員，由撫臣另行會奏外，臣謹具摺密保區區愚忱，伏乞 聖鑒謹奏。

### 請將副將清德交刑部治罪片

(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

再：長沙協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去年九月十八日，賊匪開挖地道，轟陷南城，人心驚惶之時，該將自行摘去頂戴，藏匿民房，所帶兵丁脫去號褂，拋棄滿街，至今傳為笑柄。今春該將自岳州回省，旋至常澧一帶，查辦土匪。所過地方，雖經賊匪蹂躪之區，尚復苛索供應，責令各屬備弁，購買花盆，裝載船頭。臣到省半年，每逢三、八之期，督率弁兵，齊集校場操閱，該將並未到過一次，實出情理之外。臣面商撫臣駱秉章、商督臣張亮基，本擬會參請旨將該將革職，惟思此等惡劣將弁，僅予革職，不足蔽辜。現在逆匪圍逼南昌，湖南已調兵數百，擬往救援。臣兩次接江忠源書函，囑添募楚勇三千，現已次第募到。擬令陞任知縣朱孫詒及江忠源之弟江忠濬等管帶，於日內起行，星馳赴援。湖南本省防堵，亦在十分喫緊之際。惟將士畏葸疲玩，已成錮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厲之術。相應請旨將長沙協副將清德革職，解交刑部，從重治罪。庶幾懲一儆百，稍肅軍威，而作士氣。臣痛恨

文臣取巧，武臣退縮，致釀今日之大變，是以為此激切之請。若臣稍懷私見，求皇上嚴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謹奏。

### 移駐衡州摺

(咸豐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為微臣移駐衡州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再：竊臣奉命查辦土匪，惟衡、永、郴、桂尤為匪徒聚集之藪。擬駐紮衡州，就近搜捕。會於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數月之間，四屬匪徒屢次滋擾。如常甯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興有獅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燒衙署之案，桂東有縣城失守、戕害把總之案，宜章臨武有廣東匪徒滋擾之案，永明、江華有廣西匪徒竄入、戕害千總之案。均經次第撲滅，先後具奏。昨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廣東土匪竄入興甯縣城，經候補縣丞王鑫管帶湘勇，於二十九日收復，立即撲滅。尚未查明具奏。此外，四屬中聚眾倡亂，搶劫拒捕，為案甚多，未及一一上瀆聖聰。皆由上年粵匪經過，衡、永、郴、桂一帶，裹脅最衆。或久授偽職，或飽掠潛歸，以致莠民播煽，甘心從逆。動輒貼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羣，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若非痛加誅鋤，隨時整頓，則禍患將無了日。臣前與撫臣熟商，會調三廳兵數百駐防永州一帶，札湘鄉勇數百駐防郴、桂一帶。臣擬即日移駐衡州，以便就近調遣。將現練之勇酌帶前往，逐日操演，一聞土匪蠢動，立時掩捕撲滅。愈速則糜費愈少。即尋

常墜匪劫盜，亦仍逐案懲辦，以期根株淨絕，四境安恬。至省城防堵事宜，江西與湖南交界之區，共有四路相通：北爲平江通義甯州之路，南爲茶攸通吉安府屬之路，中間二路一爲瀏陽通瑞州上高，一爲醴陵通袁州萍鄉。現在瀏醴二路已派兵勇防守隘口，北路去賊蹤尙遠，惟南路茶攸一帶與吉安府屬之安福、永新緊接。目下土匪竄擾吉安茶攸去長沙較遠，去衡州甚近。臣到衡時，急宜設法堵禦，以防土匪勾引，乘虛竄入，商之撫臣意見相合。其省城守備經撫臣等悉心籌畫，尙屬布置周妥，堪以仰慰宸廑。所有微臣移駐衡州緣由，謹繕摺由驛三百里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摺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爲武昌現已解嚴，微臣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合力堵勦，恭摺奏聞，仰祈 聖鑒事。十月十七日，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擾湖北，逼近武昌省城，當經諭令駱秉章會同藩派撥兵勇船礮，馳赴下游會勦，諒已遵照籌辦矣。現在台湧所帶官兵及咨調江西官兵，未知何日趕到武昌，兵單實恐不敷勦捕。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勦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

湖唇齒相依，漢黃一帶尤爲豫省門戶。該撫等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正字寄，咸豐三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昨因武昌兵單不敷勦辦，諭令曾國藩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并著駱秉章籌撥軍餉。諒該撫等接奉諭旨，即遵照辦理矣。』本日據江忠源唐帥奏：『田家鎮兵潰之後，賊匪連陷黃州漢陽，賊船現又上駛武昌，被圍。現在收集殘兵，先援漢陽』等語。武昌省垣情形已萬分危急。江忠源尙須先赴漢陽以圖收復，未能即抵武昌。現已諭令吳文鎔等悉力堅守，并令台湧即日撥兵前往救援。第兵力仍虞單弱，著曾國藩遵照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礮，馳赴下游會勦，以爲武昌策應。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即設法供支，以資接濟，毋稍延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前奉派兵救援湖北之旨，即經函商撫臣，派令候補知府張承質候選同知王鑫管帶湘勇三千，前赴湖北尙未起行。又奉兩次諭旨，令臣親帶練勇前往。臣理應遵旨即日起程。惟連日接准撫臣來函，及各處探報，均稱：『賊船於十月初五以後，陸續開赴下游。近已全數下竄，漢陽府縣業經收復，江面肅清，武昌解嚴』等語。據此，則援鄂之帥自可稍緩。因思該匪以舟楫爲巢穴，以擄掠爲生涯，千舸百艘，游奔往來，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之區，城池莫不殘毀，口岸莫不蹂躪，大小



船隻莫不擄掠。皆由舟師未備，無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顧水次。該匪飽掠而去，總未大受懲創。今若為專保省會之計，不過數千兵勇，即可堅守無虞。若為保衛全楚之計，必須多備礮船，乃能堵勦兼施。夏間奉到寄諭，飭令兩湖督撫籌備舟師。經署督臣張亮基造船運礮設法興辦，尙未完備。忽於九月十三日，田家鎮失守，一切戰船礮位盡為賊有。水勇潰散，收合為難。現在兩湖地方無一舟可為戰艦，無一卒習於水師。今若帶勇，但赴鄂省，則鄂省已無賊矣。若馳赴下游，則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勦哉？再四思維，總以辦船為第一先務。臣現駐衡州，即在衡城試行趕辦。湖南木料薄脆，船身笨重，本不足以為戰艦。然就地興工，急何能擇！止可價買民間釣鈎小礮之類，另行改造，添置礮位，教練水勇。如果舟師辦有頭緒，即行奏明，臣親自統帶駛赴下游。目下武昌無賊，臣赴鄂之行自可暫緩，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不特臣不必遽去，即臣與撫臣商派援鄂之湘勇三千，亦可暫緩起程。行軍三千月費將近二萬，南省雖勉強應付，鄂省實難於供支，不能不通盤籌畫。臣已咨明撫臣飭令帶勇之張承實王鑫無庸起行，如使礮船尙未辦齊，逆船仍復來鄂，則由臣商同督撫隨時斟酌，仍專由陸路先行赴援，斷不敢有誤事機。軍情變幻，須臾百出，如有萬分緊急之處，雖不奉君父之命，亦當星馳奔救。如值可以稍緩之時，亦未可輕於一行，虛糜餉項。所有微臣暫緩赴鄂并籌備戰船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復奏。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所慮俱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

請截留粵餉籌備礮船片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再：籌備礮船，召募水勇，約需銀十餘萬兩。湖南藩庫僅存銀三萬兩，實屬不敷供支。查有廣東解往江南大營餉銀十餘萬，現聞該省有梗阻未敢前進。臣咨商撫臣即將此項截留四萬兩作為籌備礮船之費。其有不敷，由臣設法勸捐添湊。前七月間諭旨令兩湖籌辦礮船，奉部撥粵餉二十萬兩，解赴湖化作為水師之需。不知此項會否運解到鄂，若尙未解到，將來廣東解鄂之款，即將此次預截之四萬兩劃清扣抵。兩湖辦船本屬一氣，其用項自可歸併一款。如前項粵餉業已解鄂，應請旨飭下戶部查照另撥四萬兩補解大營，實於公事有裨。謹附片具奏。

硃批：「戶部查照辦理！」欽此。

籌備水陸各勇赴皖會剿俟粵省解礮

到楚乃可成行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為籌備水陸各勇馳赴安徽會剿，俟右江道張敬修解礮到楚乃可成行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十一月二十三日，兵部遞

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爲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殲賊氛。』等語：前因湖北緊要，諭令該侍郎督帶楚勇，駛出洞庭湖迎頭截剿。旋據該侍郎奏稱：『武昌現以解嚴，擬暫緩赴鄂，即在衡州趕辦戰艦，添置礮位，教練水師。』各等情：諒已辦有頭緒。現在安徽逆匪，勢甚披猖，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已經殉難，江忠源又復患病，暫住六安，不能前進。皖省情形甚屬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剿，任令賊艦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郎前奏亦曾籌慮及此，著即趕辦船隻，礮位，並將前募楚勇六千，由該侍郎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制賊匪北竄之路。現在廣東紅單船數十隻，計已由閩入江，又有艇船數十隻，均可備夾擊之用。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竊自田家鎮失防以來，督臣吳文鎔撫臣駱秉章與臣往返函商至十餘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即與張芾江忠源函商，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籌以勦爲堵之策。」臣前月覆奏一摺，曾言：「舟師辦有頭緒，即由臣親自統帶，駛赴下游。」是未奉此次諭旨之前，微臣之志，已思率師東下，一抒積憤矣。況軍以新命委任，

天語褒嘉，尤臣子竭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惟礮船一件，實有不宜革率從事者。臣前發摺後，即鳩工購材，試行造辦，成造樣船數隻，皆以工匠太生，規模太小，不足以壓長江之浪，不足以勝巨礮之震。近由撫臣處送到水師守備成名標一員，又由督撫臣處咨到廣東繪來之拖罟快蟹船式二種，始細加講求，照快蟹式重新製造，現以先造十號，更須添造二三十號，計必中宮能載千餘斤之礮，兩旁能載數百斤之礮，乃足以壯軍威而摧逆鋒。惟新造之舟，百物未備，雖日夜趕辦，亦難遽就。上油未乾，入水既虞其重濫，捻灰未固，放礮又患其酥鬆，必須一月以外，乃可下河。至價買舊船，修改船面，其用力稍省，其爲日自少，然至二三百號之多，亦須一月餘之久。蓋爲數過少，則聲勢太孤，賊突之船未遇，我軍之心先怯。至拖罟船隻，本奉 諭旨令兩湖督撫照式製造者，武昌現在照造，未知合用與否。衡州匠少技拙，現在尚未試造。前經奉旨特派之廣西右江道張敬脩，帶有工匠，自粵來楚，若其到湘尚早，臣當令其趕辦，如其到湘太遲，亦不能以勢難遽成之拖罟，延刻不可緩之時日。此辦船之大略也。至於礮位一項，現在衡城僅有廣西解來之礮百五十尊，長沙新造之礮雖有三百餘尊，除解往鄂省及存城防守外，可取備戰船之用者，已屬有幾。聞張敬脩遵旨購辦夷礮廣礮千尊，由韶州一帶來楚，臣專俟此項礮位前來，乃足以資配放。特樂昌以上之河，上水不易，千斤以上之礮，搬嶺尤難。計該道到衡之期，即微臣辦船之事，

亦將次就緒矣。至於募勇一事，前臣添勇六千之信，係為江忠源尚守江西言之也。旋奉帶勇六千之旨，係為臣救援湖北言之也。厥後武昌解嚴，臣奏明暫不赴鄂，因飭江忠源之胞弟先帶楚勇千人赴皖，其餘五千之數，因舟師尚未辦齊，故陸勇亦未發往。今臣接奉此旨，陸勇已屬整備，而水勇尚無章程。計張敬脩帶來之礮勇，與湖南新募之水手，亦須湊成四千人，乃可自成一隊。水陸兩軍合之，則兩相夾擊，分之則各能自立。庶不致一遇大股，即被衝散。統計船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臣北望宸極，念君父之憂勞，東望皖江，痛舒廬之危急，寸心如擗，片刻難安。而事勢所在，關係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須明春乃可成行。且廣東購備之礮，張敬脩雇募之勇，皆係奉肅清江面之旨而來者，臣若不督帶同行，則殊失。皇上命臣統籌全局之意，亦非臣與吳文鎰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遲速，規畫大局，不得不一一縷陳。所有臣籌備水陸各勇赴皖會剿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現在安徽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

朕看！欽此。

### 請提用湖南漕米片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再：臣聞湖北以下，沿江市鎮，逃徙一空，千里蕭條，百貨俱無可買。臣此次一出，必須將米鹽油薪等物多為儲備，用船裝載。即以水次為糧臺，使兵勇無乏食之患，庶無潰散之虞。查本年湖南漕米，雖有改征折色之議，而州縣仍謹遵諭旨，照舊徵收。相應奏明，請旨准臣提用漕米二三萬石，事關緊急，臣一面具奏，一面咨商督撫酌提，傍水州縣之漕米，趕緊交兌。俟兌定後，某縣實交若干石，再行開單咨明戶部，查照辦理。謹附片奏聞。

硃批：「戶部知道！用之於軍需，固不為浪費，尤須迅速咨部，勿稍含混！」欽此。

### 請捐輸歸入籌餉新例片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再：現在經費支絀，民力艱難，即捐輸一事亦無裨益。臣來衡兩月有餘，僅勸捐錢貳萬串有奇。再三勸諭，終不踴躍。緣此次係開城工捐輸之局，向例由城工報捐者，須俟修城完畢後奏明議敘，始給予吏部執照。核計自上兌之日起，至發給部照之日止，相隔常在三四年以外。鄉民無知，往往因部照未到，疑經手者或有

情弊，故捐生愈觀望不前。相應奏明請旨飭下該部查照。此次臣經手由城工例報捐者，仍准歸入籌餉新例之內，由臣開單咨部隨時發給部照。嗣後臣行營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一准令隨處勸捐，一例咨部，仍隨時發給部照。目下南省紛擾，士民情殷報効，大約隨給虛銜者多，願授實職者少。誠能如此通融辦理，於朝廷之名器無損，而於軍營之接濟不無小補。伏乞聖恩俯准飭下該部查照辦理，謹附片請旨。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 瀝陳現辦情形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為瀝陳現辦情形，微臣愚見，恭摺奏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月覆奏赴皖援勦，俟張敬脩解礮到楚，乃可成行一摺。於十二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仰見聖諭諄諄，周詳懇至，見臣之不事畏葸，而加之教誨，又慮臣之涉於矜張，而嚴為懲誡。跪誦之下，感悚

莫名。惟現辦之情形，與微臣之愚見，恐我皇上尚有未盡知者。不  
得不逐條陳明，伏候訓示。——一起行之期，必候張敬脩解礮到  
楚。一查張敬脩以廣東購礮千餘尊，分爲十起，運解來楚。現在頭  
起業經到衡，僅八十位。其後九起，尙無信息。臣屢次咨催，又專差  
迎催。本月十六日，永興境內又有匪徒，道路阻梗，實爲十分焦急。  
臣所辦之戰船，新造者九十號，改造者百餘號，合之雇載者，共四  
百號。可於正月月中旬一律完畢。自興工之日起，統計不滿八十日。  
警夜催趕，尙不遲緩。惟礮位至少，亦須八百尊，乃敷分配。前此欽  
奉諭旨，令廣東購辦礮位千餘尊，限三箇月解楚。計算正月之末，  
總可陸續解到。縱不能全到，稍敷配用，即行起程。——黃州以  
下，節節有賊。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達皖境。——前兩奉援鄂之旨，  
命臣籌備礮船，肅清江面。後兩奉援皖之旨，命臣駛入大江，順流  
東下，直赴安徽等因。查現在黃州以下，節節被賊占據，修城濬濠，  
已成負隅之勢。與前月情形，又已迥殊。若舟師東下，必須克復黃  
州，攻破巴河，掃清數百里江面賊窟，乃克達於皖境。此則萬難之  
事。微臣實無把握。萬一黃州巴河之賊，亦如揚州鎮江之堅守，抗  
拒，則臣之到皖，無期。現在安徽待援甚急，前次江忠源之威劉長  
佑帶整勇千餘，自湖北前往；又令其胞弟江忠濟帶勇一千，自湖  
南繼往；又有滇兵一千，自湖南撥往。計湖南由陸路援皖之兵，已  
三千餘矣。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黃州一帶，何能遽行掃清，直  
抵安徽。目前之守候船礮，其遲緩之期有限，將來之阻隔江面，其

遲勦之期尤多。晝夜焦思，誠恐有誤。皖省大事，不能不預行奏明。一現在大局，宜堵截江面，攻散賊船，以保武昌。一今年兩次賊舟上竄，湖南防堵，耗費甚多。湖北江西亦各耗費數十萬。三省合力防堵之說，係臣駱秉章與臣夙內言之。四省合防之說，係臣江忠源與臣夙內言之。待南省船礮到鄂，即與北省水師合力進勦，係臣吳文鎔與臣夙內言之。是以臣前摺內聲敘。茲奉到批諭：「今觀汝奏直以數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等因。臣自度才力實屬不能，而三臣者之言，臣以為皆係切要之務。該逆占據黃州巴河一路，其意常在窺伺武昌。論目前之警報，則廬州為燃眉之急，論天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目今之計，宜先合兩湖之兵力，水陸並進，以勦為堵，不使賊舟回竄武昌，乃為決不可易之策。若攻勦得手，能將黃州巴河之賊漸漸驅逐，步步進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間，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南服猶可支撐。臣之才力固不能勝，臣之見解亦不及，此此係吳文鎔駱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議論。然舍此辦法，則南數省殆不可問矣。臣此次東下，擬幫同吳文鎔照此辦理，前摺未及詳敘，故復縷陳之。一臣所練之勇，現在郴州剿辦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一湖南土匪惟衡永郴桂最多。臣二月一摺，八月一摺，已詳言之。自駐紮衡州以來，除江西之匪竄入茶陵安仁一起外，其餘本處土匪竄撲

常甯嘉禾藍山等縣城，及盤據道州之四庵橋，經臣派勇隨處攻勦，先後撲滅。昨十二月十五日，又有一股，竄入永興縣城，亦經派勇往勦。現在臣之練勇，在桂屬者尚有千餘人，在郴屬者八百人。昨十二日奉到諭旨：「會國藩著仍遵前旨，督帶船勇，速赴安徽江面。至湖南常甯一帶土匪，即責成駱秉章迅即妥辦。」等因。目下桂屬正在搜捕之際，未便遽行更換。郴州永興正在危急之際，不能不星速進勦。且待船將辦齊，礮將到齊，再將各勇撤回，帶赴下游，如尙未勦畢，則由省城調兵前來更換。一餉乏兵單，不願出省辦事，仰蒙聖鑒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爛，不敢避謝。然攻勦之事，實無勝算。臣係幫辦團練之人，各處之兵勇，既不能受調遣，外省之餉項，亦恐不願供應。雖諭旨令撫臣供支，而本省藩庫現僅存銀五千兩，即起程一月之糧，尙恐難備。且賊勢猖獗如此，豈臣區區所能奏效。茲奉批諭：「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等因。臣自維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若遽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嫻武事，既不能在籍終制，貽譏於士林，又復以九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願自立於天地之間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

聖慈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誠臣以敬慎，不違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竭而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以上五條，皆臣據實直陳，毫無欺飾，伏求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寡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欽此。

### 衡永一帶勦匪未畢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為衡永桂陽一帶尚有一股會匪勦捕未畢，恭摺奏明，仰祈聖鑒事。竊照湖南上四屬，土匪繁多，臣屢次具奏在案。十月二十七日，土匪竄入常甯縣城，經臣派令千總周鳳山、臣弟曾國葆帶勇往勦。於初一日在洋泉地方開仗，斃賊二百餘人。十一月十四日，該匪竄入嘉禾縣城。十九日，圍逼藍山縣城。臣派令候補調導儲政弼軍功魏崇德帶勇往勦。於二十四日，在古城地方開仗，斃賊七百餘人。二十八日，竄據道州之四庭橋，經臣派候選知府張榮組、監生鄒壽璋及周鳳山、儲政弼等帶勇往勦。於十二月初八日，在教頭坪地方開仗，斃賊三百餘人。此三戰者，所獲旗幟大小一百餘面，及腰牌、偽示、令箭、逆書、圖記等件，一概解送衡州。臣逐件親驗，實是一股。匪與金陵之粵匪相通。前在常甯拏獲之要犯吳王老十解來衡州，臣親自研訊，亦稱：「此股會匪勾結甚多，其大頭目為道州之何賤苟，自稱為偽普南王。今年永州、廣西

兩次拏獲，皆非正身也。其散頭目，則有唐定其、霍德浩等，其巢穴則常甯之五洞、桂陽之白水洞、道州之岩頭村、甯遠之癩子山等處。勾結十餘州縣，到處發牌、弔碼，入會者約四五千人。」初八日，教頭坪一戰，即殺斃長髮賊三人在內。十五日，又有土匪四五百人，竄撲永興縣城。現經派勇飛速進勦，尚未在明。未知即是此股分支，竄擾否？統計常甯、藍山、道州雖經三次獲勝，斃斃千餘，而餘黨尚多，首犯何賤苟未獲。此股會匪，實為湖南之巨患。臣現函商撫臣，擬於臣出征之後，擇一賢幹之員，帶精壯兵勇千餘，駐紮衡州。隨時剿捕，無使其蔓延日盛，不可收拾。除俟商定委員，再行會奏外，臣奉命查辦土匪，於此股剿除未畢，是臣經手未完之件，不敢不據實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若知會撫匪勦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

### 釐正衡清二縣保甲片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到衡以來，拏獲衡清二縣齋匪一案，會匪一案，齋匪聚於衡陽四十都等處，與永興、祁陽之匪相通。現僅獲屈太眠、陳青長等八人。會匪聚於清泉、江東岸等處，與常甯之匪相通。起獲一簿，載明六十六人，現僅獲汪興生、許興千等五人。此二案蹤跡詭秘，堅不認供。未獲之犯尚多，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今欲杜絕後

患，必須保甲團總認真稽查。已入會者，縱不能盡獲；未入會者，猶可以漸少。復查衡清二縣保甲，近來專管包徵錢糧，反置查匪事，件於不問。推原其始，由於道光十五年，前任衡陽縣沈洽，輕改革程。既未奏明，亦未稟知撫藩，輒將衡陽錢糧概歸保甲徵收，清泉亦隨同辦理。厥後弊端叢生，保甲弱者則不勝墊賠之苦；强者則勾結蠹役，措票浮勒。甚至痞棍買充，領票訛索小民，浮收數倍，名曰「包保」、「包甲」，以致保甲一項，專管催徵錢糧，而在團之事，置之不理。匪徒充斥，毫無稽察，實為兩縣一大弊政，不可不急為更改。查道光三十年九月，御史吳若準條陳積弊，言及「催徵為差役之責，詰盜為保甲之責」。欽奉 上諭：「假催科為名，擾及保甲，若不嚴行申禁，何以靖閭閻而肅吏治？著各督撫飭地方官嚴行懲辦！」等因。通諭在案。衡清二縣尚未遵照更正。今會匪齧匪如此之多，自應立即改正，以催科責成差役，嚴比抗戶，以查匪責成保甲，並飭團總。如地方有會匪煽誘，不行查出送官者，將該團總保甲等一併嚴懲。如該縣因循不改，仍將錢糧事件擾及保甲者，亦即從嚴參處。除分咨及札飭外，相應奏明請旨，飭下督撫嚴索二縣保甲收餉之弊，實於團務大有關係。謹附片奏聞。

硃批：「此應亟更易者，著知照駱秉章將改辦章程速行覆奏。」欽此。

報東征起程日期摺

（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

奏為恭報微臣起程日期事。竊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援勦皖省，迄今已將兩月，曾經具奏：一俟戰船辦齊，廣礮解到，即行起程。兩次奏明在案。茲於正月二十六日，衡州船廠畢工，臣即於二十八日，自衡起程。湘潭分造之船廠，尙未盡畢。臣到潭須耽閣數日，晝夜督辦。到長沙時，支領軍械數千餘件，搬運子藥二十餘萬，又須守催數日，即行遷程。長征，馳赴下游。臣所辦之船，拖罟一號，快蟹四十號，長龍五十號，三板艇一百五十號，皆仿照廣東戰艦之式。又改造鈞船一百二十號，雇載輜重船一百餘號。所配之礮，借用廣西者一百五十位，廣東購辦者，去年解到八十位。今年解到二百四十位。本省提用者一百餘位。所募之勇，陸路五千餘人，水師五千人，陸路各營編列字號，五百人為大營，不滿五百者為小營。水路分為十營，前後左右中為五正營，正營之外，又分五副營。正營旂用純色，副營旂用廂邊。陸路操練已久，差覺可用。水路招集太驟，尙無可恃。所備之糧臺，帶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石，鹽四萬斤，油三萬斤。軍中應需之器物，應用之工匠，一概攜帶隨行。合以陸路之長夫，隨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糧臺之員，弁丁役，統計全軍約一萬七千人。臣才智淺薄，素乏閱歷，本不足統此大衆。然當此時事艱難，人心渙散之秋，若非廣為號召，大振聲威，則未與賊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與撫臣往返函商，竭力經營，圖此一舉。事之成敗，不暇深思，餉之有無，亦

不暇熟計。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氣，卽臣區區效命之微誠也。至臣前摺稱：「必待張敬修解匪到楚乃可起行。」頃專弁自粵歸來，知張敬修爲粵省奏留，不能赴楚續購之礮，亦不能遽到。下游賊勢，急於星火，臣更不可少延矣。合併陳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恭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代遞唐樹義遺摺片

（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

再：湖北按察使唐樹義於正月二十三日，在鄂省上游之鮎魚套殉難。當經手繕遺摺，遣伊子舉人唐炯賚赴鄂垣，陳乞代奏。時因下游賊氛阻隔，鄂城門已封閉，不能前進。唐炯聞關跋涉，赴臣行營，呈稱：「伊父力竭捐軀，有封就遺摺，懇爲代奏。」等情。臣查該臬司會任二品大員，素著循聲，慷慨殉難。既據伊子籲請代遞遺摺，不敢壅於上聞。所有湖北按察使唐樹義遺摺一件，理合據呈轉達謹奏。

### 請派大員辦捐濟餉摺

（咸豐四年二月十五日）

奏爲請旨特派大員辦理捐輸，以濟軍餉事。竊臣於二月初二日，在衡山舟次，具報起行日期，恭摺奏明在案。其時臣但知督臣吳文鎔黃州接仗，官兵失利。近日連接北撫臣崇綸南撫臣駱

乘章來函，知賊船已由漢陽上竄金口及新隄等處。陸路官兵潰散極多，水路之帥竟至全數潰散。唐樹義業已殉難，船隻礮械盡爲賊有。東南大局，真堪痛哭！從此湖廣江皖四省，止有臣處一枝兵勇較多。若臣再有挫失，則後此更不堪設想。臣所以招練萬餘人，蓋欲以收渙散之人心，而作積弱之士氣。惟人數衆多，每月需餉銀近八萬兩。本省難盡供支，鄰省亦難協濟。專恃勸捐一途，以濟口食之需。但勸捐非有大員專辦，則畏難避怨，無人肯獨任其責者。現在湖南江西四川較爲完善之區，臣於此三省中，各擇官紳數人，湖南則擇署鹽道新授四川鹽茶道夏廷樾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江西則擇前任刑部侍郎黃贊湯，升用知府郴州直隸州朱孫詒，四川則擇按察使胡興仁前翰林院編修李愷。此數人者在官則素洽民心，居家則素孚鄉望，相應請旨飭諭各該員辦理捐輸，濟專臣軍之用。伏查上年戶部議准頒發職銜封典各執照，交各藩司填給。又議每省派捐監生，預將空名部監二照發各藩司轉發各州縣。此二事人所樂從，實爲勸捐良策。應請飭下戶部國子監印發空白執照四千張，內職銜照一半，監照一半，分派三省。其大小職銜均勻搭配，及核減銀數，俱照原案辦理。以一千張封發臣軍營中，以一千張封發湖南交夏廷樾經收，以一千張封發江西交黃贊湯經收，以一千張封發四川交胡興仁經收。其部監各照未到之先，恭請特旨，諄諭各該員先行籌辦，隨時解赴臣軍，不作別用。現在師過長沙，搜括省城庫項，僅供一月之需。撫臣



駱秉章以此事晝夜焦灼。是以奏請川廣二省協濟軍。伏念臣此次成軍以出，已屬竭力經營。若因餉項不繼，飢疲潰散，則後此更無望矣。世小亂，則督兵難於籌餉；世大亂，則籌餉更難於督兵。臣於萬難設措之中，爲此接濟目前之計。伏乞聖慈垂鑒，特降諭旨，專飭諸臣認真督辦，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奏，請旨。

### 留胡林翼黔勇會勦片

（咸豐四年二月十五日）

再貴州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經督臣吳文鎔奏調湖北差遣。該員自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於正月下旬馳抵金口。適值黃州帥潰，賊竄上竄。該員所募黔勇係山民，不習水戰，又兼無餉，無夫，無火藥鍋帳，不能前進。疊據該員具稟南撫臣，暨臣行營，請支給口糧軍械在案。臣與撫臣函商，派員解送火藥帳棚撥銀二千兩，往資接濟。臣擬先遣陸勇與該員會合接鄂，又值賊匪竄擾岳州湘陰，道路阻隔，委員仍行折回。臣思岳州一帶既被賊擾，自當先攻克岳州，不使南北梗塞，方能全師東下。現擬札飭該員暫駐岳州附近地方，臣迅即東下，與該員督勇先行會剿。理合附陳，謹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 賊蹤退出南省現駐岳州摺

（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

奏爲賊蹤全數退出南省，微臣現駐岳州搜捕湖漢，并就近剿辦崇通股匪，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二月二十四日會同撫臣，將分途剿賊獲勝各情，由具報在案。自靖港甯鄉新康三獲勝仗後，臣即傳令各陸營馳赴湘陰，并派水師山西候補知府褚汝航候補守備諸殿元千總楊載福文生彭玉麟四營，各帶水軍，齊赴湘陰截剿。賊聞官兵水陸大至，當即退出湘陰，據褚汝航稟報二十三日辰刻，探明西湖口賊船尙多。當派五品翎頂張宏邦等，駛駕礮船迎擊，轟斃賊匪數十名，生擒唐興道等七名，燒燬賊船十餘號。諸殿元等三營共奪獲賊船八隻。又據勇目黃忠等稟在團山地方奪獲賊船，砍斃賊匪二名，生擒賊匪蕭茂瑞等五名，泗水賊呂金富等三名，訊明正法。逆匪疊經懲創，全數竄逃。岳州亦已退出。臣前派之陸路各營，均於二十六七日先後抵岳，分駐城鄉搜捕餘匪。臣亦督帶水軍，於三月初二日，行抵岳州，查洞庭一湖，周迴近八百里，爲資湘沅澧諸大川所匯，小港支汊紛歧，至數十處，最易藏奸。全湖入江之所，名曰荊河口，上游爲監利荊州，其虎渡河等處，多與湖水相通，屢獲賊探，均供稱「賊蹤內則藏匿湖漢，外則竄伏荊河，俟我軍東下，再在上游滋擾。」等語。臣現駐岳州，多派哨船分巡，內則哨探湖中港汊，外則哨探荊河以上，必須逐處搜查。上游肅清，然後壹意東下，乃無後路邀截之虞。至陸路各軍，屢據稟報崇陽通城先後失守，臣已札飭貴

東道胡林翼前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帶勇千餘，前往剿辦。若能趁臣在岳時，就近將崇通股匪辦有頭緒，則馳赴下游，庶無彼此牽掣之患。所有賊蹤全數退出南省，微臣現駐岳州，搜捕湖汊，并就近剿辦崇通股匪，各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請卹儲致躬等摺

(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

奏爲請將屢著戰功，衝鋒遇害之員，照擬保升銜，賜卹以昭激勸，而慰忠魂，事。竊臣前派兵勇於靖港、南鄉、新康等處，勦賊獲勝，業經會奏在案。惟甯鄉一戰，督勇委員武陵縣學訓導儲致躬、奮勇捐軀，將大股賊登時擊退，保全實多。當此士氣積弱之秋，非破格表章，不足以昭激勸。查該訓導自札調帶勇以來，屢立戰功。上年十一月，常甯土匪竄擾嘉禾、藍山等處，臣調該訓導會勦。於二十四日抵藍山之古城時，賊衆千餘圍藍山已六晝夜。該訓導甫至，即督勇目喻西林等分路衝擊，共殺賊六百餘名，奪獲馬騾二十二匹，拾鎗、鳥鎗各數十件。藍山股匪即日蕩平。旋以道州四眼橋土匪滋擾，該訓導於十二月初八日馳抵賊巢。時賊負隅抗拒，各營兵勇相持莫進。該訓導立督喻西林等直前奮擊，追奔十餘里，殺賊百餘名。道州股匪亦平。此二案業經撫臣駱秉章奏明在案。本年二月，臣率師抵省，適逆賊已由岳州、湘陰竄擾甯鄉一帶，距

省止數十里。臣於十一日派該訓導及各營馳往靖港、喬口截勦。該訓導路聞賊竄甯鄉，即冒霰疾趨十餘里，於十三日未刻先至甯鄉，派勇分門抄截，自帶親兵喻西林、文生、楊華英等直衝賊隊。由龍塘灣痛勦，衝入西門，又至北門，轉戰至南門，突東城外一股橫截而出。該訓導力竭遇害，身面受傷十餘處。楊華英、喻西林等同時陣亡。此次該訓導以五百之勇，敵三千之賊，殲賊至數百名，而我兵喪亡止十八名。逆黨膽落氣奪，驀夜竄逃。甯鄉得以保全，賊遂不敢直犯省城。附近各州縣皆獲安堵。甯鄉被擄難民千餘，因賊敗得以逃回。合邑感激，欲爲該訓導建立專祠，實屬功不可沒。前此藍山之捷，臣擬奏保該訓導，請以知縣升用。道州之捷，復擬保奏，請以同知直隸州升用。曾與撫臣函商，因衡、郴各屬勦平土匪，在事出力者甚多，擬俟彙齊後，恭摺一體保奏。不料該員遽爾殉難，奇功疊著，懋賞久稽，實堪痛惜。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准照同知直隸州例議卹，其陣亡之勇目喻西林三次戰功，臣久擬奏保把總，亦請照把總例賜卹。文生、楊華英均請一體議卹，用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所有懇照升銜賜卹緣由，理合專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摺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

奏爲岳州陸軍敗潰，水軍小勝，賊匪大股全數上竄，現帶水

陸各營，回保省城，請旨將臣交部治罪，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初五日，在岳州舟次，具報西路搜查湖汊，東路勦辦崇通股匪，恭摺奏聞在案。維時臣已札飭貴東道胡林翼、前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前往平江防勦崇通賊匪。隨又派副將塔齊布、守備周鳳山，帶勇直搗通城。旋據林源恩會同平江縣知縣汪灝、暨胡林翼等，先後稟報：「初二初六兩日，與賊接戰，疊獲勝仗。前後共計殺斃賊匪千餘，陣斬偽副丞相林大旺、偽檢點陳六輔、偽司馬黃奇瑜、轟斃土匪偽王廖六胖等，及不知姓名黃衣紅衣賊目數十名，長髮數賊十名，奪獲拾鎗烏鎗刀矛旗幟各數十百件，賊匪連夜狂奔，由通城竄回崇陽。」此二股均經撫臣會奏在案。據塔齊布稟稱：「初五日自岳起程，途間聞白港地方有賊匪沿村擄掠。初七日，督勇自石南橋進剿，斃賊四十餘人，生擒二十二名，奪獲器械旗幟號衣多件。初八日，馳赴通城，收復縣城。」此剿辦平通股匪，疊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至岳州一城，前經撫臣札飭升用知府朱孫詒帶勇六百人，在此追勦。又札升用同知王鑫帶勇二千餘人，在此扼防。臣隨身又帶有陸勇一千六百人，兵力本不為單薄。因崇通股匪過多，王鑫亦於初六日自岳起程，取道蒲圻，繼進。初七日，至臨蒲交界之羊樓司地方，適與賊遇，前鋒少挫。王鑫率勇踵至，殺賊百餘。賊衆僞敗，王鑫率勇窮追。忽大股賊匪分四面抄出，衆勇勢難抵禦，紛紛潰散。初八日，仍回岳城。初十日，早賊大隊即來犯岳。王鑫之勇因新在羊樓敗歸，不能出隊開仗。時官軍僅

二千人，朱孫詒所帶之南勇，先獲小勝，各營俱有斬獲，計斃賊百數十人。而賊集愈衆，東門外山岡約十里許，皆黃旗紅衣。賊隊布滿官軍，見衆寡不敵，勢難抵禦，各營以次奔潰，棄不能止。惟監生鄒壽璋一營五百人，毫無驚怖，自辰至酉，血戰數時之久。賊衆數千人，層層圍住，各勇併力苦戰，更休迭進，卒得衝圍而出。殺賊極多，積屍滿地，我勇傷亡亦衆。各勇有退回城內者，賊匪即乘勢圍城。周城三面，皆係賊隊，惟西南濱湖一門無賊。城內居民早空，無米無鹽，士卒已不食二日，勢極危險。臣當遣大小戰艦，駛赴西門，開礮環擊，共斃賊百數十人，賊勢稍卻。各勇即乘隙縋城而出，船上礮勇亦陣亡數人。此岳州陸路戰敗，水軍小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奉命赴下游會剿，舟次岳州之南津港，原飭水陸各勇俱於岳州會齊。原擬俟各勇畢集，誓帥京下，爲肅清江面之計。不料後幫陸勇二千，水師二千，皆以阻風洞庭不克依限抵岳。而前幫陸勇又已先遣一千八百人至平通矣。臣隨身止有陸勇一千六百人，猝遇金口大股賊匪，數萬來犯，遂至潰敗。陸路既已失利，水軍亦無固志。初七大風以後，各船損壞，力難應敵。誠恐輕於一擲，或將戰船洋礮盡以資賊，則臣之罪戾尤重。適因賊水陸大隊全數南竄湘省，臣遂乘雨上駛，退保省城。但冀保此船礮，留爲將來殄寇之資，則臣雖蒙恥獲罪，亦不敢惜。至臣奉命會剿，尙未出境，即有此挫，皆由臣調度乖方所致。深負鴻慈委任，慚憾憂鬱，莫可名言。謹據實直陳，請旨將臣交部治罪，以昭大戒。不勝悚惶之至。謹奏。

# 鄒國彪場亡請卹片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

再：三月初五日，有賊船扮作民船，在西湖經過，派令戰船前往查拏，開礮轟擊，奪獲三十餘隻，獲犯五十四名，其中有靖如邦襄陽人，供稱「授僞職師帥」。又見張三蒙百鮮供係賊目，其餘或供認從賊，或實係客船，分別正法釋放在案。惟查拏之時，衆舟勇敢向前，賊以火礮擲入我舟，適中入藥桶內，登時桶熱火燃，燒傷衛千總一人，鄒國彪旋於初七日身故。又燒傷水勇十餘名，燒斃九名。初七日未刻，北風大作，湖中巨浪如山，臣之戰船在陳陵磯守卡者，打沈五隻，撞損十餘隻。泊岳陽樓下者，打沈十一隻，撞損二十餘隻。中幫水師二營，及後幫陸勇二千，雇民船來岳者，在鹿角一帶，遭風飄沈戰船八隻，撞損者無數。水陸各勇溺斃者亦多，尙未確切查明。本擬在岳州大加修葺，旋因賊匪大股來岳，城內搬徙一空，城外四五十里，並無居人，所需工料，無從取辦。而賊之水陸兩股上竄南省，不得已仍回省河，一面修理戰船，一面招集潰卒，嚴汰慎選，與撫臣力籌堵剿。除初五日被火燒斃之勇，初七日被風溺斃之勇，由臣照例給卹外，所有衛千總鄒國彪因打仗受傷，二日身故，應請交部照陣亡例議卹，謹附片具奏。

殊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欽此。

# 探明前路賊蹤片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

再：臣自去冬以來，常以重金募人，深入賊巢，偵探消息。迄今數月，回者寥寥。近有數人回營，及連日在岳探得賊情數端，謹開列附陳，以聞。

一 陳陵磯之下，四十里，名白螺磯，北隄內六十里，有襄河，名朱家河。其地有土匪名張台元，於咸豐二年往從粵賊。去年曾經回籍一次，復去在偽指揮費姓屬下。昨三月初二日，張台元乘轎回朱家河，自稱已封爲軍帥，劫搶當舖七家，環圍五六十里，擄人船銀米罄盡。北省之沔陽州監利縣皆係張台元滋擾失守。張台元新招之匪，不過千餘人，而偽指揮費姓所屬，則老賊頗多，有窺伺華容、豐州、荊州之意。

一 賊在漢陽東門外築一曲尺土城，西門外築一圓土城，極堅極險。龜山頂上築一望樓，而漢陽所存之賊甚多。賊衆皆聚於漢口，有偽將軍賴姓守漢口，彭姓守漢陽。二月二十九日，賊大隊上竄，坐船至金口，由金口登陸，至咸甯蒲圻。初七在羊樓司開仗，初十早即至岳城開仗。

一 此來自漢口大隊上竄之賊，係偽丞相林姓總其事。又爲偽十七指揮黎姓，十一指揮沈姓，又有偽侍衛李八安仁人也。所帶賊衆，前十一軍六千餘人，中十軍七千餘人，後六軍一萬餘人，約計三萬餘人。湖南老賊居多。

一 崇陽土匪最多，有頭目廖姓，係本邑屢次嚴拏之犯，上年從賊。今春廖姓至漢口，帶老

賊六百人，至崇陽，招集崇通土匪，已二萬餘人；該匪自誓必招滿三萬之數。現在胡林翼塔齊布等剿崇通之匪，與自金口竄岳竄湘之賊另是一股。——多賊在漢陽管水軍者，係僞翼王之兄弟，賊中稱爲國宗兄。其船旗以繡花呢別之；其有洋礮之船，以白旗別之。臣在岳時，探得下游之毛埠、倒口、金口，皆停泊賊船甚多。又探得西湖之明山、圍山，尙有賊船數十號。本擬先清湖面，再行肅清江面。不料初七日，大風壞船；初十日，陸路戰敗；臣耿耿微忱，遂不能展布絲毫，實堪憤恨！初三日，遣六十人至西湖巡哨，至今未歸，不知下落。現在賊船由臨資口入益陽河者，已有五六百號之多。

### 報崇通剿匪勝仗摺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爲崇通剿匪續獲勝仗，二次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臣與撫臣先後札飭貴東道胡林翼，升用副將塔齊布，升用同知林源恩，千總周鳳山，軍功倪長誥，前往平江北路剿辦崇通股匪。初二日，林源恩開仗獲勝。初六日，胡林翼在上塔市開仗，大勝。初七日，塔齊布在九江橋開仗，小勝。均經奏報在案。旋據胡林翼稟稱：「十二日，派騎勇二百人，塔齊布派楚勇五十人，放行哨至石水灣地方，距通城三十里。有賊二千餘人，先匿該處民房，蹤躡甚秘。忽於我兵路過之後，突起接仗，截住街口，層層圍逼，斷我兵歸路。

騎勇奮力衝殺，斃賊匪五十餘人，搶出街口。賊匪大聚，騎勇整隊上山，施槍放礮，打斃賊匪二百餘人。刀矛並舉，又斃百餘人。又割尺餘長髮首級三十六顆，二三寸長髮首級四十二顆，奪獲僞春官副丞相熊僞司馬李大黃旗桿，及風帽紅巾刀矛等件。」又據塔齊布稟稱：「十四日巳刻，賊衆萬餘人，由沙坪一路進犯通城。我軍出隊迎剿，把總李松齡等帶兵由東路，把總郭渙濱帶寶勇由西路，塔齊布自帶勇由中路，迎殺賊匪槍礮如雨。我兵伏地前進，及至近賊，三路兵勇始放槍礮擊斃賊匪二百餘名。賊勢大敗，兵勇追奔十餘里外，又殺斃賊匪三百餘名，並殺斃執旗賊首二十餘名，生擒六十二名。正在撤隊之際，賊匪又分三路，約共三千餘人，由嶺上直趨城邊，儘先守備周鳳山軍功倪長誥，藍翎千總唐得甌分途堵截力戰，又殺斃執黃旗賊目二三十名，殺斃賊匪四百餘名，生擒七十餘名。賊匪紛紛遠竄。由已至中，鏖戰最久，奪獲大小黃旗、刀矛、槍礮、賊衣、賊帽、紅巾數百件。賊轎一乘，騾馬十八匹，火藥、槍子、火箭甚多。」各等因。伏查崇通兩縣向爲匪徒嘯聚之區。自正月以來，居民畏賊多已，蓄髮樂爲賊用。其旁近州縣，如通山、蒲圻、大冶、興國、咸甯、嘉魚等屬，皆已爲賊所據。官兵到境，無土人爲之嚮導，無米鹽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自初六日，胡林翼上塔市一戰，十四日塔齊布沙坪一戰，又有初二、初七、十二等日三戰，賊勢始就衰挫，人心亦漸有轉機。本擬再加兵勇二三千人，痛勦崇通一股，即可直抵鄂省，以資救援。不謂岳州陸

勇一敗，金口大股之賊，全數上竄，不特不能加兵再剿崇通，且須酌撤通城之兵，回保長沙，此皆臣調度乖方，不諳軍旅所致。若仗皇上天威，岳州上駛之匪，攻剿得手，卽日下竄，則陸軍仍須由崇通一路，痛加剿洗，乃能與鄂省文報相通。其崇通屢次獲勝，在事尤爲出力之員，可否開單保奏，出自 皇上天恩，所有崇通剿賊續獲勝仗緣由，謹會同湖南巡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擊賊靖港互有勝負，賊由陸路政陷湘潭，官軍水陸夾擊，大獲勝仗，巨股剿滅，克復縣城，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再竊逆賊大股，水陸并進，逼近省城，陸路之賊，先散據岳州、湘陰、各境，賊船分布臨澧、澧州、樟樹港、喬口、靖港等處。連日北風甚勁，大雨經旬，水軍不能進剿。北路水陸各賊併聚泊靖港港外，環列戰船，堅築礮臺，爲負隅觀釁之計。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狂飈稍息，臣會國藩飭水師各營，駛赴靖港，更番迭擊，上下往復，周而復始。共斃船中岸上之賊約二百餘名，擊沈賊船三隻，燒賊火藥船一隻。賊訶知省城水陸防剿甚嚴，不敢闖入，思由陸路繞越甯鄉徑撲湘潭。臣會國藩先遣湘勇營官伍宏鑑、魏崇德、郭鴻壽率湘勇千八百人，扼要立營，防賊侵軼，並飭該營官以賊勢方盛，官謹守營壘，

固無與戰。俟副將塔齊布兵到，再籌追剿。二十五日，賊分三股，齊撲魏崇德等營盤，湘勇在營內施放槍礮，斃賊數十。既而大股賊匪麇聚，約分十餘路，四面圍逼。該勇等奮力衝突，殺賊百餘。賊來益衆，勢不可支，湘勇陣亡數百，遂紛紛潰敗。二十六日，塔齊布帶兵勇一千三百餘名，馳往援剿。賊已於是日卯刻，捲甲疾趨，由間道直赴湘潭。塔齊布周鳳山等探知，亦卽繞道前進。二十八日，馳抵湘潭縣城外四五里高嶺地方。賊前隊於二十七日已到。署湘潭知縣劉律德督帶團勇，於城外響水壩沙市嶺一帶地方堵禦。賊已由西路暗襲縣城，分遣死黨四出，擄掠民船。一在城北堅立木城，意圖阻遏援師，爲久據計。塔齊布以該逆頻年猖獗，每用以守爲戰，反客爲主之法，若不及時速剿，俟賊營壘既定，攻克爲難。卽於二十八日未刻，同周鳳山督帶弁兵壯勇，分路進攻。賊營鎗礮如雨，塔齊布令兵勇開礮卽伏，礮止卽進。數伏數起，直逼賊營。各兵勇奮不顧身，闖入賊營，施放火箭火彈，殺賊五百餘名，燒斃無算，生擒三十餘名，奪獲賊馬六匹，拾鎗鳥鎗二十餘桿，火藥五百桶，鉛彈三百斤，旗幟刀矛無數。木城全燬。臣等卽飭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江忠淑帶楚勇一千三百名，都司李輔朝帶楚勇八百名，守備張正揚帶鎮軍綏靖兵丁五百名，先後繼進。復挑選得力水師五營，交委員候補知府褚汝航等管帶駛往湘潭，乘逆賊甫擄民船，尙未成列，迅速追剿。二十八夜，賊匪仍於原處豎立木城。二十九日卯刻，塔齊布周鳳山李輔朝等督飭兵勇，分兩路進

剿賊分五路蜂擁而前，塔齊布等亦分五路迎敵。賊匪亡命猛撲，塔齊布手執大旗，麾各路兵勇奮勇向前，周鳳山嚴督後隊繼進，手刃臨陣退縮之勇七人，塔齊布與周鳳山縱橫血戰，立斬該逆偽統領先鋒六名，偽都督元帥三名，斃賊五百餘名，賊匪紛紛敗潰，各路兵勇蹙蹤緊追，斃賊無數，仍將木城燒燬，奪獲紫金冠一頂，紅巾黃巾無數，賊馬數十匹，偽印一顆，拾礮四十八桿，旂幟刀矛無數已刻，始行收隊。兵勇甫回營造飯，賊忽分兩路前來撲營，塔齊布令兵勇偽退，誘賊逼近，從營後繞出鎗礮齊施轟斃賊匪五百餘名，且退且殺，至嶺下塘邊四面圍逼，賊匪無路逃竄，淹死不計其數。此三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塔齊布周鳳山督率陸路兵勇三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委員褚汝航候選知縣夏鑾千總楊載福附生彭玉麟鄒世琦等於二十九日，管帶水勇戰船甫抵湘潭，賊匪已擄上游民船數百號，順流而下。四月初一日辰刻，褚汝航等督率各營水師分隊進剿，長龍在前，舳板在右斜出，載礮轟擊夏鑾彭玉麟楊載福各選派勁勇飛駕快蟹直撲賊船，賊匪開礮還擊，火彈火箭齊發，烟燄迷漫，兵賊莫辨。該營官等飭令各勇挽舵速據上風，施放火具，各隊分左右翼飛馳繼進，礮斃紅衣賊目十數名，火器飛入賊船，遇船即著，頃刻延燒，逆賊情急跳上小船，輒被兵勇擒斬。生擒長髮賊共一百二十餘名，大小船六十餘號，奪獲旂幟號衣黃巾黃馬褂鎗礮刀矛火藥鉛子偽書名冊等件無算。戍刻始行收隊。是日陸路之賊仍在北城外高壘木城

四座。塔齊布周鳳山督帶兵勇三路進剿，李輔朝帶楚勇在後接應，逆渠因連次敗北，盡選長髮老賊居先，分三路迎敵。塔齊布督率兵勇奮迅向前，身先士卒，誓不與賊俱生。兵勇感激思奮，排力鏖戰，往來衝突，殺斃長髮老賊約數百人，黃巾紅衣狼籍道路，被逼溺斃者無算。後隊兵勇乘機拋擲火器，燒燬賊據房屋，斃賊亦無算。生擒長髮老賊六十餘人，逆賊退至城根。兵勇三路合隊，盡銳衝殺，斃賊數百，焚燒木城四座，望樓一座，奪獲二百斤重大礮三尊，拾礮拾鎗旂幟刀矛數百餘件。此又初一日水陸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塔齊布以連日血戰，士卒頗勞，傳令暫歇一日。是夜四更，水路賊匪從上游燒放火船數隻，順流而下，小船載油燈無數，隨之，意欲驚擾我軍。兵勇乘坐舳板，將賊所放火船撐開，洞聚一處，任其自燒，各船無恙。初二日辰刻，水師褚汝航等督率快船，搖鼓督戰。廣東外委羅管全哨官張宏邦區聯彪呂勝等齊施鎗礮，以火箭火罐焚燒賊船。羅管全生擒紅衣長髮賊目一名。哨官薛飛雄外委施成任把總陳武龍何卓然等連環攻擊，自辰至午，擊沈賊船八十餘隻，斃賊二百餘名。從九品區本昌候補千總戴兆熊分途燒斃紅衣賊目一名，登岸追獲賊馬一匹。復擒上賊船奪獲偽前十一營帥帥黃大旂一桿，紅緞風帽黃綾帽逆匪名冊，令旂等件。褚汝航親開大礮轟斃紅巾賊匪十數名，長龍舳板等船鼓舞爭先。自午至中，又燒燬賊船二百餘隻，轟斃水陸逆賊三百餘名，奪獲大小旂幟十五桿，生擒長髮老賊二名，逆船三

十隻，米三百石，火藥四百斤，大小鉛子九桶，衣帽器械無算。營官彭玉麟、楊載福親坐舢板小艇，往來督戰，礮聲如雷，湘波鼎沸。楊載福身受鎗傷，尙復指揮。寨戰自辰至酉，燒燬賊船三百餘號，燒斃紅衣長髮逆賊三百餘名，生擒長髮賊匪十三名，短髮賊匪四十餘名。著船之火，延燒岸上街市房屋，百里外遙見火光燭天。岸上之賊燒斃者，實亦無數可記。奪獲旂幟器械無算。潭城賊船僅剩文昌閣上三十餘隻，餘悉燒燬淨盡。此初二日水師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會國藩以潭城逆賊被官軍水陸痛剿，專盼靖港之賊救援，亟應乘機攻勦，俾逆賊首尾不能相顧。明知水師可恃者，均已調赴湘潭。陸路各營除塔齊布、周鳳山兩營正在潭城勦賊，升用同知林源恩一營駐防平江，此外岳州甯鄉兩次失利，陣亡湘勇約七八百名，又淘汰遺散湘勇已千餘名。現存營者僅及千名，難期得力。而事機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圖之。是日卯刻，親率大小戰船四十隻，陸勇八百，馳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機進勦。午刻，西南風陡發，水流迅急，戰船順風駛至靖港，不能停留，更番迭擊。賊逆開礮台開礮，適中哨船頭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對岸之銅官渚賊眾用小划船二百餘隻，順西風駛逼水營。水勇開礮轟擊，礮高船低，不能命中。戰船被焚十餘隻，隨風漂散。各水勇見勢不支，紛紛棄船上岸，或自將戰船焚燬，恐以資賊。或竟被逆賊掠取。臣會國藩在白沙洲聞信，忽飭陸勇分三路，連撲靖港賊營，翼分賊勢。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雖小有斬獲，

旋即卻退。臣會國藩見水陸氣餒，萬難得手，傳令撤隊回營。此又初二日靖港勦賊失利之實在情形也。初三日，塔齊布偵賊在潭城密灣地方高豎望樓，逆賊散處潭城總市，將由水路逃竄。知會水師迅速兜勦。一面於辰刻分兵勇四路進撲城市，生擒賊匪十餘名，殺斃四十餘名。賊已退敗，忽已刻大雨如注，官軍繩藥均墜，遂撤隊回營。該逆復蜂擁追來，兵勇折回截殺。署綏靖守備張萬邦單騎衝入賊隊，手刃數賊，登時陣亡。額外童添雲、四川咨記把總岳炳榮向前搶護，各受重傷。塔齊布指揮兵勇分投痛勦，賊仍敗退回巢。是夜四鼓，并賊所據上游大船數百隻，駛至密灣城市，各賊紛紛上船，希圖乘風上竄。彭玉麟、商同、楊載福即於初四日卯刻，督率兩營戰船，跟幫緊追。午刻行抵下攝司，賊船檣帆林立。彭玉麟、楊載福分坐快蟹一隻，舢板一隻，先進賊開鎗抵拒。水勇開放大礮轟斃賊匪百數十人，賊船四處散駛。彭玉麟、楊載福乘勢急進，遇船即燒，船上馬匹及所攜財物極多。彭玉麟、楊載福令衆勇毋許上船掠取，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著。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短髮，逐浪飄流，紅巾黃巾，隨波上下。其中船戶水手，難以分別搭救。岸諸水溫，同歸浩劫。事雖慘而功則奇。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當燒船緊急時，逆賊拋衣登岸，折回潭城。管帶楚勇委員江忠淑偵知，商同署湘潭縣劉建德，覓熟悉本處路徑，已選安徽從九王炳元、六品軍功武生黃德均，帶楚勇數十，悄伏潭城西北角。俟賊架梯出入時，即



奪梯直上。楚勇嚴陣以待，寅刻果見逆賊由西門緣梯而下。伏勇將賊衆砍斃，乘勢奪梯而上。登城大呼，官兵上城，逆賊不辨我兵多少，倉卒緣城竄逸。該勇即將城門洞開，江忠瀾帶勇直入縣城，塔齊布督帶兵勇繼至，分門搜勦，當斃長髮短髮二百餘名，生擒長髮六十餘名。內一賊腰牌上寫春官副侍衛，書士汪秉義，安徽人一僞司馬王玉春，一僞司馬洪大貴，皆廣西人。一頭戴胎金雙龍大紗帽，身穿黃緞馬褂，下穿紅緞繡龍腿褲，背負令旂，自稱五軍統領大元帥羅口，音似廣東人，問其名堅不吐實。桀驁萬狀，當即斬決。其日又搜獲身穿黃馬褂長髮十三人，以追賊在即，未及起解，概予駢誅。將該逆衣服剝下呈驗，奪獲大小黃旂一百零一面，大礮三尊，戰鼓三面，拾鎗五十四桿，鳥鎗六十九桿，馬騾三十五匹，黃龍金帽二頂，火藥六桶，鉛子四桶，紅衣黃巾，刀矛器械無算。此初四日水師追勦大獲勝仗，及初五日卯刻克復城池之實在情形也。現在賊匪紛紛竄逸，有上竄者，有下竄者，有徑回靖港者，皆零星逃竄，不復成軍。已飭塔齊布等分投追勦，并札飭各道府州縣四處搜拏，管帶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王鑫，追賊至雲湖橋，殺賊四十二名。初六日設伏於魯家壩，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二十餘名。又一股由涿口竄至醴陵縣界，約人數百，將竄入江西萍鄉。臣等飛咨江西撫臣速飭堵剿。此次逆賊大舉南犯，多曾經百戰兇悍之徒，意圖竊據湘潭與靜港之賊互爲首尾。倘不及早撲滅，不獨省城孤注，難以圖存，衡永郴桂及兩粵匪黨聞

風響應，從亂如歸，東南大局不堪設想。幸仗皇上威靈，八日之內，水陸十獲大勝，全股掃蕩，賊膽已寒，訊自賊中逃出者皆云：「粵楚滿髮老賊及皖鄂新附賊黨，經此番屢次痛剿之後，相向痛哭，羣起怨尤。老賊惡新賊之不爲盡力，新賊疑老賊之暗洩軍情，彼此猜忌。初二初三兩日，收回收隊之後，在潭城分黨鬩，自相屠戮者，約計數百之多。」皆臣等意思所不到。此次水陸痛剿斃賊近萬，所獲旂幟器械無算，兇渠僞目除陣斬外，或斃於水，或斃於火，爲數極多。被擄解散之人，約以萬計，逆賊實已聞風喪膽。現在靜港一股，亟應回軍剿辦。俟水陸兵勇調回，即行相機攻剿。補用副將塔齊布忠義奮發，勇敢當先，士卒樂爲之用。通城剿賊已獲大勝，此次復著奇功，實屬武員中傑出之才。前剿辦江西土匪，竄至茶陵案內，請旨賞換花翎以副將補用，尙未接准部覆，應仍請賞換花翎加總兵銜，並賞給勇號。藍翎守備周鳳山饒有膽略，深得士心。上年冬間，在常甯縣洋泉道州四庵橋，本年正月，在道州岩領村，屢次帶勇剿匪，迭著戰功，擬以都司保奏。三月十四日，隨同塔齊布進剿崇通賊匪，大獲勝仗。此次奮勇當先，克獲全勝。應請旨以游擊升用，先換頂戴，並賞換花翎。委員山西升用知府，即補同知褚汝航熟悉水戰情形，才優膽壯，調度有方，請旨免補同知，以知府歸原省儘先補用，並賞加道銜。委員卽選知縣夏鑾督勇力戰，膽識俱壯，應請旨以同知升用，先換頂戴，藍翎千總楊載福以陸路武弁，督帶水師，被賊鎗傷左肋，右腿數處，裹創血戰，奮

不顧身，陸續燒燬戰船四百餘隻。請以守備留於本省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六品軍功附生彭玉麟書生從戎，膽氣過於宿將，激昂慷慨，有烈士風。臣會國藩前在岳州，派往西湖搜查賊船。該生帶水勇三十餘名，分坐兩小舟，周歷重湖，沿途搜剿，殺斃長髮賊匪三十餘名，奪獲賊船數隻，擬以縣丞府經歷保奏。此次力疾帶勇，會同楊載福親坐小船，焚剿賊船六七百隻，免致他竄，厥功甚偉。應請旨以知縣歸部，遇缺卽選。分帶水勇哨官張宏邦、奮勇當先，搶上賊船，生擒黃巾賊目，並焚燒賊船數十身受重傷。應請旨以千總歸於廣東拔補。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江忠淑係前安徽巡撫江忠源胞弟，督帶楚勇首先登城，立將城池克復，甚合機宜。應請賞加五品銜。此外各員弁兵勇，奮勇出力者尚多。俟卽核明勞績最著者，開列名單，籲請皇上恩施加以鼓勵。陣亡員弁兵勇，俟該將等查明，分別奏請賞卹。庶才傑進用，而廊清可期。拔擢有真，而羣才競奮。所有水陸勝負實在情形，謹據實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

(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靜港戰敗，水師半潰，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并現在急籌補救，籲請特派大臣總統此軍，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自三月十四日，回泊省河。二十四、五等日，派水師剿賊靖港，兩獲勝仗。

二十八、九及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派水陸各營在湘潭連獲大勝，殺賊近萬人，燒船千餘艘，大股殲滅，克復縣城。現已會同撫臣另摺具報。惟初二日靖港水勇潰敗，實由微臣調度乖方，有忍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自去冬欽奉諭旨，速接皖鄂兩省之盼，望旣殷，微臣之求效愈急；而其辦理亦愈乖謬。臣之所以失者，約有數端：征戰之事，論膽技，或兵不如勇；論紀律，則勇不如兵。募勇萬餘人，必須有大員協同管帶，又須有文武員弁及得力紳士一二人節節統轄，乃足互相維繫。我皇上前次諭旨，卽已預慮及之。臣先時未能奏請大員，幫同管帶，又未嘗多調文武員弁，分布各營。每營僅一、二官紳主之，紀綱不密，維繫不固，以致潰散。其謬一也。靖港之戰，臣因湘潭水陸大捷，意欲同時并舉，破賊老巢，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是日風太順，水太溜，進戰則疾駛如飛，退回則寸步難挽。逮賊舟來逼，礮船牽挽維艱，或縱火自焚，或間以資賊。戰艦失去三分之一，礮械失去四分之一。是日但知輕進之利，不預爲退敗之地。其謬二也。水勇無曾經行陣之人，不得已招集船戶水手編派成軍，訓練未及一月。陸勇雖曾經訓練，亦須隨同久經戰陣之兵接仗一、二次，乃可期其得力。今驅未經戰陣之勇，驟當百戰兇悍之賊，一營稍挫，全軍氣奪，非真勇不可用，乃臣不善調習而試用之故。其謬三也。臣整軍東下，本思疾驅出境，乃該逆大舉南犯，臣師屢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賊氛，不能迅掃。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餘，但思以一

### 保水陸統領各員片

(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

死塞責。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諒，置大局於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爲肅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身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圖補救。現在臣處一軍，除潰敗及汰遣外，水師僅留湘潭大勝五營，二千餘人；陸路僅存戰勝湘潭與留防平江之勇二千餘人。若率以東下，太覺單薄。而大小戰船自洞庭遭風靖港退敗以後，存者須加修葺，失者仍須添造。臣前於二月初五，在湘潭時，察知水勇未必可恃，當即咨商廣西撫臣勞崇光代募曾經戰陣之水勇一千名，旋准咨覆已在潯梧一帶如數招募，委知府李孟羣管帶。臣已疊次咨催，令其迅速前來。又臣於三月初七，在岳州遇風壞船，回省時，即派人往衡州續造大快蟹船二十號。又准兩廣督臣葉名琛咨稱：現派總兵陳輝龍督水百帥二百六十名，解礮一百位，已於二月二十五起程前來。此時尙未見到，亦已咨催。合此三者，又將水手認真挑換，一兩月間水帥當有起色。但微臣自憾虛有討賊之志，毫無用兵之才。孤憤有餘，智略不足，仰累聖主知人之明，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示大公。并籲懇皇上天恩，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非敢因時事萬難，遂推諉而不復自任。未經赴部之先，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如船隻已修，水勇可恃，臣亦必迅速駛赴下游，不敢株守片刻。所有微臣辦理錯謬，據實直陳，自請治罪，并請特派大臣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憤耶？」欽此。

再：方今東南大局，江南皖鄂半淪賊中，萬不足以有爲。必須兩廣湖南併力以成一軍，從上游建瓴而下，庶足以扼賊之吭，斷賊之餉。兩廣湖南之亟宜出帥剿賊，此必不可易之局也。特微臣才疏識闇，用兵無術，終必貽誤大局。是以籲懇皇上特簡謀勇兼資之大臣，畀以水陸總統重任。實見此軍關係非細，勝任爲難；非臣敢置身事外也。至分統水陸諸人，如副將塔齊布之忠勇絕倫，守備周鳳山之精練持重，貴州知縣徐河清之膽略優長，堪膺陸路統領分領之選。塔齊布周鳳山現在臣軍，徐河清現經臣與撫臣奏調在案。水勇惟兩粵最強，必須粵中官紳統帶，方可駕馭得宜。查廣西臬司許祥光右江道張敬修皆夙諳水戰，素著健卒，製備火器，多而且精。該二員膽識過人，與現在臣軍之褚汝航新經咨調之李孟羣均堪膺水路統領分領之選。相應請旨飭令許祥光張敬修各帶精勇礮械來楚，併入此軍，厚集其勢，以保東南之全局。倘蒙我皇上俯如所請，得謀勇兼優之大臣主之於上，而以此數員者分布其間，必能同心戮力，迅掃逆氛。臣雖身膺重罪，亦不足紓耿耿之忱。謹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恭謝天恩摺

(咸豐四年五月初八日)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五月初二日准湖南撫臣駱秉章咨稱：「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會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會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職仍嚴緊督勇勦賊帶罪自效」欽此「又准撫臣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日奉上諭駱秉章等奏官軍水陸獲勝克復湘潭縣城」又會國藩奏：「靖港水師潰敗自請治罪」各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塔齊布等分別加恩並將會國藩革職仍責令帶罪自效以贖前愆。會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紕謬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倖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尚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督飭水陸各軍迅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駱秉章諭知塔齊布會國藩知之欽此竊臣自上年十月十一日奉命帶勇援鄂皖嗣後屢奉諭旨嚴催飭令迅速東下不准專顧桑梓乃臣於正月由衡赴省即值賊舟上竄賴甯鄉戰勝驅逐出湖臣率師追至岳州又值該逆數萬人，大舉南犯仰託皇上威福湘潭水陸兩軍大獲

全勝殲賊近萬以本省言之有岳州靖港之敗有甯鄉湘潭之勝臣之功罪尙不相掩以大局言之武昌危急不能赴援江面逆氛不能迅掃奉命數月之久而水師忽然半潰戰船復多損失上無以副聖主飭催之嚴下無以應鄰省望援之切臣所以誠惶誠恐且愧且恨無地自容竊請治罪者此也迺蒙皇上逾格天恩俯從寬宥仍令督勇勦賊既曲貸其前愆復勉期其後效重申寄諭訓示周詳聞命之下感激涕零現在賊線全竄下游所有六溪口倒口金口等處支河小湖藏泊船隻之所皆被該匪占據或於口門築造礮臺兩岸修置土城以陸路之賊守河干之船爲抵死抗拒之計臣此次整旅東下喫緊固在水路而制勝尤須陸軍日內將陸勇嚴汰另募又添用勁兵以濟勇之不足水師亦重整規模廣東派來之兵與廣西新招之勇計於本月內可以到省衡州新造之船與長沙重修之船亦於出月初可以竣工一俟料理完畢臣卽星夜遣征誓殲此賊以雪挫敗之恥而贖遲延之罪庶冀稍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悚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 覆陳湘潭甯鄉靖港勝敗情形片

(咸豐四年五月初八日)

再：臣摺奉到硃批：「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憤耶」欽此竊

臣自三月十四日，回泊省河，即有賊舟千餘，竄至樟樹港，喬口，靖港一帶。因臣舟師在省，不敢直犯長沙，遂由西岸登陸，上竄甯鄉，湘潭。意欲盡擄上游船隻，為兩頭夾攻，困我省垣之計。臣於十三日，在湘陰途次，即飛調塔齊布、周鳳山、倪長誥等，由通城回省。旋於十八日遣魏崇德等，帶陸勇千八百人，由甯鄉陸路迎勦。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兩次遣水勇千餘人，至靖港水路堵勦。水路之師，二十一日小勝，二十五、六等日大勝，殲賊百餘。陸路之師，二十五日始在甯鄉開仗。我軍挫敗，傷亡至五百餘人。塔齊布、周鳳山等回省。即於二十六日渡湘而西。臣送至河干，囑其與魏崇德等合師堵賊竄湘潭之路。維時尙未知二十五日甯鄉已敗之信也。塔齊布等在途次聞信，即拆回趨潭。二十八日以後，六獲大勝。前此會奏摺內，已詳悉其報矣。水軍自兩次在靖港迎勦後，二十七日仍回省河。聞湘潭失守之耗，二十八日遣後選知府褚汝航等率五營水師二千餘人，往潭攻賊上游新據之船。初一日以後，屢獲勝仗，亦經會奏在案。四月初二日，臣自率留省之水勇五營，陸勇八百，前往靖港，意欲同時並舉，破賊老巢，斷賊歸路。不料因風急水溜，纒挽難行，遂至敗潰。前此三月二十五日，當靖港水路獲勝之日，即甯鄉陸軍敗北之日。後此四月初二日，當靖港水陸挫敗之時，即湘潭水陸大捷之時。陸路竄潭之賊，係由湘西繞越而上。水路集潭之賊，係由上游據船而下。均未由省經過。此賊蹤及用兵之曲折情形也。臣自靖港歸來，念船礮損失，不能遽修武昌危急，不

能趕救，憂憤之極，昏憤數日。摺內僅自陳紕繆，未能將上下勝敗異地同時之故，詳晰罄敘，誠如聖諭所謂「太不明白」。茲欽奉批飭，不敢不縷細覆奏，仰慰聖慮，謹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請提督塔齊布會合東下片

（咸豐四年五月初八日）

再：此次欽奉 上諭「著駱秉章、塔齊布會國藩，即督水陸兵勇，乘勝即行統兵東下，迅殄妖氛」。欽此。伏查靖港餘匪，業於四月初八九等日全竄下游。岳州以上，現無賊蹤。署提督塔齊布，即日先赴岳州。臣親帶水陸兵勇，出月初，准赴岳州。自岳州以下，即出湖南境。臣有援鄂之責，自應出境剿賊。撫臣駱秉章職任地方，難以出境。署提督塔齊布亦有地方專責，未敢遽赴外省。惟塔齊布與臣共事年餘，實見其忠勇絕倫，堪膺辦賊重任。曾經奏保在案。今同奉諭旨，統兵東下，該署提督自應會同肅征，無庸稍涉拘泥，株守本省。其提督印務，應否派員護理，抑或帶印出省之處，伏候聖裁。謹附片請旨。

硃批「另有旨」欽此。

請單銜專摺奏事片

（咸豐四年五月初八日）

再：臣係革職人員，蒙恩飭令督勇自效。此後出境剿賊，所有  
一切軍情，必須隨時奏報。又疊奉諭旨垂詢，隨帶員弁人數、漂損  
船隻數目及通城勝仗，遵旨酌保數員，均應詳悉覆奏。前次挫敗，  
有應行參劾之員，此次水陸二軍重定章程，亦擬奏求訓示。可否  
容臣專摺奏事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微臣未敢擅便。謹附片請旨。  
硃批：「著准汝單銜奏事。」欽此。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 水師克復岳州南省已無賊蹤摺

(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

奏爲水師克復岳州越日大股續至，復被水師痛剿，全數殲滅，南省已無賊蹤，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逆賊自復據岳州，分股竄越四湖，攻陷龍陽，分陷常澧，嗣聞官軍大至，卽於六月初五六等日，駕駛船隻，退守岳州東南門外，添築土城，木城二十餘座。新牆對河及關鎮市等處，四路設卡，拆毀橋梁，爲負隅久抗之計。臣等念賊舟累萬盈千，非舟師莫能制其死命。卽飭水師後營兼營務處，道銜山西，卽補府褚汝航，副後營升用同知夏燮，左營卽選知縣彭玉麟，右營卽補守備楊載福，各帶水勇，合以先鋒嚮導。等船，共計二千人。於十三日，自省河頭幫起行，進泊鹿角，遏賊上竄之路。時提臣塔齊布陸營駐紮新牆，分兵援常澧一帶。臣等因其兵力稍單，會調保升知府羅澤南帶湘勇一千，新授岳州府知府魁聯帶寶勇一千，先後會剿。復調周鳳山由常德馳至新牆，搭造浮橋，約期水陸並進。二十七日，褚汝航等進泊萬石湖，親駕小船，前往君山一帶，探明虛實，察看地形。見賊舟灣泊甚多，遂將小

船前往誘敵。逆舟開礮抵抗，嚮導官藍翎軍功文生何南青奪獲賊船一艘，擒賊五名。因天色已晚，仍回泊萬石湖。該營官等業已探明虛實，會商定計，以君山雷公湖等處，先須設伏。再用小艇駛入南津港，誘賊出追，乘隙截擊。遂於二十八日，繪圖貼說，稟商臣等二十九夜，分五隊進兵。彭玉麟埋伏君山南岸，楊載福埋伏雷公湖上游，夏燮及先鋒營，由龜山直趨南津港，褚汝航隨後策應。又派何南青在新牆河口，多張旂幟，作爲疑兵。午刻，夏燮等舟行距港不遠，該逆出拒。我軍開礮一週，轉舵佯敗。該逆不敢出追。我軍轉頭開礮，彼此相持，突遣舢板數隻，斜趨入港，賊遂蜂擁而出。舢板又復佯卻。逆舟左右攻圍，忽楊載福雷公湖伏兵先起，抄賊之尾。彭玉麟君山伏兵繼起，攔賊之腰。褚汝航坐船亦到，併力合攻。擊沈賊舟數隻。中有大頭目，身穿黃馬褂，手執黃旗，被我軍轟斃落水。匪船登時淆亂，狂竄下游，自相碰擊。我軍嚴鼓進追，撥沈賊船百餘號，轟斃溺斃賊匪約二百餘名，生擒六十三名。奪獲賊船大小三十四隻。鐵礮十二位，銅礮一位，擡鎗四十桿。馬二十二匹，旗幟偽書無算。是夜各營暫泊君山東岸，南津港賊舟宵遁。初一日五鼓，各戰船駛至城下。見水陸之賊並空，褚汝航率水勇入



城，安撫難民，踞毀賊營。此三十初一日，水師獲勝，克復岳州之實。在情形也。時各營水師分泊南津港、君山一帶，仍刻刻戒嚴，防賊再犯。初二戌刻，探明下游有賊船駛至，該營官傳令各營，不許張燈，止暗點火香，火繩坐守礮側。將小舟設伏港口，大船分布湖心，預備迎敵。初三日卯刻，賊果蜂擁而來，我軍分五隊迎敵。先令嚮導官何南青、先鋒蘇勝等誘敵。褚汝航率夏鑾由中路迎敵。彭玉麟領各船，仍由左邊繞湖之西遙抄其尾。楊載福領各船，仍由右邊沿湖之東，斜擊其腰。該匪船駛過城陵磯，即遇嚮導官小船，意甚輕之。何南青繞湖佯走，航船尾追。我先鋒艇趨出，褚汝航夏鑾催各船齊進，鎗礮兼施，趁北風稍逆之字斜行，穿棧開礮，擊折該匪頭船之舵。該匪紛紛落水，其船遂爲我得。各勇爭握藤牌，跳船立斬賊首，復有大鈞鈎船，上坐戴紫金冠，穿黃馬褂，黃傘龍旗之勇曰：我攢軍齊擊，各弁勇必欲得而甘心。該匪脫袍撲水，登時泗沒。彭玉麟由湖西抄尾而來，正遇大鈞鈎賊船數隻，扣篷迎敵。彭玉麟親點大礮，羣子散落，中賊十餘人，賊船即時紛亂。復拋擲火礮，中賊之火藥船，大煙突起，迷漫半湖。哨官把總孫昌國爭先跳入賊船，被賊還擲火包，身受重傷，左營各戰士不稍退怯，反冒火衝煙，奪力追殺。殲斃僞丞相一名，生擒三十五名。楊載福身坐舢板艇，由湖東沿岸斜行，捷如飛鳥，初無礮聲。及近賊船，舉旗一招，衆礮齊響，斃賊十餘名。內有船捕黃旂，身披黃袍之相，執兵護衛者十餘人，招手相向。楊載福憤甚，手挺長矛，催船前進，登時

刺殺餘匪，全行撲水，逆船遂爲所獲。楊載福微傷左臂，轉戰不休。事後查得黃袍之匪，爲汪得勝僞官丞相者也。該匪三路皆敗，自相仇殺，狂竄下游。褚汝航出入於濃煙巨浪之中，往來策應，督令大隊進追。由城陵磯、螺山、白螺磯等處，直追至臨湘縣對河距岳州七十五里。時日已西沈，始行鳴金收隊。逆船三四百號，全軍覆沒。共計斬首二百七十二級，生擒長髮短髮一百三十四名。奪船七十六號，燒斃溺斃之賊，難以查悉。所獲號旗軍械，據褚汝航夏鑾開單呈繳大小鐵礮二十五位，拾鎗紅鎗一百一十三桿，火藥二十八桶，鐵彈三十一桶，藥箭一匣，黃馬褂三件，黃繡花蟒袍二件，繡龍金花帽十三頂，大黃統傘三把，龍虎旂七面，令箭十三枝，繡字炎三總制龍帽一頂，紫金冠一頂，紅旗號褂風帽三捆，籤筒筆架等共四十一件。彭玉麟呈繳大小礮十七位，馬十四匹，大小黃旗六十餘面，紅黃號馬褂六十餘件，火箭一捆，龍袍二件，僞丞相大黃龍虎旗六面，子藥八桶，擡鎗刀矛百餘件。楊載福呈繳黃旂號褂補子三捆，龍袍二件，大小礮十四位，拾鎗鳥鎗長矛短刀百餘件，火藥鉛子三桶，何南青呈繳僞秋官右丞相坐船一隻，米船二隻，號褂風帽一捆，鎗礮刀矛九十六件，驃馬五匹。此次逆賊重據岳州，被官軍擊退，復集老長髮，悉銳來犯。意欲將我軍誘泊孤港，然後水陸夾擊，計甚狡毒。幸我師連捷，轟擊無遺。其由陸路同時來犯者，復經提臣塔齊布派都司彭三元、詔殿元、普承、堯等沿岸截剿。轟斃執黃旗賊目一名，餘匪百餘名，生擒四十五名。奪

賊馬十四匹，賊船八隻。旂幟號令軍械二百餘件。水路敗竄，上岸之賊，概經我軍截殺。此皆仰託皇上天威遠震，故能將士用命，大挫兇鋒。郡城克復，賊蹤遠竄。道銜山西卽補府褚汝航綜理營務，謀定後戰，膽識過人，應請免補知府，以道員歸部儘先選用。升用同知，遇缺卽選。知縣夏燮，輕舟誘賊，乘勝力迫，不避危險，應請以同知歸部遇缺卽選，並賞戴花翎。卽選知縣彭玉麟，忠勇性生，氣吞兇逆，奮不顧身，應請加知州銜，並賞戴花翎。補用守備楊載福，手刃賊目，裹創力戰，所向無前，應請以都司留於本省遇缺卽補，並請賞加勇號。藍翎軍功文生何南青，嚮導得力，洞悉賊情，應請以主簿歸部選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核實開單保奏，出自皇上天恩。所有水師克復岳州，大股續至，復被水軍痛剿，全股殲滅，各緣由，謹會同提臣塔齊布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調浙江龔振麟來楚造礮片

（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

再：逆賊占據長江三千餘里，擄掠民船數萬餘號。此次舟師進剿，卽使處處得手，亦恐非數月半年所能淨盡。所有礮位一宗，必須廣爲儲備，且從前失陷城池，礮位皆爲賊有。現在克復岳州，常德，將來克復武漢，黃州，皆須多備礮位，乃足以資防守。除奏請飭催兩廣督臣，續解夷礮數百尊外，查有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

及其子龍之棠，皆精於造礮。自製鐵礮，與洋礮無異，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浙江撫臣，飛調候補縣龔振麟，并其子龍之棠，迅速來楚。其曾經造成之大小鐵礮模，一併帶來，以資速鑄。臣等一面奏聞，一面咨商浙江撫臣黃宗漢，專差迎提，搬取鐵模等件。如蒙諭旨允准，飭調其於舟師礮位之接濟，南北兩省各城之防守，均屬大有裨益。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奏。請旨。

### 請催廣東續解洋礮片

（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

再：查水師事宜，以造船置礮二者爲最要。船隻縱修造堅固，而風波間有飄失，戰陣不無損。數月之後，損失者必須添補；完好者亦須油繕。若非早爲預備，隨時整理，直待全數破壞之時，衆船齊修，必致停兵待船，坐失機宜。臣國藩自洞庭遇風之後，卽於三月中旬，在衡州設廠，續造新船六十號。自華港敗退之後，又於四月下旬，在長沙設廠，修理舊船百餘號。衡州廠工於五月之末完竣，長沙廠工於六月之末完竣。理雖整備，各船足資征剿，而兩處船廠，仍不停工。臣駱秉章與臣國藩悉心咨商，酌留戰艦十餘隻，兵勇數百餘人，在省河操演。如出征之船，偶有損壞，則由省河，駕放好船，前往更換。庶源源接濟，無老帥糜餉之患。至於礮位適用之品，最爲難得。此次蒙 皇上屢降諭旨，飭令兩廣督臣葉名琛，購備洋礮，爲兩湖水師之用。現已先後解到六百尊來楚。

皆係真正洋裝，選驗合用之礮。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礮之力。惟原奉諭旨共購辦千餘尊，現祇來六百尊，尙屬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涸，水前尙須增添，尤須有洋礮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相應請旨飭催兩廣督臣，將應行續解之夷礮數百尊，趕緊分起運解來楚，於江面攻剿大有裨益。謹附片具奏請旨。

### 水師前後起行日期片

（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

再：前經奏調陝西升用道李孟羣招募兩廣水勇一千名，於六月初六日始到長沙。廣東續解之五起六起夷礮一百八十尊，於六月十二日始行解到。山東登州鎮總兵陳輝龍到湘以後，新造淺水拖罟二號，於六月之末畢工。臣國藩即於七月初六日自省河起旋開行。鎮臣陳輝龍帶廣東水師弁兵四百餘員名，李孟羣帶兩廣水勇一千名，亦於初六初八等日起行。均用湖南榨工水手人等撥配。約計前後兩幫水師共四千餘人。又用陸勇二千，履船隨水師以行。每遇戰船灣泊之處，即用陸勇登岸紮營，以資護衛。現在水師前幫二千人到岳，已屢獲勝仗。臣國藩率後幫到岳，即當會合痛剿，冀掃逆氛，以慰聖慮。所有水師前後起行日期，謹附片奏聞。

硃批：知道了！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

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

### 水師疊獲大勝將犯岳賊船殲滅摺

（咸豐四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水師疊獲大勝，將二次三次犯岳之賊船全數殲滅，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前幫水師於初一日克復岳州，初三日大獲全勝，業將各情形會奏在案。初五日戌刻，嚮導官何南青探知下游掘鼓台一帶，有賊船數百號，恐復乘風上竄，徹夜戒嚴。初六日卯刻，該營官等會議以北風甚勁，與其坐待賊至，不若迎其未至而擊之。遂令左營彭玉鳳、右營楊載福前敵，副後營夏燮先鋒營蘇勝等二隊策應，營務處褚汝航自領本營督陣。未刻行至道林磯，遙見逆舟蜂擁而來。及我軍頭敵將到，該匪一面開礮抵拒，一面齊卸布帆停泊老岸，為以逸待勞，反客為主之計。左右兩營由西岸占上風攻擊，左營戰艇駛近賊巢，開礮數輪，轉帆稍息。右營連檣繼進，開礮數輪，亦轉帆稍息。左營復進如此。更番疊戰，正副後營及先鋒營各船分兩翼包住，併力向前，浪激煙迷，礮子如雨，有持花筒燒賊者，有將火罐遙擲賊船者，有手握藤牌，躍上賊船受傷者，有以舢板小艇逼近誘賊，返被擊中者。雖殺賊甚多，而我軍傷亡亦衆。鏖戰二時之久，勝負未分。時日將西墜，北風大作，下游賊艘仍復魚貫而上，計停泊者，續來者約賊舟五六百號，而

我軍船僅七十餘號，雖南津港老營已逾六十里之遙。士卒竟日未食，若卽行收隊，該匪必趁勢壓迫，有不堪設想者。該營官等於進退困難之中，出萬死一生之策，揚載福親駕舳舨，艇穿入賊隊，且戰且下，約三四里許，縹賊之背，截其來船，轟沈湖北划子三號，船上之賊紛紛墮水。復親擲火罐火毯，因風縱火，自下而上，連燒十數船。下游續來之船，始行退竄。上游船賊，迴顧本營屯聚之處，延燒已徧，烈燄冲天，倉皇失措，賊陣遂亂。彭玉麟見五綵畫龍三桅船，知係賊目，冒險衝入。該匪攢礮轟擊，兼放火箭，彭玉麟頭後及左手，右臂三處受傷，哨官秦國長中礮陣亡。彭玉麟猶裹創力進，竟奪其船，船中搜得龍袍龍帽，上繡金字，偽銜鋪陳華麗，金碧燦爛，乃偽北王韋正之兄之軍船，賊中稱爲「國宗兄」。臣國藩前經密奏者也。時褚汝航麾旗督戰，攔腰截擊，復遇畫龍巨艦，遂作擒賊擒王之計。急起直追，鎗礮環擊，該匪勢不能支，上岸狂竄。落水者無數，其船遂爲所獲，並獲偽印一顆，查係偽承宣林姓，巫船，其裝飾與韋逆之船相等。夏鑾率哨官歐陽春往來衝擊，鎗斃偽十三檢點黎振輝。該逆向眇一目，屢次上犯湖南。匪黨敗竄之時，該逆猶持刀督戰，竟被殲旃。後營哨官守備羅管全把總呂鎮往來夾擊，轟斃偽承相曾姓，奪獲偽印一顆。時各營奮力合攻，上岸之賊如螻蛄撲水之賊如鳥逐浪，餘皆自投烈燄，燒燬無遺。是日自未至戌，鏖戰數時之久，晚間仍在螺山對岸紮營。約計燒船四百餘號，其得脫者僅數十號耳。斃賊約二千名，生擒百二十

餘名，奪船二十餘號，內有長龍戰船一隻，大礮十四位，繡字北殿右四承宣金龍冠一頂，殿前正承相龍帽一頂，功勳北殿右二承宣龍帽一頂，北殿右四承宣龍帽二頂，功勳南殿左一指揮帽一頂，功勳南殿左參護帽一頂，承宣將使紫金冠一頂，北殿承宣繡龍風帽二頂，各繡偽銜於冠上，五色繽紛，侈麗無匹。內有十四龍金冠一頂，鑿金爲字，製尤譜安。又黃鍍傘三把，繡龍黃馬褂二件，黃羽綾馬褂一件，畫龍宮扇六把，紅黃繡龍桌圍二件，龍袍一件，承宣補褂一件，團龍補服圍領袍一件，大紅緞靴三雙，黃緞鞋一雙，承宣龍印一顆，承相龍印一顆，印匣均用黃龍綉，裏以銀葉，其餘旂幟號衣，紅巾黃帽，拾鎗子架，刀矛馬匹之屬，合計千餘件，不能悉載。此初六日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正擬會摺飛報，於抵岳時拜發。隨於十五日已刻到岳。據各營官稟稱，十四日午初，該逆在城陵磯下游埋伏小划二百餘隻，匪黨皆上坡藏匿。其螺山對岸之夾洲一帶，灣船約千餘號，沿岸築有礮台。洋陵磯以上一字排列戰船數十號，意欲以小艇誘我軍深入，然後伏舟齊起，迎頭抄尾，計甚狡毒。時提臣塔齊布陸營駐紮岳州北門外五里許，褚汝航先期稟商預備水陸夾擊。隨率揚誠福彭玉麟夏鑾等魚貫而行。舟過城陵磯，該匪以爲中計，伏匪正欲上船抄尾，不期樹林內號礮一聲，提臣陸路伏兵四起，該匪紛紛上船水軍分途迎擊。該伏匪復竄上坡，有陸兵截殺者，有亂擠落水者，該逆見伏船已破，心遂忙亂。我軍乘勢擠進，候補千總張

世|基然燒賊船一隻。時螺山一帶上駛之賊船約一千五六百號，見火起即行折回，復被我軍攔燒，而該匪戰船猶橫阻江心，開燒抵拒。候補把總歐聯彪奮斬紅衣長髮老賊一名。右營哨官秦國祿復奪得快蟹賊船一隻，上有洋礮十一位，即前此靖港敗仗所喪失者也。後營哨官羅管全手提長矛躍入賊船，殺斃長髮賊數名。左營各哨官併力拋擲火罐，延燒賊船十餘隻。褚汝航座船與賊舟僅離尋丈，被一礮傷勇三人立斃。其二各勇愈憤，開礮愈密，賊正思退，有藍油匪船一隻，上插大黃旗，載悍賊百許人，被我軍舳板七號、長龍四號攔礮圍擊，該匪紛紛撲水，僅贖七名。歐陽春見贖匪無多，急欲躍上賊船，被賊拋一火彈，反將我軍長龍船延燒。歐陽春等情急，勢欲撲水，各三板竭力搶救，而藍油匪船竟得乘空逃出。其餘賊船亦皆下竄。時已昏黑，未便窮追。水陸各營均即收隊。三更後，水軍回泊南津港，總計燒賊船三十餘號，奪賊船七隻，轟斃溺斃殲斃約三四百名，生擒三十五名。此二次該逆從武漢下游分起上犯，誓爭岳州，仍處處埋伏，純用詐謀。幸仗皇上天威屢戰屢捷，以少勝多，殲斃大頭目數名。各將士非常奮勉，當酷暑鏖戰之際，每出隊俱用長巾漬水圍繞心窩，馳騁烈日之下，隨漬隨乾，辛苦萬狀，傷亡亦復不少。然士氣終不稍挫。營務處兼正後營道銜山西即補府蔣汝航躬親督陣，膽力俱壯。前次已保升道員即選，此次應請賞加運司銜。副後營升用同知夏燮帶勇策應，甚合機宜。前此已保同知即選，并請賞戴花翎。此次應請賞

加運同銜。左營即選知縣彭玉麟，創陷陷陣，誓不與賊俱生。前次已保同知銜，並請賞戴花翎。此次應請免選知縣，以同知歸部選用。右營升用守備楊載福，繞出港後，乘風縱火。初六日之戰，甚得其力。前次已保都司即選，並請賞加勇號。此次請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本省，遇缺即補。嚮導官藍翎軍功何南青偵探得實，前次已保主簿選用。此次請免選主簿，以布政司照磨歸部即選。其餘出力員弁兵勇，請由臣等核其勞績最著者，開單籲懇皇上恩施，以示鼓勵。哨官六品軍功秦國長前數次打仗出力，擬保千總。此次擊賊陣亡，深堪憫惻，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准照千總例給卹，以作士氣，而慰忠魂。其各營傷亡兵勇，現飭查明照例辦理。所有水師疊獲大勝各緣由，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請領捐照片

(咸豐四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請旨飭部將前請部監執照，頒發，以速捐務，而濟要需；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片具奏，請飭部查照，凡由臣經手按照本省城工事例上捐者，仍准歸入籌餉新例之內。由臣開單咨部隨時發給部照。此後臣行營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准令臣隨處勸捐，一例咨部，仍隨時發給部照。庶捐生不致觀望。等情。於十二月十六日奉到硃批：「該部知道。」欽

此欽遵：在案。嗣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奏請江西、四川、湖南三省各派大員勸捐，仍照部定新章，預發空名執由，各照員填給，請飭部頒發空白部監二照，共四千張，以一千張封發江西，以一千張封發四川，以二千張封發湖南，及臣營當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迄今數月之久，尙未接准部文。六月二十二日，傳聞邸鈔，本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戶部奏遵議會國藩請頒發部監執照，派員勸捐軍餉一摺，著照會國藩所請，湖南即派署鹽道夏廷楸，編修郭嵩燾，江西即派前任侍郎黃贊湯，升用知府朱孫詒，四川即派按察使胡興仁，編修李惇，各就地方情形，妥爲勸諭，以濟會國藩所帶礮船軍需之用，並令各該督撫添派公正紳士，幫同地方官實力辦理。」欽此。恭讀之下，始悉臣前奏已蒙諭旨允准，因道途梗塞，迄未接准部文，亦未見頒到執照。現在臣與提臣塔齊布一軍，水陸共計一萬三千餘人，月需餉銀六七萬兩，湖南司庫久形支絀，即奉諭協濟之川、廣、江、西等省，解款亦屬無多。本省派員籌捐，又因換照無期，不甚踴躍。目下水陸兩軍，卽日出境，勦賊求一月之口糧，尙不可得。臣與提臣萬分焦灼，是以專差賚摺赴京，卽令赴部守領前項執照，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部迅將部監執照共二千張，封給差弁領回。其江西、四川各一千張，亦懇令飭設法封寄各該省，以便廣勸，而濟要需，無任迫切禱企之至。再臣自上年八月，移駐衡州，卽設局勸捐，凡捐虛銜者，俱借用湖南藩司城工例實收，捐實職者，俱借用籌餉事例實收。嗣蒙聖慈，

允准臣隨地勸捐一例，各部換照自長沙起行後，臣又將原奏自刻實收一體發給各捐生收執。計自上年九月，至本年五月，共捐過三百四十八名，現已造冊送部，仍將副實收彙繳。俟前項空執照領到時，擬先將現捐各員，如數填給，庶已捐者不稍留難，未捐者盜臻踴躍，於軍餉不無裨益。合並陳明。所有專差請領執照緣由，理合專摺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戶部嚴行查辦。欽此。

### 水師失利陸軍獲勝摺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奏爲水師失利，鎮道員弁同時陣亡，陸營旋獲大勝，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初三、初六、十四等日，水師連獲勝仗，業經馳奏在案。臣國藩偕鎮臣陳輝龍於十五抵岳時，賊雖屢敗，尙盤踞城陵磯下游一帶。又將漢口賊舟數千，傾巢上犯，連檣數十里，出沒無常。陳輝龍卽欲親督廣東水師四百餘員名，於十六日出隊進勦。臣國藩以大隊甫到岳州，必須相機漸進，囑緩其行。臣塔齊布亦勸其稍緩。陳輝龍謂：「自四月下旬到楚，因船礮未齊，坐糜餉項，至兩三月之久，啓行後，復守風帆，焦灼難名，急思殺賊自效。水陸官軍，宜先扼城陵磯，以固南省西川門戶。若不乘勝急剿，使賊占踞此地，剿辦愈難。」其持論不爲無見。褚汝航、夏燮亦俱懇懇，並請隨同進剿。臣國藩因陳輝龍在水師營伍四十餘年，老成

練達，必能相機而行。且褚汝航等屢勝之將，每論戰守，皆合機宜，當不至於貽誤。是以未經沮止。是晚，仍函商該鎮，囑以「下游水急，進易退難。如遇南風，不必開仗。且沿江港汊，慮有埋伏。獲勝後，仍勿窮追。」等語。鎮臣函覆亦深以為然。並知會提臣，預撥陸路兵勇策應。十六日辰刻，陳輝龍自坐拖罟，督率所部前行。褚汝航夏總分坐戰船繼進。李孟羣尚未到岳，其前隊廣勇先到者，亦隨陳輝龍會剿。左營彭玉麟右營楊載福均酌撥長龍三板，藉作聲援。時風色尚平，靜行至城陵磯。正遇該逆出隊上犯，該鎮道等排陣合攻，鎗礮齊發。轟斃賊匪數十名，燒燬賊船數隻。賊即下竄。游擊沙鎮邦礮船乘勝跟追。陳輝龍見風勢愈大，即插旗收隊。因恐沙游擊頭船有失，又復督催拖罟，趕往救護。船身重大，膠淺於旋渦激流之中。該逆見拖罟膠淺，即時蜂擁而來。旋湖港伏船亦出，並潛由兩岸遷迤而上。復有逆賊數百人在岸上護繹夾攻。廣東弁兵之船與廣西何越斑等之船，均奔往救護。又被風橫吹而下，互相擁擠，鎗礮難施。當被賊船擁近，兵勇陷入重圍，不能進退。被賊戕害多名，餘皆畏水逃生。陳輝龍沙鎮邦均即陣亡。褚汝航等見陳輝龍危急，義不獨生，馳益拚救。無如賊勢益衆，我軍勢不能支。褚汝航手刃數賊，夏總與賊交鋒，均被夏創，落水殉難。廣東署千總何若澧，廣西帶勇候選府經唐嶸，一同遇害。維時，提臣陸營雖出隊至城陵磯，因隔港不能飛越，無從救援。各戰船有冒死突回者，頓前營及左右二營以三板艇斷賊尾追，行至城陵磯，又得

陸營接應，始獲保全。計陳輝龍一營船礮盡失，褚汝航夏總二營失去快蟹四隻，舢板六隻，李孟羣一營失去快蟹四隻，波山艇一隻，長龍二隻，三板四隻。惟彭玉麟楊載福完全無恙。此十六日水師失利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與陳輝龍等經營數月，晝夜趕辦，每船器械至百餘件之多。一旦損失將半，傷心隕涕，憤恨何言！十七日，收集散亡，點存礮械一面，飛催省城所造三板等船，以資添補。十八日卯刻，臣塔齊布親督陸營出隊，適逆匪三千餘人，由城陵磯舍舟登岸，思欲踞險荼營，並分三股來撲我軍。亦分三股迎剿。臣塔齊布四馬當先，兵勇奮刀猛進，陣斬悍賊十餘名。該逆猶抵死抗拒，中軍參將玉山將自製火箭親點數枝，延燒賊隊。賊勢稍卻，突有滿髮長髯大賊目，身穿青縐短衫，急起來犯，戮傷臣塔齊布坐馬。兵丁黃魁用矛刺翻該逆，回矛相向，致傷右脅。衆兵一擁向前，登時砍斃。當奪大黃旗一桿，上書「秋官右正丞相」字樣。賊喪頭目，始行潰逃。左右兩股賊亦被我軍截殺四百餘名。該逆見中路已潰，猶欲伴收以圖合抄我軍中路之尾。我軍愈殺愈奮，呼聲震天，又斃賊匪三百餘名。賊始紛紛敗北，搶舟逃竄。復被我軍截殺，直追至插鼓台地方，計共殲斃賊八百餘名，落水死者無數。奪獲軍械旗幟號衣三百餘件，生擒二十三名。此十八日陸路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山東登州鎮總兵陳輝龍自到湖南以來，造船製械，事事躬親，於水帥事宜，實屬周備。每與臣等言及賊勢披猖，誓欲決一死戰。此次雖乘勝輕進，而忠勇奮發

遵行謹奏

### 李卿毅請卹片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節克全，深堪憫惻。應請飭部照例議卹。保升道員，並加運司銜。褚汝航，保升同知，並加運同銜。夏燮，自入冬到湖南，經臣國藩委令造船帶勇，屢挫逆鋒。湘潭大戰，岳州四捷，該員等之功爲多。此次又以救護鎮帥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廣東標水師右營游擊沙鎮邦，大鵬協標右營署千總何若澧，候選府經歷唐蟠，奮勇捐軀，均請飭部照例議卹，以作士氣，而慰忠魂。其餘陣亡弁兵，俟查明分別奏咨辦理。至十八日一戰，當逆鋒方張之會，立挫兇鋒，人心大定。所有陸戰出力之未緩協把總董添雲，湘潭案內已保藍翎守備此次衝鋒突陣所向無前，應請免補守備，以都司補用，並賞換花翎。六品軍功周岐山，已保藍翎把總，此次殺賊最多，應請免補千把，以守備用，並賞換花翎。撫標兵丁黃明魁，湘潭案內已保藍翎外委，此次陣斬賊目，身受重傷，應請免補外委，把總以千總儘先拔補，仍賞戴藍翎。其餘出力弁兵，可否咨臣等核實開單請獎之處，出自皇上天恩。臣國藩雖無節制鎮帥之責，惟同辦一事，未能極力沮止，謀定後進，以致挫失，咎實難辭。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現在水陸關鍵以城陵磯、荊河爲扼要之區，如能防守謹嚴，則西可塞山荆入蜀之門，南可截由湖入蜀之路。惟荊河以上，賊艦游奔不少，水師新挫，上下勢難兼顧。臣等惟有竭刀籌維，扼守要隘，先清上游，以期速殄逆氛，仰紓聖慮。所有水師失利，陸軍獲勝，各緣由，謹會摺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國藩前經咨調廣西平樂府知府，升用道李孟羣招募廣西水勇一千名來楚協剿，曾經奏明在案。該道在廣西屢著戰功，深悉賊情。於六月初六日，督勇到省。其時適聞武昌再陷，該道之父李鼎方署湖北臬司，卽知其萬無生理，因道途梗塞，未得確信，不敢發喪。該道忠憤鬱結，焦急難名，晝夜趕辦船楫，以期迅速面征，爲報讎殄逆之舉。臣國藩於七月初六日，起旋，該道卽於初八日成行。十五日舟次萬石湖，據逃出家丁寇升來報，其述該署臬司殉難情形，該道始得發喪成服。十六日，行抵岳州，赴臣國藩行營，具稟稱：「竊賊父係河南光州舉人，由大挑分發四川，歷任長甯金堂華陽等縣知縣。在瀘州知州任內，保送引見，簡放雲南臨安府知府，升今職。本年正月，逆匪圍攻鄂省，職父兼署臬司，帶兵在保安門守禦。晝夜焦勞，鬚髮全白。嗣因餉盡援絕，時時以忠義激勵衆心，並請出糶倉穀，改鑄京銅，人心賴以復固。五月內，寄來家信，有「竭刀待援，城亡與亡」之語。自後賊匪攻圍日急。五月二十八日，官兵出城接仗，失利。六月初二未刻，賊遂攻陷東門。其時有以撫鎮均已出城，勸令下城隨出者。職父感憤涕零，誓以死報。從容回至行署，焚香冠帶，望闕叩領。隨卽遣散從人，投



池盡節。父妾高氏，隨同殉難。特懇據情辦奏，籲請賜卹，以慰忠魂。再職慘遭大故，例應丁憂回籍。惟國難家難，憤激填膺。且武昌一日不復，父骨一日難收！惟有寢苫枕戈，隨同大軍進剿，以期奔喪收骨，返葬故里。惟是昏愍餘生，恐滋貽誤，懇將前營統領官另行遴委，俾得墨經從戎，竭誠自効。等語。伏查湖北糧儲道，署按察使司李卿毅，由縣令起家，歷著循聲，當餉盡援絕之時，以身殉城，克全大節。既據伊子呈請轉奏，不敢壅於上聞。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准照臬司例賜卹，庶足以申明與城存亡之義。至李孟羣例應回籍丁憂，但該道忠勇奮發，爲軍中必不可少之員。況家國之難，迫切思報，亦不忍一日置身於事外。應請旨飭令該道從權統領，以專責成。所有該署臬司殉難捐軀，及伊子留營剿賊各緣由，謹附片奏聞，請旨。

### 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

奏爲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前月十六日，水師失利，十八日，陸營全勝，業經馳奏在案。十九、二十等日，風雨交加，未便出隊。二十一日黎明，臣塔齊布親督陸營進剿，派都司諸殿元、千總劉士宜，從中路進攻游擊周鳳山、都司彭三元，保升守備董添雲等，分左右兩路抄截。其羅澤南所帶湘勇擇地埋伏，以備應援。行至城磯，遙見該逆築有土城，諸殿元等奮往

拋擲火礮，延燒賊壘帳棚。各勇踰溝撲牆，逆賊收竄。正在跟追，詎該逆先在湖汊偷搭浮橋，見賊營火起，伏匪濟出，約二三千人，諸殿元、劉士宜向前迎擊，兵力太單。其在帶士卒，多已卻退。左右兩路以途徑紆迴，不能盡赴應援。諸殿元力戰陣亡，劉士宜同時被害。臣塔齊布聞二將危急，磨軍往救，短兵相接，斃賊多名。湘勇突出橫截，賊勢稍卻。中路敗退之兵，始復回戈向前，轉敗爲勝，共殲賊百餘名，奪獲旗幟軍械數十件。湘勇割取首級十五顆。此二十一日開仗先挫後勝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五日申刻，探明逆黨萬九千人，由湖北悉銳來犯，各裹乾糧，意欲舉戰數日，撲我陸營。仍爲上犯長沙之計。佔踞高橋地方，距羅澤南等湘勇營十里。鳳凰山大營十四里。我軍徹夜巡防。二十六日卯刻，該逆首撲湘勇營盤，擁踞九塘嶺燒燬望樓。羅澤南督同保升府經歷李續賓等大呼衝突，直趨高嶺，陣斬偽國宗石姓，奪其黃綾大旗，長廣丈餘。賊始大潰。湘勇追至高橋，殺賊數十。賊隊之別駐東嶺者，馳下救援。復經李續賓奮力擊退，又斃賊數十名。賊遂狂竄。其分撲鳳凰山大營者，數以萬計。臣塔齊布親督將弁，由中路先進，鎗礮齊施，斃賊至一、二百名，猶抵死抗拒。及至刃斃執旗賊目，賊陣始亂。其左右兩路之賊，經周鳳山、彭三元等出奇抄截，各勇愈戰愈力。賊之慣技，有在謂「螃蟹陣」者，常分十餘路，圍繞抄襲。我軍亦分十餘路迎敵，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約斃賊六百餘名。而山下又突出三騎，均著青縐短衣，勢極兇猛。膽敢招手，直呼臣塔齊布

之名。臣塔齊布應聲撲去，手刃其一。餘二賊下馬，率衆紛逃。適羅澤南等亦追擊至此，會合併攻，又斃賊數十名。追賊過河，乃止。溺斃不計其數，生擒三十五名。各路奪獲鎗礮器械，共數百件。馬二十一匹。此二十六日，湖北新添悍賊二萬來，岳官軍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帶來陸勇二千餘人，內臨武縣學教諭李原濟將親兵五百，署宜章營守備楊名馨將宜章勇辰勇五百，從九品施恩實將新田勇五百，外委黃三清將祁陽勇三百，署把總黃玉芳將常甯勇三百，皆坐船與水軍同行，原爲護衛舟師之用。駐泊南津港，與臣塔齊布陸營相去約二十里。因陸路賊勢浩大，卽飭此二千人者移紮鳳凰山大橋一帶，與各路陸兵聯營。故自二十一日以後，陸路添生力之軍，較前此兵力更厚矣。二十八日，臣塔齊布傳令直搗高橋賊壘。添羅澤南等攻其南，周鳳山等攻其北。親督彭三元、普承堯等，由中路先行。將近賊巢，該逆開礮拒敵。中路兵勇合攻，連斃數賊。正衝突間，大股續至，愈聚愈多。適羅澤南、湘勇繞抄賊尾，奮登高阜。該逆後路受敵，立卽大潰。周鳳山之道州勇楊名馨之宜章勇，暨各營均經趨到，併力齊攻，斃賊近百名。因慮有埋伏，暫駐高岡以防回竄。且令搖旂誘賊，賊果拚命撲出。我軍猛進，前後圍攻，賊又敗潰。自辰至于午，三撲三潰，力不能支。賊始全退歸巢。計共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十二名，奪軍械旗幟共六十餘件，馬驢三匹。此二十八日開仗獲勝之情形也。賊經兩次大挫之後，卽憤甚，欲大舉再決一戰。二十九日，分數大股來撲我軍，先

燒附近民房。臣塔齊布正在出隊，突有騎馬賊四人撲近營壘，卽斃兵勇大呼迎擊。董添雲等奮力抵禦，殺賊七餘名。中路之匪旋卽敗退。右路之賊約三四千人，周鳳山迎敵酣戰。適楊名馨之宜章勇、黃玉芳之常甯勇，邇來應援，繼斃騎馬賊二名。該逆見兵勇勢猛，其右路卽與中路合併抵禦。又值岳州府知府魁聯帶楚勇，由山後馳來，呼聲震林谷。該逆見各處皆有援應，遂相率潰逃。我軍追殺鎗斃手執令旗賊目一名，殺賊三百餘名。其左路之賊先從樹林中潛上，直踞山巔。羅澤南據險以待，各勇靜伏不動。俟賊近前，突起開礮，刀矛猛進，斬賊近百名。各逆黨已潰，旋有別隊千餘人，吹角搖旂分路來撲。李續賓等竭力堵禦。李原濟率親兵趨到，橫截中間，分抄賊尾。各勇併擊鎗斃黃馬褂大旗賊二名，墮山嶺死者不可勝計。約共殺賊五百餘名，生擒二十三名，奪旗幟鎗礮刀矛馬匹無數。臣國藩以陸軍大戰，賊勢全注陸路，其水路必甚空虛。密飭各水軍乘隙進剿。右營楊載福爲前鋒，時左營彭玉麟養傷回省，暫解營務。因飛調湘陰汛千總題補永綬營守備蕭捷三來營署理。是日率戰船進攻，廣西升用道李孟羣亦派前營戰船策應。行近城陵磯，有逆船十餘號，往來馳突，翼以虛聲。沮遏我軍。各營燭破詭謀，見船卽擊。一擁而前，燒燬數船，賊皆墮水。我軍用小艇當先，風馳雨驟。東岸追至擂鼓台，西岸追至荊河腦。忽有伏兵兩起，從道林磯白螺磯兩岸擁出，希圖抄尾。我軍愈奮，轟擊無遺。哨官把總秦國祿鄧翼升等，均深入賊巢，賊遂大潰。紛

紛投江，共轟死二三百名，生擒十一名，溺死約五六百名，浮屍蔽江。各勇持矛攔刺，立即飄斃。計焚燒賊船二十餘艘，奪獲賊船大小六十三號，內戰船三隻，洋礮十五尊，旗幟、號衣、軍械、子藥及僭逆違禁之物，合計數百件，內有織金團龍黃馬褂二件，製尤悖妄。此二十九日水陸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訊據生擒各犯供稱：

「是日悍賊均集陸路，留船之賊，每船僅六人，半係膽怯之弱賊，半係被脅之水手。一見我軍焚燒賊舟，即紛紛落水。雖有悍賊督之，不能禁止。故水路戰僅三時，而斃賊近千。陸路血戰六時之久，而斃賊不過五六百，然功則極大。自有此數權大戰，岳州應可保無虞矣。現在晝夜嚴防水陸交資，各兵勇以數千之衆，當數萬兇猛之賊，酷暑鏖戰，踴躍用命，皆我皇上獎勵將士，感激激奮之所致。管帶湘勇委員譚澤南，行軍整暇，沈毅有謀，尤善審擇地勢，獨當大橋一面，扼守總隘。永興剿匪案內，已保知府，尚未接准部覆。此次仍請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請管戴花翎藍翎千總，署宜章營守備楊名聲，中侯劬奮，記律嚴明，應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升用，先換白戴。已革臨武營千總唐得陞，疊次冒險衝鋒，最爲出力。湘潭剿賊案內，已保請開復原官，賞還藍翎，並加守備銜。此次請以守備儘先補用。撫標兵丁李榮華，屢次執旗向前，殺斃賊目，應請以把總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其餘水陸兩營官兵勇容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開單請獎，出自天恩，升用都司諸處，元謀勇兼優，曉暢軍務，臣國藩曾經專摺保奏。正資倚任，力戰捐軀，深堪矜憫。

應請飭部從優議卹。千總劉士宜，請照例議卹。其陣亡兵勇，均即查明，照例辦理。所有二十一、二十六、二十八、九等日，官軍水陸屢捷各緣由，謹摺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行謹奏。

### 岳州水陸大捷踏平賊營進焚螺山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奏爲岳州陸軍大捷踏平賊營十三座，水師踏盡沿江賊營，追賊至嘉魚縣境，大股殲滅，官軍進紮螺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前月二十一日、二十六、二十八、九等日，水陸大勝，業經會奏在案。閏七月初一日，水師營務處升用道李孟羣親督戰船出隊，至城陵磯下游，該逆開礮抵拒，我軍轟擊數輪，賊即敗走。我軍追至洲尾，該逆復驚拖柁來迎。即前月十六日陳輝龍失利被奪之座船也。李孟羣自坐三板，攢礮環攻，擊斷拖柁中桅，該逆被奪之座船。及桅折震壓，滾跌落水者約四五十名，正欲向前奪船，突有錄篷賊舟數隻，齊來搶護。我軍近前施放火箭，噴筒燒船三隻。該逆駛賊舟游，自放黃綠毒煙迷路，沮我追兵。日暮收隊，查點我軍僅陣亡一人，受傷二人。此初一日水戰小勝之情形也。是日申藥，臣塔齊布以陸路賊駐高橋，距我軍十餘里，未悉其營壘曲折之形，因匹馬直赴賊營，周視途徑。是夕，賊營明火達旦，往來不絕，知其意在逃竄。初二日，臣塔齊布傳令直撲賊營，派羅澤南等由東路進

剿周鳳山等由西路進剿，尙州府知府魁聯帶勇從後路接應。羅澤南李續賓李厚濟等，於未經接令之先，探知賊衆將遁，即分三路並進，直抵高橋賊營。見賊營已空，每營僅數十賊，多張旗幟，虛放鎗礮。我軍撲入，燒牌賊七座，盡奪其旗幟軍械，擒斬數十人，餘匪悉奔城。陵磯一帶賊營，負嶠自固。臣塔齊布帶同李續賓等直赴城陵磯，該逆正在出隊，約二萬人，彼此開礮互擊，相持約一時之久。我軍伏地前進，臣塔齊布策馬大呼，首先衝入。湘勇繼之，各兵勇一擁而前。適大雨如注，東南風驟作，賊營大礮點放不燃。我軍乘風猛撲，羅澤南周鳳山等分投合擊，踰溝越壚頃刻之際，尸橫遍野，殲斃滿髮老賊及黃馬褂賊目多名。一營既壞，其五營同時踏平。雖竹籤數丈濠溝兩重，我軍大呼躍入，助殺之聲，與暴雨之聲震動天地。該逆大亂狂奔，自相踐踏。我軍四路攢殺，直追至江岸，俯溺者不計其數。共踏燬賊營十三座，殲賊約二千名，生擒一百二十三名，逃散者又數千名。奪獲騾馬六百餘匹，鎗礮旂幟刀矛鍋帳共二千餘件。此初二日陸軍大勝，掃平賊巢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當飭李孟羣親率前左右三營奮力追剿。該逆先開所擄民船，而以戰船拒後，希圖抵敵。右營楊載福左營蕭捷三等由東西兩岸抄擊。李孟羣從中路進攻。該逆膽落驚竄，有棄舟登岸者，有情急撲水者，其前奪陳輝勳之拖罈座船，該逆鑿沈江心，推礮落水，然後狂奔。時已昏黑，但聞呼號之聲，愈去愈遠。是夕我軍暫泊搗鼓台下。初三日黎明分途進剿，先從荊河汭流而入，

搜捕三十餘里，並無賊踪。其東岸之旋湖港芭蕉湖道林磯鴨欄磯西岸之響音洲白螺磯陽林磯螺山夾洲一帶，港汊紛歧，逐一窮搜，生擒伏匪三十四名，踏平兩岸賊營九座，礮台三座。晚間大船駐泊螺山，分遣三板艇往下游進追。初四日五鼓，楊載福蕭捷三及前營哨官千總何越凌把總鄧清等各乘勢追剿。行至倒口見賊船二隻，上插白旂，從內港駛出。哨官李成謀開礮轟擊，遂奪其船。追至石頭關，哨官史久立生擒長髮賊四名，奪獲旗幟多件。追至六溪口，即蒲圻崇陽河道入江之口也。時大股賊均已下竄，僅截斷尾船十餘隻。該逆施放數礮，爭上小划，棄船逃竄。概被我軍燒燬。聞口內上游賊舟尙多，即深入搜剿。行二十餘里，見賊船紛紛開竄，我軍連環轟擊，立斃數十人。該逆棄船上岸，潛匿蘆洲，楊載福令各哨不許搶船，止許焚燒。凡燒船近百號，生擒十二名，奪旗幟衣數百件。六溪口內之賊，剿洗無遺。三營弁勇，竟夕不寐。次早始回泊新隄。該市鎮商民均薙髮迎接官軍。據稱「逆黨屢挫後，逃散幾及萬人。」此初三初四等日，水軍大勝，窮追二百里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逆賊從常豐飽掠歸來，占踞岳城，環岳二十里，堅築土壘木城，至二十餘處。自荊河關以下，沿江灣泊賊船連檣數十里。仍於兩岸分紮營壘，設立礮台，而螺山倒口六溪口等處，省賊舟老巢，層層關鎖，沮我東下之師。自我軍克復岳城，水陸屢捷之後，又從湖北添集二萬人，悉銳上犯。於二十五日到岳，二十六二十八九等日，三次大戰，該逆兇鋒頓挫。臣等即知其有

逃竄之志矣。向來此賊將竄，往往故張虛聲，示以進戰之狀。幸我軍燭破詭計，一鼓而掃平之。是以賊之軍火器械、旂幟馬匹，無一物得返歸者。又以水師併力窮追，沿江二百里之賊巢，剿洗始盡。西可塞山荆入蜀之路，南可固岳入湘之門。稍紓宵旰焦勞於萬一。然臣等仍當慎之又慎，步步爲營。謹遵屢次訓諭，謀定後戰，不敢輕於一擲。現在臣國藩進紮監利，縣屬之螺山、臣塔齊布亦即日拔營前進。一面咨會荊州將軍官文多派兵勇，從大江西岸直下，協助臣等一軍。並咨會兼署督臣楊霽，由德安進攻漢口之背，以圖克復鄂省，掃蕩逆氛。此次仰仗天威，將士用命，謹擇其尤然出力者，酌保數人。升用游擊周鳳山，分路抄截，屢撲賊營，應請免補游擊，以參將補用。已保府經歷李續賓堵截要隘，首先衝破賊營。江西安福剿賊案內，保升府經歷，並賞戴藍翎，尙未接准部覆。永興剿匪案內，擬保知縣尙未出奏。此次請免選府經歷，以知縣選用，仍賞戴藍翎。守備銜藍翎千總何越廷，身先士卒，斃賊多名。廣西鬱林州剿匪案內，擬保守備，並請賞換花翎。未知會否。出奏。此次仍請以守備補用。並賞換花翎。長沙協千總余星元，實慶協千總滕國獻，直衝賊隊，奮勇爭先，均請以守備儘先補用。湘陰汎千總題補永綬，營守備蕭捷三，殺賊奮勇，冒險窮追，湘陰失守案內，應候查明參辦。現值用人之際，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免其查參，以收後效。其餘水陸員弁兵勇，容臣等分別等第，酌核保奏。伏候恩施。所有官軍水陸大捷，踏盡賊營，追奔二百餘里，現在

進紮螺山各緣由，謹會同湖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請以夏廷樾總理糧台片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再：臣等水陸兵勇，合以長夫隨丁，約計一萬五千餘人，每月需餉銀六七萬兩。而每戰之賞項、卹銀、船械之修葺，添造尙不在此數。款項既鉅，運送維艱。現在出境東下，步步前進，程途愈遠，轉輸愈遲。水路風信無常，尤難應手。必須派司道大員，專駐岳州，總辦糧台，方足以資轉運。前經奏調前署湖北荆宜施道蔣從蒲辦理糧台，已奉旨俞允欽，遵在案。嗣因常遭被賊劫掠一空，該道所捐之制錢三十六萬串，尙未繳齊，急須設措，不及分身前來。查有新授湖北藩司夏廷樾，品正才優，精明幹練，熟悉兩湖情形。現值賊氛梗阻，無從到任。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令該藩司總理行營糧台，暫駐岳郡。將來克復武昌，前赴新任，仍令兼司糧台，以資接濟。庶大軍水陸東下，饋餉常充。是否有當，伏乞訓示。謹附片請旨。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 胡林翼羅澤南隨同東征片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再：新授四川按察使胡林翼係前督臣吳文鎔奏調赴鄂之

員。因道途梗沮，經臣國藩及撫臣駱秉章先後奏留湖南，委辦軍務。該臬司膽識絕人，威望夙著，所帶騎勇六百餘人，前在貴州黎平府任內，教練有素，屢著戰功。本年剿辦崇、通股匪，安化土匪，又收復常德郡城，所至皆愜民望。現奉諭旨飭該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剿事務，仰見聖慮周詳，無微不至。惟南省現無賊蹤，臣等正在出境剿賊，該臬司才大心細，爲軍中萬不可少之員。相應請旨，飭令該臬司管帶騎勇，酌撥他路兵勇，自成一隊，隨同臣等東征，於大局必能有濟。又臣等接准江西撫臣陳啓邁咨稱：「逆賊竄擾江西，亟待南省應援，請仍飭上年援江之委員朱孫詒羅澤南帶楚勇前往。」等因。伏查升用知府朱孫詒前經臣國藩奏派赴江勸捐，因未接准部文，尙未前往。現署寶慶府事，能否帶兵赴援，應由撫臣酌核。至保升知府羅澤南現帶湘勇一千，與臣塔齊布聯營協剿。屢次大捷，多由該員獨當要隘，以寡擊衆之力。現已進紮螺山，正當剿辦喫緊之際，應請旨飭令隨同臣等出境東征，免其赴援江省。臣等非敢意存畛域，實因武漢爲東南必爭之區，理合全力併注，迅圖克復。目下水陸官軍尙嫌單薄，豈可更分兵力，致有顧彼失此之虞。所有該二員，均請飭令隨同東征之處，謹附片奏聞，請旨。

### 水陸官軍疊獲勝仗，現在勦辦情形摺

（咸豐四年八月初四日）

奏爲水陸官軍疊獲勝仗，水師現扼金口，陸軍剿辦崇陽後，即會攻武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自逆匪占據岳州以來，水陸鏖戰月餘，挫敗一次，大勝十二次，克復城池，踏平賊營，追奔二百餘里。先後奏報在案。該逆竄回武昌以後，臣等本欲乘勝東下，直搗武漢，既而再四熟商，陸路之賊尙有崇陽、大股，數逾二萬，卽自岳竄出者，分匿於臨、蒲、咸、嘉等縣山僻之區，亦恃崇陽爲巢穴，若不先剿崇陽，而遽下武昌，則恐後路牽掣，餉道中梗，終非萬全之策。水路則東有倒口、六溪口、黃蓋、大冶、密泉等湖，西有襄河、上通洪湖、朱耳湖，下通沌口、漢口。若非節節搜剿，則恐藏匿小舟抄襲後路，亦非慎重之道。是以審度定計，陸路則臣塔齊布親往崇陽進剿，水路則臣國藩步步移營，遍搜支湖、小河，然後扼險要以蹙之。初十日探明黃蓋湖內之新店尙存賊船數十號，有賊千餘人，右營升用游擊楊載福左營永綏守備蕭捷三等親駕長龍三板由倒口入湖，湖面寬廣百餘里，初更時行至芭茅湖，距新店三里許，楊載福等將長龍船盡紮湖濱，各坐三板駛進。軍士悄寂，擊掉無聲。三更向盡，突放鎗礮，呼聲震天。該逆猝出不意，轟斃溺斃者無數，餘皆上岸狂奔。楊載福首衝賊隊，被賊回擲火包，舟覆落水。旋卽躍上蕭捷三座船，大呼突陣，將賊船四十餘隻，登時燒盡。復奪船四隻，大礮一尊，旗幟軍械百餘件。十一日上岸，搜捕餘匪，詢之土人，芭茅湖山後尙有賊船四隻，沅潭市有賊船二十餘隻，市家市有賊船二隻。當卽飛駕三板往剿。賊聞大軍猝至，闕然下竄。

各船一概燒盡，黃鵠湖一路搜捕無遺。十二日，重搜六溪口。該處爲匪黨老巢，東通蒲圻崇陽，北通大冶湖太乙，密泉等湖，直達嘉魚。左營蕭捷三等搜剿北路，所過湖港村市沿途搜伏，盡焚賊舟。直抵嘉魚縣城，綏輯難民。前營把總鄧清等搜捕東路，至車埠地方，遇賊船數十號。副哨官馮登開礮轟擊，該逆聞鎗抵禦，傷我水勇一名。馮登奮登賊舟，殺賊數人，餘匪棄舟逃走，溺斃十餘人。內有數賊抵死拒敵，經馮登縱火焚船，生擒三名，奪船七隻，米約四百石，逆書二十餘本，鎗礮旗幟百餘件。候補守備何越班等別由車埠直抵黃龍團，又燒賊船十餘隻，奪獲數隻。該弁等正在沿湖搜剿，適遇署蒲圻縣知縣孫守信自帶練勇，會同荊州將軍官文所派兵勇追賊至此。當即會商合剿附城大股。該逆約二千人，聞官軍至，即竄入崇陽。孫守信等入城安撫居民，各營水師始行收隊，回紮新堤老營。東岸之支湖小港，搜剿已遍，乃遣嚮導官何南寄搜查西岸襄河，一律肅清。於是前左中三營水師，遂乘勝直下金口，扼據要隘，距武昌僅六十里矣。金口之東有淮山，西有大軍山，小軍山，兩岸對峙，關鎖謹嚴，爲水路必爭之地。下瞰武漢，如扼其吭。該逆不虞我軍之猝至，乃乘我大隊未齊之時，思欲伺隙撲營，奪回關隘。二十七日，賊從水陸兩路來犯，蕭捷三何越班及中營把總秦國祿等，嚴陣以待。各哨官分駕三板，往西岸大軍山下，退賊上竄。陸賊千餘人，先由淮山越嶺而來，直入金口市，冀誘我軍登岸，而以小艇突入，奪我戰船。隨有賊舟百餘號，分兩翼來

抄。我軍三板亦分兩路迎擊，該逆受傷甚多，猶拚死不退。我軍併力圍攻，將該逆快船轟壞，並擊沉小船二十餘隻。哨官劉培元史久立奪船二隻，水賊始行敗走。岸上之賊齊撲河干，鎗礮如雨，我軍長龍快蟹排列江心，向岸開礮，轟斃黃旗賊目數名。前營水勇分二百餘人登岸，刀矛並舉，殺斃偽指揮一名，餘賊二十餘名，生擒八名。陸賊乃敗，北回竄。凡鏖戰四時之久。我軍陸兵未至，水師大隊未齊，竟能以少勝衆，大挫兇鋒。此初十二等日搜剿湖匪。及二十七日，金口水師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塔齊布既定親剿崇陽之策，念崇陽臨蒲三縣，以羊樓司爲總隘之區，必駐紮老營於此，然後可以四面策應。遂於十二三等日督率各營，由岳州先後拔營，馳赴羊樓，即遷知府羅澤南率湘勇千人先行。十七日宿長安驛。十八日黎明，有賊千餘人，乘我不備，插旗吹角，分四路撲營。羅澤南令湘勇偃旗息鼓，佯爲無備也者，靜立以待。誘賊近營，突出抄尾，鎗礮刀矛猛進，賊衆大潰，追殺八十餘名，生擒三名，奪軍械子藥無算。迫至五里外，因未晨餐，即行收隊。次日，進紮羊樓司。各營次第皆到。四川臬司胡林翼亦自常澧帶勇來會。臣塔齊布探明附近之羊樓峒山岩險峻，爲赴崇第一關隘。遂派羅澤南於二十三日出隊進剿。該逆於峒尾盧家橋紮立大營，外豎松木，內貫黃土，高險數丈。中跨溪水，攔截隘口，搭蓋棚廠。我帥於午後直抵賊穴，該逆以數百人守營，以數百人據兩山之上，搖旗抗拒。羅澤南分左右兩支，奮登山脊，分抄賊尾。自督弁勇，從中路進剿。

踰溝冒刃，踏破賊營。墮岩死者無數。追至百花嶺，殺斃長髮賊八名，奪鎗銀木礮數十件，棚廠概行燒燬。庸家橋之卡既破，賊衆悉集東偏，守佛嶺之卡。佛嶺兩山高峻，羊腸一縷，尤爲險絕。臣塔齊布急令都司普承堯帶兵勇前往助戰。二十四日已刻，羅澤南督勇由佛嶺之西山直攻賊巢。普承堯由佛嶺之東，出西冲，監生蕭啓江由佛嶺之北出曹家冲，皆攀岩嶮，險而進，賊衆大潰。我兵追奔十五里，至雙港口乃止，共斃賊二十餘名，生擒二十八名。二日之內，東西兩卡皆破矣。崇陽首逆，僞總制廖啟順，探知我兵大隊未進，在羊樓峒者不及千人，乃自崇城調賊三千餘前來。二十六日辰刻，猝至羊樓峒尾，四面環攻。黃旂紅衣漫天蔽野。羅澤南令普承堯駐右冲口，以截佛嶺之賊。蕭啓江排列右山，以爲右翼；自率弁勇由中路迎剿。該逆亦分三路來攻，我軍堅陣不動。相持片時，猝令拾鎗隊十二人近賊以誘之。賊亦持重不進。十二人者，佯敗而走。賊黨奔迫羅澤南，振鼓馳突，呼聲震山谷，賊勢瓦解。我軍中路之兵，乘勝擁上山岡，追至庸家橋約七里許，殺賊二百餘名。生擒十八名，內有僞軍帥一名，旅帥二名。蕭啓江追右路之賊，圍入石山內，殺賊百餘名，生擒九名，內有旅帥三名。餘賊竄匿墮崖死者無算。此陸兵二十三、四連破賊卡二十六日，羊樓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自有此數戰，崇陽股匪業已膽寒。臣塔齊布親統大隊進攻。臣國藩現駐嘉魚，即日馳赴金口。一俟崇陽股匪剿畢，卽當水陸並進，疾搗武昌。探明武漢賊黨，不過二萬餘

人。自岳州大敗，人懷離心。臣等布告示於各路，投木牌於江中，解散脅從，量予錢米。近日自賊營羅髮逃出，求路票回籍者，幾及四千人。又北路有署督臣楊需之兵，西岸有魁玉楊昌泗之帥，聲威大有可恃。然臣等仍當慎之又慎，不敢萌驕矜之志，不敢貪急遽之功，以期仰慰聖懷於萬一。所有水陸連獲勝仗，及現在剿辦情形，謹會同湖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覽奏俱悉。此時非徒知謹慎所能了事，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帥勞餉乏，大有可慮處。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

### 謝三品頂戴恩摺

(咸豐四年八月十九日)

奏爲恭謝天恩，灑陳下情事。本月初四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塔齊布會國藩奏，水陸一軍大獲勝仗一摺，辦理甚合機宜。會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欽此。竊臣辦理軍務，已逾半年。本識闇而才疏，實過多而功少。前歲丁憂回籍，奉諭幫辦團練。本應恭疏辭謝，因值武昌失守，不忍置身事外，是以出而襄辦。當經奏明不敢仰邀議敘在案。去歲奉命援鄂，援皖，肅清江面。臣豈不知艱大之責，非臣愚所能勝



任祇以東南數省大局糜爛，凡為臣子者，無論有職無職，有才無才，皆當畢力竭誠，圖補救於萬一。遂自忘其愚陋，日夜焦思，冀收尺寸之效。然守制未終，臣之方寸，常負疚於神明。雖治軍數月，墨經素冠，尚知禮廬之舊，而奪情視事，此心終難自安。月前岳州之捷，皆臣塔齊布及羅澤南、楊載福等數人之功。微臣豪無勞績，荷溫綸之寵錫，祇慚悚之交增。刻下崇陽業經克復，陸軍由蒲咸北趨，即日兩道夾奪，疾搗武漢。仰仗皇上天威，嗣後湖南一軍，或得克復城池，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何項議敘，微臣概不敢受。伏求聖主俯鑒愚忱，使居憂之人與在任者顯示區別，不得一例希榮。是即聖朝教孝之意，而皇上所以成全微臣者更大也。倘藉皇上訓誨，辦理日有起色，江面漸次廓清，即當據實奏明，回籍補行心喪，以達人子之至情，而明微臣之初志。庶出而討賊，入而守禮，公私兩盡，名義無虧。感戴高厚生成之德，益無既極。所有微臣感激天恩，並溼陳下情緣，由謹繕附摺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斷不能因汝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

### 官軍克復崇陽戰勝咸甯水師疊次

#### 獲勝摺

（咸豐四年八月十九日）

奏為官軍克復崇陽，旋在咸甯大獲勝仗，水師連日接戰，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陸軍前在羊樓峒屢破賊卡，水師搜剿各湖，戰勝金口，業經馳奏在案。八月初一日，逆黨千餘人，聚集崇陽交界之分水坳，設卡抗拒。臣塔齊布先派升用參將周鳳山等，攻破賊卡兩處，斃賊二十餘名，生擒五名。是夜定議，分路進兵之策，派候選知府羅澤南都司彭三元、普承堯等，由南路佛嶺桂口入，臣塔齊布親督周鳳山、岳炳榮、李新華等，由北路分水坳入，期俱會於崇陽。初二日，羅澤南等行至小沙坪，見神橋有賊數百人，扼險抗拒。其地高峯插天，惟羊腸一綫，可通行人。賊用插石滾木塞路，搭棚蔽於峭壁之上。我軍審明形勢，彭三元等緣右山而上，候選知縣李續賓等緣左山而上，攀藤捫石，繞出神橋之下，以抄賊尾。羅澤南、普承堯，由中路進攻，直抵賊壘。賊黨敗退，我軍焚其棚廠，追殺十餘里，斃賊數十名，生擒十一名。奪獲大黃旂及軍械無數，並將賊目熊滿珠、沈應隆、住宅焚燬。申刻，進紮虎爪市，忽桂口之賊，會合神橋敗賊，共千餘人，乘我軍營壘未成，揚旗吹角，分三路來攻。羅澤南等亦分三路埋伏，以待賊至。伏兵突出，逆黨驚竄。追過高山四重，斃賊千名，生擒九名。日暮收隊。次日，在桂口沙坪一帶，遍歷山谷，搜剿餘匪。臣塔齊布率北路之師，初二日駐紮桂

花樹初三即抵崇陽。距縣城里許，試逆二千餘人，分三路抗拒。我軍亦分三路衝擊，斬其前鋒。逆黨敗竄過河，半回縣城拒守。我軍一面飛，窮追，一面圍城急攻。共殺賊百餘名，城上鎗礮如雨，滾木檣石紛紛并下，兵勇多帶重傷。然屢勝之餘，人人皆於退縮爲恥。襲創前進，鏖戰四時。至日暮始行收隊。適署崇陽縣知縣鈕芳津會同荊州委員候補縣吳振鏞等，帶勇千人前來會剿。初四日黎明，臣塔齊布復督將弁攻城。南路羅澤南等之兵亦至，探明賊勢併注西城，遂用聲東擊西之法，先攻東北二門，以分賊勢。選壯士二百人，埋伏城根，隨督大隊，奮攻西門。城上賊連放鎗礮，拋擲瓦石，我軍傷亡雖衆，仍冒險力攻。旋用劈山大礮轟破西門，一擁而入。前埋伏之二百人者，亦從北城根肉薄而登。四門截殺，凡斃賊約三百人，餘匪由東門過河逃走。又經追殺百餘名，生擒僞丞相金之亨等十一名。立將縣城克復，奪礮十尊，拾鎗鳥鎗百餘件，馬二十四匹，綠緞大轎一乘，大黃傘四把，紫金冠五頂，子藥、旗幟、刀矛無數。我軍傷亡亦六十餘名。緣崇陽向爲亂民萃聚之藪，自鍾人傑以後，反者數起。今年賊目廖敬順據爲老巢，盤踞數月，資糧盡聚其中，悍賊數千，嬰城死守。又山路險峻，城小而固，故官軍傷亡較前此諸戰獨多。雖餘匪潰竄，未能盡殲，然非兵勇奮不顧身，未易破此堅城也。臣塔齊布隨飭鈕芳津會帶荆勇駐城搜捕，餘匪即於初六日，拔營前進蒲圻，派羅澤南等先赴咸甯。初八日，參官塘驛，探明武昌賊黨八百餘人，從金牛地方招集崇陽逃匪，

乘虛而入，踞城抗禦，阻遏大軍。殺斃團練首事，及居民數十人。羅澤南等於初九日，兼程疾進，已刻馳抵城下。賊從東門潰出，竄至十里外之官步橋，忽回駐要隘，分路埋伏以待。我軍羅澤南由西路進，彭三元普承堯由中路進，候選知縣李續賓由東路進。官軍繞出賊伏之後，賊技已窮，遂向北路逃竄。我軍攔途截殺，追奔十里，殺斃長髮賊八十餘名，生擒二十餘名，內有頭目二名，奪獲僞丞相黃帽一頂，大黃藥三面，上書「太平天國丞相劉」各等字樣。子藥、號衣、軍械無算。此陸軍克復崇陽，旋在咸甯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水軍戰船，自前月二十七日，金口獲勝後，該逆不敢上犯。旋於初三、四等日，已革副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帶兵勇四千三百人來會，紮營金口之西岸，同知銜李光榮、帶川勇千餘人，亦至。紮金口之東岸，皆荊州將軍遣來協勦者也。初三日，右營游擊楊載福，派哨官劉國瓚、王明三等六人，各乘舢板，往下游探賊虛實。行至鹽關，兩岸均有賊營，賊船約四五十隻。見哨船猝至，水陸出隊，開礮迎擊。中流水急，瞬息之間，我哨船已駛出賊營以下。賊以礮船並小划數十隻，蟻聚圍擊我軍，且敵且退。王明三殿後，賊礮攢攻，轟損四十餘處，水勇帶傷二名。王明三履險不驚，直至賊划圍近，始將火彈連擲，延燒賊船。船小人多，驚翻落水，餘划盡靡。遂得衝出重圍。初八日，楊載福偕清江營俞晟親往沌口巡哨。該逆見戰船甚少，分兩路來抄。我軍迎擊鏖戰，一時之久，轟斃二十餘名。逆黨已退，忽兩岸陸路賊，突出千餘人，開礮來攻。魁玉、楊昌

酒飭派參將恆泰、札勒罕等，出隊至沌口，抵禦擊斃穿黃衣賊，目殺賊十餘名，生擒六名，內有僞旅帥楊大順，餘賊撲水退竄，淹斃數十名。楊載福、俞晟仍督三板跟追，擊壞數船，始行收隊。初十日，李光榮帶川勇由東岸出隊，擬攻破袁家河賊營，以爲進剿地步。

升用道李孟羣撥水師前營接應。李光榮行抵花園，見有木城三座，當將中左二座木城衝破，燒賊望樓二座，該逆敗走。李光榮正在追殺，忽右邊木城賊出，繞道包裏。李光榮等奮力血戰，殺出重圍，前營水師急往助陣，東岸沿江之賊乃退，而賊船數十，復由江東蜂擁來迎，哨官馮登等奮擊，壞賊船三隻，賊退下游，又沿西岸而上。李孟羣親自督追，見逆船中惟紅布篷船二隻，五綵布篷船二隻，爲最強悍，戰船攢岸轟擊，將紅布篷船擊壞，並擊沈小划船十餘隻，賊始敗歸，我軍收回沌口。維時，魁王、楊昌泗率荊州兵，由沌口渡河出隊，漢陽關上賊營二千餘人突出迎敵，荊兵在後隊，尚未渡河，前隊卻退。李孟羣飛飭水師戰船近岸，開礮回擊，一面撥三板入沌口，裏河接渡荊兵，有黃旗駿馬賊目數名，首先撲至河邊，均被水勇擊斃，共斃賊百餘名，尸橫遍地。荊兵亦轉敗爲勝，該逆奔退回巢。此初三、初八、初十等日，水師接濟陸營，疊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已於十一日，進駐金口，臣塔齊布自崇陽、咸甯沿途剿賊北來，雖明知餘匪未淨，大兵一過，仍虞嘯聚各縣。然武昌爲省會重地，拔其根本，則枝葉自萎，勢不能兼顧。小股，祇得飛速進兵，直搗武漢，以圖迅復鄂垣。此次營軍力破堅城，

水師冒險深入，員弁兵勇，均甚出力，應請皇上天恩，容臣等擇尤保獎。其陣亡及受傷兵勇，均卽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陸營攻克崇陽、戰勝、咸甯，及水路疊次獲勝各緣由，謹會同湖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水陸續戰勝仗現籌進兵摺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奏爲水營績獲勝仗，並現籌進兵先後情形，恭摺奏請聖訓，指接機宜事。竊陸軍攻克崇陽、戰勝、咸甯，及水師疊勝，業經奏明在案。臣國藩察看牌洲對岸之新灘口、湖汊紛歧，緜亘千餘里，上通荊襄、沔陽，下通沌口、漢口，其中如蔡店、繫馬口、侏儒山等處，均係賊巢。恐逆舟從內河駛出，抄襲我軍後路，是以酌留戰船六十餘號，水勇千餘人，駐守新灘口，以前署善化縣 李瀚章總司其事。而臣國藩卽以十一日，進駐金口，十二日，乘小舟赴沌口，相度形勢，營務處李孟羣及各營官，皆率戰船隨往。魁王、楊昌泗所帶陸勇，亦出隊往護，未刻，行抵沌口，距賊船五里許，該逆不敢上犯。日暮歸來，登小軍山，遙望武漢賊營，歷歷在目。游擊楊載福等殿後，突有逆船數十來抄，我軍開礮迎擊，李孟羣率各船回舵策應，礮聲鼎沸。臣國藩倚山觀陣，見陸賊千餘，沿江來撲，我戰船以少半擊江中之船，以強半擊岸上之賊，礮多子衆，頃刻之間，尸橫遍地。岸賊敗退，逆船亦卽下遁。我軍追擊，於初更時收隊。此十二日水

師獲勝之情形也。陸軍自咸甯大勝後，臣塔齊布率各營直趨省會，飭候選知府羅澤南、都司彭三元、普承堯等先行。十三日，探明橫溝橋地方聚賊六七千，意圖阻遏，並分伏兩旁，以圖抄尾。羅澤南及候選知縣李續賓帶湘勇，分左右兩路前進。彭三元、普承堯帶寶勇，新化勇，繞山之右，守備岳炳榮帶辰勇，川勇，以爲後應。有大黃旗賊目率衆來衝，湘勇鏖戰，鎗礮雨下，陣斬大旗賊及紅巾賊十餘名，賊勢稍卻，踰橋而東，川鎗礮跨橋禦我。我軍亦攢礮進攻，各營涉水過河，賊勢大潰，追殺百餘名。賊之埋伏兩山者，復經分路搜剿，殺賊約二百餘人，伏尸滿谷。賊復由徐李鋪渡河，屯聚山脊，使我軍不能仰攻。各勇大呼直上，殺賊數十名，賊又大潰。凡三奔三聚，窮追十餘里。彭三元從橋後抄出，普承堯從右山抄出，截殺逃賊各數十名。餘賊狂奔，始行收隊。共生擒長髮四十三名，內有僞丞相胡姓，江西人，龍冠黃馬褂，盤踞咸甯肆虐甚久，百姓爭啖其肉。奪獲大小黃旗五十餘面，馬十五匹。訊據賊供稱：「逆黨七千餘人，有自鄂省來者，有自崇陽來者，有自興國州來者，均於十二日，會集金牛地方，擬攻撲咸甯以拒官軍。不意行至橫溝橋，猝被痛剿。」等語。此十三日陸路全勝之情形也。十五日，羅澤南等進紮紙坊，距鄂城六十里。十六日，臣塔齊布亦至。十七日，偕羅澤南同赴金口，與臣國藩會議進兵先後。竊查逆黨盤踞武漢，約共二萬餘人，自沌口以下，東西兩岸，水陸賊營密布。連再日四詳究，進攻武昌之路有三：一爲古驛路，由油坊嶺以達洪山，一爲

新驛路，由湖堤以達板橋，一爲沿江之路，由金口以達花園。進攻漢陽之路亦有三：一爲沿江之路，由沌口以達鷓鴣洲，一爲襄河之路，由蔡店以達西門，一由襄河建領而下。臣等悉心定議，必以水師先剿江面，使武漢之賊消息隔斷。陸路則先攻武昌，後攻漢陽。臣塔齊布暫駐紙坊總要之區，遣羅澤南等由金口一路先攻花園賊營，然後由古驛路進攻洪山。至西岸沿江一路，則令魁玉、楊昌泗等率荆兵進攻。一面咨明署兵臣楊需夾攻漢陽之背，以期諸軍會合，迅復堅城。雖據稟崇陽餘燼復合，戕官踞城，而陸軍單薄，暫時不及分兵回剿。俟攻克鄂城後，再行四路遣征。所有水陸獲勝及武漢進兵先後各情形，謹會摺由驛馳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指示機宜，謹奏。

### 官兵水陸大捷武漢攻城同日克復摺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官軍水陸大捷，踏平賊營十九座，燒船千餘號，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恭摺馳奏，仰慰聖懷事。竊水師自抵金口，陸續進紮紙坊，逼近武昌各六十里，定議進兵先後次第。業經馳奏在案。八月二十一日，臣塔齊布由油坊嶺進發，扼東北洪山總匯之區，臣國藩在金口，定沿江三路齊下之策。湖南陸軍羅澤南等三千人，及荊州派來李光榮川勇千人，攻東岸花園賊營，魁玉、楊昌泗四千三百人，攻西岸蝦蟆磯賊營。而水師從大江中路衝擊，使

賊兩岸不能相顧。從來此賊守城之法，不守陣而守險；其精悍者，不聚於城內，而堵於城外。往往扼險築壘，堅不可拔。花園外瀕大江，內枕青林湖，該逆立大營三座，掘深溝寬二丈，長約三里，引江水以達於湖溝。內周立木城，實以土沙，中開礮眼，溝外植二尺許木椿，交互連釘，椿外密布竹籤，環以荆棘。木城之內，又有甌城，內濠層層抗拒，其堅固幾與金川之石礮相等。安礮百餘尊，向江者阻我水師，向南者阻我陸軍。西岸蝦蟆磯賊營，其堅固亦與花園相等。賊船泊守兩營之下，水陸依護。臣等深慮此關不破，則各路均無可施手也。因與李孟羣等熟商，將水師各營，分爲前後兩班。前班戰船，從中流飛駛，衝過鹽關之下，直至鸚鵡洲。該逆不意我軍之猝出其後也，即回船下救。我軍分兩翼，自下抄繞而上。後班戰船，復自上排轟而下，賊勢不支，紛紛落水，其悍賊數舟，風篷五綵，每戰冑死向前。臣國藩先日懸賞曰：「奪五綵篷者，賞錢百千。」至是，爭前奪取。秦國祿、張啓基、鄭沐等六人，各得其一。餘賊撲水登岸，楊載福等縱火延燒，頃刻之間，鹽關二百餘號賊船，焚燬盡矣。東岸花園賊船，見西岸已敗，相率覓逃。我軍攢攻，悍者數舟，餘亦全數燒燬。羅澤南等攻花園之陸營，分爲三路同進。賊自木城開礮，子如雨點。我軍習戰已久，礮將發，則伏地以避。子既落，則蛇行以進。凡三伏三進，直逼賊營。候遣知縣李續賓攻江邊之營，從竹籤、木椿中踰溝直入。羅澤南攻湖邊之營，先燒營外賊刳百餘號，以斷賊之抄尾。隨奮力直入。李光榮及教諭唐訓方攻中

路之營，同時躍入。諸勇或越高牆，或穿礮眼而入。賊衆大潰，縱火焚其營壘。而是時西岸魁玉、楊昌泗率兵攻蝦蟆磯賊營，亦恰衝進土城，縱火焚之。賊衆逾牆四竄。竄出江者，被礮轟擊，竄入裏湖者，被魁玉、沌口伏兵圍剿，尸橫遍野。兩岸焚營之火，與江中三百餘船之火，煙燄相合，天爲之赤。楊昌泗窮追直下，與水軍夾擊，復破鸚鵡洲賊營。計東岸陸軍殺斃千餘名，生擒四十七名；西岸陸軍割首級四百餘顆，生擒百餘名。江中擊斃者百餘名，搶奪賊舟殺斃者六十餘名。焚死溺死者不在此數。日已西，李孟羣尙不肯收隊，復督同楊載福等，乘勝直下。凡沿江木柵，悉用大礮轟擊，多放火箭，又攻破漢關賊營一座。白沙洲、金沙洲賊營二座，遂進攻鮎魚套，口縱火大燒賊舟，又數十號。叫殺之聲，與該逆號哭之聲相雜。江水爲沸。忽延燒其火藥大船，霹靂一聲，衆船皆飛賊屍。有自半空落下者，我軍亦傷亡十七人。遂收隊回沌口。此二十一日，連破賊營九座，焚船五百餘號之實在情形也。前此七月十六日，象骨港之役，因賊划圍繞太多，我軍眩亂致敗。自後臣國藩遂陸續招募小划百五十號，以敵賊之所長，而輔我礮船之不足。是夜大軍收隊後，派王筆勳小划二十餘號，前往劫營，連環放鎗。雖僅焚賊舟十餘號，而該逆時泊時開，船礮亂轟，徹夜不得休息。二十二日辰刻，三路進攻，仍如昨日之舊。李孟羣率前班先發，攻燒鮎魚套未盡之船，旋即西渡，攻漢陽朝宗門土城。楊載福、龍捷三翁晨秦國祿等，仍衝過賊營，直下塘角，何越廷亦衝過賊營，直

攻漢口兩城賊礮羣子亂落心江。各哨官爭先逞長，以低頭避子爲恥，又以火毬不中賊艙爲恥。數舟既然，火勢遂烈。其桀黠之賊，一面開礮抵拒，一面揚帆下竄。楊載福等急漿駛追，翻出下竄賊船之前。會不片刻已近青山，又將該處輜重賊船焚燒。北風甚勁，掛帆歸來，見塘角三百餘號賊舟火燄正殷，因傍西岸而上。又隨李孟羣入漢焚口內之船，兩岸火光上薄，紅衣黃旂，餘燼漂流，斷肢賊尸與豬雞半死之畜，叫號沈浮，蔽江而下，腥臭不復可聞。李孟羣回軍攻擊漢陽，該逆於木柵內開礮拒敵。我軍轟擊愈緊，魁王楊昌泗之兵，亦自上游轉戰而下，會合夾攻，將晴川閣下木柵大別山下木壘，悉數焚燬。殺賊數十名，生擒十二名。東岸之賊，自花園既破以後，又有鮎魚套近湖一營，傍江街口一營，我軍分兩路進剿，賊從中路迎敵。四川義勇湖南親勇，新田勇，稍卻退奔里許。李續賓帶湘勇由江邊折回，急援中路，破鮎魚套賊營兩座，縱火焚之，斃賊三百餘名，生擒四十二名。義勇親勇等，亦轉敗爲勝，焚燬附城賊營四座。此二十二日，焚盡漢口塘角逆船，踏平兩岸賊營之實在情形也。自有此兩日大戰，省河上下無一賊船。武漢城外，無一賊營。臣等知其萬無可守之理，不日當棄城他遁矣。二十不日卯刻，水陸各營預備攻城。武昌之賊已於四更後潛開東北門逃竄，猶留悍賊數百，在西南城搖旗放礮，故作堅守之狀。漢陽城上亦然。我水軍及東路陶軍，用大礮向漢陽望山等門轟擊，而別遣壯士，從僻處攀堞而登，舉火爲號，各營擁入。衆賊狂竄，截

殺百餘人，生擒二十餘人。內有偽將軍陳昌貴，偽總制丁履之，立予正法。李孟羣自保安門緣城而入，徑奔其父李卿毅殉難之所，痛哭收骨，軍士爲之感泣。西岸漢陽城上之賊，方與水師連礮對擊，楊昌泗之兵勇已自南門梯繩而入。魁王督帶各營，在西門外月湖隄一帶埋伏。該逆由西門奔赴蔡店，被我伏兵截剿，殲斃無數，生擒二百餘名。午未之間，兩城同時克復。臣塔齊布從油坊嶺而來，知武昌東北洪山一帶，爲陸路竄賊必由之地，預飭大隊四路埋伏。該逆不知我軍之猝至，前臨大敵，後逼危城，左近梁子湖，右隔陽孫湖，無路逃生，因分三路拚死抗拒，我軍亦分三路迎擊。臣塔齊布，自當中路，指黃袍賊目數人，與親兵分刺取之。餘匪稍卻，兩路之賊皆退。遂向洪山之背大奔。我軍搶登山脊，乘勢追北，殲賊約五六百人。餘衆圍逼沙湖塘角灣地方，紛紛赴水。紅巾浮波，須臾即沒。湖汊淺處，賊尸塞滿。後至者踐尸而逃，行至中流，亦皆漂溺。計溺斃一千餘人。我軍喊殺愈厲，聲振林谷，耳不忍聞。中有兒童數百人，先後奔投湖水。臣塔齊布目覩心傷，不覺泣下，因飭將弁大呼救小兒，不許投水。凡救活二百餘人。衆賊見小兒得救，遂長跪乞命，亦帶回七百餘人，分別斬決，釋放小兒，則分置各營棚中，將查明籍貫而資遣之。此二十三日克復兩城，大剿洪山竄賊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臣等二人先後入城，履勘街道，撫綏才黎。該逆於大宅多置火藥，燃香其上；入者觸之，輒被轟燒。二十三日，城內發地雷火礮三次，震斃數十人。二十四、五皆數處火

起市上門窗木器，片片推碎。所擄各處幼童數千人，酷刑虐役，戰敗之後，輒大加殺戮，以洩其憤。其慘毒如此！僞國宗丞相所居之署，拆神廟以興修，棟木狼籍，一牀之費，可值千金。水陸兩軍奪獲黃傘三百餘柄，金冠龍袍各百餘件，鏤錫籤筒筆架至二千餘具之多，其僭侈如此！該逆爲神人所共憤，二城收復，大股破滅，本屬意中之事。惟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蹋盡堅壘，每次縱火，輒遇順風，殺賊數千，而官軍傷亡不滿二百人。湖南陸兵極薄，恰有北省兵勇助剿，西岸大隊扼洪山要路，不先不後，恰痛殲東北之竄匪。事機之順，處處湊泊。此則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篤祐，不特非臣等籌謀所能到，亦並非臣等夢想所敢期也。現已飛咨湖北巡撫兼署督臣楊霽，請其迅速渡江，鎮撫會城。一面妥籌分路進剿得宜。廣西升用道李孟羣，忠孝鬱積，戰內身先，沈毅有謀，應請加按察使銜，并賞加勇號。候選如府羅澤南，候選知縣李續賓，自岳州拔營東下，常在各營之前，途中力戰七次大勝，攻克花園堅壘，制賊之命。羅澤南應請記名以道員用，李續賓應請以直隸州選用，賞換花翎。升用游擊楊載福，永綏營守備蕭捷三，廉明愛士，膽方堅定。從下游逆擊而上，甚合機宜。楊載福請以參將補用，並加副將銜。蕭捷三請以都司升用，並賞換花翎。候補都司彭三元，候補守備唐得陞，力截洪山要隘，殺賊尤多。彭三元請以游擊補用，唐得陞請以都司升用，賞換花翎。同知銜文生，李光榮，練勇殺賊，果敢有爲，應請以府經歷承歸部，遇缺即選。已革涼州副都統魁玉，高州

鎮總兵楊昌泗，身先士卒，克復郡城，實屬奮勉出力，可否開復原官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俟臣等核明勞績，開單保奏，仰候恩施。所有官軍克復武漢緣由，謹會同荊州將軍官文，湖北巡撫兼署督臣楊霽，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仰懇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覽奏，感恩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另有旨。」欽此。

### 李宗涑等留營差委片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臣等自辦理軍務以來，凡管帶練勇，襄辦糧台，監製軍械，在在需員差遣。湖南候補正雜各員，現尙不敷委署，未能多調。前此因員弁過少，不能節節維繫，遂致挫失，會於自請治罪摺內，詳悉聲明。現在出境剿賊，營務愈繁，需員愈衆。月前曾咨請撫臣駱秉章，遴選州縣一員，佐雜三員，來營差委。臣塔齊布營中，亦請員備用。撫臣因所請揀發未到，正在乏員，迄今未准咨送。昨官軍克復通城咸甯等縣，經南撫臣駱秉章飛咨兼署督臣楊霽，委員守土。督臣轉咨南省，就近派員代理。而南撫臣仍以無員可派，咨復目下臣營造船運餉，接應子藥，均屬事浮於人，殊形拮据。昨於儻州設立水卡，稽查民船，即苦無員可委，軍務吃緊，未便過於拘泥，致誤事機。是以周諮博訪，但使人才可用，即不能不兼用了。爰降

革之員。查有湖南候補府經縣丞李宗涑。王誥。前清泉縣楊恩植。大挑教諭唐訓方。均係丁憂人員。例應奏明。方准調用。臣因人地相宜。擬令李宗涑。王誥。管理軍械。楊恩植。襄辦船工。唐訓方。分帶練勇。又已革升用知府。鳳凰直隸廳同知劉建德。候補從九署永明縣典史林周培。試用按照磨署道州吏目秦豫基。武舉署茶陵千總劉文煥。該革員等。均因失城被議。劉建德。署澧任內。因衆寡不敵失守。旋即督帶鄉勇。隨同官軍。克復縣城。林周培。秦豫基。先均奉委出境。並未在城。惟因監犯裹劫。疏於防範。致被議革。均無餘罪。劉文煥。尚待查參。該員弁等。官聲尚好。且係有用之才。是以調赴行營。劉建德。委督船工。林周培。秦豫基。接濟各營子藥。劉文煥。幫帶新田練丁。又馬丕慶。係甯鄉失守之員。尚待查辦。昨經南撫臣委令解餉來營。臣即營留。令其稽查水卡。實因軍務乏人。不能不從權辦理。如果始終奮勉。仍當籲懇。逾格天恩。一律保獎。以收後效。而勵戎行。再前經廣西撫臣勞崇光。代招水勇。奏委升用道李孟羣。統帶來南。隨員中有已革同知銜。廣西試用縣程植生。平樂縣丞。升用縣趙啓駒。因疏防土匪被議。此次咨遣來南。未知勞崇光。會否入奏。臣塔齊布。行營解餉之候補。未入流。賀宗瀾。亦係革員。辦事均甚勤奮。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該部查照。准其仍留臣等營中。差遣委用。謹附片奏聞。

### 遵旨彙保員弁兵勇第一單摺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欽遵疊次諭旨彙保出力員弁兵勇懇恩獎敘仰祈聖鑒事。竊自賊竄常澧以後。數萬逆黨盤踞岳州。六月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各營水師。克復郡城。七月初三。初六。十四等日。江面鏖戰。燒船逾千。自十八至二十九日。陸路大捷四次。水陸並勝一次。閏七月初三日。遂將賊營二十二座。全營蹋平。比之湘潭大捷。三倍過之。嗣後分途東下。陸軍克復崇陽。沿途大勝七次。水軍搜剿各湖。孤軍深入。戰勝六次。臣等屢次奏報。俱於摺尾。懇請將員弁兵勇。開單保獎。疊蒙皇上天恩。允准在案。謹遵照諭旨。核實保奏。分為三起。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九日。三摺為第一單。自二十一。至二十九日。為第二單。自閏七月初二。蹋平賊營。至八月十三止。水陸十餘戰。為第三單。其糧台各員。在省在營。經理子藥。至三十餘萬斤之多。千里轉輸。籌備銀錢。採辦鹽米。有江湖風波之患。有土匪梗阻之虞。晝夜辛勞。亦合仰懇天恩。一體保敘。茲據各營官開單稟保。臣等再三覆核。將第一單酌定。籲懇恩施。以獎屢勝之勞。而作將來之氣。其第二。第三單。容俟核定。續行奏請。所有彙單請獎緣由。謹會同湖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

(咸豐四年八月三十日)



奏爲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燒船千餘號，恭奏摺祈聖鑒事。竊自二十三日，官軍大戰武漢，燒燬賊船千餘號，克復兩城，鄂省上下二百餘里大江，已無賊艦。惟襄河之內，賊船尙多。襄河卽漢水居民及船戶皆稱爲「小河」者也。其正流，上通安陸襄陽，以達於興安漢中，其旁派，則北枝通於德安孝感應城，南枝通赤野湖沙湖，以達於沔陽荊州。該逆盤踞武漢之時，其國宗丞相等，率老賊守城，而別遣輕悍之賊，在襄河南北擾攘。號令於賊名曰「打先鋒」，誅求於民，名曰「催貢」。有船千餘號，屯駐蔡店蔡馬口長江埠侏儒山等處，游奔無常。近北枝者，有署督臣楊店一軍堵剿，近南枝者，可由侏儒山新灘口以出大江。前此臣國藩進紮金口之時，曾奏明留水師千餘人，駐防新灘口，蓋恐襄河賊舟由該處以抄襲我後路也。自八月十一日，變保福圻二鎮，在仙桃鎮失利以後，賊舟愈多，其氣愈熾。二十三日，克復兩城，臣等卽擬分派水師，入襄河口內，沂流搜剿。二十四日，探報賊舟千餘，已由蔡店順流而下，將衝出大江，與官軍決一死戰。魁玉楊昌泗親至臣國藩舟次，自請督荆兵，攻防陸路，而請臣發水師，迎而剿之。臣國藩卽派各營，以大船錯布漢口內外，而以三板迅入迎擊。入僅數里，該逆已連檣而下。其前隊自楊林溝登岸者，約二千人。魁玉等令官兵佯退，楊昌泗及參將恆泰率兵勇，自歸元寺趨至楊林溝，抄賊之尾，賊衆敗潰。適戰船雷轟而入，該逆開礮抵敵，以河身太窄，賊船太擠，不能迴旋取勢，該逆會皇失措，時開時泊，倏進

倏反，後船之礮，往往自擊前船之賊，喧爭互鬪。我軍乘隙逼入，將火毬火蛋雜亂拋擲，間以噴筒火箭往來馳突。其兇悍之賊，雖以火毬回擲我軍，而怯弱之賊，與被擄之水手，已紛紛擄水，登岸逃竄。老賊持刀砍殺，不能禁止。竄至北岸漢口者，幸得脫免。竄至南岸漢陽者，輒被魁玉楊昌泗之兵截剿，殲斃無數，生擒二百餘名，斬首百餘級。陸軍收隊後，水師復乘勝追入，追及上游，有悍賊數舟，擲火包急撲。我軍各船出入於濃煙烈燄之中，猝不及避，軍士傷亡十餘人，榮官守備蕭捷三頭面手足俱受燒傷。楊載福等力前搶救，矛刺一賊墮水，焚悍者數舟，衆賊乃撲水大潰。自三更以後，賊船逃竄一空。我水軍既不放火，亦不揚聲，惟各持火毬火蛋，每隔一船，輒擲一火。凡行二十餘里，至羅家墩地方，將賊船千餘號，悉數燒盡，四更始行收隊。臣國藩在鮎魚套與漢水中隔大別一山，遙望火光自由山後透出，照見江中波紋盡赤，屋瓦可數。比二十一二兩夜尤烈也。蓋緣漢水逼仄，乘賊船擁擠喧亂之時而擊之。又荊州陸路之兵，兩岸被害之民，亦乘間助而縱火，卽船戶被擄已久，怨極思歸，亦有自燔其船以逃者，皆若與水軍聯爲一氣。是以二十餘號戰船，用力甚少，成功甚多。自有此戰，襄河以內賊舟無幾，更酌留船隻，徧爲搜巢。從此壹意於下，無後路牽制之虞矣。然臣等細察大局，尙有可慮者數端：一、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歸之意。又以岳州酷暑苦戰，保奏稍遲，頗生厭望，時出怨言。屢勝之餘，志驕

氣溢，殊覺散失，暗伏挫敗之機。——此其可慮者一也。——武昌竄出之賊，臣塔齊布洪山截剿，誰殲去四千，然逃者尚多，漢陽竄出之賊，則截剿無幾。現在逃歸下游，斬黃一帶，尚有數萬，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數千里，久已淪爲異域。小民劫於兇威，蓄髮納貢，習爲固然。雖經諭令，難髮而鄉民畏賊之暴，狐疑觀望。崇陽、興國、蘄州、黃孝等處，亂民尤多。設官軍稍有挫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此其可慮者二也。——水陸兩軍銀錢子藥，絲豪皆取給於湖南。此後去湘日遠，不特餉項支絀，勢難長久接濟。且千里以外，轉輸尤艱。軍火銀米一有缺乏，軍士潰散，前功盡棄。——此其可慮者三也。——現在機勢，大有可乘。臣等急思東下，以圖克復沿江諸城。然念三者步步艱難，又不能不熟思審度，縷陳於聖主之前。所有水師續獲大勝，并臣等籌慮各條，恭摺由驛馳奏，伏乞聖慈垂鑒，訓示施行，謹奏。

### 查明賊目殲斃狀及賊中各情片

（豐四年八月三十日）

再：逆首盤踞武昌，以各衙署爲行館，僞文卷俱萃其中。鄂省克復後，臣等將賊中往來稟牘彙查，於逆謀頗得其詳。內有僞東王黃綾誥諭一幅，查悉據守武漢之賊，係僞國宗章俊以德石鳳魁爲副承相黃再興。前次犯岳之賊，係僞國宗章俊石鎮崙爲承相。會天養僞承宣張子朋林紹璋等。而惟會天養爲尤驍悍，調度皆

出其手。去年破田家鎮，破廬州，今年破黃州堵城，破岳常澧等屬，皆會天養爲一軍之主。七月十八日，城陵磯之戰，臣塔齊布恰與會天養迎擊，該匪直呼塔齊布姓名，被親兵黃明魁奮矛戳斃，立碎其尸，餘賊大敗。會天養係廣東惠州人，年六十許，獐獍深目，威令素行於衆賊中，善用兵者自楊秀清外，推會天養爲最。伏誅後，岳州之賊及武漢之賊爲之茹齋。六日，臣國藩在螺山時，業已問之居民，屢訊賊供，俱與僞稟牘相符。臣等前奏言七月初六日，水師哨官羅管全殺斃僞承相會姓，係據豬汝航來稟所云。其實初六日，僅奪獲會天養座船及龍冠黃袍等件。十八日，黃明魁始殲其人。會天養歿後，脅從者始敢逃散，數以萬計。該匪關係賊勢盛衰，不敢不聲名更正。庶將來編纂方略，亦得據實備書。再查逆書中，除僞大王及僞東西南北翼五王外，又有秦日綱、山、僞頂天侯、封僞燕王、陳承璜、山、僞天侯、功封僞豫王、章俊、章以德、係章正兄弟、石鎮崙、石鳳魁、則石達開兄弟。自水師前隊佔據金口後，章以德即託故先回金陵。昨二十三日，石鳳魁、黃再興等開城逃走，經臣塔齊布截擊，殲斃溺斃約三千人。訊問擄救之幼童二百餘名，內有從金陵隨首逆來鄂者。據供：賊戶中凡手帶金鐲，身穿黃馬褂者，即係僞國宗承相。檢點指揮之屬，兵勇中先撈得金鐲七隻，越日往尋，不知鐲出何尸之手，亦不能辨認也。該逆初無逃意，二十一日，僞國宗巡城，猶殺縋城逃賊數十名。在城頭望見官軍戰船，不避鎗礮，直衝下游，始驚顧失色。二十二日，見城外賊營

盡破，賊數盡燒，殺緹城者愈多，而逃者愈衆，遂相向號哭。二十三日卯刻，開城向東南逃竄，復恰與洪山官軍相遇，故得聚而殲旃。據守漢陽之賊，有偽丞相陸光祖不知已就戮否，破賊必先擒首逆，我皇上亦必懸念及此。前奏未及詳備，今既細究各情，理合附片奏聞。

### 請飭江西等省籌解餉銀片

（咸豐四年八月三十日）

再：臣等一軍，屢蒙聖慈垂念，飭令江西廣東四川三省解餉協濟。江西前後解到銀五萬五千兩，又在籍侍郎臣黃贊湯籌解捐項銀二萬兩，廣東解到銀六萬兩，均交湖南藩庫，由撫臣駱秉章撥解，臣等軍營支用。四川頭批解銀四萬兩，係荊州將軍臣王文截留，經南撫臣將另款扣抵，奏明在案。二批解銀三萬兩，由西陽州繞道前來，現尚不知行抵何處，候其解到，可敷九月之用。惟十月以後，餉項尙屬無著。湖南省庫萬分支絀，現因陸兵太單，擬再添二千人，又苦餉無所出，焦急難名。惟江西一省，物力較豐，道途較近。此軍之起，本爲四省合防而設，將來大軍下至九江湖口一帶，則江西之防亦可稍弛。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飛飭江西撫臣，不論何款，迅即籌銀八萬兩，徑解臣等行營，以濟急用。至廣東四川二省，均懇飭諭該督撫，各籌銀數萬兩，飛速解交臣等一軍，庶饋餉常繼，無待哺不給之虞。臣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請：

### 統籌三路進兵摺

（咸豐四年九月初七日）

奏爲統籌三路進兵，分別水陸先後，直搗下游，恭摺奏請聖訓指授機宜事。竊自武漢克復後，襄河以內，賊船焚剿殆盡。江漢一律肅清，急應乘勝進剿。查此次敗竄之賊，脅從解散，薙髮乞命，分途回籍者約二三萬人，逃赴下游，回踞舊巢，再圖抗拒者，亦尙有數萬人。南岸之薙髮解散者，爲數尙少，其回巢抗拒者，多集於興國州。北岸之薙髮解散者，爲數極衆，其回巢抗拒者，多集於蘄州廣濟等處。而皆以水次爲老巢，以舟楫爲藏身之固。屢據探稟，北岸之黃州府南岸之武昌縣均已收復。自巴河以下，經田家鎮道士伏，直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臣等現與兼署督臣楊霽商定三路進兵南路，由臣塔齊布率湖南兵勇進攻興國大治等處；北路，由署督臣派令固原提臣桂明等率各營兵勇進攻蘄州廣濟等處；水師由江路直下，楊載福彭玉麟率前幫先發。臣國藩督同李孟羣等，率後幫繼進。俟抵黃州時，與陸路北軍一會，抵田家鎮富池口時，與陸路南軍一會。北軍行至廣濟，將入皖境，再與署督臣商定行止。南軍則須剿辦九江後，乃能渡江而北，以圖疾搗安慶。現復省會，該逆據掠民船以數萬計，經臣等一軍轟擊焚燒者不及七千，各省官軍焚擊者亦不過數千。下游現存之賊艦，爲數

尙復不少。九江以下必當大戰數次。臣等惟有激勵士卒，步步整頓，以期廓清江面，仰慰聖懷於萬一。所有統籌三路進兵情形，謹會同兼署總督湖北撫臣楊需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  
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所籌甚是，卽照擬行。」欽此。

### 保案第二單摺

（咸豐四年九月初七日。）

奏爲遵旨彙保出力員弁兵勇，懇恩獎敘，以昭激勸事。竊自本年六月二十七至八月十三等日，岳州水陸屢捷，擒奉六次諭旨，均准擇尤保獎。臣等悉心核定，分爲三起開單。其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十八等日爲第一單，業經具奏在案。茲將第二起彙單，仰懇恩敘。伏查岳州水陸二十餘戰，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四日，水戰功多；而十八日，則陸營甚爲得力。自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陸戰功多；而二十九日，則水陸並爲得力。自閏七月初二日至八月十三等日，則水路窮追，陸軍剿戰，均屬非常用命。臣等彙單請獎，因接仗太多，亦不能拘定以某日之功屬某軍，惟據各營官開單稟保，臣等反覆核定，悉準至公。既不敢吝賞，屯膏，亦不敢稍涉昌濫。惟冀就中選拔將才數人，或得偏裨之才數十人，以補異日疆場之選。則臣等區區所以仰答聖慈於萬一也。所有第二次彙單請獎緣由，謹會同湖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馳奏，伏

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語飭陝西解餉來營片

（咸豐四年九月初七日。）

再：臣等水陸進剿，斷不敢稍涉遲誤。惟慮餉項不能應手，卽有掣肘之虞。從前由南省半月解銀一次，目下省庫已竭，道途復遠，水路千餘里，風信靡常。又無專辦糧台之大員，均由臣等設法支持，深恐貽誤軍行。幸荷聖慈，屢飭川廣江西協濟此軍。昨復奏請飭諭江省籌解十月分餉銀八萬兩，未知能應時解到否。此後深入賊地，必須有巨款，足敷兩三月之需，方敢放心前進。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飛飭陝西撫臣王慶雲籌銀二十四萬兩，派員徑解臣等行營，俾敷三月之用。則臣等雖孤軍深入，亦有恃而不恐。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附片請旨。

### 謝恩仍辭署鄂撫摺

（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奏爲恭謝天恩，再行瀝陳下情，仰祈聖鑒事。本月十一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四年九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塔齊布會國藩奏水陸大軍同日克復武昌漢陽一摺。此次運籌決策，深合機宜，尤宜立沛殊恩，以酬勞勩。會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欽此。竊臣辦理戎務，過多功少，屢次陳

癸在案。武漢克復，有提臣塔齊布之忠奮；有李孟羣羅澤南之謀略；有楊載福蕭捷三等之勇鷲；故能將士用命，迅克堅城。微臣實無勞績。至於縱火多順風之時，西岸得荆兵之助，廿三剿洪山之賊，廿四燒裏河之船，事機之順，處處湊泊，則由我皇上憂勤所積，默挽天心，非臣籌謀所能及，尤無勞勳之可言。荷溫諭之褒嘉，祇慚悚以無地。至奉命署理湖北巡撫，則於公事毫無所益；而於私心萬難自安。有不得不瀝陳於聖主之前者：水師前幫，業於初七日啓行，沿途搜剿，已過黃州以下。臣率後幫，亦擬即日起行，鄂垣善後事宜，既不能一爲兼顧，轉瞬出鄂入皖，湖北巡撫之關防，仍須委員賈回武昌，此所謂於公事毫無裨益者也。臣母喪未除，葬事未妥，若遽就官職，則外得罪於名教，內見譏於宗族。疑微臣兩年練勇造船之舉，似專爲一己希榮微功之地，亦將何以自立乎？上月謝恩摺內，申明前奏，不敢仰邀議敘。本月初九日奉到硃批：「殊不必如此固執。」等因。欽此。臣亦知聖主垂訓之殷，恐微臣涉於好名之念。臣更歷憂患，屢經敗挫，又常奉聖諭以好名爲誠，豈有漫不省察之理。願自維縻然素絰，遽縮符綬，大義虧損，何以臨民。康熙間奪情之案，李光地爲彭鵬所劾，于養志爲陸隴其所謂於私衷則萬難自安者也。臣與督臣楊霽熟商，恐出境在即，關防交替，徒費展轉，是以不敢接受，仍由督臣將關防收存，並籲懇皇上天恩，簡派賢員，接任湖北巡撫，以重疆寄。俾臣得專力東

征，感荷生成，實無旣極。倘藉聖主如天之福，此後剿辦得手，廓清江面，不致隕越，則微臣供職之年尙富，受恩之日方長，斷不敢矯情要譽，上負聖慈諄諄之訓。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並瀝陳辭免署撫各情，謹摺附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硃批：「覽。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帥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

# 陸軍克興大冶水師蕪州獲勝摺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陸軍分途大捷，克復興國大冶兩城，水師在蕪州大獲勝仗，恭摺由驛奏聞，仰祈聖鑒事。竊照水陸三路進兵，業經奏明在案。南路之師，臣塔齊布率湖南將弁，十三日自鄂省拔營，由武昌縣一路進剿大冶之賊。署湖北提督佈克慎，副將王國才，揀發游擊阿達春，從之以行。候選道羅澤南亦於十三日，拔營起行，由金牛堡一路分剿興國州之賊。游擊彭三元，都司普承堯等，從之以行。北路之師，副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等，於十七日拔營起行。固原提督臣桂明，已自易店先至黃州，水師前幫於初七日起旋。二幫於十三日起旋。臣國藩於二十一日舟次黃州，與北軍一會，即飭魁玉楊昌泗於二十二日，西出蘄水，進剿蘄州之賊。此分路先後進兵之大略也。十七日，羅澤南等由金牛堡進至大冶縣，探聞逆匪知官軍兩路進剿，遂從田家鎮糾黨六千餘人，半由興國分抄大冶，堵拒武昌一路官兵，半踞興國州城，堵拒金牛一路官兵。羅澤南等於二十日，已刻馳抵興國境內之鑿埠頭地方，急截大冶賊黨歸路，並禦興國之匪，使不得合爲一隊。該逆分三路來撲，有衆約三千人，黃旂遍野。羅澤南等登山審視，扼險排陣，如不欲戰者。然該逆馳下山岡，由田壠進撲我師。羅澤南彭三元由田壠中路進攻，普承堯由傍山左路進，候選直隸州李續賓由沿河

右路進。四面圍抄，鎗礮刀矛並舉，呼聲震天，墮其前鋒數人，賊遂奔潰，半棄軍械而走。我軍追殺十里之遙，共斃賊三四百名，生擒五十三名，內有偽總制汪茂先，偽帥二名，旅帥四名，兩司馬八名，皆髮長尺餘，立即梟示。奪獲大小黃旂六十餘面，拾鎗鳥鎗百餘件，馬十二匹，子藥軍裝無算。該逆因我軍扼截要路，不能前赴大冶，是晚薙髮逃生者十之四五，餘多回竄興國州城。二十一日五鼓，羅澤南等派隊六成，仍分三路前進，直薄州城。城外盤踞之賊，悉數狂竄。飛龍飛虎偽旗，及軍械子藥，皆委之而去。官軍由南門入，克復州城，搜獲偽知州胡萬智，爲賊中僞進士，力守州城，希圖再舉者。供詞狂悖，至死不悔，當即凌遲梟示。復捕獲餘匪二十餘名，就地正法。該知州保忠亦帶近鄉練勇回城，會同安撫難民。其大冶之賊，臣塔齊布於二十日，由武昌縣拔營馳剿。二十一日已刻，抵大冶城外之五里牌。該逆約四五千，整隊來犯。臣塔齊布率湖南弁兵及阿達春等，由中路進，王國才等帶領雲南弁兵，由南路進，佈克慎等帶領湖北弁兵，在於北路埋伏。該逆勢甚猖獗，官兵鏖戰逾時，殺賊多名，尙抵死抗拒。臣塔齊布怒馬衝陣，將逆首立斬馬下。中路之賊，當即敗退。左右兩路亦隨奔潰，各路兵勇及埋伏之兵，乘勝施放火箭火彈，燒燬賊營二座，煙燄迷漫。詎料敗竄之匪，拚死復來。左路另有伏賊突起。臣塔齊布正在揚鞭督陣，忽被數匪撲來，刺傷坐馬。幸親兵數人立前，刺取伏匪之悍者四路短兵相接，賊復大潰，尸橫遍野。我軍由縣城北關追出南

關復分兵截賊之腰。共斃賊約一千餘名，奪軍械千餘件，騾馬二十七匹。餘賊爭橋過河遠竄，人數擁擠，橋忽折斷，墜橋死者近一百人。後至者爲追兵所逼，無路可逃，全數落水溺斃，又千餘名。與八月二十三日，洪山追賊入湖，層累踐踏，大致相似。各營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據掠姦淫，肆毒已久，僅予梟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遲，以洩居民之憤。此陸軍二十一日，同時克復興國、大冶兩城之實在情形也。各營水師分紮蘄州上游之蒜花、寮道士、洪淖源口一帶。十八日，探聞蘄州賊窺我水軍深入，距兩岸陸營在三四百里外，希圖乘隙來撲我水師。升用參將楊載福、候選同知彭玉麟等，會商定計，與其待賊至而迎敵，不若及其未至而擊之。遂於十九日，督同千總秦國祿等，各帶長龍三板，自蒜花壕出隊，行抵蘄州對岸。賊見我軍將近，將船百餘艘，先行開出，放礮迎敵，並於高岸搖旂開礮，以護未開之船。我軍奮勇轟擊，該逆船勢不能支，卽行下竄。我軍分戰船一半，追赴下游，躡至距田鎮十五里之骨牌磯。先後燒燬三十餘艘，轟斃賊匪無數。其一半則攻擊未開之賊船，該逆轟礮擲火，抵死抗拒。岸上賊復開礮助之，子如雨下。我軍習戰已久，俱以避子爲恥，愈擊愈奮。自午至酉，酣戰數時，始將未開之船六十餘艘，一概燒燬。轟斃逆黨甚多。北岸陸軍未到，州城未能卽復，收隊回營，時已五更。計奪獲旗幟、鎗礮共數百件，而陣亡受傷者亦不少。此水師蘄州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鄂省逆匪，以興國、崇陽兩處之賊爲最兇悍。自去年田鎮

失防，興國、大冶該逆久已踞爲老巢。上達崇通，下達九江，製造子藥，嘯聚黨羽，皆以興國爲總匯之所。該逆聞七月在鄂城開科，取士興國之人，應試者最多。是以臣等於克復武漢以後，卽決計先剿興國。大冶茲幸仰仗皇上天威，兩城同日克復。惟殲斃溺斃雖逾二千之多，而逃竄尙復不少。探得該逆畏南軍之勁，從下游渡蘄北岸，於田家鎮多築土城，掘濠數重，又以木簾橫截江面，阻我舟師。分賊數千，踞守蘄州城內，亦於臨江一面，築壘安礮，拒禦水師。臣塔齊布督同羅澤南，尙在南路痛剿餘匪。臣國藩現紮道士墩，相機審度。如果北岸之賊負隅抗拒，仍當令南軍渡江會剿。以期一鼓殲除，仰慰宸廑。此次水陸二軍分途獲勝，克復堅城，所有出力員弁兵勇，合無仰慰皇上天恩，准臣等擇尤保獎，以作士氣。其陣亡兵勇，亦卽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陸軍分路大捷，克復兩城，並水師獲勝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百六十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第二單保案摺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遵旨彙保出力員弁兵勇，仰懇恩施，以昭激勸事。竊照水陸各軍，自岳州剿賊，轉戰至金口一帶，大捷十餘次，欽奉六次諭旨，准將出力員弁兵勇，擇尤保獎。臣等悉心酌核，分作三起開單請獎。每起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業經兩次彙奏，均奉恩旨。

俞允。當即恭錄行知，各將士無不感激涕零。本月十四日，復奉奇諭。出力將士，尤須及時酌保，不可使有缺望。若能從九江安慶，直抵金陵，使長江數千里盡蕩妖氛，則從征將弁，朕必破格施恩，以酬懋績。欽此。臣等跪聆之下，仰見我皇上鼓勵戎行之至意，莫名欽佩。比即傳知各將弁，傳諭各兵勇，莫不感頌皇仁，懽聲雷動。茲將第三單酌定，恭呈御覽。仰懇天恩獎敘，以作士氣，而勵將來。在李孟羣所帶廣西水勇，於閏七月初一日以後，始行開仗，是以列入此單。八月初三四等日，陸軍克復崇陽、大戰咸甯等處，亦即彙入此單，不另具奏。所有第三次彙單請獎各緣由，謹會同南撫臣駱秉章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擬先攻牛壁山破賊橫江鐵鎖片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正：封摺間，適接探報，該逆於田家鎮江面，橫安鐵鎖二道，相距約十數丈。鐵鎖之下，排列小划數十隻，以鎗礮護之。北岸築土城，多安礮位，專防我軍戰船。該逆屢次大敗之後，而氣力尚凶。橫如此，殊堪痛恨。臣等擬先攻田鎮對岸之半壁山，奪其要隘，則鐵鎖一岸無根，當易拔去。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縷陳鄂省前任督撫優劣摺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博採公論，縷陳鄂省前任督撫優劣，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籍臣國藩自入鄂城以來，撫卹遺黎，採訪輿論。據官吏將弁紳庶，僉謂武漢所以再陷之由，實因崇綸台湧辦理不善，多方賂誤。百姓恨之刺骨，而極稱前督臣吳文鎔忠勤憂國，殉難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即於前撫臣青麀亦尚多哀憐之語，無怨恨之辭。蓋緣吳文鎔於上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聞田家鎮兵敗之信。聞城逃徙一空，官弁倉皇無計，衆心渙散。吳文鎔傳集僚屬，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門城樓，隨身僅一僕一馬，無書吏幕賓，無親兵。夫役晝夜手治文卷，衣不解帶者兩月。由是人心稍定。潰兵稍集，賊匪仍退下游，不敢徑犯鄂垣。若堅守不懈，未始不可轉危而為安。乃崇綸因偶懷私怨，輒劾奏吳文鎔安坐衙齋，閉城株守。其實該前督日夜住宿城樓，並未在衙齋少住片刻也。賊匪所恃以駭人者，全憑船隻之多，萬帆颺忽，千礮雷轟。官軍若無舟師，雖有陸兵數萬，亦熟視而無可如何。自上年田家鎮失防以後，吳文鎔江忠源二人與臣往來書函，皆以籌辦水師為第一要務。臣在衡州試造戰船，吳文鎔屢函熟商，言造造配礮，選將習戰之法，精思研究，每函千餘字。忠盡之忱，溢於行間。臣愚竊歎以為不可及。其言湖北現僅雇小划擺江之類，不堪戰陣。必待臣處舟師辦就，駛至鄂中，始克會同進剿，亦係實在情形。乃崇綸茫焉不察，動稱船礮已齊，譏督臣畏葸不出。吳文鎔素性剛介，深以畏葸為恥，遂發憤出征，以屢潰雜收之兵勇，新募未習之小划，半月不



給之餉項；倉皇赴敵。又居者與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軍潰敗。湖北府縣相繼淪陷。蓋未始非崇綸參劾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異者，當參劾之後，吳文鎔毅然出征，崇綸復率僚屬力阻其行。我皇上會嚴飭其自相矛盾。迨堵城既敗，吳文鎔殉難，閩省軍民人人皆知，而崇綸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擠於生前，更復中傷於死後。正月十九日，崇綸遣守備熊正喜至衡州一帶，催臣赴鄂救援。僞造吳文鎔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內但稱：「黃州賊勢猖獗，」並不言堵城已敗，督臣已死。種種詐僞，故作疑似之詞，無非謂吳文鎔未能殉難，誣人大節，始終妬害，誠不一其是何肺腑！臣國藩於九月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躬詣堵城，察看當日營盤地勢，並祭吳文鎔之靈。細詢該處居民，言吳總督自到營此來，雨泥深數尺，日日巡行各營，激厲士卒。正月十五日見賊踏營盤四座，知事不可為，乃於雪泥之中北向九叩首痛哭大呼曰：「無以仰對聖朝！」遂自投塘水而死。其塘去營門遠不過六七丈。土人言其平日之勤苦，臨終之忠憤，至今有流涕者，亦可見公道之不泯也。吳文鎔受三朝恩遇，為督撫二十年。前此海塘潰決，尙且慷慨激烈，投海捐軀。豈有全軍覆敗，反肯濡忍偷生之理？幸賴聖明鑒照，優加卹典，賜予美諡。吳文鎔得雪斯恥，永銜感於九原。否則名節誣墮，雖死猶有餘憤矣。吳文鎔既沒，青應辦軍務，崇綸又與之百端齟齬，求弁兵以護衛，而不與請銀兩以製械，而不與。或軍務不使聞知，或累旬不相往還。青在長

沙時，與臣言及崇綸之多方掣肘，台湧之坐視不救；輒為之椎胸痛恨，怒背欲裂。未知曾否入奏，大抵治軍警如治家，兄弟不和，則家必敗；將帥不和，則軍必敗。一人而怨詈衆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擠衆將帥者，必非良臣。上年張亮基欲以全力防田家鎮，崇綸既阻撓而不合，繼又傾擠吳文鎔，旋又忌害青，皆使銜恨於地下。平心而論，鄂省前後潰敗決裂之由，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崇綸也。自賊踞漢陽，漢口為老巢，山是西至宜昌，北至德安，南犯湘省，三次攻陷，岳常、澧州，縱橫百餘州縣，蹂躪殆遍，廬舍蕩然，寸草不留。崇綸閉坐一城，置罔聞，知土匪擄掠，亦置不問。所失國家土地，並不一詳奏。百姓之言，皆曰：「青巡撫在此，尙有兵勇驅賊之擄掠，尙有告示憐民之疾苦，崇巡撫並告示而無之，全不恤我等為大清之赤子矣！」積怨如此，我皇上優容臣下，僅予革職。崇綸稍有天良，亦當以一死圖報。乃六月初二日，武昌城陷，崇綸隨衆軍逃出，展轉偷生，反稱革職回京。已於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請轉奏。身為封疆大臣，無論在官去官，死難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月日，諱其城被逃生之罪？劫人則雖死而猶誣之，處已則苟活而故諱之，豈非無恥之尤者哉？臣自入湖北境內以來，目擊瘡痍，博訪輿論，莫不歸罪於崇綸。以年餘之成敗始末，關繫東南大局，不敢不據實縷陳。其應如何聲罪嚴究，聖主自有一定之權衡，微臣不敢擬議。所有博探公論縷陳鄂省前任督撫優劣情由，恭摺附譯奏聞，伏乞 皇上聖斷施行，謹奏。

硃批：「另有旨！」欽此。

## 陸軍踏破半壁山賊營水師續獲大

### 勝摺

（咸豐四年十月初九日）

奏爲陸軍踏破半壁山賊營，水師續獲大勝，恭摺由驛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水師在蕪州獲勝，陸營克復大冶興國，業經馳奏在案。查逆黨全力占踞田家鎮，自蕪州至該鎮四十餘里，沿岸增築土城，安設礮位。江面用鐵鎖橫互，阻截舟師。其南岸之半壁山、富池口均令重兵駐守。兩岸之賊舟楫往來，我軍欲破田鎮，必須先奪南岸。上年田鎮失防，因半壁山富池口爲賊所據，勢遂不支。故南岸爲必爭之地。臣等在鄂省時，已經籌及。是以克復興國大冶後，卽定議占據半壁山富池口兩處。臣塔齊布於二十八日，自興國拔營進紮富池口，新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進紮半壁山。是夜宿挑港，初一早，整隊進發。羅澤南自帶湘勇九百名，以游擊彭三元都司普承堯所帶寶勇九百名，派七成隊爲前敵，而以三成護輜重居中。升用直隸州李續賓帶湘勇九百名，以三成護輜重前行，而以七成居後防賊抄尾已刻，行抵馬嶺坳，距半壁山賊營二三里。見該處孤峯峻峙，俯瞰大江，與田鎮諸山相雄長。上紮大營一座，小營四座，挖溝深丈餘，闊三四丈不等，引內湖之水環

灌之。溝內豎立礮台木柵，溝外密釘竹籤木椿，其堅固與前次花園賊壘相埒，而地險過之。羅澤南等登高審度形勢，正欲紮營，賊忽以數千人來撲。其田鎮之賊渡江助戰者又數千人。藏匿民房者亦紛紛突起，約共萬餘人。半壁山至馬嶺坳湖汊紛錯，惟兩隄可通行。我軍列陣以待，擬俟李續賓到後開仗。賊恃人衆，遽來搦戰。寶勇居左，向前迎敵。被害數名，諸勇盡退。羅澤南恐一潰之後，不可復救，自帶敢死之士數十人，匹馬衝去，奮力一殺，賊衆退歸隄北。羅澤南復由右隄衝出，殺賊數人。藍翎千總何如海手刃僞丞相一名，與六品軍功彭祥併力向前，從左隄殺出，斃賊數十名。突被高阜之賊拋擲石塊，擊中何如海額端，登時陣亡。彭祥趕救，一同遇害。左隄湘勇亦稍卻退。羅澤南從右隄回馬衝入，常我軍進，則賊稍退；我軍卻，則賊復前。如此者數十次，血戰三時之久。賊雖屢挫，尙拚死抵抗。李續賓帶湘勇後隊，遽來救應，軍氣益振。羅澤南與候選知縣李杏春從左隄衝進，李續賓從右隄衝進，斃數十名，賊衆大敗。乘勝直逼，賊營從木椿竹籤中踰溝而入，縱火焚燒，煙燄蔽空。焚斃以數百計。彭三元分途截殺，普承堯亦從右坳抄出，圍住賊營。各勇追至江岸，賊卽登舟，我軍搶入舟中，殺斃近千人。江水盡赤，覆舟溺斃者亦不下千人。浮尸蔽江。僞秋官丞相林紹璋被湘勇追至舟邊，殺於馬下。賊懼我軍飛渡，自將浮橋拆斷，生擒四十餘名。據供除林紹璋外，又有僞將軍陳姓

偽指揮彭姓及偽官十數名，均已就戮。奪獲黃旗百餘面，馬三十餘匹，子藥軍裝無算。申刻收隊，查明各勇陣亡者計十三人。此初一日陸軍羅澤南等在半壁山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水軍自十九日戰勝後，分紮津浦口之兩岸，與蘄州賊船相距二十餘里。二十九日辰刻，澄海營官白人虎、定湘營營官陸瑩、器駕戰船十餘號，往下游巡哨。風平水溜，忽近蘄城，該逆猝出船百餘號圍擊澄海營被燒船一號，被擊破一號，我軍小挫。一面迎敵，一面轉舵回營。該逆見官軍卻退，遂乘東風大作，飽帆來追，凡尾追十餘里，乘勢上犯，直近老營。左營彭玉麟、右營楊載禮親往救應。中營秦國祿、清江營俞晟、嚮導營孫昌國各率快蟹、長龍等大船盡出，迎風開鎗排轟而下。哨官任星元、李繼元、鮑超等，傍南岸而行，衝至蘄州以下之釣魚台，先包賊尾，然後逆擊而上，將賊船裹入中段。該逆先乘順風上犯，倉猝不能退轉；又見官軍上下圍抄，遂紛紛棄船登岸。我軍自上而下者，攢礮以轟登岸之賊；自下而上者，縱火焚釣魚台之賊船。是日上犯之船，悉數焚奪，無得脫者。計延燒賊船近八十號，奪獲賊船大小四十六號，巨礮六十三尊，拾鎗鳥鎗、旗幟、號衣、子藥，偽書無算。白人虎因初時小挫，後得大勝，憤極戀戰，戍初猶未收隊，被岸上之賊以拾鎗中傷額角，卽夕殞命。當逆船來犯時，陸賊千餘人，亦沿岸上撲，護衛水帥之陸勇，先派八十餘人放哨，突遇賊至，鼓勇格鬥，傷亡十餘人，各營始出隊救應。前任江西巡檢石熾然，偕浙江監生徐國本，急稟請親勇十餘

人，奮往助陣。石熾然刺倒大旗賊目，復手刃六賊，乘勝進追。樹林內伏匪突出，石熾然、徐國本同時遇害。賴大隊前往救應，水軍復向岸轟擊，始將陸賊擊退。此二十九日，水軍先挫後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一夜，該匪乘北風甚勁，前來驚我水營，以小划十餘，亂拋火毬，而於北岸施放火箭。臣國藩以黑夜風厲，一經開動，必至自相撞擊。急傳令軍中曰：「船不開動者，該哨官立卽奏保；其開動者，立卽責革。」各營堅壁不動，手持水對，見火毬落船，卽時撲滅。該逆射火箭數百枝，僅燒一船，餘俱無恙。次日在明開動之船僅十餘號，此外皆堅坐不動。此初一夜大風驚營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自武漢敗竄，卽全數防守田家鎮，蓋以南岸之大冶、興國、北岸之蘄州、廣濟，向爲衆賊之淵藪，而田鎮與半壁山又實爲天然之關隘。故上游之賊併萃於此，復自下游江皖糾集滿髮老賊，來此拚拒。阻我東下之師。現在鐵鎖尚牢，繫江心，兩岸賊衆尙近四萬，計日內必須大戰數次。臣等謀定後發，斷不敢稍涉疏虞。此次與該逆爭此關隘，幸仗聖主天威，水陸獲勝。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仰懇天恩，容臣等酌量保獎，以示鼓勵。至陣亡各員，除白人虎另片請卹外，藍翎千總何如海，自岳州以來，身經數十戰，爭先陷陣，奮勇被戕，合營皆爲痛哭。克復武昌案內擬保守備，尙未出奏。應請從優照守備例，賜卹。前任江西馬當司巡檢石熾然，膂力剛強，膽勇俱壯，因衆寡不敵遇害，碎首屠腸，死事最烈。應請飭部議卹。監生徐國本，襄辦營務，明敏勇敢，武昌案內擬保從九，尙

末出奏。此次助陣捐生，尸首無獲，合無仰懇聖恩，即照從九例議卹，藉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所有水陸大捷，各情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請飭江西開局製造火藥鉛彈片

（咸豐四年十月初七日）

再：臣等軍中所需子藥，前後用至數十萬斤之多，概係湖南省局支應。不特撫臣等竭力籌解，即委辦後路糧台之保升道員裕麟，保升知府厲雲官等，均能設法預籌，或水路虞其阻滯，忽改陸路，或前批尙未起行，接辦後批，委官委紳，絡繹不絕，實屬勉力供支，無誤要需。惟目下全軍將出楚境，距南省千數百里，江湖阻隔，風信靡常，此後殊難應手。且南省供億經年，力量不繼，亦賴協濟於鄰封。湖北殘破之餘，竟難措辦，相應請旨飭下江西撫臣陳啓邁，遴委幹員，籌款開局，監製火藥，鑄造鐵子鉛彈，由湖口運解出江，就近接濟，庶可無誤軍行。俟江省子藥辦成解到後，即可漸紓湖南省局之力。理合附片具奏，請旨：

### 白人虎陣亡請卹片

（咸豐四年十月初七日）

再：澄海營官白人虎，籍隸華容，剛正嫉惡。本年三月十七日，逆首王光鼎、丁魁圭等，聚匪千餘人，逐官據城。白人虎捐貲募勇，

與生員白明月等，帶勇千餘往剿，及賊，戰於萬度市，殺賊七十餘名。白人虎右臂受傷，復手刃二十二賊，遂乘勝收復縣城。生擒匪目尹其正等，追賊至石首縣境之招商河，殲斃九十餘名。逆黨恨甚，旋於五月初二分三路悉數來攻。衆寡不敵，縣城再陷。知縣宋昌期殉節，義勇死者七十人。白人虎遂赴荊州請兵，偕李光榮、黃鵬程等，援石首，並攻華容。十二日，白人虎先驅及賊，戰於板橋，殺匪千餘人。再復縣城，倡辦團練。經荊州將軍王文咨賞五品頂戴，未知曾否入奏。復剿捕巴陵陳家林土匪，殺催貢之匪目楊大連、易正清、生擒王光鼎之父。六月二十二日，逆船二百餘號，在九都焚掠。復帶勇剿斃五百餘名，燒船二十四號。旋於華容石首監利三邑交界之塔市驛，搜捕丁魁生家口殺之。義聲所倡，各團響應。該縣雖數月無官，合邑士民咸奉白人虎爲依歸，土匪終不敢肆虐。即粵匪往來荊州、岳州之間，不敢多擾華容，亦賴白人虎保護之力。臣國藩札調來營，華容士民留之，嗣令其招集水勇，修理船礮，駐紮新灘口，以防襄河之賊。白人虎晝夜辛勤，自家運米二百石，以佐該營之用。所得公項銀兩，盡數分給士卒。其義俠廉正，均不可及。臣等方以國士期之。武昌克復案內，擬保守備，尙未出奏。遽力戰捐軀，深堪憫惜。該營官歿後，其部曲揮涕如雨，皆思爲之報仇，其義憤亦尙可用。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該營官徒手倡義，功在地方，即照守備陣亡例，飭部議卹，以示旌異，而慰忠魂。臣等爲激厲人心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聞請旨。

劉若珪殉難請卹片

(咸豐四年十月初七日)

丹臣克復武漢即派員查明殉難官紳下落據已革湖北鹽法武昌道劉若珪家丁趙升呈稱竊家主前在署黃州任內值粵匪數萬來攻孤城無援遂至失守當經投環自盡被衆家丁挽救復甦時以苟延殘喘爲恥鬱鬱不樂嗣經部議發遣因道梗難行粵匪復又上竄鄂省戒嚴奉崇巡撫札委巡守小東門夙夜在公不遑安息原冀戴罪自効稍贖前愆不料六月初二日省城再陷家主感憤愈甚即在蛇山望即叩頭懸樹自盡家丁見其情詞激烈不敢勸救又恐逆黨殘毀其尸隨負至寓所後院煤房掩厝用瓦礫標識復繞城躲避鄉間昨大軍攻克武昌家丁攪回原寓查看家主尸身雖腐面目如生呈懇奏明請卹等因據此當即委員前往查驗無異仍飭妥爲棺殮搬回原籍查革道劉若珪係前任大學士劉權之之子由知府補授鹽道世受國恩自去年以來屢以前事爲疚憤不欲生卒能一死殉城克完初志我皇上表章節義凡獲譴之員但能遂志捐軀均獲加恩賜卹此外鄉紳義勇有因殺賊捐生者雖一命未賸猶蒙恩卹屢奉通飭欽遵在案今劉若珪引義自裁深堪憫愴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飭部議卹以勵臣節而慰忠魂所有據呈請卹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請旨

謝兵部侍郎銜恩摺

(咸豐四年十月初七日)

奏爲恭識天恩仰祈聖鑒事九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會國藩著賞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湖北巡撫欽此竊臣墨經從戎毫無勞績前荷恩綸畀以封疆重寄臣因母憂未除義不忍遽縮符綬且出境東征於地方公務尤難兼顧是以具摺叩謝天恩并辭巡撫之任迺前摺尙未查到即蒙聖慈垂念體卹周詳免其署理巡撫俾臣內不虧於名義外得効乎馳驅凡私衷不敢上達之隱無一念不在洞鑒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至頭銜之寵錫尤慚悚之交增未展寸功叨司九伐責任愈重報稱愈艱現在師抵蘄州水路兩物勝仗又幸有半壁山之捷擬即將田鎮老巢併力攻破以便直搗下游臣益當慷慨誓師枕戈待日拯生民於水火紓宵旰之憂勤以期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附驛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代奏羅澤南謝慌摺

(咸豐四年十月初七日)

奏爲據情代奏叩謝天恩事據新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

呈稱：「九月二十九日，在興國行營，接奉行知，咸豐四年九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浙江甯紹台道員缺，著羅澤南補授。』欽此。竊澤南湘中下士，才識迂愚，值粵匪擾及鄉閭，倡辦本邑團練，猥蒙保薦，山廩生，候選訓導，嗣於剿辦桂東土匪案內，經湖商巡撫保擢知縣。上年六月，帶勇赴援江西，剿平吉安泰和股匪案內，經江西巡撫保升同知。其隸州，留於江西補用，並請賞戴花翎。均未接奉部覆。十二月，剿平郴州永興土匪案內，經湖南巡撫保升知府，請仍留湖南帶勇，奉旨交部議覆，亦未奉到部文。本年七月，岳州剿賊案內，奉旨：『羅澤南著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欽此。八月內，克復武漢，奉旨：『候選知府羅澤南，著記名以道員用。』欽此。自惟草茅寒賤，驟玷崇班，初無汗馬之勞，徒切濡鵝之愧。茲復溥荷恩綸，備員東浙，初登仕版，遽躋監司，凡此非分之殊榮，實爲夢想所不到。捐糜頂踵，豈足云酬，惟有勉策駑駘，誓殲醜逆，蹈湯赴火，所不敢辭。庶冀稍答破格殊恩，於萬一條當設香案望闕叩頭外，呈懇代謝天恩。等情。據此，查該道荷蒙超擢，例應叩謝聖恩。既據呈請代奏，理合轉達天聽。惟現當剿辦喫緊之際，該道爲臣軍中萬不可少之員，不能卽赴新任。仍懇皇上天恩，簡員署理該缺，俾得併力東征，則感激益無泯湮。所有代謝天恩，並請將該道留營剿辦各緣由，謹專摺附驛奏聞，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羅澤南著仍留軍營。』欽此。

## 秦報陸軍奪半壁山斫斷鐵鎖水師

### 繞出賊前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四日。）

奏爲南路陸軍大捷，斃賊約萬餘人，斫斷江中鐵鎖，水師繞出賊前，屢獲勝仗，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前月二十九日，水師獲勝。本月初一日，陸軍大捷，業經馳奏在案。初二日，餘賊聚集湖汊，扛礮賊屍，忽出數千人搖旂搦戰。甯紹台道羅澤南因各勇久戰力疲，不令出隊。臣塔齊布自興國拔營，本與羅澤南分爲兩路。羅澤南西往半壁山，臣塔齊布東往富池口。初一日，夜宿南村。初二日，行至軍山，值該逆分數股來撲，隨督參將周鳳山等奮力擊退。焚燒富池口賊營一座，即在軍山紮營，與羅澤南之營相去十餘里，中隔小河。初四日，臣塔齊布遣人搭造浮橋，以通兩營之路。羅澤南派隊接應，橋尚未成，忽逆黨千餘人阻遏渡處。而江中賊船忽以數千人上坡，排列半壁山之左，北岸田家鎮之賊渡江者，又數千人，排列半壁山之右，其占裾舊壘之賊，亦皆搖旂出隊。羅澤南急登高阜瞭望，見僞官坐擁將台，高聲發令，龍旂黃傘氣餒甚張。數路賊黨，約共二萬餘人。我軍以臣塔齊布之帥無橋可渡，僅羅澤南等湘勇實勇二千六百人，衆寡懸殊，軍士惶怯，臨時逃去三人。候選直隸州李續賓遣人飛馬追回此三人者，揮涕而手。

刃之。慷慨誓厲，人心始固。羅澤南與衆將士約曰：「賊衆我寡，當以堅忍不發勝之。」即督勇駐紮高阜之左，李續賓駐高阜之右。游擊彭三元等排列江岸，都司普承堯等排列馬鈴山左，均防賊反奔。賊衆屢次來撲，我軍突起，大呼衝陣，連斃執旗賊目餘衆盡靡，回奔半壁山舊營。該處孤峯拔起，惟後路有級可登，前瞰長江，下臨絕地。我軍乘勝追殺，飛上山巔，逆黨無路可逃，被剿千餘人。從峭壁之上橫墜而下，死者數千人。冒石挂樹，血肉狼籍。餘賊奔江覓船，我軍亦緣壁下擊，呼聲震山谷。有十餘舟，因人數適擠，自行沈溺，有數十舟未及遽開，被我軍躍入，悉數撲水，即已開之船，亦戰慄不能鼓棹，我軍復用火彈、火箭縱橫延燒，即合營之長夫、餘丁亦各執械爭出，或一人殺十餘賊，平地血流，崖有殷痕。江之南岸，水皆腥紅。自湘潭、岳州以來，陸戰數十次，未有斃賊如此之多者也。該逆大敗之後，賊船概歸北岸，我軍將南岸賊營盡數焚燬。遣壯士百餘，縫崖而下，將橫江鐵鎖六條，竹纜七條，盡行斫斷。日暮收隊。是日，臣塔齊布亦隔港分擊，斬獲頗多。忽有賊千餘人，自下游富池口沿岸而上，冀抄我軍之後。臣塔齊布親率將弁，回頭截擊，該逆敗竄江邊，亦被我軍逼退，溺斃百餘人，與上游溺賊繼續而下。前此閏七月初二，陳陵磯之役；八月二十三，洪山之役；九月二十一，大冶之役，皆以追賊落水，溺斃甚多，未有如此次之慘者也。是夕浮橋始成，該逆經此大創，猶復積憤思逞。初五日，復從田家鎮渡江來犯，約三千餘人，意圖搶過浮橋，先撲臣塔齊布

營壘。當率游擊阿達春，守備李新華等，先過浮橋迎擊。酣戰良久，羅澤南、李續賓由左路出半壁山下，彭三元扼截江岸，普承堯據守馬鈴山一路。賊忽以千餘人搶踞山岡，火礮連擲，燒斃湘勇二名，前隊盡退。羅澤南奮力衝截，李續賓由山坡抄來，賊始敗潰。乘勝追至江邊，臣塔齊布亦已追至，兩軍夾擊，殺賊四百餘名，溺斃二百餘名，內有黃馬褂及黃龍風帽之賊四名。我軍仍列隊江干以俟。該逆見官軍盡赴下游，遂開船百餘號，從上游登岸轟擊，欲徑撲羅澤南之營。幸彭三元等奮勇堵截，添派三成隊，登堤協剿。該逆復揚帆上行數里，至牛灌磯對岸，纜擁上坡。各勇亦沿江追擊數里。羅澤南等復從半壁山下游趨來，接應斃賊數十名，溺斃四五十名，焚賊船三隻。該逆始悉數敗歸。此初四、初五，陸軍大捷，斫斷鐵鎖之實在情形也。訊據生擒賊供稱：「初四日，登將台指揮者爲僞燕王秦日綱，憤岳州武漢之敗，率滿髮老賊新來扼守田家鎮。初一日，該逆泊舟彭塘觀陣。見官軍數止五六千人，意甚輕之。初四日，挾全力來犯，冀以一股遏臣塔齊布之軍，使不得渡。以一股圍撲湘勇，以勇各營，不期大敗。初五日，興憤極復仇之師，思一股先攻下游，誘我軍全隊下擊，別以一股從上游潛渡撲營。不圖屢戰屢敗，從此賊計已窮，不敢復窺南岸，而半壁山遂爲我軍所有矣。水師自二十九日大捷後，賊船灣泊蘄州城下，以岸上之鎗礮護之。我軍屢次誘擊，堅匿不出。臣國藩與各營官熟商曰：「蘄州賊船不過百餘，而牽綴我軍，不得直攻下游。初四、初五

半壁山大戰，我水師不能前往援應，此賊之詭計也。我留水師之少半，與蘄州賊船相持，而以強半直衝下游，與半壁山陸軍相合，則不墮賊計之中，而賊船裹在中段，自無可逃矣。初八日，左營彭玉麟後營蕭捷三等，因移營之便，順攻蘄州之賊船，轟斃數千，賊尸徧地，逆船堅伏不出。惟岸上土城之礮，與船上之礮，兩層環擊，與我相持。官軍受傷亦多，哨官蕭世祥中礮殞命。舉戰之際，鈞魚臺下有逆船數十號開竄，我軍分船追刺，拋擲火彈，燒燬賊船二十餘號，奪獲二號，乘勝追下，遂進紮骨牌磯，衝過賊營之下十五里。初九日，復用小划誘賊出戰，而以大隊圍擊蕭捷三營，燒賊船八隻，各營共燒十餘隻。賊舟仍堅伏不出，然上下皆官軍戰船，該逆船裹入中段，大小不滿六十號，萬無久駐之理。遂以初十夜乘大風挂帆遁去。此初八九等日，水師疊勝，繞出賊前，逆船夜竄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以東西梁山爲江南門戶，以田家鎮爲安徽門戶，併力與我爭此關隘。臣等定計先奪南岸之半壁山，次攻江面之船，然後合攻北岸之賊。茲幸仰託皇上天威，南岸業經奪取，北兵不甚得力，俟江面剿辦得手，即當調南兵渡江會剿。務期速破此關，庶退可以固守兩湖，進可以規復江皖。此次水陸鏖戰，將士用命，應請立沛恩施，以昭激厲。候選直隸州李續賓，手刃逃勇，臨陣誓師，有名將之風，應請記名以知府用，並賞加勇號。升用游擊彭三元，於全隊下擊之時，獨能力堵上游偷營之賊，進退有方，應請以參將升用。寶慶協都司普承堯，以少擊衆，膽力堅定，

應請以游擊升用，先換頂戴。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仰懇天恩，俯准臣等擇尤保敘，以勵戎行。即補外委蕭世祥，屢著戰功，武昌克復案內，擬保千總。此次奮勇捐軀，深堪憫惻，應請飭部從優照千總陣亡例議卹。所有陸軍奪取半壁山水師疊勝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硃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仍另有旨。」欽此。

## 覆陳不克隨時知照江南片

（咸豐四年十月十四日）

再：臣於九月二十三日，在黃州行營欽奉寄諭：「著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時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等因。欽此。自應欽遵辦理。惟自岳州以下，久爲逆匪占踞，軍中信息，實有難於常通者。臣國藩自辦理軍務以來，於偵探文報二事，亦嘗認真講求，不敢稍涉疏忽。在衡州時，曾遣人探至安徽金陵一帶，及至本年五月始歸。又曾買船裝炭，用重金雇人，放至下游，使賊據去，以探彼中消息。前後放去炭船四隻，共擄去二十七人。現在逃回者止六人，餘或業遭殺害，或查無音信。至遣人專探賊情，亦多遇賊被害，或被官兵盤拏，或被鄉團捆獲，皆因口音不符，卽示以護票而不見信。前遣三人至江西，即被高安縣鎮拏，昨遣四人



至安徽，又被英山縣鎖擊，雖經飛札飭放，而橫被拘戮者尙多。所遣探卒現有數人未歸，此偵探之難也。武漢未復以前，臣營奏報均專差送荊州，交驛三月內，遣外委劉培元送摺赴荊，歸途被賊擄去，兩月始獲逃歸。嗣遣外委陳金鼇赴荊，復被土匪攔搶，行李川資僅以身免。凡被賊州縣驛站俱廢，往往迂道數日，中途忽又折回。八月初四日，克復崇陽二十四日，大燒襄河賊船，相去將近一月，而臣報克復崇陽一摺，與督臣楊鼎報襄河燒船一摺，同日奉到諭旨。緣一由楊店發行，一由金口送荊州轉遞，遂至遲速懸殊，此文報之難也。至與長沙通緊要文件，均須專差前往，即與半壁山陸營通信，所過之地，居民尙蓄髮盈尺，使者疑畏，動輒迂迴數日。目下臣營摺報，仍須專人送至漢口，方能交驛。臣等深慮奏報不能迅速，上廩聖慮。然道途多梗，辦理實形竭蹶。至與金陵揚州各營通信，則須專差赴江西，轉由浙江繞道前進，動須數月之久。前聞粵省紅單船已至東西梁山，不勝欣喜。頃聞忽又折回江浦，爲之疑慮。屢經查探，終未深悉其詳。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凡江南揚州各營現在情形，及紅單船現泊何處，飭令軍機處，於諭旨交寄之便，隨時示知一二。其安徽廬州等處，臣即廣遣差探，時通消息，以期不誤軍事。所有江南不克隨時照情形，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收復蕪

### 州摺

（咸豐四年，十年，三十一日）

奏爲官軍大破田家鎮賊防，燒燬賊船四千餘號，田家鎮及蕪州兩處之賊悉數潰竄，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官軍與逆賊力爭田家鎮一關，初四、初五等日，陸軍大戰，斫斷鐵鎖，奪占南岸。業經馳奏在案。該逆安置鐵鎖之法，與吳人成法不同。吳人於兩岸鑿石穿鐵，江中無物承之，故一處鉸斷，全鎖皆沈。該逆則節節用小船承之，中用木簾三架承之，船與簾之頭尾，皆用大錨鉤於江底。鐵鎖四道，橫於船簾之上，以鐵碼鈐之。故雖南岸斫斷一節，而其餘數十節，仍牢繫如故。自初六以後，該逆復將南岸一節續行鉤聯於半壁山下，簾上安礮，船上置鎗，以防我舟師之進逼。簾上鋪沙，船中貯水，以防我火彈之延燒。自鐵鎖以上，皆賊之戰船，大小約三、四十號；自鐵鎖以下，皆賊之民船，灣泊約六、七十里，大小約五千號。亦時放鎗礮，以助聲威。其北岸則於田鎮街外，築一土城，長約二里，街尾爲吳王廟，賊營一座，繫鐵鎖北岸之根。僞燕王秦曰綱，駐其中街之上，爲老鼠山賊營一座；又上爲磨盤山賊營一座；又上爲牛肝磯賊礮台一座；自牛肝磯下至吳王廟，長約六七里，皆密排礮眼，向江心轟擊，全力以防舟師。南岸自初四、初五大敗之後，不敢復於半壁山上紮營，僅於山下十里富池口紮營三座，以護下游之賊舟。此該逆設防之實在情形也。我軍戰船自

初九日進紮蘄州之下。十二日遂進茶峯，去田家鎮僅九里。右營參將楊載福、左營同知彭玉麟等密登南岸。至巨塔、齊布及羅澤南營內，共商大舉破賊之策。楊載福、彭玉麟歸船，傳知各營官。哨官曰：「明日破賊，當分戰船爲四隊：第一隊專管斬斷鐵鎖，凡炭鏢、鐵箭、大椎、大斧之類皆備；第二隊專管攻賊船與之對相轟擊；第三隊俟鐵鎖開後直追下游，大燒賊船；第四隊堅守老營，以防賊船冒死上犯。」十三日辰刻，戰船出隊，巨塔、齊布、督同、羅澤南、周鳳山、率陸軍六千人，搶列江之南岸，以助水師之聲威。該逆自牛肝磯、礮台以下，直至吳王廟，盡說抗拒，千礮環轟，子落如雨。我水師第一隊哨官劉國斌、萬瑞書等循南岸急槳而下，一礮不發，徑赴半壁山下鐵鎖之前。賊以礮船開近救護，我軍第二隊環圍擊之，燒其快蟹船二號。該逆不敢復護鐵鎖。劉國斌等惟斷船上之鐵礮，船即自鎖下抽出。哨官孫昌、劉耀以洪鑪、大斧，且鏗且推，須臾鎖斷，各三板飛槳駛下。該逆見官軍衝過鐵鎖，驚顧失色，即時旂靡衆亂，簾上放礮之賊已駕小划而遁。下游賊舟倉皇揚帆下竄。我軍三板追及，縱火焚之。楊載福等先夕與各哨官議曰：「先燒在上者，則在下者開竄遠矣。不如窮追數十里，從下游延燒而上。」至是各哨船梭穿於千百賊船之中，迅如飛鳥，礮聲雷動。中酉之際，追至三十餘里之武穴地方，乃縱火大燒，煙燄蔽天。仰託皇上威福，蒼穹默佑。是時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下行，紛紛撲水，號哭浮沈，昏愴無知。或反攀戰船求救，輒被官軍刺斃。

或緣登賊舟，賊亦抽刀斫之，不能相顧。其悍賊開鴛下竄，或被勁風吹還，撞近南岸。陸路之軍又從而縱火焚燬。其火藥大船最多，往往衝入重霄，碎板亂飛。當水軍衝過鐵鎖之時，巨塔、齊布、即督、飭陸軍，從半壁山飛馳而下，呼聲震天，與戰船礮聲相應。將近富池口，賊營二、三里，該逆并不抵敵，出營大潰。尙有二、三百人逃竄不及者，全數追逐落水。陸軍與水勇爭前刺殺。縱火燒其營盤，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間沙洲數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戰，尙有千餘賊屍未收，至是焚溺半死之賊，復混雜於沙際水濱，殘骸堆積，斷肢漂流，目不忍親。楊載禮、劉培元、洪定陞、李成謀等見郎穴以上，焚燒略盡。郎穴以下尙有賊船復率十餘舟，鼓棹窮追。又三十里，至龍坪，已三更，凡燒船約四千餘艘，百里內外火光燭天。皆該逆歷年所據民船，同歸浩劫。楊載禮至次日巳刻始行歸隊。以竟日不食，積勞嘔血。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衆勇飽則思歸，遂將奪回之船，一并焚之。臣等一軍，陸路殺賊之多，無過初四、半壁山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有過於是日者。該逆舟楫被燬，無巢可歸，無糧可食，無子藥可用。遂於十三夜四更，自焚營壘而遁。此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之實在情形也。至蘄州陸賊，雖與田鎮之賊爲一，而兩路抗拒，各有頭目。據田鎮之逆首爲偽燕王、秦曰綱，偽國宗、韋俊等。據蘄州之逆首爲檢點、曾鳳、陳玉成等。各有真賊數千，脅從數萬。田鎮之賊，力爭南岸之半壁山，南軍破之於前，水師焚之於後。蘄州之

賊與北軍相持日久，本擬調羅澤南渡江會剿，因臣塔齊布兵力單薄，未敢分兵北渡。臣國藩屢飭魁玉、楊昌泗等，深溝高壘，暫守而不主戰，並飭署黃州府許廣漢等，扼要駐守，遏賊上竄之路。又有南軍護衛水師之陸勇二千人，亦飭扼守北岸爛泥灘一帶。十二日，都司楊名聲、教諭唐訓方等，率護水師之二千人，移營柵欄山。十三日，田鎮懋戰之時，斬州賊忽出數千人來撲。楊名聲等督勇迎敵，接戰逾時，該逆忽從左側山後抄出一股，各營驚潰，陣亡四十餘人，營柵被燬。逆黨尾追，水師戰船向岸開礮，轟斃大旗賊目數名，賊始退入斬城。十四日，賊黨三千人，復偷搭浮橋，從牛馬坳來撲魁玉等各營，別由東路菩提壩分股抄尾，並撲至曹家河，劫搶糧米，營盤亦被焚燬。楊昌泗等分途抵禦，許廣漢、李玉田等，併力策應，始將該逆擊退。斬州之賊兩次上撲北岸各軍，尚不知田鎮者巢已破，逆舟已焚，遂爾猖獗自恣。旋聞下游大敗，頓失所恃，遂於十四夜三更棄城而逃，竄往廣濟一帶。此北岸官軍雖挫，斬州之賊聞敗逃竄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以田家鎮為金陵咽喉，并力爭此關隘。臣等以南岸山高，早經籌定先攻南岸，次攻江面，然後合攻北岸。不圖鐵鎖一破，焚舟數千，不特田鎮之賊不戰自潰，即斬州乘勝之賊亦膽破宵遁。此皆我皇上憂勤惕厲，上格天心，故能使風伯助威，祝融效命。且大戰數日，傷亡亦並無多，臣等實念不到此。現已飛飭水師全隊乘勝進攻九江。臣塔齊布等即日由陸路前進。此次水陸將士非常出力，應請立沛破格

恩施以勸將。來副將銜升用參將楊載禮，即選同知彭玉麟共定四隊進兵之議，衆船大戰，條理不亂。楊載禮徹夜追賊，勞苦無比。應請記名以副將用，仍加總兵銜。彭玉麟將奪獲之船燒盡，禁貪息爭，紀律尤嚴。應請記名以知府用，並賞加勇號。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謀勇俱備，奪占半壁山，為此次第一功績。應請賞加按察使銜。保升游擊普承堯，首先撲營，應請賞換花翎。守備劉培元，守備銜千總秦國祿，孫昌國，外委洪定陞，各帶本營戰船，奮勇衝陣，窮追下游四十餘里。劉培元、武漢之役，身受重傷，擬保都司，尚未出奏。此次仍請以都司升用，並賞換花翎。秦國祿、武漢案內擬保都司，尚未出奏。此次仍請以都司即補，並賞戴藍翎。孫昌國，請以守備讀用。洪定陞、武昌之役，頭面受傷，擬保千總，尚未出奏。斬州兩戰，最為奮勇。此次請以千總即補，加守備銜，並賞戴藍翎。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仰懇天恩，容臣等兩單保獎，以勵軍心。陣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收復斬州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霽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欽此。

硃批：「另有旨。續獲此勝，皆因汝等籌畫盡心，朕甚慶念。」

請飭各路帶兵大臣督撫擇要防堵片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逆賊經歷次大創前後焚燬逆船約計萬餘號。長江之險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賊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來路半已斷絕。逆船有減無增，東南大局似有轉機。然聞看賊中文卷，並細詢逃出各犯，知其頭目傷亡者無多，而兇悍亡命之黨，爲數實尙不少。臣等初慮江面不靖，或成割據之勢，若剿辦得手，又慮江面一清，或成流賊之患。蓋水師一入皖境，燬其舟次之巢穴，失其飄忽之長技，分支四竄，乃事勢之所必至。臣等一軍以肅清江面，直搗金陵爲主，設該逆旁竄他縣，陸軍竟難兼顧。相應請旨飭下諸路帶兵大臣，去各省督撫，擇要堵禦，預防流賊之患，其不臨江之府縣，或爲該逆盤踞，官軍所必爭之地，臣等亦必迂道往攻，斷不肯舍難就易，稍諱事機。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水師前隊已抵九江片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正封摺間，接據稟報：水師前隊彭玉麟等，十日九已追賊至九江。沿途縱焚賊船百餘號，九江城外已無賊踪。城內賊亦無多。惟十三夜逃出賊船八號，尙泊九江之北岸。其田鎮斬州之賊，概由北岸竄至黃梅孔壩一帶。臣塔齊布於二十日，率羅澤南等渡江，至田鎮巡北岸而下。擬至九江對岸與水師一會，再行相機剿辦。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 抄呈賊中偽牘片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水師奪獲偽燕王秦曰綱座船內，有偽奏牘稟稿二冊，僞文卷無數。查悉秦逆於九月內，經僞東王傳令專守田家鎮，與已革僞豫王胡以晃，僞佐天侯陳承銓，僞國宗章俊，石鎮崙，章以德，石鳳魁，僞丞相羅大綱，黃再興等，統帶賊衆，併力拒守。章以德，石鳳魁，黃再興，係武漢逃出者，亦令帶罪協防。黃再興曾具稟勸回九江，秦逆以僞東王疊次諭誥，田家鎮爲金陵咽喉，不許退行一步。現在踞安慶者，爲僞翼王石達開，踞九江湖口者，爲僞丞相何潮元，羅瓊樹，僞指揮賴桂英等。其章以德，石鎮崙，及僞指揮黃鳳岐，僞承宣吉志元，僞將軍梁修仁，陳文金，陸鍊福等，則於初四初五等日伏誅。茲將僞稟奏鈔呈數件，以見賊中文案之大概。該逆僞憲書，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並不置閏，不相符合，故用紅紙簽出。又訊據賊供：「秦逆統帶老賊數千，脅從數萬，惟老賊被誅者，見諸稟牘，餘皆隱匿不報，以諱其敗。」故僞稟中言就戮者爲數極少。合并附片陳明，謹奏。

硃批：覽奏均悉，鈔單留覽。欽此。

### 武漢克復保案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奏為遵旨酌保克復武漢與治各城之出力員弁兵勇懇恩  
 獎敘以勵軍心事竊照水陸官軍於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三等日  
 克復武漢二十四日搜剿襄河掃平巢穴各營官知李益全羅澤  
 南楊載順等當蒙優擢其餘出力員弁兵勇欽奉恩旨著臣等在  
 明保奏請水帥於九月十九日在蘄州大獲勝仗陸軍於二十日  
 克復隨州城二十一日克復大冶縣城復奉諭旨准將在軍員  
 弁兵勇賞卹保獎欽遵各在案伏查武漢之役血戰三日夜討賊  
 營十九陣焚賊船千餘艘次日搜剿襄河復焚船千餘艘共斃賊  
 萬餘人解散以數萬計南路進剿與治蕩平賊巢省府州縣城池  
 先後克復水師復有蘄州之捷各將士以寡擊衆奮不顧身實屬  
 出力我皇上俯念此軍關繫東南大局疊沛恩綸卅州保獎兩單  
 及旨播以下沿途十餘城保獎一單均蒙愈允各營無不同聲感  
 頌聲聞湖澤南特簡浙江道員楊載順超擢常德副將堉主用人  
 破除資格各將士迭聽之饒尤覺鼓舞奮與爭先恐後今將武漢  
 與治蘄州各戰之出力員弁兵勇悉心酌核開單共三百四十人  
 進呈御覽伏懇天恩賞准以作士氣而勸將來所有欽遵兩次諭  
 旨開單請獎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鼎恭摺附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陸軍克廣濟縣水師九江獲勝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奏為官軍陸路在北岸連花橋大獲勝仗克復廣濟縣城水  
 師在九江開仗獲勝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官軍大破田家鎮  
 賊防收復蘄州業經馳奏在案該逆自經痛剿後蘄州之賊為偽  
 檢點陳玉成等所統者竄踞廣濟縣城田家鎮之賊為偽燕王秦  
 日綱所統者竄踞黃梅縣城及九江對岸之小池口等處而偽冬  
 官丞相羅大綱又新自安徽帶滿髮老賊萬餘來援亦分佈黃梅  
 境內各要隘臣塔齊布督同羅澤南等陸軍自田家鎮全數渡江  
 凡三日渡畢繞至蘄州二十五日進紮去蘄三十里之苦提壩二  
 十六日羅澤南率後隊亦至營壘未定賊黨已至蓮花橋距我師  
 五里分兩路來撲臣塔齊布派參將周鳳山等為前鋒自帶各營  
 為後勁由北路迎擊羅澤南列陣南路以防抄尾賊從北路沿途  
 設伏以輕騎搗前隊交鋒賊即伴敗退至數里之遙伏賊突起  
 蜂擁而來擊戰時許前隊皆卻賊眾返追逾四五里勢甚兇悍臣  
 塔齊布後隊踵至匹馬衝敵陣斬大旂悍賊各勇始回戈向敵賊  
 遂大潰我軍乘勝追殺百餘名忽北路之左又有賊黨埋伏冀圖  
 抄襲臣塔齊布復督敢死之士移衝左路立斬黃衣騎馬偽官纒  
 賊無數追不數里該逆又回頭反撲我軍愈遂愈厲該逆仍不能  
 支且戰且退先後擊收三次羅澤南等在南路中隔山岡行十餘  
 里始開北路開仗小挫急由山腰橫截而北正值賊眾大敗之時  
 會合追剿追至二十里外之朱雲鋪柴木橋地方共計殺賊一千  
 二三百名尸橫遍地是夜賊入廣濟五更候盡數逃竄遺棄柴草

軍械無算。二十八日，官軍收復廣濟縣城，嚴諭居民薙髮。此陸軍大捷，克復廣濟之實在情形也。水師自十九日，前隊已抵九江。見江中之賊，僅戰船八號，惟兩岸營壘較多，因駐泊二套口，俟隙進剿。詎該逆見官軍猝至，兩岸營內賊衆頓集，併力固守。又自湖口趕來大小戰船，堅守江面，仍用陸路之賊，穩護江心之船。南岸則郡城老賊與湖口賊營相通，北岸即小池口。秦曰：綱與羅大綱之黨所共踞守者也。二十五日，營務處李孟羣借各營帶船進剿。履勘形勢，見南岸九江城外設礮台三座，附城泊大戰船六隻，雜船十餘隻。北岸小池口賊營三座，礮台三座，江心沙洲營盤一座，高建望樓，密排礮位。洲尾有巨簾橫亘數十丈，攔截江面上，環木城，安礮兩層，以大戰船數隻，雜船百餘隻護之。我軍兩路進發，南岸之賊聞礮拒敵，子飛過江。我船衝出其下，直向木城攻擊，又循北岸鼓棹而還。岸賊呼聲震天，我軍若罔聞知。雖衆礮雷轟，往來自如。凡斃岸賊百餘名，中刻收隊。此水師履勘賊營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六日，李孟羣坐長龍船，督陣協同後營都司蕭捷三，中營守備秦國祿，深江營州同俞晟等，直抵九江城下。城上賊搖旂放礮，傍岸賊船亦同時轟擊。我軍冒險仍衝出下游，回舵急攻，礮無虛發，賊衆紛紛墜水，立焚數船。該逆棄舟奔竄，奪其快蟹二隻，雜船十餘隻。岸上之賊，猶據牆開礮，我戰船沿岸而上，轟斃數百名，始竄入城中。李孟羣見南岸雖已得手，而北岸沙洲營甚甚固，岸上之木城，岸上之礮臺，傍簾之大船，傍岸之小划，層層依

護，將欲攻奪其堅，必須由下游兜剿而上。乃復與各營順流而下，衝過七八里之遙，始行急變回攻。該逆水陸攢礮，子落江心，密知撒豆。我勇受傷愈多，衆船愈厲。哨官蘇勝、鄭沐等，由下包抄，閔世慶等砍悍賊落水，隨焚燒北岸賊船二十餘隻。惟快蟹屢燒不然。黃正良躍入賊舟，斷其柁，猶復拚死不退。麥保擊斃黃衣賊目，其陣始動。衆賊紛紛向內奔走，而木簾大船之賊，仍堅悍如故。李孟羣移船親自往攻，各哨隨之，誓必奪其大船。衆礮對轟，羣子亂落，濃煙蔽江，咫尺不辨旗幟。一巨子由李孟羣身旁飛過，擊中親丁骨折，旋又擊穿艙板，又中守備何越。珽右脚，船多穿孔，江波鼎沸。各船始暫停，以觀其變。該逆旋將大戰船開動下駛，附以小划數隻，我軍竟不能奪之也。各船衝下過遠者，歸途單弱，蘇勝中礮殞命，鄭沐被戕落水。吳隆礮傷左腿，李金樑三板被礮擊沈，人船俱失。各哨官憤極，復力進轟擊，卒得追焚賊船七隻，奪回一隻。秦國勝至上岸與賊爭拖一划，人人奮怒，如報私仇。李孟羣因日暮戀戰，恐有挫失，飭令收隊。凡血戰四時之久，燒燬兩岸賊船四十餘隻，礮斃砍殺水陸賊匪五六百名，搶獲黃旗、黃傘、紅衣、鎗、礮，子藥不計其數。而官軍傷亡亦殊不少。此二十六日水師苦戰大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水中屢次大敗，皆因民船太多，被我燒燬，頓失所恃，大衆奔潰。此次民船甚少，純用大小戰船，抵死抗拒，又以兩岸及洲中營盤、木簾互相保護，局勢爲之一變。欲攻江中之船，必先破北岸之賊；欲攻北岸之小池口，必先破黃梅大河埔

孔壘驛之賊。臣塔齊布督同諸陸軍，惟當攻克黃梅，掃蕩諸處，速至江岸，與水師會合夾擊。一俟勦辦得手，再行渡江，會攻九江郡城。此次水陸將士均極用命，特懇天恩，容臣等擇尤保獎，以示鼓勵。守備銜千總蘇勝，把總鄭沐六品軍功李金樑，由粵赴楚以來，無戰不奮，均屬衝鋒敢死之士。武昌田鎮兩案，蘇勝擬保守備，鄭沐擬保千總，加守備銜。李金樑擬保藍翎外委。今俱力戰捐軀，深堪憫惜。合無仰懇皇上，逾格鴻恩，蘇勝、鄭沐均准照守備例，李金樑准照外委例，飭部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弁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陸軍克復廣濟，水師大捷各緣由，謹會同督臣楊霽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固原提督桂明留駐黃州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正封摺間，據報陸路官兵克復廣濟後，於十一月初一日，在離黃梅十九里之大河埔地方大獲勝仗，殺賊三千餘人，蹋破賊營五座，係逆首羅大綱之黨。其開仗情形，即日縷晰奏報。現查黃梅縣孔壘驛及江岸之小池口，悍賊尚多，日內當有數次大戰。臣等陸軍單薄，惟當步步謹慎，謀定後進，不敢稍涉大意。至固原提督臣桂明一軍，臣國藩會與督臣商定，咨令桂明駐紮黃州，以防賊由蕪水抄襲後路。是以該提督未能同赴下游會剿。緣奉兩次

議旨垂詢，謹附片陳明。謹奏。

### 魏作霖請卹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當蕪州克復後，據州判魏作霖之子候選訓導魏孝儒呈稱：一竊職父係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由廩貢生，歷任忠州學訓導。復由海疆議敘，選授今職。於道光二十九年到任。本年九月內，奉魁都統楊總兵札委親赴各鄉勸捐兵米。蕪州自被賊以後，居民市肆焚掠已空。惟職父素得民心，採辦尙易。大兵到蕪經月，口糧皆其籌濟。不期十月十四日，解米回營，值大股賊撲至，即與都司咸恆帶兵出禦。至野塘菁地方，職父奮力督勇，殺賊二名。該逆愈殺愈多，我軍寡不敵衆。職父身受矛傷，被賊圍去，執至蕪城先挖雙目，繼以酷刑。職父罵不絕口，被支解而死。十五日，賊退，蕪民收拾殘骸，代爲殮厝。時職亦奉委在鄉採買米石，聞變痛不欲生。竊懇據情轉奏，等情。據此，伏查蕪州州判魏作霖由教職擢任州佐，蒞蕪數載，士民愛戴。茲因罵賊被戕，慘遭屠戮，實堪憫惻。既據伊子具呈前情，臣等覆查無異，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部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調張承實帶勇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湖南永州府知府張承實，模實勇敢，志切憂時。上年壬子

歲召對時，會請殺賊自効，久邀聖鑒。臣國藩駐紮衡州，該守屢以從軍爲請。時方署理衡永道，地方緊要，未便遽行奏調。茲道篆早經交卸，臣等出境勦賊，正在需員差委之時。昨已咨商南撫臣，飛調該守來營，將現在添募之湘勇左營，交該守管帶，與羅澤南李續賓聯營進勦，行止相依，以厚兵力。所有調員帶勇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飭部查照辦理。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 陳明服闋日期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國藩於咸豐二年六月，出差江西，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計丁母憂回籍。本年十月二十五日服闋，例應入京叩請聖安。茲臣辦理軍務，不及赴京，謹已遵制釋服，理合將服闋日期附片陳明。謹奏。

### 陸軍雙城驛大捷克黃梅縣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爲官軍在雙城驛大獲勝仗，追至大河埔，踏燬賊營，旋在夏新橋大獲勝仗，克復黃梅縣城，恭摺馳奏，仰慰聖懷事。竊照陸路官軍，在蓮花橋獲勝，克復廣濟縣城，業經馳奏在案。該逆以黃梅一縣，爲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總匯之區，必併力死守，拒我東下

之師。僞燕王秦曰綱率田家鎮大股，僞槍點陳玉成等率蘄州大股，僞丞相羅大綱率安慶新到大股，及太湖宿松小股，皆集於黃梅一縣。其守黃梅也，不守城而守險；不守一隅，而分拒數處。以萬餘賊拒江岸之小池口，抗我水師；以數萬賊據城西二十里之大河埔，拒我陸軍。以萬餘賊安營北城之外，以數千賊往來孔壩驛，如游擊之兵，與諸處相爲聯絡。賊營年二十以上者，謂之牌頭，二十以下者，謂之牌尾。十月三十日，賊將牌尾送入城內，牌頭悍賊盡留大河埔營中。大河埔凡立營五座，營最大者二座，一在龍頭寨山上，一在古義豐縣廢城之南。小者三座，夾立於左右深溝，堅牆木椿，竹簽與田鎮相似。臣塔齊布與羅澤南商用該處蓄髮之民，直入賊壘，探明情形。三十日，自廣濟拔營，行三十里，駐紮荊州鋪。十一月初一日，已刻進至雙城驛，離大河埔十里許。紮營，卒獲賊探僞將軍蘇政春一名，立予斬梟。賊乘我軍初至，營壘未定，率衆來撲。雙城驛地方，中係田壩，廣數千畝，左右高峯森列。賊分三路而來，用聲東擊西之法，先以數千人排列於右路山嶺，搖旗擲戰，復以數千人，伏於左路山岡之下，計乘我兵前進，從後抄尾。其由中路而進者，亦分三路，共二萬餘人，漫山遍野，旌旗蔽日。臣塔齊布與羅澤南急登高岡，審明形勢，亦分三路擊之。臣塔齊布率各標兵勇，及湘勇右營，左營，居中路，以禦田壩之賊。周鳳山彭三元等率道州勇，實勇，辰勇，出左路，以防岡下之伏。羅澤南率湘勇中營，及湖北參將札拉罕等之兵勇八百，出右路，以禦山嶺之賊。



右路賊吹角放鎗，迭次進撲。我軍以高阜，雖於仰攻，按兵不動，奮登山尖，賊衆反在其下。右路之賊先潰，左路周鳳山等亦奮登山，衝殺而出，岡下之伏賊亦潰。惟中路賊黨排列溪岸，死守不退。寡戰良久，我兵勇躍溪而過，刺取悍賊數人。右路之退賊者，漸繞出中路之後，該逆知抵敵不住，回旗狂奔。三路分追，呼聲震天。追至十里之遙，直逼大河埔賊壘。其守壘之賊，又從營內衝出抵禦，敗賊亦回旗來撲。我軍因逐北太遠，隊伍稍亂。羅澤南等令按旗少息，待各路齊集，大呼直前，無不以一當百。將賊營五座，立時蹋破，盡數焚燬，煙燄迷天。各路共斃賊約三千餘人，生擒九十四名，就地正法。奪獲旗幟、馬匹、軍械，無算。該逆所聚之糧，亦皆爲我所。此初一日戰勝，雙城驛退至大河埔，蹋毀賊營之實在情形也。初二日雨雪，不能進兵。初三日，由雙城驛拔營，未刻抵黃梅城西四里之夏新橋駐紮。臣塔齊布與羅澤南率兵勇至城外，周歷高岡，審視形勢，以定進攻之策。黃梅城東南依山，高峯排列，一溪環繞城根，西面溝港錯雜，水深泥爛，惟二橋可渡。北面則高阜壘起，有險可據，爲攻城必由之路。賊於北門外紮大營三座，牆壁堅固，營外悉掘梅花陷坑，深逾丈餘，布以地雷。竹簽、冀陷我師。其精銳萬餘人，悉萃其中。西門紮小營一座，又拆民房，輓石，將城增高數尺。滾木、撞石，四面環布，誓相死守。以日暮不能進攻，焚西門外小賊營而回。初四日辰刻，派參將周鳳山守備李新華帶道州勇攻西門，楊名濠、呂克生、黃玉芳等之勇助之。臣塔齊布率撫協各標

兵，羅澤南率湘勇，中左右三營，彭三元、普承堯等率實勇，曾攻北門，恆泰、札拉罕率湖北兵勇助之，直逼賊壘。因二橋逼窄，過去恐爲賊所邀截。彭三元等列陣橋西，以待臣塔齊布與羅澤南繞北面溝港之中，擇洄處取道而入。賊衆萬餘人，排立營柵，搖旂放鎗，火箭疊施。東北隅林中多設伏兵，圖抄我師之後。因與諸將議曰：「賊以逸待勞，以高拒卑，攻之未易得手。須以前茅仰擊，更番迭進，俟其少疲，後勁從而乘之，可立破矣。」乃以辰勇、湖北兵勇，紮東北隅岡上，防林中之伏，而使各營迭進擊之。鏖戰良久，臣塔齊布督同候補知府李續賓先進，逼賊木柵，立斬大旂，賊目數名。羅澤南與蔣益澧帶湘勇，中左二營隨進。彭三元、普承堯亦從西面越二橋而來，呼聲震天地。諸勇從柵門冒險躍入，縱火焚燒，賊勢大敗。辰勇、湖北勇從東南而來，道州各勇從西南而來。是時剋王楊昌泗亦率兵勇由大河埔繼進。聞戰退至，以爲後應。四面圍剿，賊見火起，倉皇無計。由營壘潰出，墮入陷坑者，以二千計。坑固深峻，又有木椿極銳，我帥從坑上刺之，如刺死豚，宛轉哀號，鮮得脫者。遂乘勝直逼北門城根，城上之賊鎗礮，齊開，木石紛擲。賊之緣城而走者，反爲所擊。諸勇冒險追殺，連斃千餘人，尸填盈溝，水爲腥赤。城外餘賊悉奔赴城東南馬尾山，城中之勢不能自固。諸勇或肉薄而上，或乘梯而登，入城復殺數百人。城內賊黨遂從小南門化龍門縫城而出，亦奔東南山谷中。當登城之時，城上木石紛紛，我兵勇亦多傷亡。臣塔齊布頭受石傷，血流滿襟，卽補千總王

映軫躍叫救護，扶回營中。王映軫被城上礮傷落馬，匪黨執去，立遭戕害。諸將旋亦收隊，不復窮追。而賊黨已全數遠竄矣。是夜臣塔齊布仍裹創巡行營壘，以安士卒之心。初五日，偕羅澤南等入城安撫難民，諭令雜髮。此黃梅城西北，大獲勝仗，克復縣城之實。在情形也。現在賊之小股下竄宿松太湖，其大股仍屯踞孔壩驛，小池口以圖盡力抗拒我師。臣國藩飛咨督臣楊需，及提臣桂明，即日整隊東來，於梅濟交界之處，擇要紮駐，以堵西竄之路。臣塔齊布頭傷已愈，即日進擣小池口，與水師會合，先剿北岸，次清江面，然後渡江以圖攻克九江郡城。此次官軍深入賊地，逆黨拚死來爭，我軍以寡擊衆，並不用虛聲奇計，專以紮硬寨打死仗爲能。士卒益加用命，守備銜千總周友勝，手執大旗，爭先陷陣，殺賊最多，應請以守備補用，賞換花翎。補用守備余星元，際國獻，每戰衝鋒，不避矢石，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臣等核實保獎，仰候恩施。臨湘汎把總藍翎升用千總王映軫，屢立戰功，田鎮案內擬保守備。茲因情切救援，帶傷落馬，被賊最慘，仰懇天恩，卽照守備例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陸軍連捷，克復黃梅縣城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勦辦情形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四

奏爲水師初一日開仗小勝，並附陳近日勦辦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前月二十五、六等日，水師開仗情形，業經奏報在案。嗣據探報二十八日，江西戰船在姑塘地方被賊撲營，小有挫失。我軍水師防範愈嚴。十一月初一日，該逆用小划數十隻，及快蟹等船，水陸并進，前來撲營。左營彭玉麟，副左營劉培元，後營蕭捷三，暨孫昌國段營器等出隊迎敵。李孟羣駕長龍隨後督陣。該逆甚爲洶湧，兩岸賊巢並木簾大船三面圍子，密如驟雨。復以小划往來江中，欲圖抄襲。彭玉麟等督勇圍攻，轟斃賊匪無數。其小划敗退下竄，其戰船亦收近北岸，與陸賊營壘相依護。各哨官銳意欲奪其快蟹，焚其木簾。舉戰三時，卒不能奪。該逆兩岸礮台簾上木城攢礮相迎，各營弁勇被羣子中傷多人。彭玉麟座船被礮傷者三名，因鳴金收隊回營。伏查我軍初到九江之時，僅見該匪大戰船八隻，旋在湖口趕來賊船百餘號，我師兩次苦戰，卒未能大挫凶鋒，皆因兩岸賊營太多，水陸依護，抗拒甚力。而我師與陸軍隔絕，孤懸大江，介處賊營之中，晝夜戒嚴。該逆每夜以火箭、火箭、近岸拋擲。連日雨雪交加，師船泊中洪，則爲風波所撼，泊岸邊，則爲陸賊所撲。故日來水軍勞苦，有倍過於田鎮以上者。臣等細察近日勦辦情形，有可恃者數端，而可慮者亦有數端。凡說軍事之勝敗，先視民心之從違。前此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自今年以來，賊匪往來日密，搶劫日甚，升米尺布，擄掠罄空，焚燬屋廬，擊碎釜

街；百姓無論貧富，恨之刺骨！其自遭家難，既有創深痛鉅之情；其追溯皇恩，遂有決髓淪肌之感。臣等一軍所到之處，民間焚香頂祝，夾道歡迎。紮營之地，或送薪米，或送豬羊。蓄髮之民，願爲偵探。願爲嚮導。賊匪雖嚴刑禁殺，百姓不甚畏忌，猶殷殷輸誠於官軍。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不當此大亂之後，不知感人之深。一至於此。臣等適逢其會，而食其報。而今年兩湖三江，又皆年穀順成，豐收三倍。萬民樂業，翹首望治。視往年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爲嚮導者，氣象爲之一大變。此民心之可恃者一也。此軍初起，餉項支絀，幾有朝不謀夕之慮。自蒙我皇上殷勤垂念，飭令湖南供支，又飭諭四川廣東協濟，又飭江西陝西籌解銀款，又頒發部監各照，臣等所請者，仰邀聖慈，允臣等所不及請者，亦蒙特旨飭備。今湖南江西捐項日形踴躍，陝西已解到六萬，四川又續報三萬。前此之餉無欠，曠月之項有著。軍士有飽騰之象，臣等鮮意外之虞。此餉需之可恃者一也。軍興以來，多以意見不合，將卒不和，貽誤事機。臣等一軍勇逾萬餘，兵僅數百，其管帶之員，文職多擇取士紳，武職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誼，無軍營之氣習。不特臣國藩、臣塔齊布二人親如昆弟，合如膠漆，即在事人員，亦且文與武和，水與陸和，兵與勇和，將與卒和，糧台官紳，與行間偏裨，均無不和。全軍二萬人，幾如家人骨肉之聯爲一體，而無纖芥嫌隙之生於其間。此臣等秉承聖訓，和衷共濟亦可恃之一端也。江西水師，本可藉以協助臣軍。頃據德化縣知縣稟報：「自前

月二十八，孤塘失利，退紮吳城。該匪水陸來撲，江省戰船四十餘號，盡被搶奪，旂幟器械皆爲所有。」等情。又據探報：「該逆在安徽仿照我軍船式，新造戰船三十餘號，意圖西上，拒禦官軍。」等情。該逆前次屢以民船致敗，自至九江，專用小划，夾護戰船，緊貼岸營。臣等方反覆籌思，不得所以破之之法。今又益以江西搶去之船，與安徽新造之船，駟鯨益增，其氛益熾。若使屯踞湖口，梗塞於鞋山孤塘之間，內窺江西，外拒我軍，地形險隘，勢難遽下。我軍與江西咫尺隔絕，不能相通。其可慮者一也。陸路賊黨，北岸固多，而南岸亦復不少。屢據稟報：九江府城之賊，出撲總兵居隆阿營，海口之賊，分窺贛州。臣等陸軍單薄，在南則不能顧北岸，渡北則不能顧南岸。即欲渡江，亦須繞至上游，迂迴百餘里，三四日乃能渡畢。而該逆剽愈多，愈擊愈悍。我師皆長征之卒，無生力之軍，轉戰千里，筋骨勞困。若更往來頻渡，即令全不挫衄，亦怨疲於奔命，銷磨銳氣。其可慮者一也。軍事以練將爲最要，臣等一軍皆招選鄉勇，本乏將弁。苟有翹出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儲爲將領。乃甄擇已久，求其獨當一面者，殊難其選。求其雖遇敗挫，仍能擋住者，尤難其選。今水師營中楊載福，以積勞致疾，何越瑛，以受傷出營，陸路諸將，亦皆勇多謀少，設一遇敗挫，則曉事之將領，以擋住之，則恐潰散而自立。此又臣等以爲隱慮之一端也。目今之計，惟有力攻孔壩驛小池口之賊，紮營江岸，使水師得所依護。待督臣楊需率師至黃梅後，北路足資堵禦，然後臣塔齊布與

羅澤南全師渡江，以圖攻克潯郡。步步謹慎，不敢稍涉疏虞，以期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所有水師續獲小勝，及近日剿辦情形，恭摺附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羅澤南濯港勝仗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正封摺間，接據稟報羅澤南等於初七日，由黃梅先行拔營，行二十里，至濯港地方。適逆首羅大綱率賊衆二萬餘人撲至，我軍分途迎擊，大獲全勝，殺賊一千四百名。俟各營到齊後，即當馳剿孔壠驛一帶。除接仗情形另摺詳晰具報外，合先行附奏，以慰聖廑。謹奏。

### 官軍濯港大捷潯郡江面肅清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爲官軍在濯港大捷，旋即攻破孔壠驛小池口，賊營夜遁，水師焚燬艦船，潯郡江面肅清，現在進扼湖口，恭摺由驛奏聞，仰祈聖鑒事。竊陸軍踏破大河埔賊營，旋在夏新橋大捷，克復黃梅縣城，業經馳奏在案。自我師北渡後，該逆三次大敗，皆僞燕王秦曰綱，僞檢點陳玉成，兩股居多。其僞丞相羅大綱，率安慶新到之賊，尙盤踞孔壠驛小池口一帶，與潯郡之賊對江而營。使逆船得依岸久踞，老我水師。本月初七日，甯紹台道羅澤南，督同候選知

府李續賓，參將彭三元，游擊普承堯等，共四千人，拔營前進。行二十里，至濯港地方，突遇大股賊二萬餘人，由孔壠驛至。時彭三元、普承堯尙未齊集，羅澤南登高審視，自駐西岡，令李續賓及教諭唐訓方等駐中岡，候選從九蔣皆灃等駐東岡。濯港一小市，東面爲田壠，廣千餘畝，西面瀨池，數里水深岸峻，池外多湖汊。賊衆排立市北，搖旗擗戰。羅澤南自與此賊接仗以來，專用以靜制動之法。每交鋒對壘，賊黨放鎗數次，大呼數次，而我軍堅伏不動，如不敢戰，往往以此取勝。是日羅澤南仍飭諸軍堅伏不起，相持五六刻。該逆分一枝從田壠繞山，撲我東岡之師；一枝從湖尾撲我西岡之師。而由中路進者獨多，直逼岡前。我東岡之勇一鼓而下，斃大黃旗賊數名。西岡諸勇，旋亦衝出，西路賊潰，分途追殺。中路悍賊，寧戰良久，前者已死，後者不退。東西官軍追至市前，漸抄中路之尾，賊黨始三路同潰，追入濯港市內，斃賊四百餘名。逼溺市西池中者八九百人。賊尸積累，幾與半壁山相等。其大股循市南奔逃，我兵以衆寡難敵，不欲窮追。卓旂小駐賊，輒回馬搦戰，乃復追之。又駐則賊又搦戰，而又追之。如是者四五次，追至十里外之中路菴地方，沿途斃賊百餘人。其小股由湖汊之西逃者，湘勇分數隊往追，實勇繼之。追及數里，有伏賊緣樹林中突出，勢甚兇猛。諸勇退卻，陣亡三名。李續賓等率勇由湖中橫隄抄過，湖邊之賊又潰，追殺百餘人，共斃賊約千四百五十人，生擒八十五名，奪獲旗幟鎗械子藥無算。該逆自孔壠而來，中途猝遇我軍，解衣出戰，行

李盡存市店。既敗之後，羅澤南等令堆積衣物，悉數焚之。故各勇一心追賊，無稍遲者。此初七日，自黃梅拔營至濯港，遇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初九日，臣塔齊布冒雪拔營，至濯港。十一日，雲霧進駐白湖渡，借羅澤南親至孔墘驛附近審視形勢。孔墘南通小池口，東繞溪港，西則稻田萬頃，北去白湖渡十里。長隄一淺，兩旁皆寒流泥淖，賊首羅大綱及偽丞相賴桂英等，踞孔墘市中。東面憑水爲固，西南北三面環築土城，密安礮孔，搭蓋望樓，竹簽木椿密釘無間。十二日，我軍八千人全師進攻，以北路單隄太窄，不能布陣，乃至烏魚壩，訪有小路可繞賊巢之西南，因商定列陣之法。臣塔齊布帶各標，及參將周鳳山，都司李新華之勇，從北路隄上入羅澤南帶湘勇，中左右三營，及參將彭三元，游擊普承堯之寶勇，教諭唐訓方之常勇，從西南烏魚壩分路而入，殺斃前隊賊匪數名，追至孔墘驛。賊見我兵三面環至，負牆施放鎗礮，子如雨下。其悍者出牆迎戰，勢甚兇猛。我軍奮不顧身，一擁而前，悍賊亦入牆抵禦，木石紛擲，鎗礮愈急。我軍跟蹤乘之，突入土城，或不由牆門，三四人以肩爲梯，互乘而入。其尤勇者，卓矛於地，一縱躍入。入土城者已多，而城外仍合成長圍，賊黨無處可逃，偪入東面寒流泥淖之中，溺死者以千餘計。奔入市中，被諸勇追殺者，近二千人。其餘或匿民樓，或緣登屋脊，拋擲瓦片，因縱火大燒街市，煙燄彌天。會西北風作，孔墘市中數百家，須臾灰燼。諸勇環守，賊衆鮮得脫者。生擒長髮七十九名，內有右副丞相余福勝一名，總

制陳姓、雷姓二名，師帥軍帥十餘名，立予正法。此十二日在孔墘驛，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以孔墘既破，小池口之賊必不能支，卽飛飭水師進擊，升用道李孟羣候選知府彭玉麟等，於十四日卯刻進攻。而小池口陸賊已於十三夜全數奔竄矣。餘賊爭駕小划南渡，我軍急起直追。賊划駛近南岸，岸上賊開礮護之。中營都司秦國祿、嚮導營守備孫昌國等，衝煙進擊，賊衆紛紛墮水。擊沈賊划七八隻，傍岸賊船悉被包裹，開竄下游。我軍追擊轟燒數號。見北岸洲尾大木簾一座，賊船十餘隻，遂回棹北攻。簾上賊鎗礮齊施，我軍冒死前進，船上之賊先逃，轟斃溺斃者約近百名。哨官史久立、劉瑞麟等，截擊下游賊船，使不得搶護木簾。用火彈百餘，乘風擲去，立刻燔盡，餘船皆燬。復延燒洲上賊營一座，遂縱火徧燒小池口陸路賊營，煙燄蔽空。彭玉麟乘勝追至新港，又見大木簾一座，賊船數十隻，卽揮旗圍擊。南岸賊礮子如雨，各哨船雷轟而前，斃黃旗賊目一名，賊遂披靡。簾上賊亦登划奔竄，彭玉麟躍入賊簾，奪獲大礮十三位，尙有二千斤大礮，不能移動，遂縱火焚簾。岸上賊癡立毒罵，不能救護。此十四日水軍焚燒船簾，肅清澤江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卽於是夜泊紮九江城外，十五日臣塔齊布亦至小池口，水陸會合。該逆於西門出數百人，向江心施放鎗礮。李孟羣飭前營廣勇二百餘人，上岸追殺。各戰船復轟礮助之，賊始奔潰。廣勇連擲火毬，燒燬龍開河木城一座。彭玉麟、蕭捷三秦國祿、劉培元、俞晟等，遂率大隊，是日直下湖口，至扁

擔夾洲邊，見有賊船大小四十餘號，分途圍擊，悉數燒燬，並燒賊草棚二座，追及鄱湖匯江之所。逆船悉泊湖口，縣城下有木簾三座，戰船數十號，民船近千號，搶去江西之戰船，礮位亦均攔截內河。見我軍驟至，遂將民船數十號開出下竄。我軍從中截擊，燒燬二十餘號，賊皆撲水。內有大紅船三號，輜重山積，概予燒訖。各營遂分泊口內，並口外之梅家洲八里江等處，緊扼要隘。此十五日水師獲勝，進紮湖口之實在情形也。連日據生擒之賊與投誠之賊，供稱：「偽燕王秦日綱自黃梅大敗，竄往舒城，偽丞相羅大綱自孔壠大敗，即日竄至小池口，添其死黨千餘渡江，連夜奔至湖口，偽丞相林姓現踞九江，與湖口相犄角，將爲死守抗拒之計。」臣塔齊布於郡城上游渡江，繞出南路羅澤南於郡城下游渡江，將圍攻東路，水路扼截湖口，務使賊所搶奪江西船礮全數兜勦，不許竄出大江，免遺後日無窮之累。三路痛殲，以期上復潯城，下清湖口，一制劇賊之命。此次水陸兵動，廓清摧陷，轉戰無前，補用守備朱南桂冒險衝陣，連撲賊營，應請免補守備，以都司補用。都司童添雲每戰摧鋒，不避矢石，武漢案內已保游擊，此次應請以參將升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請由臣等核明保獎，仰候恩施。其陣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陸軍濯港孔壠連次大捷，水師攻燒簾船，肅清潯江，進扼湖口，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調胡林翼來潯助剿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再：臣等一軍陸路，實尙單薄。北渡則不能兼顧南岸；南渡則不能兼顧北岸；曾經奏明在案。屢欲添調兵勇，然非實在得力之軍，則無益而反有損，是以加倍審慎。現在由小池口南渡，上則圍攻潯城，下則剿辦湖口，已屬不敷調遣。而北岸宿望潛太等縣，尤須有得力之員協助，方無顧此失彼之虞。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識略冠時，所帶之勇，曾經訓練。臣國藩前與督臣楊需往返咨商，札飭該臬司帶勇二千，駐防田家鎮，外助大軍之聲援，內固鄂省之藩籬。中則搜勦匪黨，以靖興冶，斬黃之餘孽，酌留礮船，以巡江楚接壤之河面。該臬司接札後，即馳至廣濟之鄖穴，籌議設防事宜。鄖穴去潯僅九十里。臣等現圍攻九江，陸兵太單，因就近飛調胡林翼來潯助剿。一俟克復郡城，攻破湖口，再行飭回楚境，駐防田鎮。至北路黃梅太湖等縣，鄂皖毗連，北通舒廬，東接宿望，必須有重兵分布。查鄂省有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樸實勇敢，軍有法。臣國藩咨商督臣楊需，即酌撥勁旅，札飭該副將都司交臣等調遣。擬俟鄂境肅清，即由臣塔齊布督帶出境東征。至皖省各員，查有池甯太廣道何桂珍，現帶勇千餘人，督同革職知縣李沛蒼，在六安等處防剿。四品銜臧紆青，亦帶勇至霍山。疊准袁甲三函開：「該道等齊集英山，俟臣等一軍入皖，即可會合進剿。」等

因在案。今臣等攻破梅黃，已逾半月，而何桂珍、臧紆、青等，尙無來會之信。現值剿辦喫緊，急須併爲一軍，乃能呼吸靈通，首尾相應。擬卽就近札調何桂珍、李沛蒼、臧紆、青，由英、崔、南、出、潛、太、併入此軍，概歸臣等調遣。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諭鄂省之王國才等，皖省之何桂珍等，概入此軍，歸臣等調遣。其所帶之兵勇，由臣等簡汰，分別辦理。庶兵力稍厚，於大局更有裨益。所有暫調臬司胡林翼來潯助剿，及就近添調鄂皖各員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謹奏請旨。

### 水陸屢勝圍逼潯城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爲湖口水師屢勝，破賊火船陸軍圍逼潯城，焚蹋賊壘，並現籌攻剿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陸軍在濯港、孔壠、連捷，遂破小池口賊營；水師肅清潯江，進扼湖口，業經馳奏在案。逆黨被剿後，僞丞相羅大綱奔踞湖口，與現踞九江之僞丞相林鳳祥、僞檢點林啓容等，遙相犄角，牽制我軍。其小池口敗賊，由彭澤渡江，繞道赴潯者，約近萬人。增壘潛濼，爲死守計。湖口之賊，自捨得江西戰船後，聯橋結筏，攔截內河。東岸爲湖口縣城，依據獅子山，連紮數營，西岸爲梅家洲，連紮二營。木城礮台，緊相依護。我水師左營彭玉麟、擲導營孫昌國等，直紮湖口以內；前營李孟羣，後營蕭捷三、中營及各營戰船，分扼由湖出江之口，扁擔夾梅家洲及北岸

之八里江一帶，層層關鎖，如犬牙之交錯。自十五接仗後，十六日，李孟羣等復燒沿途未盡之船十餘隻。各營均派三板進攻內河，逆黨水陸開敵，抵禦鏖戰，逾時之久，焚其小划三十餘隻。轟斃岸賊數名。十七日，各營番休出隊，岸賊轟拒如故。我戰船衝鋒直入，擊斃多名，燒燬賊踞民房十餘間。收隊後，仍泊原處。是夜賊於老岸添築土城二座，洲尾添築一座，又挖地窖，藏人放礮，翼圍兩岸。驚偏水軍。十八日，各營入口，泝流攻擊。李孟羣率二百人，循大江南岸，攻其新營。其內河賊船，泊於湖口賊下者，擱淺不動。惟岸賊開礮抵禦，各戰船駛近岸，左轟斃黃旗賊目一名。一面排舟江邊，開礮指擊，一面派勇登岸，助攻賊巢。數伏數起，爭先搶近，遂焚燒其新營二座。賊從地窖開鎗失火，又燒傷數人。洲上一營之賊，已經退走。見我軍由後攻來，復分途抵拒。前營開放鳥鎗，斃賊十數名，賊遂大潰。洲尾之營亦燬。忽有數賊跪地乞降，我軍恐係詭計，不令近前。日暮收隊，各營受傷者共十九人。此十六十七十八等日，水師屢捷，焚燬賊營之實在情形也。十九日卯刻，河口左右兩小營賊，忽撤退。李孟羣派勇立將空營燒盡，探係羅大綱查知。該二營賊欲投誠，故撤移城外賊營之後。然賊黨中竟有棄械直奔軍船求救者，概予免死。二十日夜二更後，風順水流，忽見上游火光衝天，礮聲雷動。該逆用小船百餘號，或二三隻一聯，或五隻一聯，堆積柴草，實以硝藥，灌以膏油，分十餘起，縱火下放。礮船隨之兩岸出隊千餘人，呼聲鼎沸，兼放火箭火毬。時彭玉麟、孫昌國

兩營之泊內河者，早經準備，屹然不動。李孟羣蕭捷三劉培元俞晨等，各駕三板迎擊。秦國祿段瑩洪定陞等繼進。撥開火路，將已然之船，用篙桿撐入中流，向空溜下。我戰船反迎火光而上，向岸賊開礮。放箭之處，併力攢擊，斃賊無數。且放且追，追至木簾之側，忽又擁出火船數起，火藥不時轟發。我軍不爲驚擾，反疾趨而進，燒賊礮船十五六號。賊黨紛紛墮水，隨火船同付東流。當賊放火舟之時，天陰月黑，三更後，月明如晝。該逆油葦之船，與我軍焚賊之船，火光照耀，秋毫無現。賊黨計窮，四更收隊。我軍一無所傷。此二十夜，破賊火船百餘號之實在情形也。陸路官軍，自十五日，與水軍會於小池口。十八日，臣塔齊布從上游琵琶渡江。次日，移營南門外，適湖北按察使胡林翼，帶勇二千人馳至，分紮要隘。二十一日，羅澤南從下游白水港渡江，以期上下夾擊。是日辰刻，該逆趁我軍尚未渡完，突出數千人，由北門及小東門分路來撲。羅澤南一面派夫守護營帳，一面列隊迎擊。該逆揮旂搦戰，分三起埋伏。羅澤南督同候選知府李續賓，從九蔣益澧等，分途迎剿。時賊衆我寡，官軍殊死戰，殲其前鋒，賊遂敗退。伏賊繼進，移時又敗。羅澤南從塔灣進，沿途趕殺百餘名，逼溺老鶴塘內者約二百餘名。追奔十里之遙，其接渡之戰船亦遂泝江而上。向岸轟礮，斃賊甚多。軍功蔣萬梧係督臣楊霽從漢川招撫者也。久在賊中，驍勇敢戰。臣等咨調來營，自帶精勇百人，矢志殺賊自効。是日追賊尤奮，匹馬衝突，行在羅澤南之前，焚燬城外賊營二座，追及

九華門。門外賊營一座，尤爲堅固，各勇大呼撲入，拋擲火彈，火毯斃賊無數。逆黨奔竄，聲若潰隄。詎該逆暗埋地雷於營內，延燒所及，烈燄轟騰。我軍之撲營者，猝被燒傷十餘人。敗賊之奔入北門者，城內賊目持刀督截，賊黨衝出，各勇見我軍前隊被燒，而賊衆回頭來撲，遂相率退奔。蔣萬梧率精勇十餘，急登小划，被賊追擊落水。各營驍將追賊最猛者，陣亡三十餘人。羅澤南見大勝之後，有此小挫，即勒馬小駐，揮令在後者無許續追。在前者無許再退。且駐且戰，回至岳帥門外。我軍退則賊復尾追，我軍住則賊仍卻顧。如是者數次。羅澤南右臂及手指再受石傷，力壓諸勇衝進，斃賊十數名，賊衆盡盡。乃從容收隊，紮營白水港。各勇忍饑寒戰，帳房均未渡畢，夜間雨雪交加，多鑿立於風寒泥淖之中。此二十一日，湘勇渡河未畢，開仗獲勝，焚燬賊營二座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七日，水師各營會合出隊，舟抵湖口城邊，見該逆於城下沙洲密排巨木，橫繫筏纜數道，聯絡於對岸賊營之下。戰船數十隻，排列纜邊，開礮抵禦，子如雨密。各三板回舵收泊，示之以弱，別遣奮勇數舟，衝入賊隊，誘令出巢。該逆開船迎敵，各營遂揚帆疾進，攢礮聚攻。前隊三板衝過賊籬之前，斫斷巨纜，乘勢轟擊，斃賊無數。該逆力不能支，紛紛斃水上岸。各船追逼，直抵南岸洲尾，轟斃岸賊尤多。賊遂棄營內奔，惜陸兵未到，未蹋其營。時上游忽有賊船救應，依附營牆之下，木簾之旁，鎗礮更密。我軍從煙燄之中搶入，迎擊斃賊約百餘名，燒其戰船二隻，賊始全數敗回。傍晚收隊，各營



陣亡十餘名，帶傷四十餘名。二十八日，各營仍復出隊。岸賊見船

至即走，追殺多名，逆船堅匿不出。自此賊以舟師不敢拒敵，夜夜

以陸師千餘，火箭火毬大呼驚營。我軍徹夜戒嚴，不敢安枕。此又

二十七、八等日，水師禦戰之實在情形也。伏查官軍自大破田鎮

之後，私擬九江一郡指日可破。不料陸軍北渡，掃蕩廣濟黃梅濯

港孔壩一帶，轉戰六百餘里，奔馳二十餘日，而九江湖口兩處之

賊守備自固，人數亦日增。迨十四日，水軍將潯城河下之船隻，木

簰盡數焚燬。二十以後，陸軍南渡，四面攻圍，而該逆尙能負固死

守，其堅悍兇頑，實出意料之外。連日陸軍攻城，傷亡甚衆，因攻具

未備，擬即先剽湖口孤塘之賊，翦其羽翼。水軍在湖口與賊相持。

李孟羣之意，欲縱令賊船放出大江下游，免其內竄江西，分我兵

力。彭玉麟之意，以爲賊奪江西礮船，縱之出江，其禍愈烈。必欲嚴

扼此關，聚而殲諸鄱湖之內。俟陸軍到時，再行相機辦理。此次水

陸兵勇冒險探入，奮不顧身，籲懇天恩，由臣等擇尤保敘，以固士

氣。藍翎千總曾獻成，藍翎把總周福友，藍翎外委羅嘉典，追賊過

猛，力戰捐軀，深堪憫惻。應請飭部從優議卹，以昭激勸，而慰忠魂。

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水師屢勝，破賊火船，陸軍圍逼潯

城，焚躡賊營，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需，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潯城逆黨兩次撲營均經擊敗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爲潯城逆黨兩次撲營，均經擊敗，官軍分剽湖口兩戰皆

捷，水師夾擊，焚賊船，現仍併力攻剽，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湖口

水師破賊大船，陸軍圍逼潯城，焚踏賊壘，業經馳奏在案。潯城北

枕大江，東北有老鶴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鳳開湖，獨東

南多山，爲姑塘入城要路。臣塔齊布率各營扼駐其上，該逆亦嚴

防。市南其瀕水之處，率將各路挖亂。其西門一路雖未挖斷，而城

外新壩築有大營一座，木城數丈，列礮三層，倚龍開河以自固。二

十六日，臣塔齊布親督兵勇，及胡林翼之黔勇，進攻西門，逼近賊

壘。該逆設卡過堅，大礮數十，同時並發，我軍殊死戰，傷亡甚多。三

進三卻，相持四時，不能攻入，遂行收隊。定議於本月初一日，四面

合攻。臣塔齊布由新壩進攻西城，羅澤南等攻東門，胡林翼等攻

南門，別遣副將王國才帶奮勇七百人，由舟次登岸，擬由九華門

掩入。部署已定，卯刻，臣塔齊布帥抵城西。該逆連日夜加挖濠溝，

寬深各三丈有餘。溝外樹立木柵，衆礮齊放，子若飛蝗。我軍毫不

畏懼，三次撲柵，斃賊十餘人。奈地險而路曲，難以仰攻。參將童

添雲攀堞而登，被礮擊穿胸膛倒地，各勇搶拾而出。該參將自湘

潭以來，身經百戰，每次單刀陷陣，千人辟易。諸將皆服其驍悍。至

是受傷過重，合營氣阻。延至初八日殞命。游擊阿達春，頸脖亦受

鎗傷。各營過於勇猛，陣亡十餘人，帶傷至百餘人。胡林翼羅澤南

等之分攻各門者，因城上鎗礮木石交施，屢次搶登，不能得手。傷

亡亦百餘人。此二十六。初一等日，陸軍血戰攻擣潯城未破之實。在情往也。臣等以江城窮寇死守，我軍攻具未備，不若舍堅而攻瑕。因商派胡林翼羅澤南及鳳州府知府張永實候選知府李續賓等先攻湖口對岸梅洲賊營。而調王國才及參將恆泰等由小池口渡江與南軍合營。初五日，胡林翼羅澤南等拔營前進，王國才移紮臣塔齊布大營之旁。恆泰及參將札拉罕分帶兵勇七百人，尙在官牌夾江邊未移近大營也。逆黨探知恆泰等人數單薄，初六日寅刻，突出二千人以撲孤營。官牌夾舊搭浮橋爲我軍移營之用。賊衆過橋而西，恆泰麾兵力抵，斬大旂賊三人。自放火箭落橋東賊隊之中，賊陣亂反奔，恆泰過橋力追，追及二里許，賊見人數過少，復挾大隊回撲。我軍火包亂擲，恆泰身面俱被燒傷，猶負痛力戰。且戰且退，仍回橋西。凡殺賊四十餘人。是日移營城之東南，與臣塔齊布等營相聯絡。初七日，逆黨四五千人分數股出撲王國才之營。經王國才等擊退一股。而賊來愈衆，勢將不支。臣塔齊布整隊往援，陣斬約近百名，賊遂分向城邊奔竄。我軍鼓勇跟追，直逼小東門，城上鎗子雨集，兵勇被傷數十人。臣塔齊布坐馬受傷，遂徒步督戰。諸軍愈擊愈奮，其進城不及之賊約百餘人，盡爲我軍所噎。其尤驍勇者從濃煙密子之中大呼躍入月城，手曳一賊而出，揮刀斬之。賊遂閉門堅拒。陸軍東北城隄尙有一股敗歸，我軍從老鶴塘突出截尾，沿城趕殺約二三百名，追至江邊。臣國藩復飭戰船向岸指擊，斃逃賊百名，尸橫徧地。其自西城出者，

另有千餘賊攻撲居降阿江西營盤，相持良久。臣塔齊布飛飭副將周鳳山等帶勇往援，一律擊退，斃賊二十餘名。此賊匪兩次出城撲營，初六小勝，初七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胡林翼羅澤南分擣湖口之軍，於初六日已刻行抵盩山，距梅家洲八里許。梅家洲之尾爲攔湖嘴，江省內河出口之西岸也。僞丞相羅大綱踞焉。湖口縣在其東岸，僞翼王石達開自安慶統衆來援者踞焉。該逆懼我舟師進擊內河之船，搜剽鄱湖之賊，於口內紮大木磨一座，小木磨一座，東岸縣外厚築土城，多安礮位，西岸立木城二座，高與城等礮眼三層，周圍密排營外木椿竹籤，廣布十餘丈，較之武昌田鎮更爲嚴密。掘濠數重，內安地雷，上用大木橫斜搭架，釘鐵蒺藜其上。我盩山之軍駐營甫定，派隊前進。胡林翼帶黔勇平江勇，由洲東入，羅澤南帶湘勇及唐訓方鄒壽璋等由中路入，李續賓張承質同蔣益澧等帶湘勇左右營從洲西入。賊衆負固不出，憑牆施放鎗礮，子如驟雨。我勇伏地以進，逼近壘前。去其竹木，以水潑其地雷。湘勇哨長葛楚南楊玉芳黔勇哨長姜凌浩從竹簽木椿中踰溝而前，直入賊營。以路窄人少，葛楚南楊玉芳姜凌浩俱爲賊刃。諸勇抱憤，攻之愈力，日暮不願撤隊，終以地險不能入。初七日，方欲進攻，忽見梅家洲賊七八千人分三路而進，兩路列洲之柳林中，一路由江邊繞出盩山石嘴，以攻我營之左腋。而大姑塘之賊又以四千餘人撲我盩山大營之背，蓋欲誘我師進攻洲上，而姑塘之賊得以乘其後也。胡林翼羅澤南等酌定以湘勇右營

左營禦山後之賊；湘勇中營黔勇營洲禦上之賊。賊之自獅子山來者，勢甚凶猛。蔣益澧目執大旗，向前抵禦。以各勇未齊，陣勢稍卻。李續賓率右營以進，短兵截殺。張丞實從後督之，斬悍賊十餘名。山後之賊大敗。追至兜口湖，賊復列陣以拒，相持一時。兩營分路圍剿，斃賊三百餘名。賊乃大潰，追奔十餘里，沿途殺賊近百名。至小湖而止。賊衆悉由湖汊淺處涉水而過，諸勇有踰汊奪賊旂幟者。洲上三路之賊，因見山後賊敗，不敢前進。羅澤南帶數百人直逼壘前，認敵伴退數次，而賊終不進，未刻收隊。此胡林翼等分剿湖口兩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水帥之在湖口者，以內河狹窄，賊艘數十丈橫亘江心，簾側有礮船，岸外有鐵鎖、鐵籠、層層固護。兩岸營牆，百礮轟擊，皆以堅守。此簾百計攻之，終不能衝入內簾。傷亡愈多，軍心愈憤。初六日，聞陸軍一至，即出隊夾攻。彭玉麟、劉培元、孫昌國之寨口內者，先抵木簾之下。前營李孟羣後營蕭捷三及秦祿國、俞晟、段瑩、器洪、定陞等，均從外江進口，攢礮環攻。賊簾環以木城，中立望樓，亦設鎗礮計。簾上與船中望樓，與兩岸賊礮四發，羣子噴注。我軍每傷一人，則拖入船艙，進擊如故。又傷，則又入艙，又進如故。終無一船退縮者，將其鐵鎖、鐵籠立時斫斷。哨官劉國斌一礮轟中簾上藥箱，巨煙轟發，響若山頹。簾已燒燃過半，而未燒之一面賊，仍開礮不絕。尤可異者，望樓之賊，屹立不動，直待全簾火滿，望樓傾倒，始自投烈燄，或沒身以緣簾底，良久乃自他處旋波以出。其狠忍如此。我軍四旁長圍，人持一矛，專刺斃

逃之賊。簾上賊二百五六十名，同歸一燼，無漏網者。簾後賊船時猶負固轟拒，我軍分一枝抄出，立燒大戰船六隻，民船二十餘隻。賊之登岸者，被李孟羣親兵截殺十餘名。羅澤南之陸勇，擊殺亦衆。且放火助燒，礮船、水陸相輔。是日血戰四時之久，燒斃溺斃、斃之賊四百餘名，奪獲大礮十餘位，生擒一百一十三名。內有偽將軍梁國安，偽總制熊長易，偽司馬許學受，偽總制熊廷詔，陳經綸，皆簾上賊目，凶悍聚斃，全軍爲之一快。此初六日水師攻破木簾賊卡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上踞江城，下踞湖口，復分股盤踞大姑塘，疊擾南康府城，原圖牽制我師，使江西與湖口不能聯合一氣。臣等定議，先攻湖口，搜剿內河，使鄱湖之賊舟悉滅，則潯城之外援益斷。今并攻破木簾，去此大害。以後水師進攻，或易得手。此次陸軍攻城，攻壘，水師攻礮，攻卡，冒險摧堅，受子傷至四百餘名之多，而氣不少餒。藍翎守備劉國斌，攻剿田鎮，首先衝開鐵鎖，擬保都司，尙未出奏。此次焚簾，又係首先衝入，身受子傷。藍翎守備孫昌國，隨同彭玉麟進寨口內第一幫，屢次進攻，身先士卒，月餘不眠。劉國斌、孫昌國均請以都司即補，並賞換花翎。其餘出力將弁兵勇，籲懇天恩，容臣等彙案保獎，以固士心。升用參將董添雲自隨臣塔齊布出征以來，轉戰二千里，無戰不隻身陷陣。其胞弟在湘潭陣亡，該將又因傷重殞命，合營皆爲痛哭。應請飭部照參將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把總葉楚南，田鎮案內擬保守備，外委楊玉芳，六品軍功黃韻南，武生陳烈，田鎮案內擬保把

總。姜凌浩，崇陽捕剿案內擬保把總，均未出奏；合無仰懇皇上天恩，葉楚南准照守備例議卹，楊玉芳、黃韻南、陳烈、姜凌浩均照把總例議卹，以昭激勸。其餘陣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兩次擊敗潯城之賊，並湖口水陸夾擊，焚賊船，連日獲勝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楊霽，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魯文正公全集 卷四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

## 內河水師三獲勝仗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奏爲內河水師三獲勝仗，恭摺馳奏，仰慰聖懷事。竊水帥於十二日，焚燒湖口卡內賊船，乘勝衝入內河，業經另摺具奏。蕭捷三段營器等及各營長龍三板，百二十餘號，挂帆上駛，行至大姑塘，尙無賊線，卽行宿泊。十三日，上至平鴈地方，見賊戰船民船，共二百餘號，突起擊之。該逆自恃在湖口卡內百里，不虞我軍之猝至也。大礮擊槍抵死抗拒。我軍先燒其民船，賊陣既亂，乃焚其戰舟，凡焚船二百餘號，奪獲三十五號，奪礮七十餘位。各三板自先日出隊，小艇不便宿食，至是始得一餐。十四日，該逆以前夕所搶我軍之船，冒爲官兵，自湖口駛上，襲我內河之帥，輔以小划百餘號。時蕭捷三段營器等，已聞十二夜老營被燒之信矣。因約各哨，寂靜以待。逆船撲近，礮礮齊發，羣子噴飛，該逆立刻敗下，紛紛梟水，擊沈燒去小划三板，共五十餘號。追至湖口，見該逆搭浮橋二道，舊下一道，關錄牢固，勢難衝出，收隊回泊大姑塘。以上各營官以十三所搶民船，恐其累重，爲賊所乘，至是盡數焚之外，既與九

江大營隔絕，內又與江省遠懸；銀兩子藥，俱無所出，不得已，就取於南康。十九日，入至吳城鎮，探悉逆匪由彰澤湖口而來者，約有數千人。竄據鄧昌縣城，築城挖濠，據有大小船隻四百餘號，停泊縣河，裝載輜重。二十六日，水軍各營官在灌子口熟商，以鄧昌既有逆船竊踞，尙我軍一出，仍復滋擾，轉不能一律肅清，不如趁此時燒盡。因派定三板划船四十餘隻，營官蕭捷三、孫昌國、段瑩器、賀虎臣、鄧翼升親督之。於二十七日五更，卽開行，並派熟悉河路之翟秉懋前往指引。是晨，煙霧迷漫，嚴戒各船，不准放一礮，出其不意，突而襲之。已刻，抵進昌縣，見逆船排於河面，大小數百號，黃旗飄拂。該逆尙未驚覺，各營蜂擁而前，槍礮齊施，火球火箭並發。時值東南風，頃刻之間，火光貫日，將逆匪輜重船數百號，燒燬淨盡。賊匪擊死者，撲水死者，不計其數；生擒五十一名，卽時正法。餘匪奔入縣城，因無陸兵，不敢上岸窮追。帥還路過雞公湖，有小划船三百餘號，各營官帶勇上水，概行燒盡，免爲賊有此搜勦。鄧昌河內，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水帥自何入內河，日夜辛勤，三獲全勝，搜洗鄧湖支河，勞動可嘉，然冒險衝入，與外江水帥相隔，疏失實甚。目下外江苦乏小船，卽擬趕添民划，內河水師，飭令

決戰衝出，兩面會勦，以期力破湖口一關。所有內河水師屢勝緣由，謹會回江西撫臣陳啓邁、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師三次獲勝兩次敗挫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奏爲水師三次獲勝，兩次敗挫，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水師攻破賊營，陸軍在梅家洲獲勝，業經馳奏在案。初十日，胡林翼、羅澤南等銳意欲攻破梅家洲賊壘，負布袋囊土，人持火包，一擁而前，衝突於賊礮攢簇之間。前者雖傷，後者猶進。逼近賊牆，超躍而入，已入數十人矣。拋擲火包，誤傷同入之侶，以數人負送而出。在外者，誤認爲敗退，適南頭一壘，賊隊衝出，西路官軍相率退奔。入壘者，恐外隊挫失，亦即退出，奔潰至三四里之遙，始行卓旗駐立。迴軍與戰，該逆亦反奔，我軍追之更急，殺賊三十餘人。該逆遁入堅壘，固匿不出。水師自初六日攻破賊營後，該逆連夜將大船繫沈江心，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鐵纜。初十日，陸軍攻壘之時，約水師同攻此卡。彭玉麟、孫昌國、蕭捷三等督三板各船，斬纜衝入，焚其戰船三十餘號，民船三百餘號，斃賊約數百名。我軍受其隘口三面之礮，傷亡亦數十人。十二日，陸軍復攻賊壘，攻逼終日。以礮多壘堅，卒不能破。水師復衝入卡內，燔賊戰舟三十餘號，民船約五十號。自是賊所奪江西戰舟，徒燒略盡，僅餘水洲

內十餘船。自湖口至姑塘四十里，賊餘肅清矣。此初十、十二日，陸軍攻壘，水師戰勝之實在情形也。營官蕭捷、三段、瑩、孫昌國等，欲肅清鄱湖以內，遂乘勝追至姑塘以上。從之者各營長龍三板百二十餘號，皆輕便之舟，勇銳之士，揚帆內駛，日暮不歸。詎料該逆窺我軍小船衝入內河，即出小划二十餘號，突出卡外，圍我軍快蟹大船，保升都司史久立首當其衝，被圍良久，船隻延燒，力戰死之。是夜三更，該逆復用小划三、四十號，攔入老營，燒我船隻。兩岸賊匪數千，火箭噴筒，迷離施放，呼聲震天。我軍以內河百餘小船未歸，無以禦之，被焚大戰船九號，小者數號，雜色坐船三十餘號。各勇雖於屢勝之餘，變起倉卒，快蟹、長龍等船挂帆上駛。李孟羣、彭玉麟不能禁止。次日，悉回九江大營。臣國藩聞信之下，不勝憤懣。戰船焚失，雖屬無多，而百餘輕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湖內河，業被賊下隔絕。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棹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副將楊載福自攻破田鎮後，即在武穴養病，因飛調來營。十七日，力疾往下游進剿，行抵潯城十五里之張家洲頭，賊船已分兩路上犯。楊載福派哨官張榮貴、陳金鼈等，由新河下擊，自率各哨，由老河下擊。澄海營官何敦五，亦由老河隨勦。鏖戰良久，該逆敗退下竄，追至老灣。其快蟹船貼靠北岸，陸賊護之，不能奪取，斃賊數十名。我軍哨官沈光雲陣亡，張榮貴等自新河下者，遇賊三板及小划約三十隻，我軍九船勝之，追至湖口縣，繞出老河，與楊載福會合。兩路凡焚船二十六號，奪

船五號，四更收隊。此十二夜水師敗挫，十七日進剿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自十二夜水師失利後，賊之凶餓頓長。梅家洲之賊，夜夜往撲胡林翼羅澤南等營，賴併力堅守，得挫凶鋒。湖口之賊，渡江上犯，葉營九江對岸之小池口。二十一日，臣等派副將周鳳山渡江擊之。四更渡畢，黎明開仗。該逆猝不及防，踏平賊營一座，殺賊百餘。江邊一枝，追出街外，隄內一枝，因搶奪馬匹衣物為賊所乘，先勝後挫，被追七八里之遙。臣等酌商，以水師既陷於內河，陸軍復挫於小池口，遂調胡林翼羅澤南二軍由湖口回剿九江。二十五日，駐紮南岸官牌夾。是夜三更，潯城與小池口兩岸之賊，各拾小別數十隻入江，乘月黑迷漫，攢入我軍船夾內，火彈噴筒百枝齊放。右營被燒戰船一隻，各哨慌亂，挂帆上駛。臣國藩坐三板督禁，黑夜不許開船。江闊船多，莫能禁止。該逆已用小划數十，將臣坐船圍住。管駕官廣東把總劉盛槐，李子成，監印官安鄉縣典史潘兆奎，文生葛榮冊，陣亡，文案全失。臣國藩遂飭各戰船與羅澤南陸營緊相依護，而遣人四出，追回上駛之船。黎明，陸續歸隊。復將賊船追擊，奪回船三隻。此二十一日，陸軍先勝後挫，二十五夜水軍復挫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水師自岳州以來，屢獲大捷。武漢田鎮，聲威尤震。自至湖口，苦戰經月，破籐焚船，費盡氣力，賊舟所存無幾。詎意各營長龍三板過於勇鷲，衝入內河，竟夜不歸。而外江老營，兩次為該逆所偷襲，實堪憤恨。皆臣國藩調度無方所致。應請旨飭部，將臣國藩交部嚴加議處。廣東保升藍翎把總劉槐

盛保升把總李子成，典史潘兆奎，請交部照例議卹。哨官保升都司史久立，奮勇忠直，為闔營所佩服，請照都司例從優議卹。候補把總李允升，李選眾，或中礮陣亡，或燒傷殞命，均請交部議卹。藍翎軍功沈光雲，田鎮案內寧保把總，尚未出奏。文生葛榮冊，襄辦勞勩，田鎮案內擬保主簿，尚未出奏。繡懇天恩，沈光雲即照把總例賜卹，葛榮冊即照主簿例賜卹。其餘查明，察例辦理。除內河水師屢獲勝仗，另摺奏報外，所有水師三勝兩挫，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楊霽，江西巡撫臣陳啓邁，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謝賞穿黃馬褂等項恩摺

(咸豐五年正月，初五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十二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會國藩塔齊布奏：『水陸官軍續獲大捷，肅清潯郡江面。』一摺，覽奏之餘，實堪嘉慰。會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鐮一把；交會國藩祇領。又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鐮一把；交塔齊布祇領，以示優獎。」等因。欽此。二十六日，又准軍機處啓開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內交出年終奉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錄，食物等件，由驛遞到營。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先



後祇領竊臣等謬典戎行，毫無功績。荷生成之逾格，業甄敘之頻加。酒蒙壘沛恩綸，特頒寵賚。縷影孔翠，羽儀增玉管之輝；袖染鸞黃，華袞炫金英之色。飭容刀於秘璫，伏挾拾於強鼓。重以天藻親揮，雲章下賁。擊悅則錫從內府，珍饋則管自天廚。凡茲逾分之殊榮，實屬非常之異數。鵷濡滋愧，奮戴難勝。況當時局艱危，適拜殊恩稠疊，恐事機之多拂，力不從心；念報稱之愈難，感尤思奮。臣等惟有同心戮力，竭慮殫精。切枕戈待旦之忱，以期仰答聖主鴻慈於萬一。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附驛陳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陸軍剿小池口賊並陳近日軍情摺

（咸豐五年正月初五日）

奏為陸軍渡江，剿小池口之賊，先勝後挫；北岸賊蹤大股上竄，並陳近日賊勢軍情，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官軍水師精銳二千，陷入鄱湖以內，被賊隔截；及內湖水師大捷，外江再挫情形，業經馳奏在案。二十九日，臣等以兩岸之賊逼處，水師新挫，恐難自立。商派李續賓、蔣益澧等，帶湘勇一千二百人，從二套口渡江，攻剿小池口之賊。辰刻渡畢，恐湘勇輾轉疲勞，難以取勝。羅澤南帶勇二百，渡江接應。臣塔齊布自率親兵數十人，已刻渡江督之。李續賓、蔣益澧從內隄入，逼近賊壘。一時殺賊十餘名，前鋒衝入賊營，忽賊隊從營外一枝抄出，蔣益澧左營卻退。江邊之賊復出

數千，橫截我師。羅澤南從外隄往援，將江邊賊隊衝退。營內之賊，愈出愈多。李續賓等內隄一支，且戰且退。臣塔齊布恰至，躍入督陣。湘勇回戈擊賊，殺賊目二人。數次逼入賊壘，以野曠賊衆，該逆從遠處，大圍包抄我軍，以賊數太多，衆寡莫敵。後隊旗靡，前隊亦不能按住陣脚。臣塔齊布四馬衝突，羅澤南、李續賓亦迴馬力戰，使悍賊不得窮追。有黃馬褂三人，各帶十餘賊，直奔臣塔齊布馬前。羣矛攢擗。臣塔齊布直前，斬一黃馬褂賊落地，而奪其馬；又被突而西。二賊目皆落馬，餘黨始靡。而大隊賊自內隄出者，尙窮追不止。臣塔齊布念悍賊所以苦追者，止欲得一人而甘心也。因麾令湘勇大隊，沿江西馳，而獨勒馬至北路鄉間。自是賊衆不甚西追。羅澤南率湘勇收隊渡江，餘賊北逐者，臣塔齊布聞刺殺一二，賊終不敢逼。日暮後始渡江歸營。此二十九日，湘勇北渡，遇賊萬餘，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臣等陸軍在北，則不能顧南岸；在南，則不能顧北岸。久在聖明洞鑒之中，無如南岸潯城圍攻，正在喫緊，而北岸小池口之賊相逼已甚，不得已，分渡南岸之兵，擊北岸之賊。士卒久勞，隔江遠戰，主客勢殊，衆寡不敵。致二十一、二十九兩次挫衄，調度失宜，自憤自恨。該逆自臘月十六日，由湖口分支，來踞小池口。二十五日，大隊復至。二十六日，分千餘人上竄龍坪、武穴。二十八日，李孟羣礮船在武穴擊之，又糜勇登岸，力擊斃賊數十人，餘衆敗回。竟以三十日，引大股賊三千人，沿江上竄。初一日，竄至武穴。初二日，至蘄州，聲言直犯武漢。至督臣楊需廣

濟一軍臘月十二及二十四等日兩次敗匪聞二十九日又被該匪撲營兵勇紛紛逃至蘄州一帶道路梗塞屢次差探未確不知督臣現駐何處黃梅廣濟股匪聞亦有四五千人上犯與沿江之賊會於蘄州一併西竄目今局勢臣等一軍進止機宜有萬難者不得不爲我皇上陳之——該逆大隊上犯武漢鄂省兵勇難資

抵禦意圖抄我後路斷我餉道若據上游無數之民船搶漢鎮新造之戰舟梗塞江漢之間則大江千里上下皆賊臣等水軍裹於中段錢糧子藥來源已截水勇之心斷難自固若果重踞武漢西

窺荊襄南伺湘省防不勝防其可慮者一也——若使臣等一軍回駐武漢則艱難百戰肅清江面一旦委而棄之實屬可惜且臣等水師西旋九江湖口之賊勢必內犯江西臣等此後軍餉更難

仰給於江省且陷入內湖之戰舟百餘精銳二千從此斷難衝出與外江水師會合年餘講求練此精華一旦置之無用之地後日難

以再振其可慮者二也——陸軍屢勝之餘士氣極盛自至九江湖口攻城攻壘傷亡健卒多至數百人銳氣挫損若使意前

進得勝仗數次尙不難於振刷精神再接再厲若使回軍武漢則兵勇之雄心先減加以遠道跋涉消磨精神雖認真振厲亦難作

其方新之氣其可慮者三也——臣等反覆籌思進退兩難現派李孟羣督帶礮船至黃州一帶跟追毋使上竄之賊擄船下水如

果大股賊匪占踞武漢水師當全軍回剿陸兵亦當相機返顧進止機宜關係極大此後餉項設措愈艱惟求我皇上指授方略俾

臣等得所遵循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乞聖慈垂鑒訓示施行謹奏

奏爲大風擊壞戰船飭令全數開赴上游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江北賊匪上竄蕪黃業經馳奏在案正月

初二日臣等已飭李孟羣率三營戰船四十餘艘回救武漢其大隊駐潯江者欲全回武漢則恐下游江面仍爲賊有欲堅扼潯江

則恐上游船少不敷剿辦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於正月初四日東北風大作巨波排擊終夜喧逐初五日早查點漂沈長龍三板二十二號擊壞十四號延至午刻又被壞七號其存者亦俱撞損

奏：臣等得所遵循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乞聖慈垂鑒訓示施行謹

### 大風擊壞戰船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摺

(咸豐五年正月初八日)

奏爲大風擊壞戰船飭令全數開赴上游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江北賊匪上竄蕪黃業經馳奏在案正月初二日臣等已飭李孟羣率三營戰船四十餘艘回救武漢其大隊駐潯江者欲全回武漢則恐下游江面仍爲賊有欲堅扼潯江則恐上游船少不敷剿辦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於正月初四日東北風大作巨波排擊終夜喧逐初五日早查點漂沈長龍三板二十二號擊壞十四號延至午刻又被壞七號其存者亦俱撞損漏裂舵折纜斷倉卒之間祇得將壞船委棄而令略好者七十餘號全數開赴上游直趨武漢名爲速剿上犯之賊實則修整已壞之船臣國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暫駐陸營本擬另辦一船督飭水師不圖逆黨上竄既不能不分軍回剿風波突起又不能不全往修理而自潯至漢數百里江面將復爲賊所有曷勝憤懣細思臣等辦理錯謬之處蓋有二端——武漢克復當留重兵駐守並當留戰船數十號以爲後路聲援茲因江漢無戰船致該匪乘虛上竄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餉道弁勇冒險輕進致輕舟百餘艘陷入內河一軍分爲兩截外江無小舟內

湖無大船，頓形薄弱。其失二：——至兩次被襲之後，更遭大風壞船，則又事機不順，出於愛表者也。目前籌辦之法，謹併列具奏，伏乞聖慈垂鑒。——同救武漢之戰船，前後共百餘艘，被風擊壞者多，其完好可戰者，約不過四五十號。漢口若被賊踞，則修整船隻，當在金口以上。臣等藩曾於沔陽之新隄地方設立船廠，現已飛飭李孟羣、彭玉麟等，即在鄂渚紮營，在新隄修整船隻，可以固荆湘之門戶，可以剿竄漢之新賊。第離臣大營太遠，各船口糧銀兩，及修整破船之費，添造船板之資，概無所出。應請旨飭下湖廣總督湖南巡撫，迅籌餉銀，交李孟羣、彭玉麟、水營應用。——鄂省兵勇，臬司胡林翼帶二千餘人，經臣等奏調來潯剿賊；副將王國才帶三千餘人，經督臣楊需飭令來潯剿賊。臣等聞賊從江北上，餘人經督臣飭令在富池口設防，均在南岸。臣等聞賊從江北上竄之信，即飛飭胡林翼、石清吉先後回援武昌矣。其王國才一軍，俟江西借撥餉銀後，探明鄂省確耗，再定進止。——一水師陷入內湖者，皆三板長龍輕利之船，不便宿食，不能紮營。本擬俟春水生時，即與外江水師併力攻出。今外江船壞，全回武漢，則內湖須添造大船，添募水勇。各小舟有所依附，乃能自成一軍。回鄂省之師船，有李孟羣、彭玉麟經理，陷內湖之師船，無得力將領統之。各勇聞老營被壞，衣物全失，如鳥失巢人，固志甚不放心。臣國藩擬親至吳城等處，統轄此支水師，重加整頓，或竟至江省一次，將造船添募事宜一一與撫臣商酌，面商妥籌，仍回大營。

——陸軍各營，銳氣尙盛。現在圍攻九江，開挖地道，人人踴躍用命。若回軍武漢，則雄心頓減，銳氣銷磨；以後緝難復振。且湖口九江之賊，皆將內犯江西，有礙大局。昨經奏明在案。臣等定計月內設法破賊。一俟內湖水師整理就緒，仍當鼓行東下，直搗金陵。該逆上竄武漢，攻我之所必救也；我軍下搗賊巢，亦攻其所必救。該逆縱復踞漢口，我軍亦不肯輾轉回顧，聽其多方以誤我也。臣等自誓有進無退，區區愚忱，實欲一雪積憤，成收利鈍，皆不敢計。——以上四條係臣等目前辦法，及將來定局，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潯城賊出撲營迎剿獲勝摺

（咸豐五年正月初八日）

奏為賊匪出城撲營，官軍迎剿獲勝，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塔齊布陸軍自紮八里坡後，日夜圍攻潯城，逆匪堅匿不出。我軍於東城外半里許，潛開地道，而令得力兵勇一百四十名，帶同夫役二百名，紮營其上。別撥親兵百人，往來巡哨。本月初六日卯刻，逆黨千餘人，從大東門旁開洞門出城來犯。逆首羅大綱從小池口率悍賊二十餘船，渡江助戰。一撲開挖地道之營，一撲副將王國才之營。我軍之挖地道者，逆料賊必來犯，密排鎗礮以待。賊至寂然不動。行其撲近營邊，鎗礮齊發，轟斃帶隊之黃馬褂賊目一名，及隨賊數名。餘賊仍抵死不退。臣布塔齊親率寶勇及升用副將

將周鳳山之道州勇馳往應援，衝殺十餘賊，追至大東門，逆黨半由洞門入城，半即縋城而上。被官軍鎗斃刺斃無數。城上礮子如雨，我軍亦傷亡十餘人，遂繞城追至沿江一帶。賊之分撲王國才營盤者，共分三路前來。該營連環開礮，賊不敢逼。逆黨遂以全力移撲周祿等營盤。王國才飭都司畢金科帶奮勇五百人，從後門潛出，抄周祿營盤之左，猝衝賊隊，殺斃十餘人，逆黨披靡。適各營援兵亦至，橫截之。該逆腹背受敵，狂奔不止。我軍追至鎮江樓，沿途趕殺。適巨塔齊布亦從東門繞出，併力追剿。逆黨爭舟回渡，人數擁擠，翻沈四船，溺斃近百人。羅大綱從岳帥門入城，我軍奮追爲城上鎗礮所格。午刻收隊，計殲斃溺斃共二百餘名，生擒二十一名。訊據供稱：「羅大綱原紮小池口，屢催林啓容出撲官軍大營，林啓容懼不敢出。羅逆遂渡江助戰，約會城內之賊夾攻。現在敗奔入城」等情。查羅大綱兇悍詭譎，因官軍扼薄城，急欲來撲。經此次敗挫，我軍銳氣愈振。日內仍當激勵三軍，併力攻剿，以殄兇鋒。所有逆黨出城撲營，陸軍迎擊獲勝，緣由謹會同江西撫臣陳啓邁，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賊匪撲營官軍獲勝並近日軍情摺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賊匪撲營官軍轟擊獲勝，並陳近日軍情，恭摺奏祈聖鑒事。竊陸軍初六日獲勝，水師被風壞船，全數開赴上游，業經馳

奏在案。臣等以潯城一面臨江，兩面瀟湖，惟東門有陸路可入，逆賊負隅固守，攻之不克。因於東門外小嶺下紮一新營，開挖地道，冀轟破城垣。詎該該業已偵知，於東門內深掘濠溝，添築子城。東門外增修木壘，暗通城內。自正月十四日以後，日以賊千餘由木壘潛出，撲我新營。夜間復以火毬噴筒，拋擲營前。我軍穴地負土，日夜巡防，不勝其擾。臣塔齊布與諸將熟商地道原以攻其無備。今該逆築子城，掘內濠，備我甚嚴，攻之必難得手。不若乘其屢來撲營，設計陷之。遂於十八日停工，將新營器物夜中運歸，佯以百人守之營內，暗藏地雷火礮，掩以茅草。賊衆果於十九日黎明，乘霧未收，於木壘中出賊千餘人，撲我地道新營。又於小東門出賊二千餘人，上平嶺，冀撲副將王國才之營。又於小池口渡賊二千餘人，由城北寶塔嶺潛伏松林，冀襲諸營之後。其來撲我地道者，猝抵營前，守營之兵勇佯退，賊衆突入營中，徧擲火毬。一時地雷火礮齊發，燒斃賊匪二百餘人，賊衆敗潰。臣塔齊布督令參將彭三元、都司周岐山率各營兵勇追襲其後，復殺斃賊匪四十餘人。其自平嶺來攻者，王國才率四川練丁禦之。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遙見地道火起，帶領湘勇自東路直抵平嶺，斃賊八十餘名。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自北路繞出平嶺之後，斃賊七十餘名。兩路夾攻，將賊包入中段，復斃斃數十名。追至城根，賊衆遁入木壘，其伏於寶塔松林中者，羅澤南分湘勇往撲，斃賊目數名。王國才用勇從而乘之，斃賊百餘名。松林之賊，盡由老鶴塘奔入九華門。三路

共斃賊四百餘名，生擒十二名。以我軍尚未晨餐，已刻收隊。此地  
道停工，設計陷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水帥之陷入內湖者，輕舟  
百餘，精卒二千，本向來所藉以衝鋒陷陣者也。然三板小艇，祇利  
戰陣，不便宿食，皆另有座船，以資栖止，以備食具。一旦與老營隔  
絕，座船被燒，弁勇露處半月，饑凍備嘗。自臘月二十七攻焚都昌  
賊船以後，開赴江西省河。撫臣陳啓邁給以口糧，優以犒賞，衆心  
始安。繼聞外江被風，戰船回鄂。老營之相離愈遠，內湖之軍心愈  
搖，幾有潰散之虞。臣國藩奏明，馳至江省，親自統帶而安輯之。  
三板艇不便宿食，與陳啓邁商定將江省現造之長龍三十號，先  
撥巨軍應用。又慮春夏水盛，江湖並漲，非巨艦不足以壓浪而立  
營，擬再造快蟹大船十餘號，酌派員弁回楚，續招水勇，自成一軍。  
先將湖內支河賊窟，剿滅淨盡。一俟鄱陽春漲，衝出湖口，擊破賊  
卡，以期與外江水帥會合夾攻。此內湖水師重加整理之情形也。  
湖北副將王國才一軍，共三千餘人，前經奏明俟借撥江西餉項，  
探明鄂省確耗，再定進止。嗣經探得湖廣督臣楊需於初五日回  
至漢口，逆匪於初七日數百人竄入漢鎮，臣等即飛飭王國才回  
援武漢。又據探報，逆黨勾結興國州匪徒復行滋擾，並圖竄入江  
西武甯縣境內。撫臣陳啓邁與臣國藩熟商，王國才回鄂之帥若  
取道沿江一路，則賊卡太多，而米糧不便。若取道武甯出路，則免  
其蔓延江境，而繞出興國之背，剿辦亦易。復經札飭王國才，由武  
甯興國剿洗回鄂。此湖北來潯會剿諸軍先後旋鄂之情形也。伏

查臣等陸軍，以轉戰千里，往返渡江，銳氣稍挫。目今攻圍潯城，除  
出隊接伏外，臣塔齊布仍日日操練，以期蓄養英銳，振將乏之氣  
而使之作新。水師一軍分爲兩截，惟有分投整飭，各自成軍，庶幾  
轉敗爲功，仍不墮屢勝之威。區區愚忱，但於士氣軍情細察其可  
用與否，縷晰入奏，以期仰慰宸廑於萬一。所有賊匪撲營，誘剿獲  
勝，並陳近日軍務各緣由，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惲光宸回臬司任片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江西臬司惲光宸，自上年督帶兵勇，剿平武甯各屬逆匪，  
節經撫臣陳啓邁奏報在案。嗣於冬月移營九江，與鎮臣居隆阿  
合營，復奉疊次諭旨歸臣等就近調遣。惟該臬司出征半年之久，  
本任事件係糧道鄧仁茲代辦。現在造船鑄礮，及支應各局，均由  
鄧仁茲一手經理。其糧道本任事務已繁，又代辦臬司秋審事件，  
實難兼顧。撫臣陳啓邁與臣國藩熟商，目下九江帶兵大員不少，  
惲光宸所帶信新勇三百名，業經歸併居隆阿統轄，擬即檄調該  
臬司回任，釐辦秋審事件，俾鄧仁茲得以專辦造船鑄礮等要務。  
庶不致以叢脞滋誤。除陳啓邁自行具奏外，臣等有就近調遣之  
責，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請嚴拏哨官萬瑞書片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上臘月二十五夜，賊匪用小划百餘，燒襲水營，各戰船紛紛開動。其糧台各所雇用民船，益覺倉皇失措。水手驚逃上岸，有全船無一人看守者。右營哨官萬瑞書，竟敢至糧台空船上，搬搶銀兩。三十日，臣等飭令永州府知府張承，至該哨官船上，搜出銀一千一百餘兩。正擬分別首從，嚴訊究辦。詎該哨官於初二日開船上駛。查該哨官久在水營出力，曾經各保外委田鎮破鎖，亦在應保之列。乃不自愛惜，喪心昧良，乘危亂之際，搬搶糧台銀兩，實屬法無可貸。現在外江水師各營，業已全數遣回武漢。萬瑞書一船或尚在武漢，或竟回湖南，均未可知。臣等退隔九江，難遽擊獲。相應請旨飭下湖南巡撫臣駱秉章，在於水師營內，及湘陰原籍嚴拏萬瑞書到案，卽行正法，以肅軍令。謹附片具奏，請旨。

### 遵旨保獎摺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遵五次諭旨，將出力員弁兵勇，懇恩獎敘，以昭激勸事。竊照上年十月初一、初四、初五等日，陸軍錫破半壁山賊營，水師屢捷。十三日，水陸大破田家鎮，收復蘄州。二十八及十一月初一、初四等日，陸軍克復廣濟、黃梅，均經先後馳奏在案。營官羅澤南、楊載福、李續賓、彭玉麟等，當蒙優擢，並各賞加勇號。其餘出力員弁兵勇，欽奉五次諭旨，准其核實保奏。仰候恩施。各等因。當卽

恭錄轉行水陸各營。茲據各營官開單請獎前來，臣等覆覈無異。伏查自武漢以來，轉戰千里，軍士用命，無堅不破，可謂極順。自陸軍南渡，攻圍潯城，而北岸黃梅、廣濟、蘄州等屬，復爲賊蹤往來之地。水軍精銳二千，陷入內河。外江老營兩次被襲，一次遭風，全數擊回武漢。而江面田家鎮、道士洲等處，復爲賊踪往來之地。前此戰功竟成空虛，可恨！然事機之不順，調度之失宜，咎在臣等。而將士血戰十餘次，傷亡千餘人，其勞勩究不可沒。且營中賢愚不一，其詭滑者，見事勢稍拂，輒懷退志；其忠樸可恃之人，率皆前此力戰受傷之人，創痕未復，見事勢稍拂，愈憤極思戰。惟不沒其既往之功，乃益作其將來之氣。臣等謹遵五次諭旨，開單彙奏，懇天恩俯如所請，以資激勸。所有彙單保獎細由，恭摺附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謝寬免號分恩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二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諭：「會國藩自出岳州以後，均能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羣醜。此時偶有小挫，尙於大局無損。會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等因。欽此。竊臣殺賊有心，治兵無術。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因水師乘勝攻入內河，沂流迎剿，欲淨洗鄱湖以內之船。該逆將隘卡加築，以致內外隔絕，被賊划焚襲

老營。臣治軍年餘，當聲威稍振之後，忽有此挫，上廬宵旰之憂勞，調度乖方，罪無可道。迺荷逾格天恩，寬免處分。皇上之鑒原愈，擊微臣之感激愈深。惟有殫竭血誠，力圖補救，或可稍贖愆尤。現在造船添勇，將次就緒，即當親督出湖，水陸痛剿，迅掃逆氛。冀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悚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統籌全局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統籌全局，將臣等一軍應辦事宜，分條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正月十九日，用地雷轟斃賊衆，及內河水師重加整理情形，業經奏明在案。自後該匪未敢出城。二月十二日，逆賊約出千餘分路來擾。四處山脚，廣爲埋伏。我軍不動聲色，暗自隄防。該匪之兇悍者一股，進前猛撲。臣塔齊布分道抄去，賊衆敗竄，斃四十餘名，生擒十二名，當予凌遲梟示。屢接各路文報，及探卒稟報。臣等兩次所遣回李孟羣、彭玉麟等礮船，於正月初七、初九先後到鄂。共船一百三十餘號，分泊武昌城下，屢次開仗獲勝。北岸之賊，其由黃梅、廣濟撲督臣楊需營盤而上犯者，已於初七日竄至漢口。其由小池口、武穴沿江岸而上犯者，初九日始竄至黃州。自黃州以下各市鎮，如巴河、蘄、蕪、蘄、武、穴、隆、坪等處，現均有賊盤踞。南岸初本無賊，北岸之賊分千餘人，由富池口南渡，至興國州，據

人數千，攻陷興國、通山、崇陽、通城等州縣。現尙分屯崇陽、咸甯、興國、時擾江西武甯境上。九江之賊於新添、垵、築、甯、城，對岸小池口，亦築甯城，爲死守抗拒之計。其在鄱湖以東者，湖口之賊虐役鄉民，增高城、梅家洲、大築、土城，長逾三里。賊卡浮橋，至今未拆。上蓋木板，加以土石。鄱昌之賊攻撲饒州，又有匪黨自東流、建德而來，並集於饒州，分擾樂平、石鎮、街、屯，聚於景德鎮，合計七八千人。又東竄祁門、休甯，並有攻陷徽州之信。僞翼王石達開僞承相羅大綱，久踞九江湖口兩處，而饒州賊黨亦張羅大綱之旗幟，意將侵擾廣信，窺伺浙江各等情。此近日探報各路賊情之大略也。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枝，乃足以資剿辦。一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是爲內一路，自漢口、黃州、蘄州、田鎮、武穴、濱江而下，以達於小池口、望江縣，是爲外一路。一南岸自九江以上，與興國、通山、崇陽、武甯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藪，是爲西一路。一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州、池、徽、甯四府，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爲東一路。一北岸之黃梅、太湖、前臨大江，後枕灤岳，一山綿互數縣，屏蔽舒廬，爲該逆必爭之地。南岸池州、雖齊區，而大通、鎮、殷、家、匯、水、陸、交通，衝南窺徽、嚴、東、障、蕪、湖，亦爲該逆必爭之地。故南岸以東一路爲最要，而西路次之；北岸以內一路爲最要，而濱江一路次之。此四路者，須陸兵四枝，缺一不可者也。水師自武昌以達湖口，爲上一枝；自小孤山、逾東西梁山，以達太平、采石，爲下一枝；乃與紅單船

相接，兩枝各自成軍，分段肅清，庶免首尾不顧，腹背受敵之患。亦缺一不可者也。今臣等水軍陷入鄱湖之船百餘號，回救鄂省之船百餘號，業已分爲上下兩枝，似有因禍得福之機。然內湖一軍，臣國藩來江整理，造船添勇，無難就緒。回鄂一軍，以被風擊壞之船，當將士疲勞之後，與漢口新竄之賊相持，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統領，日夜懸念。每以春風之怒，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踴徨。不知李孟等果能添置小船，復振軍威否？至陸路須動旅四枝，而臣等祇此一軍，欲分爲兩枝，則立形單弱，欲常聚一處，而事勢所迫，有不得不分者。又不敢過於持重，致失機宜也。謹就目前之急務，度臣等力之所能辦者，分條布置，爲我皇上陳之。一、現在賊竄饒州樂平，分擾景德鎮、神門、徽州等處，所謂東路者也。爲江浙轉餉之路，亦爲奏報入京之路，關係大局非輕。臣等分派羅澤南統帶湘勇三千，由江西省城繞出湖東，攻剿饒州之賊。又與撫臣陳啓邁合募平江勇四千，同剿東路。俟饒郡克復，即引兵直下，或擾景德鎮，或由建德進攻池州。此路有重兵，使安慶之賊大爲震動，則浙江之患可以少紓。臣等前摺所謂賊攻我之所必救，我亦攻賊之所必救也。一、悍賊石達開等，堅守九江及對岸之小池口。臣塔齊布一軍仍留五千人，穩駐潯郡，伺隙攻城，使賊不敢全數上竄。武漢亦不敢奔突他處，惟前此攻圍潯城，至萬五千人之多，兩次派胡林翼、王國才回援鄂省者六千餘人。此次派羅澤南馳剿饒州者又三千人，存潯官軍過形單薄，俟籌

添兵勇，續行具奏。一、正月二十八日，臣國藩派水師船六十餘號，至廬山地方駐扎，外防大江之賊駛船入湖，內防饒州之賊攔船出湖。其餘弁勇，尚在江省修船。日內修完，大隊進紮南康青山一帶。其湖口賊卡浮橋既堅，鋪以木板，填以土石，人力難以遽破。俟春江盛漲，水陸并攻，即當力破浮橋，衝出大江。一、臣國藩來江，已逾月餘。日內船隻修齊，即駐紮鄱陽湖內，四處游緝。西近臣塔齊布九江一軍，聲息常通。東近羅澤南饒州一軍，調度亦便。兩軍相隔已在六百里外，全賴水師在湖中遞接信息，庶機首尾相應。如東路攻剿得手，能至彭澤、東流等處，將來水師出江，乃得所候護，而無孤懸之患。一、以上四條，就目前之急務，臣等力之所能行者，籌商辦理。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再，臣等正月初五、初八、二十七日，三次奏報，均未奉到硃批。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荊州驛遞進京，合併聲明謹奏。

### 請令袁甲三練軍出黃州片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摺內言陸路須有四枝勁兵，臣等進剿饒州樂平，祇能顧南岸之東一路，其西一路，與國崇通、拊武昌之背者，已不能兼顧矣。至江之北岸，尤非臣等一軍所能爲力。然論中原之大勢，則江北重於江南，論此賊力爭長江，堅守廬州之情，亦必須梅太舒、桐一帶有一枝堅強可恃之兵，然後內可以克廬郡，外可以清江面。



也。此時江北縱不能籌備兩軍，亦斷不可不添置一軍。伏查鳳陽之臨淮關，由壽州光固以達於麻城黃州，程途不過八百餘里。壽州光固雖屬兩省，而風俗略同，民氣强悍，自武備久弛，官兵怯弱，萬不得已而出於募勇之一途。則必擇其素所熟習者，訓練而用之。庶幾流弊較少。副都御史袁甲三在臨淮駐紮年餘，與壽州相隔咫尺，光固亦其桑梓之地。若令該副都御史招募二處之勇，練成五千勁旅，由麻城出黃州之背，不過十餘日可到。人地既熟，道途無梗，出其不意，邀而擊之，則斬黃各屬可復。皖鄂兩省之氣可通也。舍此一策，更無他處可添。江北一軍，若徵調太遠，愈久則愈蔓延矣。臣國藩愚見，請飭下副都御史袁甲三，募壽州光固之勇，由麻城迅出黃州，以全江北大局，不勝不願。若袁甲三能至湖北，則上游李孟羣等之水師，即歸該副都御史統領。水陸相輔，尤有裨益。至臨淮關，亦係要隘，現聞高唐連鎮剿辦，將次完畢，可否分撥北師南下，防禦臨淮之處，出自皇上聖裁。微臣未敢擬議。所有謀增江北一軍，冀通皖鄂兩省聲息，緣由謹附片奏聞。請旨。

### 陳明部照遺失片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上年十二月二十五夜，賊匪用小划燒襲老營，臣國藩歷船，亦被焚奪，文卷全失。當經奏明在案。其遺失部照，因清冊無存，未將數目查確，未經聲明。臣所請部照，除江西湖南四川各領一

千張外，臣行營實領祥字號一千張。當將癸丑年在衡州勸捐各生，填寫部照三百七十號，專差送衡。又於漢口設局，分撥部照，廣為督勸。自文卷冊照全失後，倉卒無從查考。臣即專差至漢口分局，查覈冊籍數目，以憑續報。不料行至鄂省，而北岸之賊業已竄至漢口，指局遷徙湖南，難遽查悉。計船上失去花翎照二張，藍翎照一張，各項銜監照約二百餘張。除俟查明漢局簿冊，並行文各州縣詳查指生領照號頭核對，再行咨部外，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請江西閩浙協餉片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臣等一軍，曾經奏請江西湖南四川三省勸捐助餉。今賊匪占踞漢口，臣軍遠隔下游，糧道已斷，四川湖南之餉，不能運解。來營即去，歲奏准陝西協餉，下欠十二萬兩，亦不復能解至。臣軍矣。僅恃江西一省捐項，臣等水陸萬餘人，殊不足以資接濟。相應請旨飭下江西撫臣陳啓邁，在於四年漕折項下，每月酌撥銀兩，以濟臣軍。如江北添一枝勁兵，臣等奏准川陝之款，即可撥歸江北一軍應用。惟上游西通川陝，北通河南，來源尚廣。臣軍僅取給於江西，來援太隘，勢難久支。不揣冒昧，請旨飭下福建督臣王懿德，浙江撫臣何桂清，每月各籌銀二萬兩，解赴臣軍，俾兵勇口食不匱，免生他虞。臣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附片具奏。請旨。

# 謹陳水陸軍情摺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謹陳水陸軍情，遵旨覆奏，仰祈聖鑒事。咸豐五年三月十四日，臣國藩在江西內河舟次，准兵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日，奉上諭：「會國藩等前因戰損捐壞，全數開赴上游修理。又因陸軍銳氣尙盛，仍欲鼓行東下，直擣金陵，原以攻匪上竄，牽制我師，若輾轉回顧，不但前功可惜，且恐兵勇之氣不能復振。是以諭令該侍郎等攻克九江，即合軍東下。惟現在賊踞漢口，漢陽武昌情形關係要緊，設有疏失，該逆勢踞上游，我兵仍係腹背受敵。應如何設法協濟武昌，而於攻勦九江大局仍無妨礙？著會國藩等體察現在情形，或該侍郎帶兵自行前往，仍令塔齊布會同江西兵勇攻勦九江。務當統籌全局，斟酌辦理。楊需會國藩接奉此旨，即將如何籌辦情形迅速具奏，以慰廑念。」等因。欽此。又於三月十七日，兵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四日，奉上諭：「會國藩等進攻九江，連日不知勝負若何？或酌分陸軍以救武昌東路，或再添派水師沿江而上，協濟李孟羣等之帥，使得進勦襄河，則上游可翼得手。於潯郡事機亦有裨益。著即妥爲籌酌，迅速奏聞。」等因。欽此。伏查江西東路饒州廣信等處，被賊竄擾，安徽池州徽州等屬，賊勢猖狂。臣等酌派羅澤南帶兵前往廣德一路進勦，業經奏明在案。目下臣等一軍分爲四枝，陸路兩

枝，臣塔齊布駐紮九江，羅澤南分勦廣饒，相去已在六百里外。水路兩枝，臣國藩整理陷入內河之水師，駐紮鄱湖，李孟羣等回援武漢，屯紮金口，相去更在六百里外。兵合則力厚，分則力薄。陸軍之分，猶斟酌再三，而後析爲兩股。水軍之分，其初本無意於分也。自去臘十二日，輕舟百餘衝入內湖，被賊卡塞斷，遂與外江老營隔絕。猶冀內外夾攻，仍可合而爲一。自正月初三日，飭李孟羣等回援武漢，外江之船愈少。初五日，彭玉麟等因大風壞船，全數開赴上游，遂與內河一軍相去日遠。逮至武漢再陷，沿江兩岸數百里，復被賊踞，而金口水師與鄱湖一軍，乃不復可以遽合矣。今水陸各軍之在江西境內者，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汰遣添換，仍可復去秋壯盛之氣。足在仰慰宸廑。惟金口一軍，與臣等相隔太遠，當轉戰積勞之後，值兩次敗挫，三次遭風之餘，以未經修整之船，禦武漢方張之賊，撐持數月之久，不得一日休息，此兵家之所大忌。而臣等之所深以爲慮者也。屢據稟報，彭玉麟等回漢之師，一面與賊接仗，一面修整破船，次第完好。湖南撫臣駱秉章復以百餘船前往接濟，差足重整軍威。而陸軍單薄，餉項缺乏，岌岌乎有潰散之虞。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古來必爭之地。論行兵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決非萬全之策。是此臣等一聞武昌淪陷之信，即再四籌商，思所以爲回勦之計。願回勦之策，有難言者。潯郡據長江之腰脅，宜有重兵駐守其間。一經撤退，則九江湖口小池口之賊，皆肆然無所顧忌。內

犯江西，上竄鄂岳，均不可知。軍士進則氣勝，退則氣歎。卽勦辦得手，未知何日始能重至九江。其難一也。一正月初八日一摺，言賊之上竄，不過意圖牽綴，使我軍回救耳。我軍鼓行東下，不爲其所擊動，賊攻我之所必救，我亦攻賊之所必救，等語。其時未知上竄之賊，果至漢口與否？亦未知回救之船，卽不可以復下也。今該逆不特攻陷武漢，而且窺伺襄樊。自金口以下，上下江面皆爲賊踞。內河水師若徒株守鄱湖，不出江面，則保護一隄，無濟大局。若乘此春漲，由湖出江，則不難於衝出湖口，而難於出江之後。一軍孤懸，四面無依，上不能遵合金口之水軍，下不能速勦安慶之賊艇，其難二也。一湖南用兵已久，庫款既空，捐項亦竭。本年賊蹤上竄，湖林翼國才等之陸軍，李孟羣彭玉麟等之水軍，皆仰給於湖南。弁勇萬餘，嗷嗷待哺。有月餘未給餉者，有兩三月未給餉者，事機愈挫，來原愈斷。現在金口一軍，口糧不繼，卽有潰散之患。臣等欲再率六七千人前往，江西既難於供支，湖南更無可籌撥。大抵兵勇之積習，久住不戰，口糧尙可展緩；若有行役之苦，有戰陣之危，則不可一日而無餉。狡者藉詞鼓譟，樸者亦無鬪心，患有不可勝言者，其難三也。一兼此三端，實乏良策。臣等調度乖方，上負皇上委任之意，下負蒼生企望之情，終夜以思，不覺泣下。刻下若分兵往鄂，則已無可再分矣。若臣等自行回勦，則須預籌兩月之餉。臣國藩上年會奏，請四川勸捐助餉，頃已札委前任湖南常甯縣知縣祥麟，兼程赴蜀，守催餉銀十二萬兩。如此頃有著，卽可恃以

爲回勦之用。若其無著，則姑駐江省境內，與其千里馳逐，卒以餉匱而致意外之虞，又不所堅扼中段，保全此軍，猶得以供皇上之驅策，瞻望北闕，翹切待命！臣等微憫萬言莫訴，所有近日軍情，遵旨覆奏緣由，理合繕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陸軍放勦弋陽克復縣城摺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陸軍攻勦弋陽，連獲大勝，克復懸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饒州賊匪，於三月初四分股，由樂平德興竄擾弋陽。先期由撫臣陳啓邁派委署撫州府知府林福祥，帶兵防勦，暨與臣國藩商派赴饒勦匪之羅澤南，統帶湘勇三千五百餘人，先至弋陽會勦各情，均經臣等及撫臣先後奏聞在案。緣廣信河口地方，商賈輻輳，財貨充牣，且係通浙江要區，爲逆賊所覬覦。林福祥等前在石鎮街與賊相持，兵分力單，總未大挫賊鋒。嗣浙江游擊常海在貴溪接仗，陣亡，賊勢尤張。臣等卽飭羅澤南兼程前進，相機速剿。茲據羅澤南會同林福祥稟稱：三月十九日，該道等由貴溪拔營，駐宿水門埠。二十日，向弋陽進發。羅澤南與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帶勇中右兩營，爲前隊；候補從九蔣益澧帶湘勇左營，候補知縣唐訓力帶訓字營，爲二隊；林福祥與趙如勝率捷勝軍爲三隊。前安福縣知縣文明，偕藍翎千總戴正才、任連魁，率寶勇爲四隊。卽選訓導鍾世楨，率志同軍，候選通判程迪昌，率安全軍，爲五

隊合以六成隊迎敵，留四成隊保護輜重。前隊至大水橋，爲入弋陽城之要道，前多水田，無駐營之地。羅澤南方相度形勢，傳詢土人，突見賊三四千人由五里亭揚旗吹角而下。李續賓卽以右營堵截大水橋，羅澤南督帶中營由橋北繞出陳家山上，冀抄賊後，且擇安營之處。不意該逆見我兵初至，營盤未築，復以四五百人列於陳家山下，瓦夕塘橋之南，又以四五百人由弋城北門而出，圖抄我營之尾，與五里亭之賊共爲三股。黃旗蔽野，呼聲震天。羅澤南飛飭蔣益澧、唐訓方迅速來援，林福祥督諸軍繼之。堵北門一路之賊，賊之在陳家山、瓦夕塘橋者，大隊扼住橋上，鎗礮排列，悍賊疊出搦戰，羅澤南率中營湘勇拒之，堅與相持，如不欲戰。俟諸營畢至，往堵北門，然後以中營進攻，直逼橋上。鎗礮之後，繼以刀矛斃賊二十餘名，賊潰，遂踰橋而南，追殺百餘人。竄入村莊者，似火焚之，死者不可勝計。餘賊俱由西門外之西江橋入城，先是賊於橋上砌一石門，僅容一人出入，原以防我帥之進攻。至是我兵從後追之，賊衆擁擠，驟不能入橋門，墜水死者以數百計。生擒長髮賊十二名，內有偽總制程禮周、稽老呂、王富德，訊明立予正法斬梟。賊之在五里亭者，李續賓率右營由大水橋蹙之。羅澤南從上截擊，殺斃百餘人。該逆見陳家山敗，賊擁塞橋頭，無路可歸也。遂從五里亭之南，上竄江邊。右營乘之，追入湖汊，殺斃者百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湖水爲赤。餘賊竄至西江橋，李續賓復督諸勇截之，生擒長髮賊十八名。賊之由北門出者，蔣益澧、唐訓方先

到，奮力抵禦。林福祥速督捷勝軍踵至，分數路圍勦。戴正才伍連魁、鍾世楨、程迪昌諸軍從而薄之，共殘斃百餘名。賊潰，追至北門城外，賊於城內復出大隊，衆寡不敵，我軍稍卻。賊衆來追我軍，返戈擊之。各營四成隊之護輜重者，亦皆執刀以逐，賊復大敗。追至城根，賊多溺死港中，生擒三十四名，內有偽將軍王姓一名。此二十日三路擊賊第一次大勝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以軍未午餐，飭令收隊，急修營壘以自固。詎料賊敗之後，復挾全力來撲。其由北門出者，以萬計，直抵陳家山、東大松林內，分三大股排列。一股之中，復分數股，旗幟之多，衆目爲眩。李續賓以右營禦於松林之南，唐訓方副之。羅澤南以中營禦於松林之北，蔣益澧繼之。各分數股以待，賊屢衝突，我軍屹然不動，乘其氣竭，一呼而進，殺斃大黃旗賊數十名。賊狂奔不止，乘勝追之，溺斃港中者以數百計。直抵北門之下，賊閉城以守。其由西門出者約二三千人。林福祥督率捷勝軍、寶勇、志同軍、安全軍堵之。踰橋奮擊，賊屢衝屢截，無敢越港者。追至西江橋，共殺斃賊數十人，生獲十五名，以日暮收隊。此第二次截擊北門，大股賊匪及西門堵勦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是日兩次鏖戰，分路圍勦，諸營無不一以當百，殺斃焚斃溺斃之賊不下三千餘名。奪獲旗幟軍裝無算。查點士卒，湘勇候補藍翎把總張以德、千總易傳武、喻聽益均受礮子傷殞命。兵勇亦傷亡數十名。二十一日五更，羅澤南督同李續賓、蔣益澧、唐訓方等攻西門，林福祥督同文明、戴正才、伍連魁、鍾世楨、程迪昌等攻東門，

廣信府知府袁泳錫亦自上游馳至，率同弋陽縣知縣王蘭，并力圍攻。該逆於二十日大敗之後，被擄之民盡皆逃散，長髮亦多潰走。其在城者，猶閉城自固。湘勇先登，諸軍繼入，擒獲長髮賊二百餘名。逃竄出城者，復截擊三百餘名。內有僞指揮劉姓，僞總制余姓，及帥帥八名，奪獲僞盤龍冠、金龍袍等件，黃旗五百餘面，大小鎗礮刀矛數百件。適署德安縣知縣劉希洛，帶平江勇至，弋助勦。亦沿途搜捕，敗賊多名。訊據生擒賊犯供稱：「弋陽賊目有檢點三人，長髮老賊三千餘人，浮梁、樂平、德興、襄晉土匪二萬餘人，將上攻河口。廣信以扼江浙咽喉之路，不意遽爲大兵所敗，逃遁各賊多由北門而出。」此廿一日克復弋陽縣城之實在情形也。伏查廣信爲江西富饒之區，奏報必由之路。保全廣信，則內可以屏蔽撫建，外可以進攻贛州。茲幸仰仗天威，弋陽股匪就殲，大挫凶鋒。卽當踴躍追剿，肅清江西東路，以期漸偃皖境。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容臣等擇尤奏請獎敘，以資激勸。藍翎候補把總張以德，候補千總易傳武，喻能益，奮勇損驅，懇恩飭部照陣亡例議卹。傷者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連獲勝仗，克復弋陽緣由，除江西撫臣陳啓邁另行奏報外，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湖北兵勇不可復用摺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查武漢兩城，三次偷陷，固由守禦不善，而兵勇積習之壞，亦實有萬不可用者。蓋鄂中兩府一鎮，繁華甲於天下，督撫兩標之兵，習於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豐二年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兵覆敗大潰者五次。其間小潰小敗不可勝數。二年臘月初四日，粵匪以地道轟破城垣，逆旗猶未登城，而城內外兵勇已狂奔四竄，逃匿各縣。是爲第一次大潰。三年春間，署督臣張亮基等，招復潰兵，添招練勇，擊粵匪於圍風，剿土匪於通城，廣濟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鎮失防，水陸兵勇同時棄甲回奔。是爲第二次大潰。其時臣函致前督臣吳文鎔，謂：「鄂省之兵視奔潰爲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須改弦更張，另募額兵，另招練勇，而後可以成軍，而後可以言戰。」吳文鎔未及更改，卽被崇綸參劾，倉卒出師。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三營均被蹋毀，將弁兵勇盡數逃散，是爲第三次大潰。崇綸青麐等收復潰兵，并廣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數月，餉盡援絕。六月初二日，奸細竊發，賊旗入城，青麐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爲第四次大潰。臣與提臣塔齊布等奉命東征，仰仗天威，倖復武漢。督臣楊霽復收潰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舊兵勇，數近三萬，兵力不爲不厚。楊霽屢次奏報咨文，亦自敍其戰功之多，士卒之勁，意謂可簡練精銳，頓改舊規矣。不圖廣濟一敗，退至蘄水，又退至漢口，又退至德安，陽。萬餘兵勇，或從之以行，或星散無歸，是爲第五

次大潰——夫古今所以激勵軍士者，重賞以鼓好勝之心，嚴刑以誅奔潰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既不好勝，又不畏刑，視潰散爲常行之道，恬然不以爲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於今日者。臣愚以爲宜變易前轍，掃除其迹，而更張之。凡標兵之求歸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練勇之曾經敗潰者，亦不復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瀟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嘗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臣愚以爲欲另募湖北額兵，宜在襄陽、鄖陽等屬深山窮谷之中，招選寒苦力作之民，擇其英鷲者，編入兵籍。假以時日而訓練之，與武漢德安等府遠相隔絕，使向來之潰兵潰勇浮游無歸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後可得一旅之勁兵，而免致虛糜數百之餉。古之謀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爲喜；得一二良將，數千精卒，則以爲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爲憂；失一二良將，損傷數十壯士，則以爲憂。卽素稱精勁之師，或積勞而疲，或餉匱而散，或不和而驕蹇，則愈引以爲憂。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復，尙不足患；惟通省無一勁兵精卒，乃爲無窮之患。雖調他省之兵，幸而克復，而本省無強兵守之，亦終非可久之道。臣愚以爲照北之急務，在於另募額兵，另招新勇。目前之收復鄂垣，在此，異日之保守楚疆，亦在此。效雖稍遲，而事屬至切。前者二月二十七日，臣具奏江北宜添兩路勁兵，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內一路循灑嶽之麓，由蕪廣而出宿太。請旨飭下副都御史袁甲三募壽州、光州之勇，出漢黃之背，不知

我皇上已俞允否？如未蒙允准，則江北千里，極爲空虛。無論江面不能清，武昌、廬州不能復，卽使微倖而肅清，恢復而流賊四散，旁出橫逸，截我後路，已清之江面，不旋踵而梗塞，已復之城垣，不旋踵而復失。去冬之事，卽前車之鑒，不可不早爲之所也。伏乞我皇上廩念南服，神算獨操，縱袁甲三不克西上，亦懇飭籌一枝勁旅，疾出黃州之背，並懇飭下湖北督撫另立新軍，將前此潰兵潰勇，一概革除，湯滌書習，重整軍威，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可合可分，可內可外，不特有益於大局，卽臣等南岸之陸兵，上下兩處之水師，亦皆得所憑藉，得所聯絡，有恃以不恐矣。所有請撤湖北兵勇，另立新軍，江北一岸，宜添勁旅，緣由，恭摺附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請部撥浙引用鹽抵餉摺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請撥浙引用鹽抵餉，以充軍用，以濟民食，事。竊臣等一軍，水陸萬數千人，上游運道已斷，餉項缺乏，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二月間，奏請福建、浙江兩省協濟，臣軍嗣聞浙省因徽州戒嚴，難濟急需，閩省亦係積疲之區，難籌協款。惟奏請勸撥江西四年漕折銀兩，稍紓眉急。特爲日甚長，爲數較巨，漕折一項，亦難久於供支。旣處孤立之勢，又有坐困之虞，欲捐則無可再捐，欲撥則無可指撥。中夜以思，良深焦灼，伏查國家歲入之款，鹽課爲一大宗。自

賊踞金陵，長江阻塞，淮南鹽務，片引不行。場產堆積如山，而江西湖南無鹽可售，民憂淡食。淮南之鹽，奸民偷送賊營，粵匪賤售於各口岸，大獲其利。江西南路食粵私，北路食賊之私鹽。湖廣南路食粵私，西路食川私，東北亦食賊之私鹽。以國家富有之物產，不克設法行銷，自食之，而自利之，而反資以爲賊之利，誠可惜也。伏查近年各路軍情，或以鈔抵餉，或以米抵餉，或以大錢抵餉，無非通融辦理，以濟銀兩之不足。臣等一軍，懇恩飭下戶部，撥給浙鹽三萬引，用抵餉銀。由臣招徠紳富，自備運腳，自行運至江、楚兩省而銷售之。以浙省之鹽斤，行淮南之引地。浙省正雜錢糧，邀恩豁免，淮綱正雜錢糧，則虛納而虛解。在戶部不以爲所撥者鹽也。仍令臣軍向鹽務衙門，虛報納課，掣一憑批，卽與撥銀無異矣。在臣軍不以爲所領者鹽也。仍令鹽務衙門，向臣糧台虛報解餉，掣一憑批，卽與領銀無異矣。伏查上年江西缺鹽，經撫臣張芾、陳啓邁，先後奏請，借行浙鹽四萬引。是浙鹽可行於淮南引地，已有明證。本年二月，浙江撫臣何桂清，啓明江西巡撫，「浙江各場存廢鹽斤尙多，商人顧源興等情願認辦浙鹽三萬引，運赴江西行銷。」等語。是浙場存鹽之富，又有明證。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戶部，准撥浙鹽三萬引，聽臣設法，自運自銷於淮引口岸，以濟軍餉之不足。不勝企幸。如果運銷暢旺，有裨軍食，則可免鄰省協濟之艱，可減民間捐輸之苦。臣當續行奏請，添引售銷。如其行銷不暢，流弊滋多，臣亦必奏明停止。臣爲請撥餉銀起見，非爲變通鹽

法起見。倘其稍損於鹽務，無益於軍餉，臣權衡輕重，斷不敢有片刻之回護。絲豪之遷就也。除運鹽條目，縷晰啓商戶部外，所有請撥浙引，以鹽抵餉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飭部迅速議覆施行。謹奏。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片併發。」欽此。

### 請大員總理鹽餉派員協理鹽運片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再：臣奏請以鹽抵餉，如蒙聖恩俞允，則不難於到岸行銷，而難於招商領運。蓋緣東南數省，現當干戈擾攘之時，道路多梗，人心驚惶，殷實之家，率多隱匿不出。孰肯挾貨出爲鹽商？西省去浙千有餘里，楚省去浙二千餘里。有風鶴之警，有虧折之虞，又孰肯挈數萬金之成本，求不可必得之利？若輕險之徒，冒死逐利，影射官鹽，自作私梟，臣又斷不敢招徠此輩，以滋弊端。招商一事，殊屬不易。臣之愚見，欲仍以勸捐之法行之。勸令地方紳富，資助成本，倡首領運，庶票商可期。踵至。查在籍刑部侍郎臣黃贊湯，上年奉旨派令在江西勸捐，會同撫臣陳啓邁，督勸至四五十萬之多。官紳交孚，物望允協。若蒙聖慈諭令在於江西臨江府屬之樟樹鎮設局，交該侍郎總理，西楚兩岸鹽餉事務，各屬紳富當可響應。惟樟樹鎮以督銷爲主，浙江督運事件，仍須有大員綜理，方昭慎重。查前任浙江學政、禮部侍郎臣萬青藜，才優心細，辦事穩實。丁憂

在浙未能回籍。若蒙聖恩諭令在於浙江督辦鹽運事務，必能與江西總局一氣呵成。當此寇亂未平之際，大小臣工或督兵或籌餉，苟可自效，皆當力竭血誠，以圖涓埃之報。況該侍郎等二人位望較崇，夙懷忠悃，每與臣往返函商，常以受恩深重，未能報稱爲恥。如經理鹽務，仿唐臣劉晏成法，引用士人，招集紳富，悉心經畫，自可有利無弊。至西楚兩省，引地寬廣，所有配引分運，截角緝私等事，非一二人所能督辦。查江西有現署鹽法道之南昌府知府史致謬，明而能斷，候補道萬啓琛，精細篤慎，堪以協理西省鹽運事件。湖南有總辦後路糧台之署鹽法道裕濟，辦理團練勸捐之候補知府黃廷瓚，曾經臣等奏保，堪以協理楚省鹽運事件。三萬引爲數無多，而微臣欲請二品大員兩人督理，又請派兩省官紳道府四人分理者，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而董之，則軍餉可漸期充裕；而淮南數千里引地爲賊私粵私川私侵佔者，可以反而爲官引之地，不得其人董之，則卽此三萬引者，亦不免暗滋流弊，而仍無益於軍餉。是以與兩省官紳反覆熟商，莫不謂以鹽抵餉之舉，必須多求實心任事者以經理之也。倘蒙飭部議准，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前任刑部侍郎臣黃贊湯，前任禮部侍郎臣萬青藜，總理鹽餉事務，并飭派史致謬等四人，協理兩省鹽運事件，於鹽政餉項均有裨補。謹附片具奏，請旨。

### 派辦糧臺委員片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再：湖北在籍禮部主事胡大任，係奉旨回籍幫辦團練之員，自上年閏七月，在新隄起，卽隨同臣軍辦理沿江團練。卒勤督勸，頗著成效。武漢收復，委令在漢口勸捐，并辦理臣軍轉運糧台。該司員深明大義，志在急公。本年賊竄漢鎮，於萬難措手之時，猶復拮据籌畫，接濟軍餉。又江西在籍禮部主事甘晉，丁憂服闋，應卽赴部。江西撫臣留該司員辦理捐輸事件。臣到西省，因陸軍兩枝，水軍一枝，相距太遠，必須於省城設立後路糧台，支應三路糧餉。軍火方免缺乏之虞。當經會商撫臣陳啓邁，飭令甘晉與湖南候補直隸州知州李瀚章，綜理其事。該司員品端才裕，委管糧台，藉資贊助。軍事方殷，難遽赴部當差，相應請旨飭下吏部查照辦理。謹奏。

硃批：「吏部知道！」欽此。

### 陸兵追剿廣信股匪克復郡城摺

（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陸兵追剿廣信股匪，疊獲大勝，克復郡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饒州賊匪，由樂平德興竄擾弋陽，謀攻廣信河口。臣等委派羅澤南、林福祥等，先後馳剿，克復弋陽情形，業經奏報在案。嗣據羅澤南等迭次稟報，二十一日克復弋陽後，餘匪竄踞興安北門外民房街市，盡被焚燬。當以興安爲入廣信要道，不可不



急爲撲滅。兼恐餘匪匿藏山谷，乘虛回撲。因留林福祥率帶諸勇，及德安縣知縣劉希洛所帶之平江勇，暫駐戈陽，而羅澤南即帶湘勇，字營勇共三千五百人，由貴溪馳赴興安，駐營城西十里。二十三日辰刻，抵興安城外。訪知該縣之賊係另股，由安徽婺源而來，翼與弋陽之賊共攻廣信，並擄船百餘，將分股以掠河口。二十一日，初至興安。是日，我兵破賊於弋陽，該逆尙未之知也。既聞弋賊大敗，興安股匪不及待弋賊之來會，已於二十二日五鼓，由北門逃竄。被脅者，仍徑回德興。凶悍者，東上廣信，徑至府西三十里之坑口大路口一帶。羅澤南率帥入興安縣城，綏紳難民，搜擒餘匪。即以二十四日五鼓，由興安馳赴廣信。函商林福祥，由弋邑移駐興安，以爲我軍後路聲援。別令劉希洛帶平江勇八百，倍道前進，與湘勇合上廣信。此克復弋陽後，跟蹤追剿，收復興安。迅赴廣信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夜，羅澤南駐大路口，探聞廣信郡城已於先一夕淪陷矣。蓋緣此股竄匪不下萬餘人，半係長髮老賊，星奔馳至，迅疾莫測。二十三日早，抵廣信，四面圍攻。城內施放鎗礮，奮力堵禦，賊不敢近。黃昏之際，大雨淋漓，鎗礮莫施。賊冒雨緣梯而上，攻陷郡城。羅澤南聞之，憤甚。即於二十五日帶湘勇訓勇馳三十里，辰刻，抵廣信城西之烏石山。其地孤峯高聳，俯瞰一切。賊之出入，莫能隱遁。羅澤南駐營山下，飭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營於山左，候選知縣唐訓方，從九蔣益澧，營於山右，防賊數路夾擊。賊見我兵突至，築壘未就，遽統大衆來撲。始以數千人由西門出，

攻我軍之中營，繼由北門出數千人爲一股，攻右營；又以一股由南繞出，攻左營。訓勇營黃旂滿谷，呼聲震天，勢極梟悍。我勇惟自整營盤，若不知賊之已至。相持二時之久，賊愈逼愈近，各營始整隊以出，排列山岡，不速與戰。俟賊屢衝力竭，然後振鼓而前。賊之強悍者，擧戰良久，初無退志。諸勇立前，斃大黃旂賊十餘名，賊稍卻。乘勝而進，賊大潰。追至城西，共擊斃八百餘名，髮長尺餘。內有穿黑馬褂賊，鬚長八寸，不知是何賊目。其餘溺死城西池內，及焚死民房者無算。奪獲大小黃旂五十餘面，僞印六顆，大小鎗礮七十餘件。是日劉希洛帶平江勇自貴溪倍道前進，日暮來營助剿。此抵廣信後痛剿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六日辰刻，我軍方欲整隊攻城，賊衆萬餘忽分三路而出，又以數千人捲旗息角，埋伏於樹林深密之處。羅澤南登高瞭望，知賊伏所在。即飭蔣益澧帶湘勇左營，隱伏右路之高岡下；劉希洛帶平江勇，踞右路之平岡，排陣以待，遏賊不得徑逼右路。湘勇中右兩營及訓字營，飭令勿出營盤，誘賊近前，然後接戰。又派精銳之勇約百餘人爲一隊，分途潛往，截其埋伏之路。約俟大旂招展，四出齊應。賊之三路來者，於營前一里許，放鎗大呼，來衝數次。見我兵不動，又自中止。旋又大呼相持已久，羅澤南知彼竭而我盈也，遂督湘勇中營，由中路出。唐訓方帶訓字營，從中路之右出；李續賓帶湘勇右營，從左路出。逼近賊前，賊鎗連施，我軍仍銜枚無聲。如是者又片時，大旗一搖，三營齊進，殺斃長髮悍賊千餘人。劉希洛蔣益澧之勇，皆從大

路繞出。賊之藏伏樹林者，亦爲我伏所製。賊衆大敗，乘勝追剿，沿途殺斃者又千餘人。匿民房者，燒之；墮池中者，刺之。所奪黃旂、烏鎗、刀矛不可勝計。諸路之賊四竄，其擁擠入城者，城上賊開放大礮，轟斃者皆入城擁塞之賊，我兵反一無所傷。賊遂開城以拒。忽大雨如注，溝澮皆盈，城上礮不能開。我軍四面圍攻，植立雨中無一退者。日暮收隊，防賊宵遁，暗使敢死之士四路巡邏。二十七日五鼓，飭令各營再行圍剿。諸勇奮躍登城，刺殺數百人。賊潰從東門逃出，又於鄉間捕剿四百餘人。克復郡城，安撫子黎，弔恤文武殉難之員，被殺百姓填街塞巷，目不忍觀。捐貲收瘞，招民復業。此廣信連日攻剿，克復府城之實在情形也。接據探稟：「賊於廿八日由玉山北門而遁，駐七都口。三十日入浙江開化縣之華埠。其地東近常山，北接婺源，西鄰德興，尙不知賊意之所向。」羅澤南、林福祥等暫駐信郡，審明賊蹤，觀釁而動。伏查該逆自饒州內犯江西，兼窺浙江，以大股占踞弋陽，抗拒官軍。以另股山與安徑撲廣信，扼浙之吭，而固皖賊之藩籬，其計狡毒已極。臣等二月具奏三省全局一摺，言南岸之東一路，須有一枝勁兵，蓋嘗籌慮及此。調羅澤南等東趨饒廣，漸逼皖境。茲幸仰仗天威，屢獲大勝。要郡堅城，三日克復。按察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轉戰千里，審機度勢，謀深勇沈。每於未築營壘之際，猝遇賊至，常能從容鎮定，以寡勝衆，應請旨交都從優議敘。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臣等擇尤保以資激勸。廣信城陷時殉難之文武各官，由江西撫臣查明請卹。

除陳啓邁另行具奏外，所有疊獲勝仗，克復廣信郡城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師近日接仗情形摺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水師小挫一次，小勝二次，五月十三日大戰獲勝，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國藩於三月十三日自江西省城登舟，在吳城駐紮半月，飭令前隊進紮南康府城。四月十三日，臣國藩移駐南康。前隊戰船進泊青山地方。南康之爲府，前有彭蠡，後有匡廬，背山面湖，去離子口四十里。自離子口而上，由都昌以達於饒河，爲東鄱湖；由潯溪以達於吳城，爲西鄱湖。自離子口而下，直至府城，爲宮亭湖。自府城以下，爲土目屏峯、青山、姑塘、鞋山等處，凡九十里。而至湖口縣。南康之與九江，中僅隔一廬山。山北爲潯郡，山南爲康郡。下游青山、姑塘及湖口對面之灰山，皆廬山之支麓也。我水師老營駐泊南康，下則攻湖口之賊，冀欲力破此關，上則防都昌之賊。據船襲我後路。四月十九日，青山前隊水軍蕭捷、三鄧翼、升孫昌國等方在操演之際，該逆已由姑塘揚帆上犯，約礮船百餘號，小划數十號，雁列而來。其船亦皆快蟹、長龍、三板之類，長短大小盡倣我軍製法。槳枝之密，礮位之備，旗幟之鮮明，一一效法我軍。視去年之賊，礮船無多，水戰較鈍者，迥不相同。我軍弁勇見之不覺驚駭。與之接戰，轟礮數輪。該逆自西岸斜行而上，渡至東

岸；我軍亦斜行東渡，排礮攔擊。鏖戰兩時，該逆忽出小划數十，沿西岸而下，將及青山。我戰船皆在東岸力戰，青山駐紮之所，僅有雇坐民船數號，例不出隊，致被焚奪。該營坐船既失，東岸戰舟亦稍忙亂，無心戀戰，倉卒收隊。該逆追逐十餘里，我軍船駛回上游，至火箴山紮泊。此十九日水帥三營接仗小挫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一日，臣國藩以都昌尚有陸賊，恐其擄船來襲，有上下夾攻之患。派定湘營何啓長前往搜剿。二十二日，抵馬家堰。該逆匪裝運輜糧船隻一百餘號，見官軍忽至，揚帆疾走。各哨奮往力追，圍繞焚燒，無一存者。城至涂家埠，復燒賊船五十餘號。又至都昌城下，燒賊船一百餘號。何啓長借護都司李逢春，入城諭令百姓雜髮，又上至土塘，燒賊船四十餘號，合計糧燒大小船三百有餘。皆該逆擄以運糧，接濟湖口者。奪獲短刀十九把，生擒長髮五名，被焚溺水者數十名。二十四日收隊，仍泊南康。五月初八日，聞逆匪復在都昌，擄船擄糧，又派孫昌國前往，搜剿毀船二十餘號。其新擄者呼百姓而還之。此都昌等處搜燒賊擄民船，兩次小勝之實在情形也。五月十三日，我軍派船九十餘號，至青山一帶放哨，適值賊船自姑塘揚帆上犯，我軍停棹小泊，觀釁而動。該逆復用十九日之故智，自西岸斜上，渡至東岸，隊伍整齊，氣勢驕悍。我中營賀虎臣、定湘營何啓長，帶船三十餘號，渡至東岸迎敵，而留蕭捷三、陳炳元、鄧翼升三營各船於西岸，將欲抄賊之尾。該逆全力撲我東岸，兩營千礮對轟，力幾不支。哨船間有退者，賀虎臣何啓長揮

旗苦戰，該逆稍卻。又見西岸各營來抄其尾，賊舟即回注西岸，礮對擊。鏖戰兩時之久，羣子雨落，傷賊約計三百人。西岸之賊，北、東岸之賊亦敗。是日已刻，臣國藩聞下游接仗，鑒於四月十九日之失，派都司孫昌國及各營添派船六十號，馳往接應。風順水溜，片刻行三十餘里。當東岸賊敗之際，我接應之船恰至，該逆亂失措，我軍列礮環攻，追奔二十餘里。至鞋山以下，燒燬賊船三隻，始行收隊。此十三日衆船大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該逆去年專恃民船數千，震耳眩目，其能戰者不過戰船數十號，小划數百號而已。十月間，始聞其在安徽修造礮船，練習水戰。曾經臣等奏明在案。不謂數月之久，遽已操練成熟，梟悍異常，爲我軍所驚駭。幸賴內湖水師多久經戰陣之士，將弁屢受天恩，感激思報，十三日之戰，蕭捷三等慷慨誓衆，期與該逆決一死戰。仰仗天威，倖獲全勝。所有出力員弁，籲懇天恩，容臣等擇尤保獎。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內湖水師近日接仗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塔齊布羅澤南兩軍攻剿情形片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五月初二日，准兵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四日，奉上諭：「塔齊布攻剿九江，近日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竟不能聲息相通耶？并著隨時奏報，以紓懸系。」等因。欽此。伏

查臣國藩前在江省月餘，隔日與臣塔齊布通信一次。自至吳城南康，每日與臣塔齊布通信一次。九江與南康僅隔一廬山，臣等二人屢次約會，匹馬相見。因潯城之賊，時時窺伺，意欲撲我陸營。湖口之賊，時時窺伺，意欲撲我水營。故臣等二人皆不敢遠離營盤。雖相距僅數十里，而彼此不得會晤。兩地寸心，同深焦灼。潯城之賊，每次出隊撲營。臣塔齊布輒出隊邀擊，小有斬獲，斃賊數人，或數十人不等。近日賊船由上游駛下者甚多，潯泊潯江，聲言大舉撲我陸營。臣塔齊布日夜嚴防，務保無虞。若能趁該逆出巢大戰，乘勢破城，則尤所甚願也。至甯紹台道羅澤南一軍，自克復廣信府城後，聞賊匪大隊屯聚景德鎮，羅澤南馳赴景德追剿。該逆又由祁門婺源竄擾徽州等處。浙江巡撫臣檄調羅澤南往徽會剿。臣等以此軍去徽太遠，聲勢阻隔，餉道難通，飛飭羅澤南仍回饒州都昌，與水師會攻湖口。方擬俟羅澤南軍至湖口東岸，不特可與水師中合，並可與九江陸營聯為一氣，三路合師，軍威無難復振矣。乃忽於十七日，准江西撫臣陳啓邁咨稱：「義甯州失守，省城震動，飛調羅澤南回省，以固根本。」等情。是羅澤南之師，仍不能由都昌進剿湖口東岸。既無陸兵，則水軍之孤懸可慮，三路之會合無期，事機不順，處處牽掣。當二月調羅澤南赴饒州之時，實不料數月之久，尚未能繞出湖口也。所有臣塔齊布陸軍在潯晝夜嚴防，及羅澤南一軍，不克會剿湖口，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仰

慰聖廑謹奏

### 水師勝仗奪回座船摺

（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

奏為水師開仗獲勝，奪回拖罟大船，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四月十九日，水師小挫，五月十三日，大戰獲勝。業經奏報在案。五月三十日，賊船上犯，至姑塘青山一帶。我水師出隊迎敵，該逆從西岸魚貫而上，將近我軍，逆船斜渡東岸，隊伍甚整。其前隊頭船，係拖罟大船。臣國藩去年之座船，臘月二十五夜被賊剽襲奪者也。其第二號係長龍花船，偽右十二承宣胡簡文、黃文奎、李繼遠，賊目三人者，均在此兩船中，揮旗督戰。揚帆直上，礮聲如雷，意欲由東岸轉抄我軍之尾。我軍循西岸而下一礮不發，千槳齊施。從逆風中駛至下游，將近賊船之末，乃渡向西岸，包抄賊尾，羣礮攢轟，子如驟雨。鏖戰兩時之久，賊後隊紛紛敗退，前隊數十船陣脚亦亂。我軍合長圍以包之。各將弁誓死力戰，必欲奪回拖罟大船，以雪積憤。該逆知難出重圍，即用三板數隻，將偽承宣胡簡文等飛槳逃脫，而留偽功勳張百長於拖罟船上，與我苦戰。我軍四面環攻，船上五十餘賊，或撲水，或中礮，須臾傷斃四十餘人。獨張賊凶悍異常，手持刀叉，身懷火彈。我軍搶登者，多被張賊殺傷。各哨官繞舟齊登，矛擱張賊落水，然後奪回拖罟大船，生擒長髮十六人。其第二號花船，亦同時奪獲。外又奪得三板三號，小划二號，奪大礮十八尊。方賊目胡鼎文等駕三板逃脫之時，我軍一面圍攻拖

啓：一面追逐賊目。急礮排轟，羣子亂落。該逆紛紛島水，計礮斃。淹斃二百餘人。因天黑無月，卽行收隊。次早，始回老營。查點我軍右營哨官蘇光彩中子陣亡，各勇傷亡十餘人。伏查水軍自去歲湖口失利以來，陷入內湖各船，與外江水營隔絕，卒與將離。兄與弟隔小船之素附大船者，皆隔絕而不得相見。臣國藩特至江西，造船添勇，另立新軍。方慮士氣已傷難期再振，幸仗我皇上威福，兩次獲勝，奪回拖罟大船，積憤爲之稍申，軍心爲之一振。若使此軍果足自立，則扼斷長江之腰膂，上有金口水軍以擊其首，下有紅單戰船以擊其尾，二千餘里之江面，分爲三段勦辦，或有肅清之期。此次將弁兵勇踴躍用命，籲懇天恩，容臣等擇尤奏保，以昭激勸。保升外姓蘇光彩力戰陣亡，請旨交邦照例議卹。所有水師開仗大勝，奪回拖罟座船緣由，恭摺馳奏，仰慰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

（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江西巡撫陳啓邁劣跡較多，恐誤大局，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惟東南數省，賊勢蔓延，全賴督撫得人，庶幾維持補救，轉危爲安。臣至江西數月，細觀陳啓邁之居心行事，證以輿論，實恐其貽誤江省，並誤全局，有不得不縷陳於聖主之前者。已革總兵趙如勝，係奉旨發往新疆之員，上年奏留江省效用。陳啓邁派

令管帶戰船百餘號，水勇四千餘人，大小礮位七百餘尊。十一月初五，紮泊吳城鎮，一聞賊至，趙如勝首先逃奔，各兵勇紛紛獸散，全軍覆沒，船隻礮械盡爲賊有。其實賊匪無多，民間至今相傳儲長髮九十餘人耳。聞風先逃，殊可痛憾。乃陳啓邁入奏之詞，則曰：「趙如勝奮不顧身，力戰終日。」其所失船數百餘，礮數七百，並不一一奏明。含糊欺飾，罔恤人言。又派趙如勝防堵饒州等處，正月間敗逃三次。賊破饒州，陳啓邁含混入奏。不惟不加趙如勝之罪，並其原定新疆罪名亦會不議及。始終怙非袒庇，置賞罰綱紀於不問。已革守備吳錫光，係被和春參劾，奉旨正法之員。吳錫光投奔江西，籲求救全。陳啓邁保留江西効用。倒填月日，謂留用之奏在前，正法之旨在後，多方徇庇，虛報戰功。既奏請開脫罪名，又奏保屢次超升。又奏請賞給勇號。吳錫光氣質强悍，駕馭而用之，尚不失爲偏裨能戰之才。至其貪婪好淫，縱兵擾民，在南康時，軍中婦女至百餘之多。過樵舍時，將市肆搶掠一空。實爲遠近紳民所同惡。而陳啓邁一力袒庇，顛倒是非。正月二十九日，吳錫光縱其麾下貴州勇，無故殺死龍泉勇一百八十七名，合省軍民爲之不平。陳啓邁既不奏聞，又不懲辦，乃於武甯縣囚內，取他勇之會經犯案者，假稱賣勇縛而殺之，以掩衆人之耳目。而衆人愈積憤於吳錫光，道路以目矣。饒州之賊，屯聚於四十里街。三月二十八日，吳錫光攻剿饒州，僅殺賊數十人，此紳庶所共見共聞。而陳啓邁張皇入奏，謂「克復饒州，殺賊三千，焚船百餘。」吳錫光與其

子姪均保奏超升。卽素在巡撫署內管帳之胡應奎，亦隨摺奏保。義甯州之陷，實係與國崇通等處土匪居多，長髮尙少。吳錫光驕矜散漫，倉卒敗亡，並非有大股悍賊與之交鋒也。乃陳啓邁粉飾入奏，則曰：「鏖戰竟日，殺賊千餘。」吳錫光薪水糧口較別營獨多，且帶勇七百，支領八百人之餉。此陳啓邁所面囑司道總局者。乃入奏則曰：「係自備資斧。」種種欺飾，實出情理之外。自軍興以來，各路奏報，飾勝諱敗，多有不實不盡之處，久爲聖明所洞鑒。然未有如陳啓邁之奏報軍情，幾無一字之不虛者。茲風不改，則九重之上，竟不得知外間之虛實安危，此尤可慮之大者也。臣等一軍，自入江西境以來，於大局則慚愧無補，於江西則不爲無功。塔濟布駐九江，防陸路之大股，臣國藩駐南康，防水中之悍賊。羅澤南克復一府兩縣，保全東路，此軍何負於江西而陳啓邁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爲詞。臣軍前後所支者，用侍郎黃贊湯礮船捐輸銀四十餘萬兩，奏准漕折銀數萬，皆臣軍本分應得之餉，並非多支藩庫銀兩。卽使盡取之江西庫款，凡餉項絲毫，皆天家之餉也。又豈陳啓邁所得而私乎？乃陳啓邁藉此挾制三次咨文，疊次信函，皆云不肯給餉。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臣既恐無餉而兵潰，又恐不和而諛事，不得不委曲順從。羅澤南克復廣信以後，臣本欲調之折回饒州都昌，以便與水師會攻湖口。陳啓邁則調之防景德鎮，又調之保護省城，臣均已曲從之矣。旋又調之西剿義甯。臣方覆函允從，而陳啓邁忽有調往湖口之信，臣又覆函

允從，而陳啓邁忽有仍調義甯之信。朝令夕更，反覆無常，雖欲遷就曲從而有所不能。二月間，臣與陳啓邁面商江西亦須重辦水路，造舊船十號，招勇千餘人，以固本省鄱湖之門戶，以作楚軍後路之聲援。庶與該撫正月之奏案相符。陳啓邁深以爲然，與臣會銜札委南河候補知府劉于濬董理其事。業已興工造辦，忽接陳啓邁咨稱：「江西本省毋庸設立水師，停止造船」等因。臣既順而從之矣，因另札劉于濬在市汊設立船廠，專供臣軍之用。忽又接陳啓邁咨稱：「欲取廠內船隻，交吳錫光新募之水軍。又飭令廠內續造十五號船，廠委員亦遵從之矣。迨船既造成，陳啓邁又批飭：「不復需用。」倏要船，倏不要船，倏立水軍，倏不立水軍，無三日不改之號令，無前後相符之咨札。不特臣辦軍務，難與共事，卽爲屬員者，亦紛然無所適從。數年以來，皇上諭旨諄諄，飭各省舉行團練，類皆有虛名，而鮮實效。臣所見者，惟湖南之平江縣，江西之義甯州，辦團各有成效。兩省奏牘亦常言之。以本地之捐款，練本地之壯丁，屢與粵賊接仗，殲斃匪黨甚多。故該二州縣爲賊所深恨，亦爲賊所甚畏也。去年義甯州屢獲勝仗，捐款甚鉅。事後論功，陳啓邁開單保奏出力者不得保，捐貲者不得保，所保者多各署官親幕友。陳啓邁署中幕友陳心齋，亦得保升知縣。義甯州紳民怨聲沸騰，在省城張貼揭帖，謂保舉不公，團練解體。賊若再來，該州民斷不捐錢，亦不堵賊等語。陳啓邁不知懊悔，悍然罔顧。迨四月間，賊匪攻圍州城，該州牧葉濟英疊次稟請救援。陳啓邁

亦不撥兵往救。困守二十餘日，州城果陷。逆匪素恨團練，殺戮至數萬之多。百姓皆切齒於巡撫保舉之不公，致團散而罹此慘禍也。去年四月，塔齊布在湘潭大戰獲勝，餘賊山靖港下竄岳州，其敗殘零匪，由醴陵竄至江西萍鄉，萬載等縣並皆失守。萬載縣知縣李崧棄城逃走，鄉民彭才三等或以馬送賊，或以米餽賊，冀得免其劫掠。賊過之後，舉人彭壽願倡首團練，糾集六區，合爲一團，刊刻條規，呈明縣令李崧批准照辦。乃彭才三愚而多詐，謂餽賊可以免禍，謂團練反以忤賊，抗不入團，亦不捐貲。遂將團局攪散，反誣告彭壽願一家豺狼，恐釀逆案，等語。縣令李崧受彭才三之賄，亦袒庇彭才三而誣陷彭壽願，朦混通稟。該舉人彭壽願恨已，以剛正而遭誣，以辦團而獲咎，遂發憤許告李崧棄城逃走，彭才三餽賊阻團，控訴各衙門，袁州知府紹德深以彭壽願之練團爲是，彭才三之餽賊爲非，嚴批將李崧申飭巡撫陳啓邁批詞含誣，不剖是非。輿訟半年，案懸未結。今年正月，臣至江西省城，彭壽願前來告狀。臣以軍務重大，不暇兼理詞訟，置不批發。而觀其所刊團練章程條理精密，切實可行。傳見其人才識卓越，慷慨有殺賊之志。因與陳啓邁面商，言彭壽願之才可用。其訟事無關緊要，擬即帶至軍營效用。兩次咨商，陳啓邁避不悟，不特不爲彭壽願伸理冤曲，反以其辦團爲咎。不特以其辦團爲咎，又欲消弭縣令棄城逃走之案，而坐彭壽願以誣告之罪。顛倒黑白，令人髮指。自粵匪肆虐，所過殘破。府縣城池，動輒淪陷。守土官不能申明大義，

與城存亡，按律治罪，原無可寬。各省督撫，因失守地方太多，通融辦理，寬減處分，亦常邀諱旨允准。即以本年江西而論，饒州廣信兩府失守，鄱陽興安等縣失守，陳啓邁通融入奏，寬減府縣各守令之處分，均蒙諭旨允准。此係一時權宜之計，朝廷法外之仁，並非謂守土者無以身殉城之責也。該縣令李崧棄城逃走，陳啓邁能奏參治罪，固屬正辦。即欲寬減其處分，亦未始不可通融入奏。乃存一見好屬員之心，多方徇庇，反欲坐彭壽願誣告之罪。此則紀綱大壞，臣國藩所爲反覆思之，而不能平也。鄉民劫於粵匪之兇威，或不敢薙髮，或不敢練團，或餽送財物，求免擄掠，名曰「納貢」。此亦各省各鄉所常有。其甘心從賊者，重辦可也；其愚懦無知者，輕辦可也；不辦亦可也。彭才三以財物餽賊，既經告發，陳啓邁自應酌量懲治，何得反坐彭壽願以誣告之罪，使奸民得志，烈土灰心。頃於五月二十九日，陳啓邁飭令臬司惲光宸嚴訊勒令舉人彭壽願出具誣告悔結。該舉人不從，嚴加刑責，酷暑入獄，百端凌虐，並將梏革參辦。在陳啓邁之心，不過爲屬員李崧免失守之處分耳。至於釀成冤獄，刑虐紳士，大拂輿情，即陳啓邁之初意，亦不自知其至此。臬司惲光宸不問事之曲直，橫責辦團之搢紳，以伺奉上司之喜怒，亦屬諂媚無恥。方今賊氛猶熾，全賴團練一法，以紳輔官，以民殺賊，庶可佐兵力之不足。今義甯之團，旣以保舉不公而毀之，萬載之團，又以訟獄顛倒而毀之，江西團練安得再有起色？至於殘破府縣，縱不能督辦團練，亦須有守令蒞任，以

撫恤難民，而清查土匪。乃臣駐紮南康兩月，陳啓邁并不派員來城署理南康府縣之任，斯亦紀綱廢弛之一端也。臣與陳啓邁同鄉同年，同官翰林，向無嫌隙。在京師時，見其供職勤慎，自共事數月，觀其顛倒錯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軍務紛亂，物論沸騰，實非微臣意料之所及。目下東南賊勢，江西湖南最爲喫重，封疆大吏，關係非輕。臣既確有所見，深恐貽誤全局，不敢不瑣敘諸事，瀆陳於聖主之前，伏惟宸衷獨斷，權衡至當，非臣下所敢妄測。所有江西巡撫陳啓邁劣跡較多，恐誤大局緣由，恭摺縷晰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潯城水陸兩軍接仗情形摺

(咸豐五年七月初六日)

奏爲潯城陸兵開仗獲勝，水軍在徐家埠獲勝一次，湖口小挫一次，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水師前在姑塘獲勝，奪回坐船，業經奏明在案。六月十一日，據探潯城逆匪在於新垵添築礮台，龍開河泊有賊船四百餘隻。臣塔齊布於十二日，輕騎前往查看地方。新垵之東爲甘棠湖，西爲龍開河，中間隄陸約寬箭餘。該逆於新垵街口堅添石卡，添修礮台，卡外濠溝二道，寬約丈餘。中引湖水注之。十三日，飭令升用副將周鳳山等，分帶道勇、新田勇、明攻東門，爲聲彼擊此之法。各營兵勇，掩旂息鼓，於四更時急赴西路，以攻新垵。飭九江鎮居隆阿等，伏兵於三川嶺之左，候補守備

長春等，伏兵於三川嶺之右。臣塔齊布率參將彭三元、阿達春等，攜帶板片，搭造浮橋，搶過濠溝。時已五鼓，我軍一面搖折卡外木椿，一面拋擲火彈，延燒賊船二隻。賊衆驚覺，紛紛抗拒。攻未片時，城中之賊隨亦擁出，約二千餘人。我軍開放連環鎗，礮斃賊雖多，該逆因恃水陸，併拒殊無怯意。天已將曉，臣塔齊布以我軍在於一線隄陸，分攻水陸，用力過苦。陸賊恃卡死抗，賊船更番來迎，彼逸我勞，勢難取勝。因令兵勇佯爲退走，該逆見我軍無多，出卡追襲。我軍且戰且走，誘過濠溝二道，地面稍寬，遂令嶺左伏兵，起抄賊尾，嶺右伏兵，同時並起。佯退之兵，回旗轉戰，鎗礮齊發，短兵夾擊，賊衆大潰。隄陸狹隘，賊黨擁擠，爲濠所阻，約計擊斃三百餘名。墜濠溺湖者甚多。爭舟情急，覆船三隻。溺水之賊約近百人。升用副將玉山、都司畢金科等，先攜大礮，伏於龍開河上之水府廟。比見逆船退出，連礮環轟，亦斃數賊。彭三元、阿達春等，見水陸之賊均已披靡，乘勝撲卡。卡內賊礮子密如雨，彭三元右胸受傷，阿達春亦傷左臂。天氣酷熱，均未晨餐，隨傳令收隊。將生擒之賊十三名，就地挖目凌遲。查點你軍陣亡四名，受傷二十餘人。撫標儘先守備黃明魁，提標外委李芳祥，均因撲卡傷亡。其周鳳山等攻東門之賊，相持四時，亦於午刻收隊。此十三日潯城陸兵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國藩駐紮南康，兩月有餘。下游湖口之賊，礮船甚多，上浣都昌之賊，雖無礮船，而所據民船小划，動逾百數，亦常有侵襲老營，上下夾攻之患。曾於四月二十二、五月初八等日，派



船前往都昌，搜洗賊舟，均經奏明在案。特以東岸無陸兵，故陸賊添據划船，終難淨盡。都昌之下有徐家埠，去六湖口十里，爲僞監軍姜萬祥盤踞之所。催民納貢，誅求極酷。上游馬家堰，有小河直達徐家埠，爲各處奸民與賊通商之路。六月十二日，臣國藩派令水師中營賀虎臣，酌帶長龍三板二十號，千總李逢春帶小划四十號，前往徐家埠搜洗賊巢。並派試用知縣李錕帶陸勇四百會剿。十三日寅刻，賀虎臣等由馬家堰駛入小河，所過木橋賊卡，拆毀六座。已刻到埠，該逆以河身淺窄，我軍船難於轉旋，即出陸賊三百人前來抗拒。李逢春帶水勇登陸迎剿，賀虎臣繼之。排鎗轟擊，斃賊二人，賊衆紛紛奔潰。我軍一面追逐，一面燒燬河下賊船，逐北數里。李錕所帶陸勇亦至，乘勝窮追，傷斃賊匪十餘人，生擒七人。焚燬僞監軍衙署一所，守棚望樓數座，僞聖糧館五處，焚燒賊船八十餘隻，水陸屯聚賊糧數千石，盡數燒燬，奪獲旗幟軍械無算。次日，仍渡湖回南康大營。此十三日搜洗徐家埠賊巢水陸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水師前幫自進茶青山以後，本擬俟陸勇東渡，會合進剿。六月十五日，各營派二十餘船，前往湖口探看賊營形勢，弁勇冒險貪功，衝出梅家洲賊卡。卡外賊船，與卡內湖汊賊船齊出。我軍二十餘船三面被圍，續到二十餘船，亦尙單弱。賊衆我寡，鏖戰兩時。適值南風大作，不能駛回，被賊圍去長龍一號，三板三號。千總洪建勛，把總李文田，同時陣亡。勇目五十餘人，有被擄遇害者，有鳧水逃歸者。姑塘大隊前往救應，該逆始畏怯反奔。

日暮收隊，仍泊青山。此十五日，弁勇衝田湖口賊卡，開仗小挫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水師自至南康以來，與湖口悍賊四次接仗，兩勝兩挫。論船礮之精，戰陣之法，官軍實遠勝於賊。特該逆水戰兩岸皆有陸賊護之，我軍兩岸皆無陸兵，水營孤立，終不宜冒險出卡，致涉疏虞。陸軍儘先守備黃明魁，屢次打仗，奮不顧身。去歲岳州之役，僞秋官正丞相曾添養係其手刃。此次力戰陣亡，應請飭部從優議卹。水營藍翎千總洪建勛，把總李文田，五月兩次血戰獲勝，均擬開單奏保。此次衝鋒陣亡，均請飭部從優議卹。其餘傷亡弁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近日水陸接仗情形，謹繕指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擬移潯軍會剿湖口片

（咸豐五年七月初六日）

再：臣國藩塔齊布自正月一別，不相見者半年。六月二十七日，約會於青山。言及頓兵江境，老帥糜餉，上負主恩，下失民望，兩人愧憤交集，哽咽難言。刻下潯城之賊，時多時少。臣塔齊布之師，若分剿他處，則恐大營單薄，反爲逆賊所乘。若合聚一處，則五千之衆，久無成功。日對堅城，徒深焦灼。而湖口水軍無陸兵以護之，彼此俱不能得手。羅澤南進攻義甯，是否能仍折回湖口，正未可知。不得不思所變計，以求有濟於大局。擬於七月以內，臣塔齊布移至青山，渡湖之東，會剿湖口，如能攻破此關，全局固有轉機。即

不能遽破，交當由彭澤而下，直趨建德東流，以期與下游池太之師聯爲一片，是亦大局轉旋之一策也。是否有當，伏乞聖慈指授機宜，俾有遵循。謹附片具奏，請旨。

### 萬啓琛留辦餉鹽局片

（咸豐五年七月初六日）

再：新選湖北督糧道萬啓琛，上年隨同在籍切部侍郎臣黃贊湯勸捐礮船軍餉，最爲出力。曾經奏奉恩旨，交部議敘。本年三月，臣國藩奏請借行浙引，撥鹽抵餉，派萬啓琛協理西省鹽運事件。旋經戶部議覆，奉旨允准，亦在案。茲接據部文，萬啓琛新選湖北督糧道，例應卽赴新任。惟查浙鹽充餉，事屬創舉。該道廉明詳慎，辦理易於就緒。欲改行奏諄一時實乏得力之形。相應請旨勅下吏部查照，留萬啓琛在樟樹鎮總局協理鹽餉事件，暫緩赴湖北糧道之任。謹會同侍郎臣黃贊湯附片奏聞，謹奏。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

## 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摺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爲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微臣馳赴九江大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與提督塔齊布六月二十七日在青山地方會晤，言及潯城未破，頓兵已久，憤恨同深。微臣之意，謂宜移師東渡，會剿湖口，掃蕩東流建德一帶，長驅直下，期與下游蕪湖之帥會合，塔齊布之意，謂自月六以來，攻城之具，增置完備。七月以內，卽行大舉攻剿，誓當力破此城，以雪積憤。如環攻不破，七月底再行移師東渡。商酌已定，曾於七月初六日，附片具奏在案。其後，塔齊布益廣置攻具，備雲梯數百，布袋四千，紮草人以緣城，結竹筏以渡水，各營弁勇，皆自備攜牌竹盔之屬，無一不齊。專俟月黑陰雨之夜，大舉攻城。臣在南康亦派平江勇三千餘人，渡湖之東，攻剿湖口。訂期十五以後，兩城同攻，水陸並進。不料七月十八夜，潯城陸營專弁飛報南康言：「塔齊布於辰刻傳令出隊攻城，尙未出營，陡患氣脫之症，昏迷不醒，竟於午刻因病出缺。」臣聞信之下，不勝悲楞！伏查提督塔齊布純誠報國，

忠勇絕倫。自其爲都司時，毅然有殺賊立功之志。上年蒙恩超擢提督，出帥岳州，途次於左臂涅刺「忠心報國」四字。每戰，匹馬當先，麾下士卒附從，輒靡之使後，不令出已之前。或他營被賊圍困，輒躍馬馳往救援。凡相度戰地，及察看賊營情形，嘗以單騎清晨獨往，不使將士得知。屢被賊衆狙伺，追逼從容禦之。臣以不宜冒險，迭次勸阻，諸將亦日日諫止。而塔齊布氣吞凶逆，不爲怯懼。屢瀕危險，常有奇緣，得免於難。湘潭之戰，被賊圍攻，縱身越牆得脫。崇陽黃梅兩次受傷，均以鷹下易馬扶去得脫。小池口之戰，羣賊曳其馬尾，揮刀斫之，卒能縱橫衝突，轉敗爲功。賊中驚以爲神。而該提督雍容恬退，未嘗一語自伐。其能宅心仁厚，所得薪水銀兩，盡以犒賞士卒。或深夜呼兵勇，與之絮語家事，親如父子。洪山之戰，圍逼賊衆溺水，其中幼孩甚多。塔齊布大哭，立即傳令不殺幼孩，救出數百人，資送回籍。紀律嚴明，不許兵勇騷擾民間，有違犯者，秋毫無懲。身歿之後，軍士百姓同聲悲泣，不獨臣軍失此名將，大損聲威。卽東南衆望所推，亦均恃爲長城之倚。遠近官紳，並深驚悼。臣於十九日，馳赴九江陸營，照料該提督喪事。二十一日，刻送其靈柩出營，派副將玉山守備長春，提標撫標官兵三百五

十名，護送至江西省城。臣即暫駐潯城，統領陸兵，拊循士卒，保此勁旅，仰慰宸廑。惟念提臣塔齊布出師二年，日夜憂勞，實志長逝，並無子嗣。家世清貧，上有老母，其兄弟三人，季弟去年陣亡，合無仰懇天恩，交部從優議卹。湘潭岳州之戰，保全湖南，為功甚鉅，籲懇天恩，準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望。其湖南提督遺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提臣塔齊布因病出缺，微臣馳赴九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各緣由恭摺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潯軍兩獲勝仗片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臣至九江陸營，因土氣傷沮，恐賊匪探知，前來撲營，嚴飭各營加意防守。二十一日丑刻，將塔齊布靈輿送出鄱里，即歸營大加操演。會操甫畢，該匪自西門出隊搦戰，臣派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素領全軍督率將弁出隊迎敵，都司岳炳榮率辰勇由東路前進，周鳳山率道勇督戰。鎗礮之後，礮以刀矛。該逆敗退，我軍追至新垵，傷斃賊匪六七十人，逼溺湖水者十餘人。攀登賊船，各勇追擊，沈船二隻，未刻收隊。查點我軍陣亡一人，受傷十餘人，幸獲全勝。二十四早，各將官告請奮勇大舉攻城，銳氣百倍，已緣登矣。該逆擲燒全桶火藥，礮子瓦石如雨，傷亡數十人。雖未克攻破潯城，而將士忠憤有為，殊屬難得。當統軍新易人心危疑之際，

得此二仗，此支勁旅可無渙散之虞。足以仰慰宸廑。謹附片奏聞。

### 水陸三路均獲勝仗片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前據甯紹台道羅澤南具稟：「七月初八日，在義甯州之梁口大獲勝仗。」又據游擊蕭捷三等稟：「七月十四日，水師在鞋山大獲勝仗。」尙未具奏。臣即於十九日前來九江陸營，旋於二十二三等日，疊據羅澤南稟稱：「十三日，在乾坑大戰，十四日，在壑嶺大戰，十五日，在城西大戰，均獲全勝。十六日克復義甯州城。」又疊據統帶平江勇之李元度等稟稱：「攻剿湖口之師，十五日，在徐家埠接仗獲勝。十八日，在文橋接仗獲勝。二十一日，在蘇官渡大戰獲勝。」各等因前來。當名將新失之際，而事機甚為順利，仰託皇上威福庇蔭，臣軍聲威尙足自振。徐將水陸三路屢次獲勝情形，續行詳敘奏報外，謹附片先行具奏，仰慰聖懷。謹奏。

### 攻勦義甯克復州城摺

(咸豐五年八月初七日)

奏為攻勦義甯，疊獲大勝，克復州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義甯州城被賊攻陷，都司吳錫光陣亡，江省震動。飛調甯紹台道羅澤南統帶全軍，馳往剿辦。業經奏明在案。嗣據羅澤南疊次稟報：該道於六月二十四日自江省起程，七月初五日駐營義寧，

州之梁口地方。訪明州城形勢及進兵之路，擬由四都高鄉迂道五十里，攻州西門。初八日辰刻，突報州城賊匪由梅嶺來撲。該道督同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候選縣丞蔣益澧，登山瞭望。見賊七八千人，屯聚抱子石之下，忽分兩支：一支循修江，南岸而下，約四五千人，旌旗蔽野，漸逼營前，分作三路，排列岡阜。一支循左路山岡而下，約三千餘人，潛行林間，掩旂息鼓，以抄我營之後。其旗幟多係所奪州城兵勇之物，假冒團練，冀混官兵。其後路之埋伏者，復不一而足。該道等辨認清晰，飭李續賓帶湘勇右營，候選知縣唐訓方，率訓字營三哨，從營後繞出山阜爲奇兵，而擊循山之賊。又令訓字營二哨，埋伏山阿，以備策應。該道親率湘勇中營，蔣益澧率左營，排列營前爲正兵，以擊沿江之賊。部署既定，按兵不動，示之以弱。相持一時，知賊氣已竭。中營左營，始揚旗振鼓，大呼而進，擊斃騎馬悍賊十餘名。賊敗右營及訓字營三哨，稍從山後繞出，橫衝直突。此路之賊，原翼抄我之尾，不料我兵反抄其後，擊斃長髮悍賊八九名。此股亦敗。我軍奮力追殺，莫不一可當百。共計各路斃賊七八百名，屍填載道。賊之沿江而逃者，忽爲我軍繞前截住，偪賊馮河而渡。水深浪急，溺斃無數。追逐二十里，前值一溪，羣賊爭渡，並拆斷橋板，以阻我師。因未午餐，始令收隊。生擒三十餘名，奪獲旗械子藥無算。時候補知府林懋勳，帶勇駐紮對河之三都山上。聞賊攻梁口營盤，亦率所部及團勇，循三都北岸而上。賊之浮江而過者，悉爲林懋勳兵勇阻截，殺斃多名。此初八日賊來

梁口撲營，迎剿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一日，由梁口拔營，迂道四都十二夜，駐高山之棋盤嶺。查該處入州有二道——一經杭口，攻城州之西門，擺爲正道。惟倚崖瀕水，勝難並進。——一經乾坑度小南嶺，趨嶺，攻州城之西門。坑爲閒道。南嶺二嶺各高二里許，從萬山中盤旋而入，羊腸鳥道，人皆視爲畏途。該道探聞小南嶺尙無賊踞，親率敢勇百人，同該州舉人李炎，攜土人爲嚮導，登小南嶺，瞭望形勢。嶺雖高，其上猶可駐營。賊據之，則杭口一路，可以詭道橫截；我據之，則俯瞰州城，居高臨下。且我師不度南嶺，而自四都以達棋盤嶺，已有由杭口直搗州西之勢。賊必注意杭口，而忽視嶺，則嶺可以乘虛而入。因與李續賓等定計，由嶺進發。十三日巳刻，飭中右兩營前進，輜重居中，左營訓字營居後。時聞賊來杭口者甚衆，知必乘我之後，密諭管帶左營蔣益澧，待輜重盡行，即整隊緊守乾坑隘口。賊來雖多，但守此隘，必不敢與我敵。即小路之通杭口者，守此亦足以禦之。復飭知州銜候選知縣李杏春，候選從九蕭積仰，與蔣益澧相爲援應。該道與李續賓前進，掩旂度小南嶺，從樹林中登嶺。守嶺之賊，不料我之猝至，酣臥亭上，驟見旂開，紛然四竄。我兵奮勇而上，斃賊百餘名，疾據其巔。該道方籌度營基，喜我之得據要地也。忽報賊果由杭口來撲，追至乾坑，以大股偪坑之左，精悍搗坑之右。又以賊二千人，由小路踞乾坑，山脊以臨之。將益澧已先駐乾坑隘口，旗幟閒雜，林中賊莫測其虛實。唐訓方率訓字營登山，以禦小路之賊。蕭積仰率

左營，後哨助之。蔣益漴率左右兩哨，當先奮擊，先敗坑右之賊。其小路之賊，亦爲唐訓方肅積俾衝敗。賊之精銳在此兩股，故中路賊雖衆，而不敢前。李杏春乃率左營前哨衝出，中路賊亦敗。諸勇乘勝，跟追賊，屢拒屢卻，斃賊六百餘人，屍遍山谷，生擒二十餘人。該道奪鰲嶺，聞報，馳回救援。迨至棋盤嶺，見蔣益漴等已獲勝，收隊，遂率各營同駐鰲嶺。此十三日移營鰲嶺，後隊在乾坑接仗，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鰲嶺距州城僅七里，南面高踞四五里，左爲南嶺大山，蜿蜒而至城北之鳳凰山，爲州城之主峯，右爲雞鳴峯，其下卽西門擺，城外菁華之所聚也。蔣益漴駐嶺左，防鳳凰山一路，唐訓方駐嶺右，防雞鳴峯一路。鰲嶺中支峯，上峻下平，可以四應。該道率中營駐之。其次嶺長而脊瘦，僅足塔一二棚。李續賓率右營駐之，陣如長蛇。又前一峯，高而銳，與鳳凰山相埒，搭望樓其上。賊之來蹤，莫能隱遁。左右有坑，坑深莫測，由嶺踰坑，一升一降，約二十餘里，烏道蠶叢，集踰蜀道。大軍駐此，賊來攻我甚難；我攻州城之賊，則有建瓴之勢。十四日辰刻，方擬進擣州城，詎意城內賊約數萬人，五更出隊，分五路而來。一從鳳凰山直抵南嶺大山，欲撲我左營；一從西門擺，踞雞鳴峯，與左路鳳凰山之賊，如張兩翼，其中路山西門坑來者，則分三路：一由兩坑之會合處陸嶺而上，直抵望樓之前，搖旗放鎗，以號召兩翼之賊；一從坑左大路而上，多係精銳，直抵中右兩營之左；一埋伏坑右樹林中，冀攻中右兩營之右，布置周密。該道與李續賓登高審視，飭唐訓方攻右

路，蔣益漴攻左路，別分數哨擊右坑之賊，登雞鳴峯，分路以截右賊之尾，又分數哨擊左坑之賊，依鳳凰山，以截左賊之尾。飭右營前中二哨，踞鏡峯，以擊望樓下之賊。部署既定，嚴飭不可躁進，必俟各路賊已逼近，然後分路迎剿。時中路之賊，見我兵伏營不出，搖旗吶喊，愈逼愈前。左坑賊亦拋擲火箭火毬，已及營盤。諸勇力擊隊大呼而出，賊抵敵不住，回旗奔走。我軍截之，斃賊數百。望樓下之賊，亦爲亂石所擊，蜂擁而退。墜崖死者，以數百計。乘勝追之，兩路之賊，卓旗於兩坑會合處，計誘我兵前進，不料復爲我所襲，上下夾擊，諸賊無路可逃，攀緣絕壁，登而復墜。及賊匿叢莽間者，皆爲我兵搜殺，約千餘人，屍填溪澗，水爲之赤。該道中路之兵，既已獲勝，擬循鳳凰山麓，徑攻州城。因聞雞鳴山諸賊未潰，懼乘我後，中路兵遂先收隊。其左路之賊，依鳳凰山而來者，見左坑賊敗，我兵窮追，欲循山而下，以橫截之。而左坑之敗賊數百，先奮躍登山，冀與左路會合，併力堵禦。見左坑跟追之勇，亦捫石扳藤，率連而上，賊不能走。蔣益漴復率諸勇，由南山大嶺橫過，直逼賊前，奮力相殺，又得左坑之勇，自下而上，以截殺之。賊遂望鳳凰山返奔，我勇追殺，斃賊近千許，餘悉逃入州城。其右路之賊，排列於雞鳴山中者，見各路賊敗，諸勇窮追，不敢回城，惟踞峯巔以均。此峯極峭，我兵不能仰攻，以十數人誘之，賊乃循崖而下。徐度數峯，翼撲訓方營。唐訓方率勇奮力迎殺，賊以火毬亂石傷我兵數人。諸勇仍前奮力，殺斃悍賊數十人，賊敗，疾登峯頂，諸勇濠升而上，思尋聞

道以分抄之。賊畏包裹，反從峯側以走。諸勇更出峯上，賊氣益餒，墜死峭壁者數百人。我兵復從雞鳴峯下，循脊而上，分道抄之。李續賓亦由雞鳴峯左，繞道截之。賊無一脫者，殺斃跌斃者無數。未刻收隊，殺賊之多，未有如此役者。數路共計斃賊約五六千人。生擒二百七十餘名，中多長髮老賊。奪大小旗四百餘面，馬十餘匹。此十四日釐嶺數路分剿，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該道等既有此大勝，欲熟審形勢，進攻州城。十五日午後，飭蔣益澧率勇登營左之鳳凰山一帶，觀州城東北之路。唐訓方率勇登營右之雞鳴山一帶，觀州城西門擺之路。該道與李續賓由西門坑審視，復分登左右各山以望之。正擬歸營，不意賊疑搗戰，遽出大隊，以數千人立圍鳳凰山巔，擲木滾石，阻我左路。以數千人聚西門擺山坡，揚旂放鎗，阻我右路。其中路之西門坑，於兩山交互處設卡三重，橫跨溪上，各高丈餘，外砌木石，內灌土砂，密排礮眼，以萬餘人守之。我師突與相遇，見日色將晡，進退未決。各營踴躍請戰，遂乘賊隊未整，急以擗鎗橫排卡外，連環施放。輕捷者援兩岸之峭壁以擊之。賊不料我連進，氣爲之奪。所設堵卡，皆一呼而破。死於火器刀矛者，以數百計。乘勝追至西門城根，將江邊賊壘悉數焚燒。左路鳳凰山之賊，見中路諸卡已破，不能自持，紛紛下竄。諸勇奮臨其巔，乘勝追殺，賊墮崖死者數百人。山上賊營立時焚盡。右路雞鳴峯諸勇見兩路並進，亦揚旗直下。訓字營繼之，賊之被殺者不下三百人。西門擺所設望台木城，一時灰燼。火光四起，賊無路可

歸。浮沈修江中者以千餘計。城中之賊閉門死拒。先是南贛鎮總兵劉開泰帶兵分剿修江之南岸。十三日，由黃沙橋移營湘洲，已函商該道，約期南北夾攻。是日正欲收隊，忽聞南賊岸礮震天，火箭噴筒交加，豬漚灘諸賊營相繼火起，知劉開泰之兵已至。急遣親兵相與定約。於十六日五更出隊，劉開泰統帶各弁兵，由南岸渡河。該道督飭李續賓帶湘勇右營，自雞鳴峯攻西門，唐訓方率訓字營蔣益澧率湘勇左營，攻北門。該道親率湘勇中營攻東門。又知府林懋勳先守南嶺彭姑要隘，防賊東竄。十五日，亦自南嶺赴州，隨同攻剿諸兵勇不顧礮石，四面圍攻，或乘梯而登，或肉薄而上。登時克復州城，殺斃長髮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人。訊明正法。義寧被虜之民七八千人，審明釋放，奪獲偽書偽印器械，無算。敗匪乘夜散入各鄉，多爲團練格殺，或送營正法。此十五十六等日進攻獲勝，皆同南岸官兵克復州城之實在情形也。餘匪由坑口一帶潛逃，現已督飭兵勇嚴行追捕等情。前來臣伏查義寧居萬山之中，形勢險阻，地連湖北湖南，一隅不靖，三省戒嚴，自逆賊攻陷，憑隨負固，日聚日衆。茲幸迅速克捷，江西湖南兩省肘腋之禍已紓，而湖北崇通賊藪亦已聞風膽寒。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實屬奮勇爭先，出奇制勝，除劉開泰一軍，由江西撫臣另摺奏保外，按察使銜甯紹台、羅澤南，專善察看山勢，迂道數十里，方爭釐嶺要隘，殺賊之多，與去年半壁山相等。前此克復廣信府，此次克復州城，並關係數省大局，爲功甚偉，可否准加布政司銜，出自天



恩安慶府知府李續賓，懷誠勇敢，戰必身先，應請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員請旨簡放。知州銜，候選知縣李杏春，候選知縣唐訓方，均請以同知直隸州，不論雙單月即選。候補縣丞蔣益澧，請以知縣補用，並加同知銜。其餘出力人員，容俟詳查開單請獎。陣亡弁勇，查明分別辦理。所有攻剿義甯，疊獲勝仗，克復州城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陸進攻湖口獲勝摺

(咸豐五年八月初七日)

奏為水陸兩軍進攻湖口，疊獲勝仗，已入縣城，湖內賊船焚燒將盡，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湖口水帥未能攻破湖口一關，必須東岸有陸兵夾攻，乃能得手。疊經奏明在案。七月十四日，賊船數十號，由鞋山分兩路來撲。我青山水營蕭捷三等，佯為弗知，堅泊不動。該匪東岸各船，直趨沙灣，欲截我軍上流。其西路一股，已抵青山，礮子落我船頭。我軍排成一字，仍堅泊不動。直待賊船逼近，我船百餘號，一齊起旋，衆礮回轟，併力圍鈔。轟沈該逆舢板三隻，燬二隻。賊敗，捩舵回奔。各營擊鼓揮旗，追近鞋山，賊忽回頭抵敵。我軍追擊在前者，停漿少待，復整全陣，轟沈賊船二隻。追至阜湖，又圍截賊船二隻。直追至上鍾山，凡四十里。因逼賊巢，日暮收隊生擒賊十五名，奪礮七尊，旗幟刀矛多件。此十四日水帥在鞋山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陸軍欲攻湖口，必由徐家埠文

橋蘇官渡等處，節節攻破賊卡，乃可規復湖口。七月十四日，候選同知李元度，江西候補知縣李錕，劉希洛等，帶平江勇三千餘名，由南康渡湖。十五日，行至段家鋪，三道齊進。李錕繞出賊前，斷賊歸路。該匪踰嶺奔逃，殲斃五名，生擒三名，搜拏偽監軍旅帥等十一名，訟明正法。奪獲黃旗刀矛百餘件。十九日，李元度進至文橋，聞偽總制劉得勝，僞指揮張立旺，與徐家埠敗賊皆聚於此。李錕彭斯舉，胡蓋南，吳濟源等，分作四路包抄。該逆聞礮轟拒，我軍併力衝入。斃賊百四十餘人，生擒偽總制劉得勝等十一名，凌遲梟示。奪獲賊械尤衆。二十一日，進攻蘇官渡。中途探知湖口逆首為承宣胡鼎文，親率悍賊千人來撲。我軍三路迎剿，行至曹均橋，見賊馬三十餘匹，駐阜瞻望。彭斯舉即令開礮，先斃一賊，又殲大旗賊四名。哨官丁峻，李慶雲，飛馬衝隊，手刃二人，各勇殲斃三十餘人。該逆退奔四五里，仍駐山坡，卓旗擗戰。彭斯舉、丁峻等追及，鎗礮齊施，鏖戰一時。陣斬騎馬賊目僞總制蘇秀成，僞旅帥杜得勝等五名，斃賊百四五十名。該逆復退奔五里，至蘇官渡，過垣復駐山岡，卓旗擒戰。李錕、劉希洛，各揮勇衝殺。哨官李錫發，併力馳擊。追至三家市，陣斬穿黃馬褂賊一名，又斃賊百五六十名。尸橫道左。是日，該逆三次卓旗駐隊，三次敗北。共追奔二十里，斃賊三百餘名，奪獲賊盔、旗幟、器械無數。此陸軍由徐家埠進攻文橋蘇官渡，三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三日，李元度等拔營直趨湖口。劉希洛攻大嶺，段瑩器繼之。彭斯舉攻黃土嶺，李錕攻小嶺，胡蓋

南居後策應。三路並進，由大嶺入者，各哨爭先，鼓勇踰險，險隘，斃守卡賊二十餘名，遂乘勝入城。其由小嶺入者，至西門外，於陷坑內見賊埋伏大礮，遂躍坑而過，奪其礮位，並將守門悍賊立時斫殺。由黃土嶺而入者，亦將守險之賊擊斃十餘人，餘衆潰散。我軍一擁齊登，立破馬房嶺賊營一座。拋擲火毬，斃賊無算。餘賊覓船逃竄，我軍追殺，直抵湖墻。賊舟用礮回擊，傷我弁勇數十人。我軍抵死不退，用擡礮轟斃入船之賊多名。其城內賊營溝寬丈餘，鎗礮猛烈。各勇從礮煙中一躍而進，踏毀營牆，斃賊及蹂踐死者三百餘人。隨將帶內火藥局、礮局、糧局一概焚燒，煙燄蔽天。我軍既入湖城，踏平賊營二座，勇氣百倍。惟瀕湖下鐘山賊壘尙存，牆極堅固，地尤險峻，中藏悍賊千餘。我軍大呼躍近，連擲火毬。該逆亦以礮石火彈相擊，拒戰數時，殺賊百餘人。我軍傷亡數十人。是日水帥各營亦抵湖口，北風甚勁，浪立如山。遙見陸兵已臨城下，皆奮勇直進。兩岸賊船向前迎敵，我軍聞礮轟擊逾時，賊堅持不退。我船輪番出隊，衝過賊艘，夾擊圍攻，突進者數次。後營營官都司蕭捷三見賊兇悍，揮旗大呼陷陣。諸船隨之並進，意欲乘勝直下。不料下鐘山及梅家洲兩岸賊牆排礮齊發，蕭捷三中礮陣亡。我軍雖折一將，各營尤奮力向前戰逾數時，逆船不敢抵敵。退紮賊牆之下，憑險負固，水陸死守。環而攻之，不能得手。適後營長龍船失火，賊意我軍慌亂，蜂擁而來。各營喜賊舟出巢，趁勢衝入。千礮齊發，羣槳如飛。頃刻之間，衝出賊卡，駛至大江之外。賊敗船亂

逃或出八里江，或竄入扁擔夾，或回泊下鐘巖賊牆之下。我軍環攻賊舟，近前拋擲火彈，將下鐘巖賊礮船二十五隻立時燔爲灰燼。其民船裝載火藥者，亦皆燬滅，煙薄重霄。又分軍追八里江之賊，遂北二十里薄晚，水軍泊梅家洲，陸軍遂宿城內之月台山。通夕猶數出隊驚擾賊營。二十四日，陸軍奔銅礮數尊，對下鐘山賊牆轟放。賊情窘迫，突開南門，出數百人，登山劫礮。我軍圍殺六賊，各勇預持草把，擬填壕破卡。賊忽以二股出禦，又殺其數人始退。我軍追近賊壘，亦爲逆礮所傷。是日水師見八里江賊船十餘隻上駛，復衝出卡外，追燒賊船三隻，紮泊八里江。此水陸兩軍會攻湖口，直入縣城，踏毀賊營，焚燒湖口賊船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五日，李元度等以下鐘山賊卡，急難攻克，我帥接戰兩日一夜，精力已疲，遂仍紮離縣十二里之蘇官渡。水軍復出卡外游繹，見八里江僅有賊船開礮，即遁，莫由追剿。因亦折回分泊青山螺絲港等處。臣在九江陸營，聞湖口開仗，蕭捷三陣亡，即親帶陸勇四百名，馳抵青山。據水陸各營陸續稟報前來，伏查該逆久踞湖口，恃有下鐘山與梅家洲對峙據險，築卡堅如石城。水軍經過，輒爲叢礮所擊，莫敢逼近。目下陸軍雖入縣城，水軍雖衝出大江，而兩岸賊牆未破，必須厚添勁旅，先奪下鐘山之卡，使梅家洲賊卡勢成孤立，然後水師紮出外江，乃操勝算。現復籌添陸兵，前往助剿。惟此次殺賊千餘名，受傷弁勇至二三百名之多，實屬勇敢出力，籲懇臬上天恩，容臣擇尤保敘，以示鼓勵。水師營官游擊銜湖南都司

蕭捷三，去年在外江力戰數十次，沈毅擊勇，中礮殞命，使臣頓失指臂之助，深堪憫惻。本年在內湖，打仗屢勝，日夜以攻破湖口，肅清江面中段爲念，忠憤內蘊，疊擬超保副將，尙未出奏，可否飭部照副將例議卹，出自皇上逾格天恩，陣亡弁勇，俟查明另行辦理。所有水陸兩軍進攻湖口，疊獲勝仗，已入縣城，燒燬湖內賊船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湖口陸營迭勝水師小挫摺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爲水陸兩軍攻剿湖口，陸勇疊戰獲勝，水師小挫一次，小

勝一次，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七月二十三、四等日，水陸兩軍會攻湖口，連日血戰大勝，已入縣城，蹋破賊壘兩座，湖內逆船焚

燒將盡等情業經奏明在案。二十七日，聞賊由彭澤運來火藥船

數隻，並戰船十餘隻，在漣浙橋小河停泊。李元度派令胡蓋南、吳

濟源帶勇焚剿。賊見我軍驟至，紛紛開駛。我軍連放擡鎗，斃賊數

名，復拋火毯，焚其火藥船數號。二十八日，探得離湖口五里

之柘磯，與八里江遙對，有偽關一座，係偽監聖庫黃賊把守，征收

船稅，屯匪數百名。派從九彭斯舉等馳往剿辦。該逆棄關上船逃

竄，卽將偽關署及附近賊巢一併焚洗。正欲收隊，忽下鐘山賊壘

突出二三百人來援。我軍整隊迎擊，先刃悍賊一名，餘匪敗退。後

路之賊，尙分數股鈔截。彭斯舉先衝迎頭一股，擒斬數名。適李鏡

劉希洛之勇亦分擊抄後之賊，殲斃多名。是日蘇官渡亦有賊撲

老營，別伏數百人於山凹塘坳之間。李元度派兵先搜其伏，截賊

歸路，飭胡蓋南從蘇官渡過坳，一擁而前，呼聲震天。賊敗退至五

里橋，被我軍橫截，殺賊百餘人。追至大嶺，與彭斯舉之勇相合，遂

結隊而旋。八月初三日，探知安慶有賊千餘來援湖口，初四日辰

刻，有騎馬賊二十餘人，帶賊數百來蘇官渡搦戰，黃旗蔽野。我軍

出隊逾時，見賊已過坳，距營百餘步。其埋伏山後者，賊數尤夥密，

派吳齊源從間道鈔賊之後。度其將至，然後以大隊過坳迎擊。賊

斃二賊，餘衆稍卻。我軍空壁馳入，大呼而進，手刃大旂賊五名，黃

馬褂賊四名，搜出偽印照，知係偽總制秦加訓及偽旅帥，功勳等

賊正敗走，而接應之賊踵至，拒戰一時，收賊齊奔。是日共殺賊三

百餘人，生擒十四名。羅澤南自率甯甯馳至南康，僅帶親兵六十人。

臣飭其東渡湖口，督率平江勇痛加剿攻。初八日，約會水師，併攻

下鐘巖賊壘，由黃土嶺大嶺小嶺分三路並進。經馬房嶺及舊城

賊營二處，前爲我軍踏毀者，已復爲賊所踞。我軍分股揀登，武生

鍾輔朝等首先躍入舊城，連殺數賊，匪衆潰退。守下鐘山，我軍登

嶺，焚其望樓，遂升月台山，昇礮輪轟賊巢。忽三百餘賊拚死衝出，

登山奪礮。我軍併力截擊，手刃十餘賊，賊敗退回。各勇疾馳跟追，

已及下鐘山營門，將乘勢衝入。賊閉門死拒，門外尙有三十餘賊

未得入壁，悉爲我勇殲斃。此七月二十七、八等日，陸勇焚燒漣浙

橋賊船，柘磯偽關，及八月初四、初八等日，接伏獲勝之實在情形

也。初八日，陸路統會水師併攻湖口。後幫五營各船開赴湖口，紮泊上鐘山。自二十三日，水軍大勝，賊船盡竄之後，該逆僅贖三十餘號。是日又在九江添來十餘號，分泊梅家洲兩岸。午刻南風大作，賊船約五十號，由兩岸衝上，開礮齊轟。抵敵逾時，因風急水流，船勢直趨下游。賊船進則包抄我軍，我船進則流入賊卡。弁勇慌亂，遂各振舵回奔。而賊船已乘勢上追，各哨見賊逼近，或推礮入湖，鳧水而遁。或擲火彈焚船。登岸間有賊後被賊圍困，力戰捐軀者，共失去長龍舳板二十一號。初九日五鼓，賊乘勝來撲，我水軍前幫之泊青山者，因一湖之隔，不及救應。後幫各營新敗之後，通夕巡邏，嚴陣以待。賊至，我船排列一字，萬礮對轟。一時之久，賊揚帆返舵，佯爲退卻。我軍嚴立不動，賊船果復回駛，猛勇衝突。我軍各礮飽食羣子，愈擊愈奮，鏖戰三時，轟沈賊船二隻，落水死者以百計。始紛紛敗竄，且逐四五里收隊。此初八日水師因風順失利，棄船及初九早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據水陸各營先後稟報前來，臣伏查湖口僅贖下鐘山及梅家洲二卡，石牆堅固，屢次血戰不能攻破。惟有籌派勁旅再圖力剿。至水師因風順失利，棄船多隻，貽誤事機。去年靖港陳陵磯之敗，均因南風太大，不能收隊。嗣後臣諄諄戒飭，不令順風開仗。乃各勇弁不能遵守教令，致陷覆轍，殊屬輕進。該五營營官保升都司秦國祿，已革翰林院編修吳嘉賓，均去。營官秦國祿失船較多，並請旨卽行革職。保升花翎都司孫昌國，藍翎把總何啓長，藍翎縣丞賀虎臣，於次早賊匪

撲營時，尙能奮勉堵剿，轟沈賊船，保全營，應免其革職。均請旨革去翎枝，暫留營官之任，以觀後效。其餘失事各哨，分別審辦，以示懲儆。戒官葛惟柱，五月十三三十等日屢戰獲勝，擬保千總，尙未出奏。此次力戰捐軀，請旨照千總例賜卹。所有水陸兩軍攻剿湖口，陸勇疊戰獲勝，水師小挫一次，小勝一次，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剿武漢摺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爲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一帶回剿武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咸豐五年七月廿四日，准兵部火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上諭：「一路乘章奏湖南鄰省，賊氛四逼，兵力不敷，請飭調回湘勇以資防剿一摺。前因羅澤南一軍爲賊牽制，未能卽歸九江，諭令會國藩等俟審辦得手後，卽將該道調回，與該侍郎等併力會剿。茲據駱秉章奏稱兩廣之賊竄陷極州、東安等處，永州、寶慶一帶處處緊急，楚北之賊復窺伺平江等處，又有黔匪滋擾西路。該省兵勇旣多，調赴在外，復須防剿黔粵，楚北江西五省之匪，不敷分布，必須羅澤南一軍折回湖南防剿，自係實在情形。惟昨據陳啓邁奏現籌調集兵勇進攻武甯，已咨羅澤南等妥速攻剿，該道能否卽折回湖南助剿之處，著會國藩等酌量現在情形，妥籌分撥，迅速具奏。至江西省軍務，或先克九江，

或先將鄱湖賊船掃除，仍著遵照前次諭旨，迅籌剿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竊臣前於提臣塔齊布淪逝後，即飛函至義甯，令羅澤南來營面商大局。羅澤南得信，由義甯之杭口直至南康，連日熟商剿辦事宜。上而武漢，下而湖口，皆東南所必爭之地。湖口破則扼截長江之腰膂，使安慶賊舟不能與湖廣相通。武漢破，則據長江之上游，使金陵賊巢百貨皆絕其來源。而有日就窮蹙之勢。故論古來爭鬪奪要之道，則湖口之與武漢，其輕重亦略相等。而論目前形格勢禁之道，則必力爭武漢，而後可以保全鄰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後可以規復被陷之區。羅澤南於二十九日抵南康，臣即飭令渡湖，帶親兵數千人，督率平江勇，於初八日攻剿湖口一次。仍以下鐘巖石壘過堅，未能遽破。恐頓兵日久，老我勁旅。羅澤南亦具稟數千言，規畫詳明，慨然以援鄂爲己任。遂決定回剿武漢之計。已於八月十六日自南康起程，由義甯進擣崇通一帶，西上武昌矣。伏查賂秉章原奏所稱鄰氛四逼者，西防黔匪，東防義甯。今義甯克復，黔匪亦靖，則東西兩路均可弛防。惟南路有兩粵之土匪竄入永郴，北路有鄂賊之分枝，上犯岳郡，二者相衝，北路更爲喫重。今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橫截而出，仍自蒲咸掃蕩而下，則鄂賊不敢上犯岳州，是即所以紓湘省北路之憂也。湖北一省，欽差大臣西凌阿，總督官文，兩軍均在北岸，惟巡撫胡林翼一軍向在南岸。近聞移師北渡，進紮漢陽，南岸極爲空虛。設武昌之賊逸出，由紙坊上犯蒲咸，則勾

結蔓延，爲患方長。得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截出，直搗武昌，是又所以救鄂省南岸之疏也。臣反覆思維，權衡緩急，姑舍湖口而不攻，令羅澤南回剿武漢，取道較便，而所全較廣。羅澤南所統湘勇，訓勇僅三千六百人，臣又在九江陸軍撥參將彭三元、都司普承堯、寶勇一千五百名，足成五千之數。其餉項由江西酌撥漕折捐輸銀兩，交該道親行資帶。臣又咨札編修孟培楨，主事胡大任、王柏心等，在荊州勸捐，以資接濟，暫可無虞缺乏。惟羅澤南一軍，將領多諳練老成，士卒亦久征慣戰。回武漢以剿粵匪，則可回湖南以剿土匪，則不可。方今東南大局，即不能遽破金陵，犁庭而掃穴，亦當力爭江面，拊背而扼吭。湖南爲臣桑梓之邦，豈不思所以保全？特不力挽大局，則一鄉一邑，亦終無獨全之理。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兩湖督撫諸臣，羅澤南一軍不得調回湘省，其麾下五千人，亦不得分支調擬，致兵功單薄，難以圖功。一俟湘省北路肅清，武漢剿辦得手，臣仍飛調羅澤南前來會師，以圖進取。所有調派羅澤南由崇通回剿武漢緣由，恭摺由驛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派周鳳山接統潯軍片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再：提臣塔齊布病故後，潯軍猝無統屬。臣札派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統領全軍。七月二十一日，該協撲營，經周鳳山督率

各營擊退。二十四日，督勇攻城，極爲出力。均已奏明在案。嗣二十六及八月初十日，周鳳山率各勇分路與賊打仗，連獲勝仗。查潯城一軍，除將實勇千數百名撥歸羅澤南統帶，會攻武昌外，尙有三千餘人，皆經塔齊布訓練已久，足稱勁旅。理合奏明歸周鳳山統領，以一軍心，而資堵剿。惟塔齊布威聲耀炳，士卒親附，後來殊難爲繼。周鳳山新領此軍，臣飭令止重防守，不圖進取。現在江西境內，惟九江彭澤兩城，湖口梅家洲兩壘，被賊占據。而我軍西扼潯城，東扼湖口，水師扼駐青山，如果三路防守嚴密，賊不能內犯一步，江省土地均可不被蹂躪。所有派委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緣山，謹附片奏聞。

硃批：知道了！周鳳山既能統屬，仍應相機進取！欽此。

### 派員護送塔齊布靈柩片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再：前任九江鎮標後營游擊降補守備長春，於咸豐三年五月防守江西省城，身受重傷，不時舉發，請假醫治，半年未痊。經江西巡撫照例咨明兩江總督，准其回旗調理。正在候咨起程，本年二月，臣在江西因九江乏員差遣，見該守備病愈，飭令前赴提督塔齊布軍營當差。七月據長春稟稱：該守備父母年逾八旬，現接家信，知親弟長祥前在天津府獨流地方打仗陣亡，父母年老，家無承丁，懇乞俯念孤子，賞准回籍養親等情。適塔齊布病故，臣派

湖南提標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護送靈柩，正需委員沿途照料。長春告養回旗，臣即派定護送回京，并派府經歷喬宗岳，把總陶藻一同護送。相應請旨飭下該部，該旗查照辦理，謹附片奏聞。

### 彙報何桂珍在江北勝仗摺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爲道員何桂珍在江北攻剿英山蕪水羅田股匪，疊獲勝仗，謹彙前後稟報，補行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月，奏調安徽道員何桂珍，來營助勦。欽奉諭旨，飭催該道歸併臣等一軍。當即轉飭遵照。嗣因賊匪回竄，江路復梗，該道派委前署貴池縣知縣李沛蒼來營，稟商帶兵會合之路。李沛蒼中途遇賊，繞越漢口金口以上，馳赴江西。二月間始到臣營。何桂珍在江北，不能渡江，併入臣軍，即屯紮英山蕪水等屬。皖楚交界之處，與賊匪接戰十餘次，屢獲勝仗。常雇長毛探卒，渡江來臣營遞送稟報。往往中途沈失。五月以後，續據該道補鈔英蕪各案，具稟前來。查該道係皖省之官，其剿賊在皖楚交界之地，又係奉旨調歸臣軍之員，理合將前後各戰，摘敘入奏，仰慰聖懷。緣何桂珍去秋招集開化合肥等勇，剿辦豫省捻匪，降其頭目李兆壽馬超江等，即以投誠之豫勇三千名，歸李兆壽馬超江統帶，在於蕪英等縣，往來堵剿。正月初六日，該道由共山督率員弁兵勇，行抵羅田縣境。適聞逆匪攻破蕪水之信，十七日，我軍抵蕪水之蔡家河，飭署桐城縣知縣

任春和代理太湖縣知縣婁業社率帶李兆壽馬超江之豫勇安  
 徽候補知縣劉兆彭帶開化勇懷甯縣知縣許垣馮元霖帶合肥  
 勇故諭李培帶英萑斬水諸勇十九日分路進攻殺賊二百餘名  
 乘勝破城而入又殺賊五百餘名出其不意一鼓克復此正月十  
 九日攻克斬水縣城之一案也二月初二日英山縣稟報有太湖  
 賊數千入境該道力同任春和屢業仕劉兆彭等帶勇往剿時英  
 城賊共五六千人我軍分道齊進奮力夾擊安守備阿克敦亦  
 帶兵繼進賊翻山逃竄追殺十餘里斃賊千餘生擒七十九名旋  
 聞新州土匪勾結逆賊數千欲山斬水蔡家河進撲羅田二月初  
 六日飛調阿克敦等與合肥勇進攻賊為鎗礮所傷敗奔上山我  
 軍仰攻賊全股撲下殺賊四百餘人相守一夜次早賊遂奔潰豫  
 勇與開化勇跟踪夾擊追至斬水縣之松柏坳此二月初二英山  
 城外擊賊獲勝初六斬水蔡家河擊賊大勝之二案也後斬賊復  
 欲來撲英邑該道飛調各勇趕回英山二月十七日賊聲言將攻  
 太湖該道知其詭計專力扼守英城嚴陣以律賊果三路來攻馬  
 超江奮力急進刺殺偽總制田金爵一名田金爵為斬黃一帶巨  
 魁到處斂錢募丁以助虐饑自上年臘月受僞東王印照勾結匪  
 黨數千常有悍賊百餘隨之以行黃衣黃帽乘坐綠轎自該逆被  
 殺賊即大敗竄自彭家畝屯踞山頭我軍圍攻賊敗分路竄逸追  
 二十餘里直過火畝河轟斃溺斃之賊不下千人滾崖落港者死  
 傷枕籍生擒七十餘名內有偽總制偽司馬二名此十七日彭家

畝戰勝殲剿賊田金爵之一案也三月二十一日探聞賊眾復聚  
 斬水欲攻英山為田金爵復仇該道於英斬交界之陳家坂紮營  
 並分兵埋伏聞賊由朱河蜂擁而來我軍迎擊殺三百餘人追  
 至數里外忽見數處火起知有匿賊四路兜剿斬首一百四十六  
 級生擒三十四名嗣聞逆賊踞查兒山為負隅之計該道以賊匪  
 恃險死拒難以力爭即揚言由查兒山進攻而潛師由雞鳴河進  
 襲洗馬墩距二里賊始聞知我軍分為三路直搗巢穴燬營三  
 處斃賊四五百人乘勝追賊過河時大雨如注我軍溺斃數人斬  
 馘及生擒賊匪共一百三十二名五月初一日斬賊復糾約土匪  
 萬餘假冒鄉團併集英城該道親督光州勇營任春和等諸勇迎  
 擊斃其頭目共十七人殺賊六百餘追至大畝河擒斬過半餘皆擄  
 棄兵械逃回斬境此三四五等月在朱畝河雞鳴河大畝河擊賊  
 獲勝之三案也五月初六日斬賊復窺英境該道親率光州合肥  
 諸勇駐城防守並派任春和劉兆彭帶豫勇開化勇分防彭家畝  
 大畝河等處十一日斬賊萬餘分路來撲經豫勇開化勇擊退十  
 二日該道乘五鼓大雨攻豫勇營盤我軍拒戰逾時殺賊多名因  
 李兆壽腿受刀傷被賊圍困豫勇扶掖潰圍而出陣亡百餘人時  
 馬超江之勇亦敗紛紛散回該道聞報帶勇出城接應兼堵南口  
 任春和等亦繞出賊前分路扼截該道猝遇多賊來衝馬被矛傷  
 陰地見賊眾我寡勢難取勝次日遂同英山縣知縣蘇秀槐飛調  
 羅田各屬團練會剿時賊已入城我兵為所賊隔不能進攻豫勇

絕糧三日，散走過半。李兆壽已受傷，遂飭其督帶豫勇回籍。該道一面招聚散卒，一面號召諸路團練，計隨營聽調者不下萬餘人。二十六日，分數路由英山西南北三門進攻，該逆突圍而出，被我軍鎗斃千餘人，登時收復縣城。敗賊躍河逃竄，復截殺數百人，奪獲賊械無算。此五月十二日官軍小挫，英山被陷，二十六日大獲勝仗，克復英山之二案也。伏查該道自正月以來，大小十餘戰，屢挫凶鋒，克復蕪水、英山兩城，陣斬渠魁田金爵，勞績尤善。惟據前後稟種所帶各勇，從征半年，未給口糧，屢次血戰，不惟賞卹無貲，甚至日鮮一飽，每勇日給白麵四兩，或兩日領米一升。該道與各委員並有斷炊之事。迭派許垣、婁業仕等分途勸捐米石，往往爲賊所阻，不得入城，必俟賊退，二千餘人始得一飽。三月內，曾分別遣散。五月間，豫勇飢疲過甚，竟以小挫致潰等情。臣接閱之下，不勝感喟。何桂珍以二千疲勞之卒，當羣盜出沒之區，數月無餉，轉戰不休。在該道受恩深重，自當力圖報效。其從征員弁兵勇，勞苦倍於他軍，合無仰懇天恩，准臣擇尤保奏，以作士氣。抑或歸於皖楚各督撫保奏之處，伏候聖裁。所有何桂珍在江北攻剿英山、蕪水、羅田、股匪，疊獲勝仗緣由，理合彙案補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請令何桂珍辦楚皖團練片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再查蕪黃英霍當皖楚之交，萬山週互，匪黨最多。康熙年間，于成龍辦蕪黃之賊，驅除數年，斬夷無算，始就肅清。近年以來，南岸之大治，與國北岸之蕪水、蕪水、黃梅、廣濟，土匪尤衆。一經粵匪勾結，羣起響應，動滿數千。幸羅田、麻城、黃岡、黃安等縣紳民好義，團練殺賊，歷有成效。英山之民亦多深明大義，敵愾同仇。該道何桂珍往來皖楚之界，已近一載，各屬紳耆信義相孚。每遇匱乏之時，鄉里常以簞壺犒軍。屢次剿賊獲勝，亦賴團練之力。微臣愚見，擬令何桂珍總辦該處團練。以皖省言之，太宿則莠民較多，英霍則良民較多。以鄂省言之，黃廣二縣則莠民較多，羅田、麻城則良民較多。此時辦法，練數縣之良民，殺數縣之莠民，用該處之錢，辦該處之事。目前能殺一著名之匪，將來大軍到日，即少數百從賊之人，實屬裨益不淺。惟匪徒在楚境最多，而團練亦惟楚境之羅麻等屬最爲可恃。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湖北安徽各督撫轉飭何桂珍督辦羅田、英山、麻城等屬團練，嚴清皖楚各屬土匪。所需費用，准在各屬勸捐。俾該道有專責之事，而於大局亦有無窮之益。一俟武漢克復，羅澤南一軍剿賊東下，該道與之會合，仍可歸併臣軍，遵照前次諭旨辦理。所有擬請何桂珍督辦皖楚交界團練緣由，謹附片具奏，請旨。

### 克復廣信等案保獎摺

（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



奏為遵旨奏保陸軍克復廣信及水師疊獲勝仗出力弁勇開列清單懇恩獎敘恭摺奏祈聖鑒事竊三月間賊踞弋陽分股竄興安經臣檄調甯紹台道羅澤南前往剿辦二十一日克復弋陽二十三日收復興安縣城聞賊已攻陷廣信府羅澤南趕至郡城連日痛剿殺賊數千二十七日克復郡城均經臣奏明奉旨准將出力員弁擇尤保敘在案至水師屢次獲勝全湖肅清疊奉諭旨允准開單酌保院廣信案內江省會剿之在事員弁由江西巡撫另行請獎外謹遵旨核實保敘彙列清單懇恩恩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請催浙國協餉片

(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

再臣二月間奏明閩浙兩省按月撥銀二萬兩接濟臣軍入夏以說閩省僅解銀二萬兩昨據督臣王懿德鈔摺咨會該省應撥餉銀業經奏明免其按月籌解浙江應解之款據撫臣何桂清覆奏於四月起每月由藩庫籌銀一萬兩運糧二庫合籌銀一萬兩委解接濟在案嗣據該省將四月分銀以一萬兩為運糧成本以一萬兩解到臣營稍紓眉急而五月以前報解之數尙無消息八月初五日何桂清為協撥濟餉一案附片聲明江西軍餉無款可動現在籌議浙鹽運銷江右即以鹽課抵撥會國藩軍營餉需俟議定章程再行具奏等語該撫鈔片咨送前來伏查臣軍奏請

借撥浙引用鹽抵餉至今已滿半年尙未運鹽到江將來能否銷行暢旺殊難懸揣若浙省再議行鹽撥餉則自定議之日以至銷售之日更屬遙遙無期而臣軍萬餘人嗷嗷待哺江省獨力難支中夜思維萬分焦灼浙江物力富饒迥非閩省支絀可比合再籲懇皇上天恩飭下浙江撫臣迅將五月以後未解餉銀如數源源補解俾此軍不以餉潰而致他虞感荷聖慈曷有涯極謹附片具奏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奏

### 請令羅澤南奏報軍情片

(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

再臣接據稟報金口南岸陸軍被該逆於八月初二日踴毀營盤署撫臣胡林翼北岸陸軍亦於初八日被逆匪踴毀營盤羅澤南援鄂之師計此時尙在崇通一帶若剿辦得手進至咸甯江夏等縣去臣營在八百里以外出入賊地信息難通羅澤南營中大小軍情若仍由臣處奏報往返耽擱動逾一月此時鄂事孔棘我皇上盼望捷報愈速愈妙胡林翼收集潰兵尙在江北能否與羅澤南文報常通不為賊氛所隔正未可知微臣愚見擬令羅澤南自行具摺每遇開仗之後迅速繕摺奏報專差由間道送至荆州或送長沙交驛馳遞仰懇聖塵較之由臣處轉奏可期速到一月伏查會典定例司道原有奏事之責近歲各路糧台均由司道專摺奏事羅澤南統領一軍尤應權宜辦理如蒙俞允請旨飭下

羅澤南大小軍情自行奏報，庶慰我皇上盼捷急切之意。謹附片請旨。

### 師久無功自請嚴議片

(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

再：臣自抵江西整飭水軍，本擬四五月間，水陸會勦，攻破湖口一關。緣義甯州失陷，羅澤南率師回救，不能赴湖口會勦。繼而與塔齊布面約，移師東渡，攻勦湖口。該提督又遽爾殞謝，後飭平江勇往攻湖口。二十三日，水陸大戰，極爲得手，而下鐘山石壘堅固異常，竟不能破。自辦理內湖水師已逾半年，鄱湖以內雖已一律肅清，而未能橫截江面，終無裨於大局。轉瞬霜降，水涸，攻勦愈難。師久無功，餉項虛糜，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惟臣調度乖方，咎無可辭，而助臣辦理軍務，實有勞績，不可泯滅者，亦不敢壅於上聞。侍郎臣黃贊揚，自去歲督辦捐輸，已逾六十餘萬兩。孳孳勸諭，毫無抑勒，紳民爲之感動。其致臣書函有云：「軍務一日不竣，辦捐一日不息。」其致羅澤南書函有云：「如餉項緊急，則傾家破產，亦所不恤。」等語。實屬力拯大局，公爾忘私。南昌府知府史致諤，於九江廣信湖口等軍支應諸件，晝夜叢冗，毫無貽誤。水軍所需子藥，輒動數萬觔，亦能措置裕如。綜理繁劇，舉重若輕。候補真隸州知州李瀚章，自去歲辦理糧台，每於艱難挫折之際，逶迤經營，不激不隨。今年在江西與禮部主事甘晉，應付各路軍需，

亦能權衡緩急，毫無浪費。至外江金口水營，正月初三日，李孟羣等赴援武昌，僅礮船五十餘號。初五日，彭玉麟等赴援武昌，亦僅礮船八十餘號。尙有被大風損壞，舵折楫摧者。到武漢後，又復三次遭風。臣時深慮外江水師不克播持，曾於奏牘內言之。賴湖南巡撫臣駱秉章，一力維持，接濟船礮，撥給餉項，添募水勇，俾金口水師危而復安，弱而轉強，以保湘省，即以衛大局。該撫署內幕友候選同知左宗棠，於外江水師尤爲殷勤保護。一船一礮，一哨一勇，皆苦心照料，勞怨兼任。一面在長沙操練，一面發往鄂省，力挫水賊兇鋒。候補知府彭玉麟，於大風壞船之後，督率舟師，赴援武昌。其時賊勢方張，我軍氣餒。彭玉麟一面修整破船，一面禦戰悍賊。與李孟羣同心協力，目不交睫八十餘日，竟能保守金口水軍復振。其堅忍之力，殊屬難得。禮部主事胡大任，自賊氛再犯武漢以後，在於新隄地方勸捐助餉，安定民心，接濟軍火，歷艱險而不渝。現復往荊州勸捐，籌濟援鄂之師。前任知府黃冕，專辦湖南礮局，前後造礮至六百餘尊之多。不特外江水師借此大振軍威，即在鄱湖亦提來礮位一百零二尊。其所造皆精練光整，與洋礮無異。所製竹筒炸彈之類，亦皆具有精心，利於攻剿，實屬有用之才。不敢不一一瀝陳於聖主之前。侍郎臣黃贊揚，巡撫臣駱秉章，受恩深重，自應竭誠報國。李孟羣職任兩司，亦不敢仰邀獎鈔。其史致諤等以下各員，擬即歸入義甯州案內，開單保奏，籲懇恩施。所有微臣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及助益臣軍勞績較多各緣由，

謹附片具奏，請旨！

### 羅澤南一軍克復通城縣誌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爲羅澤南一軍由義甯進勦獲勝，克復通城縣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甯紹台道羅澤南克復義甯後，駐軍杭口，輕騎馳抵南康，與臣熟商，由崇通接剿武漢之策。八月十六日，復由南康起程回營，各情業經奏明在案。嗣據羅澤南稟報：八月二十七日，率湘勇五營，訓字營暨參將彭三元、游擊普承堯所帶之寶勇，次第由杭口拔營。九月初一日，抵通城界之南樓嶺下。阻雨二日。初四日，由嶺拔營。初五日，駐通城之東南山上。管帶平江勇五品銜，卽選知禮李源濬、何忠駿、藍翎卽選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等，亦於是日趕到，駐營通城之西南山上。賊之在通城者，初止四五千人。鍾姓賊首自義甯敗後，懼我軍進攻崇陽，屯聚萬餘人於崇陽之桂口。嗣聞我軍進剿通城，亦於九月初四五等日陸續來賊六七千人，於城之西門外山上築大木城兩座，層布礮眼，深掘重濠，濠外竹鐵木椿縱橫密釘，翼以抗拒我師。該道駐營後，自帶勇敢之士數百人，沿城審視形勢，旋由城之西南登山瞭望。該逆見我軍無多，忽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旂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方集各營會議進攻。部署甫定，平江勇分三路直撲城外賊壘。賊於壘中以大礮

轟擊，該道急飭各營繼進。記名道李續賓，率湘勇右營，候選訓導劉蓉，率湘勇副右營，候補直隸州李杏春，率湘勇副中營，攻城外賊營，與平江勇接應。該道率中營繼之，攻城西北。參將彭三元游擊普承堯，率寶勇與唐訓方率訓字營，蔣益澧率湘勇左營，攻城東南。值平江勇進勦喫緊，我軍乘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奪入賊壘。縱火焚燒，壘中諸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諸勇分路截殺，積屍溪中，水爲之赤。時城中各門皆閉，惟留北門通桂口之路。留西門通城外賊壘。壘中賊爲我勇所截，拚死逃竄，仍由西北二門奔入城中。諸勇奮力尾追，直逼城根。守城之賊以礮石下擊，我勇多受重傷，皆冒死奪門而入。東南路諸勇亦攀援而上，將南門寶陽門拆開，各營之勇繼之而入，殺斃城中賊無算。城中之賊挺而走險，盡從北門蜂擁而出。城門半啓，值我軍衝入，共相擁擠，賊踐死於甕城者甚多。我軍亦有爲賊踐傷者。該道見衆匪踴躍城樓，以巨石拒抵，因飭各營分伏北門外之樹林中，俟賊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有未出者，我軍又退俟其再出，而再殺之。如是者六七戰，城中賊盡追至十餘里外，鮮得脫者。前後斬馘約三千人，內有穿黃褂長髮賊數十人，生擒共三百八十餘名，奪獲大小旂幟百餘件，馬百餘匹，軍械穀米無數。隨訊生擒諸賊，供稱：鍾姓賊首，因受湖北賊目僞諭，令其力守通城，退我師北下，俾武漢之賊得以徑窺岳州。等語。狡誣已極。該道入城後，招撫難民，搜捕餘匪，待稍綏定，卽行進勦崇陽桂口等情。前來。臣伏查鍾逆自義甯敗

後，防我師直取崇陽，卽屯匪衆萬餘人於桂口，極力堵禦。嗣見我師先趨通城，復移桂口之賊併力救援。經羅澤南諸軍痛勦，殺賊三千一鼓克復，實足以塞賊膽而奪崇陽桂口之氣。所有在事出力員弁，俟查明彙案請獎，以昭鼓勵。把總李懋勳，首先登城，奮不顧身，以致陣亡。並請敕部從優議卹。陣亡各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克復通城縣城緣由，專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鄂軍由胡林翼轉奏片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再：羅澤南由崇通回剿武漢，去臣軍營漸遠，稟報往返，稽延動逾旬月。臣前請旨飭下羅澤南，准令專摺自報軍情。業於九月初五日附片奏明在案。旋據探稟，湖北撫臣胡林翼駐紮嘉魚之六溪口，係在大江南岸，與羅澤南崇通之師聲息可明常通。此後鄂省大小軍情，或由羅澤南奏報，或由撫臣胡林翼轉奏，臣卽不復具奏矣。除分別咨行外，謹附片奏聞。

硃批：「已有旨，歸胡林翼奏報。」欽此！

### 遵保堪勝總兵人員摺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爲遵旨保舉堪勝總兵人員，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五月

十五日，准兵部咨開：咸豐五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各省保舉堪勝陸路總兵人員，現經用竣。著各該督撫於陸路副將內卽行遴選曉暢營務，堪勝總兵，酌保數員，送部引見。候朕記名，以備簡用。並著各路統兵大臣，於軍營副將內，察核保奏。其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各員，如有才能出衆，勇敢有爲者，該督撫大臣一併核實開單具奏。」欽此。行令臣欽遵辦理等因。則臣伏查軍中將領各有偏長，而足界方鎮之寄者，頗難其選。臣接奉諭旨，詳加體察，查有總兵銜湖南常德協副將楊載福，廉明愛士，深得衆心。每戰衝鋒陷陣，賊黨披靡。湖南弁勇所以奮發敢戰者，陸路賴塔齊布爲之倡，水路賴楊載福爲之倡。現經胡林翼奏明統領外江水師。又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紀律嚴明，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調派隊伍，防賊鈔襲埋伏。現經臣奏明統領九江陸營，尙能和協將弁力退賊鋒。又保升參將彭三元，曉暢營務，爲士卒所悅服。前提臣塔齊布素加器重。現經臣派令隨羅澤南援剿武漢。此三人者，似皆足以勝總兵之任。所有遵旨保舉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羅澤南分剿崇陽彭三元殉難摺

（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

奏爲羅澤南一軍分剿崇陽援賊，在壕頭堡獲勝一次，敗挫一次，參將彭三元等殉難，旋在羊樓峒接仗，續獲大勝，恭摺具奏。

仰祈聖鑒事。竊羅澤南一軍，克復通城、縣城，進攻崇陽情形，經臣奏明在案。當以羅澤南去臣軍營漸遠，附片聲明。嗣後湖北軍情，准令羅澤南專摺奏報，或由湖北撫臣轉奏，臣即不復具奏矣。九月十四日，羅澤南督率諸軍，克復崇陽縣城一案，經該道就近稟明楚省各督撫，諒已專摺奏聞。茲復據該道稟稱：九月十七日，在崇陽聞湖南官兵進剿羊樓峒失利，退守岳州。該道懼賊乘勝上窺岳郡，直犯長沙，因派記名道李續賓、訓導劉蓉、知縣蔣益澧、直隸州知州唐訓方、游擊普承堯等分率各勇，於十八日黎明，由崇陽拔營，十九日，飭羊樓峒以防西路上犯之賊。羅澤南與參將彭三元、知州李杏春等，暫駐崇陽，以資彈壓，擬即兩路合攻蒲圻。適崇邑官紳以偽總制楊萬年，率賊七八百人，據梯木山爲老巢，騷擾壕頭堡地方。冀乘我師一去，復陷崇陽，稟請剿辦。羅澤南以壕頭堡離縣四十里，賊僅八百，可以一鼓殄滅，免貽後患。二十二日，派彭三元、李杏春往剿。行抵道口，突遇賊二百餘人，爲我師擊退。駐營塘泥嶺。二十三日，李杏春率湘勇前行，彭三元率寶勇繼之。捫藤拔石，至梯木山。見賊二百餘人，搖旗放鎗。我勇分路追殺，斃賊數十名，縱火悉燒楊逆之宅，收隊循原而下。忽報偽翼王石達開帶悍賊六七千人，將至登山望之，黃旂漫野，喊聲震天。我軍分三路應之：左中兩路之勇，分途疾進，殺斃當先悍賊，賊潰。諸勇或尾追，或腰截，戮屍徧地。右路松林內，黃旗愈集，愈多。李杏春復馳馬登山，督勇整隊以俟。該逆爲山岡所隔，不知中路、左路之賊

已潰，揚旗吹角而至，勢甚凶猛。諸勇分路雕剿，連斃大旗悍賊八九名，賊反走。彭三元督勇橫截之，殺賊尤衆。餘向白羊山奔投，咸甯而去。日暮收隊，計三路斃賊八九百人，內有偽將軍偽指揮二名，奪獲偽印二顆，大小旗幟馬匹，僞冠服無數。據生擒之賊供稱：「偽翼王由金陵水路至武昌縣登岸，取道金陵，統賊二三萬人，昨夜宿咸甯，今日交戰，係其前隊之賊。」等語。此彭三元等分兵剿壕頭堡，初次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廿四日，彭三元等擬拔營回崇陽。羅澤南亦以書促之歸。甫傳令間，倏聞翼賊大隊遽至，約二萬人，勢極兇惡。鎗礮火箭噴筒連環施放。彭三元、李杏春見衆寡不敵，飭諸勇不得輕進，擇隘堵截。賊衆麕至，與戰二三十合。彭三元左耳受礮傷，血流滿襟，猶率勇力戰如故。自卯至未，鏖戰五時之久，賊黨始退。前後斃賊約百餘人。二十五日，黎明翼賊由咸甯率大股，盡數趕至崇陽，土匪又從而益之，將營盤三面圍困。彭三元、李杏春誓以身殉。各跨馬分路堵禦，相持二時之久，屢卻屢進。忽賊從後路繞入營盤，拋擲火球，勒馬回救，賊衆尾追。彭三元大呼衝突，手刃黃馬褂賊一名，遂爲羣賊刺於馬下。李杏春見彭三元已死，義不獨生，遂殉難。把總蕭馥山，始終隨李杏春，不離爲賊所殺。其胞弟把總李光熾居營守轡重，聞其兄遇害亦死之。哨長守備銜候補千總彭獻傑，把總劉碧山，獨當一路，與賊力戰。及營中火起，猶執旗衝入賊中，同時死難。諸勇知無能爲，且戰且卻，整隊而歸。羅澤南在崇陽聞壕頭堡危急之信，於先一夕派李

續宜率勇往援。又調蔣益澧由羊樓往援。二十五卯刻，復自率五成隊疾馳救援。距適十里，見諸勇潰歸，已無及矣。因督隊排列山岡，賊不敢窮追。此壕頭堡突遇大股悍賊，參將彭三元等殉難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回至崇陽，因與蔣益澧商議，我師分紮崇陽羊樓兩路，兵力皆單。新挫之後，不如仍合爲一，以固軍心。遂於是夜五鼓拔營，午刻抵羊樓峒，與李續賓、劉蓉等併爲一營。探知偽國宗章俊自鄂省率賊萬餘，由紙坊而上，二十四日，已至蒲圻矣。二十六日，羅澤南甫抵羊樓，方令傳餐，突報蒲圻賊大股來攻。羅澤南與李續賓登山瞭望，見賊屯聚峯頭，爲二大支，一支薄山而下，踰田隴，旋分三支，直通我營，是爲賊之正兵。一支捲旂息鼓，埋匿七里沖各山內，深藏不見，是爲賊之奇兵。冀誘我師禦其正兵，卽以奇兵從後乘之，撲入營盤。羅澤南會各營商定，以我師自崇陽至者，久戰之後，疲於遠行，不令應敵。飭劉蓉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賓從左路石山抄田隴賊陣之尾。唐訓方以三哨當田隴之賊，以二哨搜賊營前山內之伏。普承堯之勇令分二路，以搜七里沖諸山之伏。時壕頭堡新敗，收集之勇，各欲爭先出隊，報仇雪憤。羅澤南許之，令其策應各路。田隴賊見唐訓方人少，銳意直前，鎗礮火箭齊至。我兵不動，誘賊漸逼營前，以擡鎗擊之，繼以短兵鏖戰。逾時，賊不能支。劉蓉率勇從中段截之，賊亂，反旗而走，爲諸勇所包，不得出。賊之在後者，回奔峯巔，李續賓已先繞至，截殺之。蔣益澧亦分路策應，賊之正兵大敗。其伏於山內者，不知田隴之賊

已敗，急思出戰。普承堯諸勇或繞出山巔，或從山口，分路殺入。賊之奇兵亦敗，分途追殺，至十里之遙。日暮收隊，各路共殺斃九百餘名，多係長髮老賊。內有偽總制黃姓，僞指揮李姓，身懷僞印，生擒七十餘名，殺之以祭壕頭堡陣亡將士。諸勇猶痛憾切齒，爭啖其肉。此羊樓峒續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以壕頭堡兩營失利，方思休息數日，緩圖進剿。得此勝仗，士氣復揚，擬稍加振厲，卽當相機剋期會攻等情。前來。臣伏查壕頭堡餘匪無多，羅澤南分兵剿洗，覆巢殲賊，已除後患。不料僞翼王石達開大股由金牛間道猝至，致遭挫衄。良將賢員，相繼淪喪，誠堪憫惻。至羊樓峒爲湖南接壤之區，日前官軍潰退，楚疆岌岌可危。該道分軍扼要堵守，或可重振軍威，規復鄂垣。保升參將彭三元，忠勇明練，屢著戰功。克復通城案內擬保副將，而九月二十四日，臣遵旨保舉堪勝總兵人員一摺，亦以彭三元聯暢營務，足勝專閫之寄。茲矢志殉節，請旨飭部照副將例議卹，以慰忠魂。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杏春，籍略熟諳，深明大義。通城案內擬保知府，茲力戰捐軀，請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其餘殉難各員，守備銜候補千總彭獻傑，把總蕭觀山，李光熾，劉碧山，均請從優議卹。陣亡勇員，查明照例辦理。其羊樓峒獲勝出力員弁，由羅澤南彙案稟請獎敘。所有分剿崇陽、接仗各緣由，謹專摺馳奏。再此次軍情應由楚省具報，緣殉難彭三元係臣軍屢戰得力之將，未便沒其忠績，是以仍行奏報，合併聲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彭三元童添雲祀祀塔祠片

(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

再保升參將彭三元向隸提臣塔齊布軍營，戰功疊著，爲塔齊布素所賞拔。茲以兵單挫衄，猶負傷血戰，誓以身殉。忠勇之概，徧裨中實，爲罕儔。臣前奏請湖南省城爲塔齊布建立專祠，欽奉諭旨允准。應並請以彭三元入祠祀，俾義烈幽靈，得所依附。益昭聖代褒節勸忠之意。又參將童添雲隨塔齊布轉戰二千里，每戰隻身陷陣，去臘在九江受傷殞命，合營皆爲痛哭。經臣奏明請照參將例從優卹，亦蒙允准在案。此次並請祀塔齊布祠宇，以慰忠魂，合併陳明，附片具奏，請旨。

### 謝補兵部侍郎恩摺

(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九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五年九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兵部右侍郎著會國藩補授，會國藩現在督辦軍務，兵部右侍郎著沈兆霖兼署。」欽此。竊臣賦性拘迂，謬膺重寄，觀烽燧之不靖，元惡稽誅，愧軍旅之未嫻，愚忱徒抱。自水師半入鄱湖，重加整輯，頻煩靡盬之勞，難奪負隅之險。已閱時而經歲，營功少而過多。迺復溼荷溫綸，補授斯職。以本兵而司撻伐，任似負山，以薄植而履艱危，情深躓堦。臣惟恪

遵訓飭，殫竭血誠，永獨矢夫冰心，稍申隆露輕塵之堪，誓廓深乎江面，仰答高天厚地之恩。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專摺附驛馳奏，叩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謝寬免嚴議恩摺

(咸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十月十九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咸豐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會國藩奏：『師久無功，自請嚴議。』等語。兵部侍郎會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竊臣自入內湖，整輯水師，意在攻破湖口，力扼長江中段，使上下游之賊不得相通。區區微志，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乃五月初調羅澤南會攻湖口，旋以義甯邊援不克前來。七月此調李元度環攻湖口，已復縣城，又以石壘未破，不克成功。前與塔齊布會晤之時，議將九江陸軍長驅東下，會合向榮蕪湖之師。而該提督倏爾淪謝，遂乏慷慨同志之人。近聞廬州克復之信，擬將內湖水軍，衝出大江，會合和春北岸之師。而潯城陸軍撤入腹地，南岸又無依傍之處，機不遠順，謀不克成。累月曠時，帥老餽匱，中夜以思，痛憤交併。自以調度無方，應獲嚴議。乃蒙天恩，曲宥寬免，嚴議處分，祇聆之下，感悚難名。臣惟有殫竭誠誠，激揚士氣，不敢偷安片刻，不敢浪費一錢。俾銳氣之常新，冀逆氛之遠靖。庶

以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專摺附驛馳奏，叩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九江湖口水陸各軍接仗情形摺

(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爲九江湖口水陸軍剿賊先後獲勝，青山水師兩次接仗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九江兵勇自派副將周鳳山統領，七月八月與賊接仗四次，均獲小勝。贛湖口水陸各營，八月會攻下鐘巖賊卡，各情業經分別奏明在案。嗣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九江逆匪分股來撲，屢經我師擊退。迨十一月初五日，賊衆約二千名，由九江東北兩門，繞城行至八里坡高嶺地方，分爲六股，排列嶺之東西，各三股，卓旗吶喊。西門亦出賊約三四百名，由楓樹灣前來，復有賊由南門湖內，用船登岸，撲我軍西面。周鳳山見賊黨四面麇至，出八成隊迎敵。以嶺東賊較多，派參將阿達春帶勇衝擊嶺東左路之賊，都司畢金科帶勇衝擊嶺東右路之賊，周鳳山親率都司滕國獻、滕代清、千總張登雲、滕如洪、彭開科，諸勇衝擊嶺東中路之賊。另派都司李新華、周歧山，帶勇共擊嶺西三股。而令辰富兩營，迎擊西門一股。時九江鎮總兵居隆阿，亦派隊出擊湖內之賊。各路官兵分股迎擊，賊在八里坡正欲前行，經阿達春之勇由左繞至，刀矛並舉，首先衝鋒，斃賊十數名。滕國獻率帶官兵亦至，鎗礮齊施，呼聲震谷，衝殺嶺東中路畢金科之勇

亦由嶺東右路衝入，各斃賊數十名。賊敗，嶺東三股齊退入東門樹林內。抗拒二時之久，我軍見城上鎗礮如雨，不敢近逼。周鳳山遂令阿達春等分股往湖邊抄賊後路。賊見我兵抄襲，始行奔至北門江邊，欲乘船而逸。滕國獻乘勢追逼，賊上船不及，溺斃者計數十人。蓋嶺東之賊係由小池口渡江而來，故敗後仍竄江邊也。時都司李新華、周歧山等帶勇在嶺西各敵一股，殺賊數十名，奪獲旂械多件。賊敗退走入東門城上，大礮連轟，我軍遂不敢進。其西門賊一股，經守備岳炳榮等辰勇分，左右夾擊，各有斬獲。至南門湖內之賊，係大礮船四號，小划十餘號，已駛進甘棠湖袁家嘴等處，上岸焚擄。經總兵居隆阿用礮轟沉大船一隻，小划二隻，擊斃淹斃之賊十餘名。賊駛出湖外，時已申刻，各路依次收隊。是日共殺賊二百餘名，黃馬褂賊四名，溺斃尤多。此十一月初五日，九江陸軍剿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七、初八該逆復出城來犯，均經擊退，小有斬馘。湖口下鐘山賊黨自屢創後，堅匿不出。十月底，三次來犯。我軍出隊追擊，飛奔回巢，皆未窮追。十一月初五六日，聞下游來援賊千餘人，添集鐘山。初七日已刻，分五股來犯，直抵蘇官渡北岸，搖旗放鎗。同知李元度傳令飽餐，不許輕動。賊氣已疲，遣守備羊瀚率右營，從馬影橋東路，包鈔從九彭斯舉，率中營前營，從勞家渡西路截擊。知縣胡蓋南，訓練吳齊源，率左營從中路直衝。三面兜剿，殺斃當先賊一名，賊退。追過五里橋，突起伏賊二百餘人。我軍衆礮抵敵，傷賊十餘名。逆首偽承宜、黃文金



騎馬衝陣，經投誠之蔣文煥等指認，遂令各哨圍擊，直取賊渠。該逆狂竄，追至三家市，逆衆回匿下鐘山。我軍登大小嶺，各據山樞，擊勇焚其卡房，望樓七所，直逼下鐘巖石牆之下，又殺賊七名。逾時，見逆船從梅家洲渡賊至東岸，皆新到之賊。時已日晡，各營收隊，捲塘而歸。詎黃文金復率衆來追，勢極兇悍。彭斯舉、羊瀟等分路衝截，往復十餘次，輒有斬馘。因日暮不敢戀戰，徐徐收至三家市。忽逆黨千餘人，傾巢尾追，各營且戰且退。至五里橋，我接應兵畢至，直衝向前。李元度備兵返鬪，彭斯舉、羊瀟等望見逆首黃文金，遂率擡礮指擊該逆，被轟落馬，賊衆拖曳，我軍乘勢回攻，立斬二十餘賊。奪旂三桿，逆黨奔潰，不復成軍。各營仍追至三家市，乘月收隊歸營。是日殺賊不過四十三名，礮傷不過數十名，而往返追逐，鏖戰竟日。該逆凶悍狡詐，殊難輕視。查點我軍受傷陣亡十一名，此十一月初七日，湖口陸軍久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水師久駐青山，九月二十七日，賊船五十餘號竄至姑塘。我軍列陣禦之，與賊相持。該逆伴往東路退敗，我軍乘勢追攻。賊復分船開向西岸，鎗礮連施。時青山陸營亦已出隊。至姑塘見匪船近岸，用擡鎗、火箭、轟射，賊不敢近。我船一齊駛近，猛攻，賊始敗竄。將抵鞋山，我軍追擊，賊又回棹迎敵。我船分左右包抄，賊復敗北，追至盞山，日暮收隊。是日礮傷賊匪甚多，我軍僅受傷三名。十月二十七日，賊船數十號來，至東岸螺絲山。申刻各營會商，恐逆船潛匿。二十八日，我軍前右兩營循西岸，新中營導兩營循東岸，均近鞋山，中

流灣泊。先派哨船巡探。該逆瞥見我軍哨船，兩岸出隊。我哨船且戰且走，引至鞋山。賊見我船陣勢嚴整，鎗礮猝發，即行敗走。右前兩營由西岸尾追，風急水溜，頃刻追及湖口。賊忽回船拒戰，我軍因順風窮追，隊伍稍亂，勢少退卻。營官劉國斌往復苦戰。每戰一合，輒斃大船，捲塘先退。小船殿後。右營長龍船一隻，因灘乾擱淺，不能駛回，被賊圍奪。退至鞋山東岸，二營近前接仗，擂鼓助威，萬礮齊集。悍賊始捩舵回奔，我軍又復尾追數里。日暮收隊。是日鏖戰四時，雖斃賊以百餘計，我軍亦傷亡三十餘人。此水師九月二十七日及十月二十八日接仗之實在情形也。據各營稟報前來。伏查周鳳山一軍士卒新附，臣每飭其加意防維，相機進取。茲該逆以大股數路來犯，幸分投抵禦，大挫兇鋒，我軍士氣爲之一振。湖口陸營經李元度設計招降，離其黨羽。陸續投誠之僞官、僞書記已七十餘人。此次逆首受傷，稍據積憤。臣惟有督飭各路，堅壁固守，伺隙而動，以期力破賊壘，戰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九江湖口水陸各軍接仗各緣由，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新昌萬載逆匪攻陷瑞州臨江摺

（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爲新昌萬載逆匪分股，攻陷瑞州臨江，逼近省垣，急調副將周鳳山、九江全軍，馳往堵剿，並抽撥水師嚴防省河情形，恭摺

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迭接署江西巡撫陸元煥來咨及官紳函稱「義寧股匪竄入新昌安福股匪初竄分宜繼陷萬載十一月  
初十一等日復分股將瑞州臨江兩府城池攻陷江西候補縣  
李錕劉希洛所帶之平江勇在瑞州與賊接仗亦多傷亡李錕劉  
希洛俱無下落續調新授贛南道著齡帶饒州防勇二千名回省  
防剿並囑臣酌派楚帥勁旅赴援」等語又據各路探報李錕劉  
希洛俱已陣亡並稱此次賊犯江西實係偽翼王石達開偽豫王  
胡以晃偽翼丈黃姓偽丞相會姓張姓率衆二三萬人大舉內犯  
九月間從安慶上竄湖北樊口登岸取道金牛西上九月二十五  
日濠頭堡之挫參將彭三元等殉難十月初五日通城之挫知縣  
李原濬等殉難十五日義寧之挫總兵劉開泰殉難此次瑞州之  
挫知縣李錕劉希洛等殉難係與石逆大股相遇該逆往來於湖  
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之區蹂躪猖獗逆氛極惡萬載股匪自湖  
南茶陵而來者已與粵匪合而爲一各等情臣查石達開爲賊中  
著名驍悍之魁上年在湖口與臣軍水陸接仗詭計百端卒挫我  
師今乃大舉內犯又附以茶陵股匪自非厚集勁旅不足以資堵  
剿謹就臣愚見調遣布置分條具奏伏乞訓示——臣處陸路兵  
勇除羅澤南一軍業經奏明調赴鄂省外惟副將周鳳山九江一  
軍久征慣戰較爲得力臣接瑞臨失陷之信卽於十五日飛調周  
鳳山統帶全軍前往堵剿已於十八日自九江拔營由江西省城  
進攻瑞州矣臣亦知濠防喫重不宜輕撤奈石逆大股竄踞瑞州

恐其肆擾腹地江省難以抵禦臣處別無重兵不得不先其所急  
暫解九江之圍移剿瑞臨之賊——江省水師係河南候補知府  
劉于濤統帶八九月間隨臣紮泊南康後因茶陵股匪竄至安福  
臣調劉于濤帶水師至安福防堵旋因萬載新昌先後竄陷署撫  
臣陸元煥又調劉于濤至樟樹鎮防堵今石逆大股攻陷瑞州臣  
恐江西水軍過於單薄又在青山楚軍水師內抽調賀虎臣一營  
帶戰船三十號駛赴省河與劉于濤協同防守梭巡上游一帶無  
使該逆東渡直薄省城——一緝澤南一軍係兩湖巡撫奏調奉旨  
飭赴湖北剿賊入楚以後克復通城克復崇陽大捷羊樓峒克復  
蒲圻戰功屢著茲石逆大股猝來江西內郡恐周鳳山一軍尙難  
迅速撲滅江省官紳皆思調羅澤南回江會剿以壯聲援臣思湖  
北通城縣爲三省適中之地與湖南之巴平湖北之崇蒲江西之  
義甯州州去皆在百里內外已飛飭羅澤南在於通城地方駐紮  
俾石逆大股有所牽掣顧忌不敢深入江西腹地三省有急可以  
兼顧如周鳳山一軍不敷剿辦再調羅澤南由義寧回江助剿以  
爲後勁之繼如瑞臨之賊迅就撲滅則羅澤南由通城回攻武昌  
亦不過二百餘里——一贛南道著齡督同游擊遮克敦布帶騎勇  
二千在饒州防堵聯絡紳團屏障東北深得民心署撫臣調著齡  
至吉安義寧等處防剿饒州士民來臣營兩次稟請該道留饒以  
重東路之防情詞至爲懇切旋因瑞事愈急署撫臣飛檄飭催著  
齡令遮克敦布先帶騎勇一千馳赴省城今瑞臨并陷九江重兵

已撤赴省城，局勢大有變更。則遮克敦布之兵自應仍回饒州，以嚴東北之防。查江省入九十月以後，土匪自湖南茶陵而來，勇逆自湖北通城而來，西邊吉袁瑞臨四府並遭蹂躪。此時惟當防守東北，力保饒廣撫建四府，庶錢糧有可徵之處，奏報有可通之路。保全半局，冀以挽回全局。臣屢次函商署撫臣陸元煊留著齡久駐饒州，無庸調往他處。近又兩次咨商請飭遮克敦布帶驍勇仍回饒州，防堵東路，以免疏虞。——以上各條，謹就目前情形酌量布置。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指授機宜。再本年自三月以後，奏報均由湖南馳遞。此次臨江失陷，途途梗塞，奏報仍由浙江馳驛呈遞，合併聲明謹奏。

### 九江湖水陸勝仗摺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爲九江陸軍拔營，賊乘間來攻，接仗獲勝，濶軍既撤，賊衆分撲湖口，青山陸營我軍兩次大勝，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臨南府失陷，飛調副將周鳳山、九江全軍由省城馳往堵剿，業經奏明在案。臣料九江撤營之時，該逆必出城猛撲。既撤之後，該逆必合攻附近之青山陸營，與湖口陸營均經諄諄嚴防。詎該逆探知周鳳山將於十八日拔營，十七日濶賊由東門約出八九百人，分股投犯。我軍迎擊，賊退至城根。周鳳山戒勿遠追，將次收隊，賊又回敵南門，湖內亦出賊划多隻，各營旋追旋伏，每追則賊即退。

回如是者數次，該逆忽前忽卻，意在罷勞我師。周鳳山與都司滕國猷、畢金科商定分兵要截，遂帶勇由中路首先衝鋒，並調參將阿達春、都司李新華帶勇由左路進剿，守備岳炳榮、千總黃玉芳、呂國恩帶勇由右路進剿，分途鈔襲，伏兵齊起，沿途共殺賊二百餘名，呂國恩亦受礮傷，殞名。賊衆敗退入城。其時南門湖內賊划開礮拒戰，都司周岐山、唐得陞帶勇由湖漢施放連環鎗，礮擊沈賊船二隻，斃賊十餘名，船隨駛出湖外，申刻收隊，查點兵勇傷亡二十九名。此十七日、九江陸軍拔營，賊乘間來攻，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濶師既撤之後，濶賊千餘人與湖口梅家洲之賊三處聚集，大舉而犯湖口，李元度之營二十日黎明分七路來撲。其由山家市三股，至蘇官壩者爲賊之正兵，由酒坊嶺斜趨馬影橋者爲賊之疑兵，由菱角塘、勞家渡列三路直趨營前，臨岸者爲賊之奇兵，合衆三千餘人，黃旂遍野，馬數十匹，往來衝突。我軍堅持不動，賊以正兵直犯蘇官壩，逼近營牆，燒更棚一座，左營開礮轟斃三賊，該逆仍悍立不退。李元度以賊氣方盈，戒勿輕動。賊之奇兵千餘人，愈逼愈近。時我軍於營前築兩隄，蓄水環護，以爲外壕。賊近隄首，傘涌而前。我軍隔港鎗礮輪轟，該鐵不敢過隄。忽別股從下游躍馬揭衣而渡，搶近山巔，勢極凶猛。李元度令從九彭斯舉、率各哨突從山下包抄，知縣胡蓋南、率左營分路圍截。前營各哨李大雄等亦祭馬衝鋒，短兵相接。三路合擊，立將過港之賊殺斃二十餘人，奪馬三匹，逆黨臭水奔逃。彭斯舉等過港壓迫。

隄上之賊亦敗。李元度遂率諸軍過橋，將大股正賊擊退。迨至五里橋，適守備羊瀛率右營，遙從馬影橋包抄而至，前後夾擊，殺賊二百餘名。賊之在洲堤者，猶轟礮抵禦，我軍奮力死戰，呼聲動地，陣斬騎馬賊十餘名，轟斃殺斃三百餘人。賊遂狂奔，不復成隊。我軍乘勝追殺，屍橫十餘里，填坑滿谷。直至山家市，接應之賊踵至，各營轟礮抵禦，迴合十餘次。彭斯舉率勇復繞路圍抄，羊瀛胡蓋南各截一路，賊復大敗。追至大嶺黃土嶺，餘賊退奔入巢。其潛匿民房者，搜殺二十餘人。我軍捲塘收隊，仍分三路，振旅而還。是日殲賊約七百餘名，生擒十一名，奪獲號褂旗械四百餘件。此二十日潯湖賊衆合攻湖口，大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青山陸營與湖口李元度之師，夾湖而軍，本以護衛水師。臣派同知林源恩、都司黃虎臣兩營同駐該處，與水師相依。陸勇僅及千人，距九江四十里，前此專恃潯軍以爲聲援。自潯師既撤，青山陸營單薄無援，深以爲慮。二十日，湖口戰勝之後，卽調軍功胡應元管帶平江勇六百人渡湖，合駐青山，以資堵禦。十二月初三日，九江小池口梅家洲三處之賊，約二千餘人，攻撲青山陸營。逆舟四十餘號，同時上犯。賊之正兵，據姑塘蔡家嶺。其東一路沿湖岸而上，西一路屯集廣信橋。黃旗漫山，勢甚兇猛。黃虎臣、林源恩等商定，各帶隊向穆家埂分途進剿。黃虎臣先敵廣信橋一股，潛派二百餘人伏於左側松林內，約聞號礮，卽行截殺。林源恩直趨蔡家嶺，別遣兩哨循湖岸繞出姑塘之背。廣信橋之賊見我軍猛進，列陷抵禦。號礮一

發，松林內伏兵衝出，呼聲震天，包抄賊尾。黃虎臣合師圍剿，短兵相接，各勇冒死陷陣，銳氣百倍。殲斃悍賊四百餘名，內有僞先鋒謝姓，僞將軍鄧姓二名。餘賊狂奔，自相踐踏。我軍追及，斃匪多名。林源恩方在蔡家嶺與賊相持，大呼登山。賊旋下嶺抵敵，我軍直衝而入，賊隊散亂，立斬騎馬賊二名。賊敗竄，又追殺十數名。胡應元扼守要口，見兩處賊敗，乘勢邀擊，亦殺數賊。計陸軍殺賊將及五百人，奪獲旗械軍械六十餘件。是日，逆舟上犯，辰刻已抵姑塘。我水軍戰船駛下，鎗礮輪轟，相持不決。陳炳元令各水營佯爲敗退，俾賊尾追，誘至湖寬水深之處，回棹大戰，萬礮齊轟。約三時之久，該逆紛紛敗竄。我軍追奔三十餘過，至盍山，月出始行收隊。此初三日，青山水陸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據各營先後稟報前來，臣伏查九江湖口梅家洲小池口四處逆匪分合靡常，善於避堅擊瑕。知我軍拔營倥偬，不暇迎敵，則先一日出徧師以疲我。知潯陽大營已撤，湖口青山兵勇單薄，則合全力以乘我。詭計百端，不可究詰。茲幸三次獲勝，潯賊不敢出巢內犯，或可保全江省之北路。陣亡藍翎千總呂國恩，請敕部從優議卹。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九江陸軍拔營間來攻，接伏獲勝，及湖口青山兩次大勝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李錕劉希洛等請贈卹片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再江西前署宜春縣知縣李鏡，前署德安縣知縣劉希洛，經前撫臣陳啓邁飭委管帶平江勇各一營，春間賊陷弋陽廣信，劉希洛帶勇八百名，隨同羅澤南往剿，克復兩城。李鏡之勇則隨臣駐紮南康，五月令往剿洗都昌馬家壩一帶賊巢。七月望後，同知李元度進攻湖口，李鏡劉希洛之勇均令同往。在段家鋪文橋蘇官渡等處，屢戰獲勝。七月二十四、五等日，分路夾勦，攻破湖口縣城。該令等親冒礮石，屢著戰功。方冀再加歷練，可成勁旅。詎九月底，茶陵土匪肆擾吉安之永新安福萬載等縣，而義寧石達開股匪復竄踞新昌。署撫臣陸元煊迭次咨商調李鏡劉希洛之勇，由湖口先後馳赴援剿。旋因瑞州緊急，調往堵禦，紮營離城二里之高岡。十一月初十日，賊衆數千來犯，我軍迎擊，殺賊五六百名，生擒七十餘名，賊退駐五十里外。其夜新昌悍賊畢至。十一日黎明，賊萬餘人來瑞州，分五路撲營。劉希洛率把總李進發，分途出剿，斃匪四百餘名。賊愈聚愈多，四面圍逼。劉希洛親執桴鼓督陣，各勇鎗礮輪轟，繼以刀矛，自辰至申，血戰數時。火藥俱竭，劉希洛叱呼親勇，衝突賊陣數次。長受矛傷，血流被體，坐馬亦受傷倒地。棄馬步戰，手刃三賊，力竭遇害。李鏡亦被賊圍數時，以鎗礮前後抵禦。賊圍逼愈緊，拋擲火蛋，焚燒營盤。李鏡手劍突圍而出，率親兵數人，苦戰逾時。賊湧如潮，矛戟叢刺，亦力竭陣亡。伏查劉希洛李鏡均由拔貢舉人，署理江西知縣，素著循聲。臨危慷慨，忠勇可嘉。其殉難情形，業由陸元煊具奏，請旨優卹在案。惟該令等疊戰出

力，均擬彙案保獎，尙未出奏。據劉希洛之家丁及李鏡之子李蔭雯來營具稟，理合據稟奏聞，可否將劉希洛李鏡各加贈知府銜之處，出自天恩。又據稟稱劉希洛之胞兄祁陽生員劉希濂於咸豐四年七月，在德安力戰陣亡，相應請旨飭部一併請卹，以慰一家之忠魂，而作全軍之士氣。謹附片具奏，請旨。

### 報周鳳山軍克樟樹片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正封摺聞，接據省信：「周鳳山一軍於二十四日在樟樹鎮大獲勝仗，踏平兩岸賊壘，殺賊千餘人。水師拆毀浮橋，盡燒賊船，立將樟樹鎮克復。日內進兵臨江府，勦辦大股賊匪。」等因。除查明開仗情形，詳細奏報外，合先附片，仰慰宸廑。謹奏。

### 水城會克樟樹鎮及新淦縣摺城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周鳳山一軍會合水師，大獲勝仗，克復樟樹鎮，旋收復新淦縣城，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水陸兩軍，攻克樟樹鎮，焚燒賊營，賊船，臣甫得捷報，即經附片先行奏聞在案。茲據周鳳山劉于濤等先後稟稱：十一月二十七日，周鳳山在江西省城探聞賊中藤牌手最爲凶悍，即預製鉤連槍，明定賞格，有殺斃藤牌手者，予以重賞。本月初三日，行抵臨江界，距樟樹鎮十五里。與水師劉

于溥賀虎臣等商會，次早進剿，探知逆匪於該鎮西南岸紮營五座，高牆深濠，密釘竹簽，以拒陸師。對河東北岸搭浮橋，有賊營一座，兼築礮台，以抗水師。須分投夾擊，使賊首尾不能兼顧，庶可制勝。初四日黎明，周鳳山派都司滕國獻、周岐山、唐得升、李新華、守備苗玉芳等，帶勇攻西路賊壘三座。參將阿達春、都司畢金科、岳炳榮等攻南路賊壘兩座。劉于溥與經歷賀虎臣各帶師船，分攻東北岸一股。水陸並進，該匪傾巢而出，約三、四千人。周鳳山諸將奮勇當先，鎗礮刀矛輪轟叢刺，鏖戰數時。賊之藤牌手驍勇善戰，急難取勝。周鳳山調鉤連槍隊疾進，破之，殺賊五六百人。賊衆奔潰。我軍追擊，擲放火彈，火箭立將賊巢五座燒燬，又斃數百人。其藏匿民房者，夫及窮搜。當於該鎮兩頭縱火，焚賊無數。餘匪突圍而出，由浮橋逃竄。我軍追至，匪衆皆斃。水逃命時，東北岸一股堅拒逾時，我軍僅有水師，無陸兵接應。劉于溥等與賊鎗礮對轟，急難攻破。令軍功李廷棟疾駕小划，首先登岸，用火彈噴筒，透賊營後路地攤。登時火發，千總蔡康業、李逢春率援勇蜂擁衝入，賊棄營逃走。李逢春等搶登礮台，將守礮賊殺斃，奪礮三尊。立將賊營燒燬。餘賊或逃入村莊，或爭渡浮橋。當派千總余化南與賀虎臣等將戰船排成一字，連放槍礮，對橋轟擊。該逆窮蹙，自相踐踏死者不下百餘人。我水師立時斫斷浮橋，直衝而過，焚燒賊船百餘號，並奪新改之戰船數號，一併燒燬。賊之奔匿村莊者，陸軍又搜擒二十餘名，均卽正法。是日水陸共殲賊一千餘名，屍橫遍野。

奪獲偽印旗幟軍梯無算。此十二月初四日克復樟樹鎮，平兩岸賊壘，拆橋燒船之實在情形也。初八日，周鳳山行抵灌溪，聞新淦縣城有賊千餘人盤踞。該縣爲通撫州府及省城要道，若舍此徑剿臨江，恐賊由東岸竄擾，蔓延撫建，必須先克新淦，乃無後路牽制之虞。遂於初九日，約同水師，星夜進攻。適臨江府知府史麟善署新淦縣，知縣李作士代理清江縣知縣金漢，帶勇會剿。我軍銜枚疾進，詎該逆聞風懼怯，卽於初十日黎明，在縣城四門放火，紛紛渡竄臨江。我軍跟蹤追擊，斃賊十餘名。水師拋擲火毯，燒燬浮橋，亦斃賊多名。其登岸之賊，狂奔遠遁。我軍入城，安撫居民。此初十日水陸各營會攻新淦，收復縣城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查偽翼王石達開占據臨江府，匪黨分布瑞州、新昌、新淦，奉新及袁吉各屬。又以精銳屯聚於樟樹鎮，扼省城之咽喉，意在蠶食腹地，窺伺省垣。且攻陷樟鎮未久，卽已仿造戰船，謀占上游，逆計實爲凶狡。周鳳山初統此軍，驟當大敵，臣深恐其難遽得手。茲幸先破樟鎮，次收新淦，仰仗天威，軍聲已振。刻下進攻臨江，臣飭其加意謹慎，勿因勝敵而驕，力永自固，以殲巨寇。此次水陸弁勇奮猛出力，籲懇皇上天恩，容臣擇尤彙保，以示鼓勵。傷亡各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水陸兩軍克復樟樹鎮及收復新淦縣城緣由，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奉

### 彙保義甯湖口兩案摺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遵旨彙保陸軍克復義寧州城暨攻破湖口縣城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十月間逆匪攻陷義寧州城寧紹台道羅澤南督帶湘勇馳往堵剿在梁口接仗獲勝遂由間道至乾坑鰲嶺等處連日血戰殺賊六七千名克復州城當將出力人員奏請彙保奉旨「允准」在案又七月間候選同知李元度等由段家鋪文橋蘇官渡等處與賊接仗疊次獲勝會同水軍攻破湖口縣城僅餘下鐘巖石壘未破奏明請獎亦奉諭旨准保在案致江西湖南辦理軍務之官紳如南昌府知府史致諤等七員臣曾附片奏請歸入義寧案內一併請獎除禮部主事胡大任金華府知府彭玉麟業由著湖北撫臣胡林翼另案奏保外茲據羅澤南等開單稟保前來理合彙列清單恭摺籲懇恩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曾文正公全集卷七奏稿

## 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摺

（咸豐六年，正月初九日。）

奏爲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疊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蕭浚奏：『江西省南北被擾，請擇要嚴防。』一摺，據稱：『在籍侍郎黃贊湯所帶兵勇，及會國藩營練勇四千名，皆駐紮固江鎮，僅顧吉安一面。』等語。著會國藩、陸元煊體察情形，分布要隘，勿令竄匪四出滋擾。」等因。欽此。臣伏查石逆達開大股賊匪由湖北竄入瑞臨，係在十一月初十以後。茶陵另股土匪由湖南竄入吉寧，係在十月以前。其時臣並未調派兵勇前赴固江。黃贊湯專辦捐務鹽務，亦並無帶兵之事。假令固江鎮有此項兵勇，臣與陸元煊、黃贊湯等，斷無不會摺馳奏之理。此該御史蕭浚所奏，傳聞失實者也。又准十月十二日，奉上諭：「臨江踞城之賊，亦應急籌分剿，現派兵勇均係前往瑞州，尙未計及臨江。本日廉兆綸奏稱：『臨江竄匪漫無制遏，裹脅日衆，尤恐其互相犄角，牽綴我軍。』著會國藩、陸元煊妥籌兼顧。」等因。欽此。竊臣前調周鳳山

一軍飭令先攻瑞州，後剿臨江，以瑞州逼近省垣，僅百二十里也。厥後周鳳山至省，與陸元煊等熟商，瑞臨在河之西，與省城尙有一水之隔。樟樹鎮在河之東，於省城尤爲肘腋之患。遂舍瑞州不攻，改爲先攻樟樹，次剿臨江之策。迨克復樟樹一鎮，新淦一縣，本可渡河以剿臨江矣。因吉安被圍緊急，司道等移文周鳳山，囑其赴援，以解吉安之圍。而臬司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在吉安圍城之中，亦飛書請援於周鳳山，迫切待命往返耽延，遂逾二旬。現臣與撫臣文俊函商省城爲根本之地，瑞臨爲切近之災，決計先剿臨江，無得以四處告警，東瞻西顧，徒延時日。此周鳳山一軍未克遽赴瑞州，與臣前奏不符之實情也。又奉上諭：「會國藩現駐南康，存營兵勇共有若干，能否嚴扼九江之衝，即著妥籌布置，不可專顧一路。」等因。欽此。伏查九江爲陸路入省之驛道，南康爲水路通省之總匯，青山距兩府城各四十餘里，臣之水軍久駐青山，兩岸皆以陸軍護之，實與九江呼吸相通。自周鳳山潯軍撤去之後，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日夜環伺。十一月二十日，東岸湖口大戰，臘月初三日，西岸青山大戰，幸獲全勝，均經奏明在案。厥後又有土匪二千餘人，自湖北興國州而來，竄據德安縣城。



去來不定，聚散無常。臣處青山老營防禦五處之賊。陸路存營之數，除江西協防兵勇及湖口紳士捐勇外，不過二千九百人。水路存營之數，除礮赴省河及分巡吳城外，不過二千三百人。兵力至為單薄，而地形又覺散漫，此臣處勉力支撐之情形也。伏念臣軍自岳州而下，水陸萬餘人，合併一支，從未分散。去歲以來，陸軍分為三支，羅澤南率援鄂之師五千人為一支，周鳳山接統塔齊布之舊部四千人為一支，李元度等率平江各勇三千人為老營之一支。水軍分為三支，武昌十營楊載福所統者為外江一支，鄱湖八營，臣新調彭玉麟來此統帶者為內湖一支。既已分而為五矣。

而李元度駐湖之東，又抽撥平江勇虎勇千餘人駐紮西岸，是陸軍三支之外，又分一小支。外江則李孟羣帶船六十號，別人襄河內湖則前撥船三十號外，頃臣又飭彭玉麟帶船三十號，馳赴臨江。是水師兩支之外，又分二小支。愈分則人數愈寡，愈析則氣勢愈弱。其在湖北者，距臣八百餘里，在臨江者距臣五百餘里。雖欲急圖合併，而勢有所不能。至於行軍之道，擇將為先。得一將，則全軍振興，失一將，則士氣消沮。甲寅年秋冬之間，臣軍所以長驅千里，勢如破竹者，以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水路有楊載福，彭玉麟諸人。軍中士卒，皆以塔羅楊彭為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羅楊彭之稱，故能旌旗生色，席捲無前。不幸塔齊布中道殞謝，而羅澤南楊載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臨江不克遽聚一處。而後起之才，如周鳳山李續賓李元度數人者，又未知果能血戰成名，仰

邀恩眷否？臣久困一隅，兵單將寡，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惟當督飭老營水陸，嚴防五路之賊。一俟湖北臨江兩處剿辦得手，再圖會合歸併一軍，掃蕩羣醜，以期仰慰宸廑於萬一。所有疊奉寄諭，縷陳各路軍情，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摺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一次，旋以全隊與賊接仗，大獲全勝。樟樹水師戰勝三次，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周鳳山一軍，紮駐新淦。因吉安被圍，迫切請援，遲疑未定。撫臣文俊與臣函商以瑞臨逼近省垣，決計先剿臨江，業經奏明在案。當撫臣與臣往返函商之際，周鳳山未經奉札之前，陸軍在新淦縣水師在樟樹鎮，中隔七十餘里，兩軍不相聯絡。周鳳山因撥岳炳榮黃玉芳帶辰勇常勇八百人，回駐樟樹，護衛水師。二十八日到鎮，詎臨江之賊偵知官兵分支，人數單薄，遂於除夕元旦，由上游偷渡，悍賊四五千人。初二日寅刻，來撲岳炳榮等之營。岳炳榮隨塔齊布日久，素稱驍健，匹馬衝突十餘次。奈眾寡懸殊，漸退入營。該逆層層包圍，自卯至午，火藥罄盡，營盤被陷，鍋帳全失，士卒傷亡二百餘人。岳炳榮衝出重圍，奔至豐城收輯餘勇。此陸軍分支初二日挫衄之實在情形也。該逆乘勝直上新淦，冀撲周鳳山之大營。周鳳山

聞警，亦率全軍折回樟樹。初三日與賊遇於瓦山地方。該處地勢寬敞，東有山嶺數處，下爲平原，西邊沿河長隄一道，隄內係大樹林。樹之左旁，民房頗密。該逆分爲六股，隄上二股，樹林四股。周鳳山傳令各營先據山嶺，紮住營盤，以高擊下。自督都司滕國獻、畢金科、擊樹林之左兩股。都司周岐山、唐得陞、擊樹林之右兩股。參將阿達春、都司李新華、擊隄上兩股。各營迎頭截尾，奮勇向前。六處逆賊鎗礮、火箭、火毬紛紛擲放，我軍奮不顧身，衝入賊隊，刀矛對擩，鏖戰逾時，共殺賊一千餘名。賊衆敗竄，沿河逃奔。各營奮力追剿，將二十里一路殲斃，又三四百名。逼入河中溺斃者無數。生擒八十餘名，訊明正法。奪獲翼拾承宣偽印一顆，黃馬褂多件，鎗礮、刀矛、旗幟、號衣各數百件。騾馬十四匹。訊據生擒賊犯稱：「此股賊匪四千人，內有長髮老賊一千五百餘名，皆係能戰好手。僞翼王石達開特調令過河打仗，歸右拾承宣張姓賊管帶。」初三之賊，被我兵斬滅殆盡，脫逃得歸臨江者實已無幾。此初三日陸軍在瓦山大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初二日賊撲樟樹陸營之時，水賊亦有戰船順流而下。西岸又有陸賊二千人助之。統帶江軍水師，南河知府劉于濬派千總李逢春、蔡康業，擊江中之賊舟。余化南等擊東岸之陸賊，吳步鼐等擊西岸之陸賊。旋見陸營火起，岳炳榮等陸兵失利。劉于濬自上戰船直前接應，喊聲雷動，分兩岸窮追。緝數賊船大小三十五號，我軍四圍包裹，賊抵敵不住，紛紛斬斷礮索，棄船下水，溺死者不計其數。在船者盡被殲斃。奪

得長龍賊船四號，燒燬三號。西岸賊築礮台二座，我軍齊礮攻擊，賊死守抗拒。劉于濬傳令有人奪礮一尊者，賞銀二十兩。弁勇奮不顧身，蜂擁登岸。各手刃數賊，奪大礮十一尊，火藥十餘石。僞印一顆，刀矛旗幟號衣無數。此初二日劉于濬水軍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自初聞瑞臨二府失守之信，即派賀虎臣戰船三十號馳往，與劉于濬水師同防河面之賊。旋聞賊在瑞臨峽江等處，隨地造船，恐我水軍單薄，又飭記名道彭玉麟帶二十餘船繼往。先後秦開在案。彭玉麟初四日抵樟樹鎮初七寅刻，賊用破舊大船自上游攻下，意圖衝動我營，而戰舟與小划繼之。彭玉麟督同都司孫昌國帶舢板十餘號前進，賊舟退卻，進逼臨江河口。賊之戰船民船數十號，岸上賊壘三座，以大礮擡鎗護之。我軍連環轟擊，賊以小划抵敵。而其大者，盡退入口內，挽繆上行。我軍盡奪小划，擊斃多賊，乘勝衝過賊壘，追入內河。擒賊糧船三隻，拆毀浮橋，奪杉木千餘株。初九日，彭玉麟督同孫昌國、賀虎臣，至臨江河口，攻打賊壘。羣子如雨，斃賊甚多。該逆棄壘逃退入城，各水勇登岸踏毀賊牆三座，望樓一座。此水師初七初九兩次戰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瑞臨、袁州三府淪陷，吉安被圍，西路業已糜爛。省城與撫建各府在贛水大河之東，久爲該逆所窺伺。幸去臘有樟樹之克，今春有瓦山之捷，賊匪兩次東渡，均被我軍擊敗。水師扼泊樟鎮，疊獲勝仗，東岸當可保全無虞。日內浮橋造成，陸師西渡，即當激勵將士，迅克臨江，以慰聖主睠懷南服之意。所有陸軍分兵小挫，周

鳳山全隊大勝，暨水師戰勝三次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黃虎臣等攻九江勝仗摺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駐紮南康，水師前隊紮泊青山。陸軍則黃虎臣等紮西岸之青山，李元度等紮東岸之湖口，防禦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兵數較寡，勉力支撐情形，兩次奏明在案。入春以來，黃虎臣等熟商與其株守老營，示之以虛弱，不如進攻九江，示之以不測。遂於正月十八日丑刻，分兩路進攻九江府城。都司黃虎臣同知林源恩，率虎勇平勇由東路周家嶺進，武生黃之一，由西路吳障嶺進九江。後營游擊會昭麒帶官兵二百繼之。辰刻，行抵東城，多方挑戰，該逆負隅不出。黃虎臣飭哨官李大雄伏於左，詹永清伏於右，自帶小隊近前誘敵。飭哨官張陞同各勇伴為敗退。該逆始由小南門開壁而出，有自大東門縋城而下，誘至路逕歧隘之處。黃虎臣督各弁回馬大戰，兩路伏兵衝出，勇氣百倍。該逆回奔，追至城根。奈城上礮石過多，僅殲二十餘賊。當東城接仗之時，西門之賊出隊三百餘，由接官亭至周鳳山，意圖鈔東路官軍之尾。黃之一自西突出，率弁勇衝入賊隊，短兵接殺，連斃三十餘賊，並殺偽十五軍副總制，搜獲偽印一顆，賊遂潰散。乘勢直追。該逆復糾悍賊五百餘，賊船八號，水陸猛撲。我軍且戰且誘，伴為退

走。俟與會昭麒接應兵近，亦回旗大戰，奮不顧身。復入賊營，殺賊八十餘名，溺水者不計其數。奪黃旗十四面，小鎗刀矛數十件。未刻收隊。此次兵勇僅及千人，進攻潯城悍賊，以少擊多，兩路均以伴取勝。可否獎拔數人歸於樟樹鎮案內，彙信之處，出自天恩，理合附片奏報。謹奏。

### 請抽上海釐金片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再：臣軍在江西境內者萬一千人，每月需餉六萬有奇。而入款約有三端：一曰奉旨允撥之漕折；二曰黃贊湯督辦之捐輸；三曰借行浙引之鹽務。今賊匪大勢全注江省，西路四府蹂躪殆遍。漕折難以催徵，捐輸不能措辦。鹽引甫經到岸，無處銷售。三者來源俱竭，岌岌有坐困之勞。臘月餉項，即係搭放鈔票一半，當此攻剿喫緊，口食不繼，深恐饑疲潰散，大局決裂，而不可復振。查近年各處籌餉，惟抽取釐金，尚屬有利無弊。如揚州之仙女廟，浙江之北新關，及湖南湖北各市鎮，行貨抽釐，接濟軍餉，均經奏明在案。目下賊氛逼近，無處可以抽辦。近省惟江蘇之上海縣，商賈雲集，貨物山積，並未抽取釐金。合無仰懇天恩，敕下該省督撫，即飭上海道及府縣等官，曉諭紳民，商旅按貨抽釐，撥送臣處專濟軍餉。之餉。如蒙俞允，請旨敕下現在浙江辦理鹽務之前任杭嘉湖道顧椿，江蘇松江府知府袁芳瑛，駐紮上海，專司其事。若得此項釐

金接濟臣營，不特現在江西境內之兵勇可以贍給。即將來羅澤南、楊載福、水陸兩軍，與臣會合，亦無虞餉項之缺乏。微臣才薄智疏，若得專心於戰守機宜，不復以籌餉之事分縈憂慮，亦不復以請餉之奏，屢瀆聖聰，感激天恩，曷有既極！所有上海抽取釐金專濟楚軍餉項緣由，謹附片具奏，請旨：

硃批：「另有旨！」欽此。

### 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會籌各路堵剿情形，遵旨覆奏，並請敕下廣東，迅撥重兵防守贛州，恭摺奏祈聖鑒事。二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正月十七日，奉上諭：「文俊奏：『江西各屬賊勢蔓延，請飭催兵撥餉。』一摺，已諭知葉名琛、柏貴、何桂清，趕緊籌款撥解。並議知路秉章添調兵勇，速飭劉長佑出境應援矣。江西逆匪久踞瑞州、臨江，分擾袁州、吉安各屬，賊勢披猖，人心惶惑。兵單餉絀，固係實在情形。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儻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會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剿。現在瑞州、臨江、袁州、吉安四府，究竟何處賊情最爲凶悍？周鳳山一軍既由新淦兵，自應急剿臨江、瑞州，以殄賊渠。周汝筠一軍現阻

泰和，尤應設法疏通，俾得迅抵吉安。劉長佑一軍雖楚後，應由何路進剿，方能扼要。著會國藩即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間者，必能挈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宜，即著會同馳奏，以慰廑念。至德安縣城據文俊奏稱，已被潯城賊匪竄踞，是否周鳳山全軍速撤，致有疏失，抑或居隆阿等堵剿不力，至該逆復有竄出此路。一有疏懈，關係長江大局。該侍郎等近日如何布置，並著速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主旒懷，宵旰焦勞，指示機宜，燭見萬里。臣等欽佩之下，尤切悚惶，伏查江西全省以贛水爲中路之經，上發於贛南二府，下達於鄱陽一湖。吉、袁、瑞、臨及極北之九、南兩郡，皆在贛水與鄱湖之西。廣、鶴、撫、建及省會、甯、都州，皆在贛水與鄱湖之東。一水之分，而兩岸州縣之多寡，地形之大小，蓋略相等。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名曰袁江，至樟樹鎮而匯於贛河。樟樹鎮者，西近瑞臨，東接撫建，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諭旨垂詢最要之處，臣等以爲此時形勢，實以樟樹鎮爲最要。臣國藩飭周鳳山陸軍，彭玉麟水軍，紮駐該鎮。臣文俊又調周尊彝、林葆等之陸軍，劉于濬之水師，隨同駐紮。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前此正月初六日，周鳳山由新淦回駐樟樹鎮之時，本擬迅速西渡，進攻臨江。因搭造浮橋甫成，爲二十一日狂風所壞。而東岸無重兵扼守，又恐一經渡河，頓兵堅城之下，反增東顧之憂。此水陸嚴扼樟樹鎮未

邊西剿之情形也。諭旨垂詢何處賊情最爲凶悍一節：查各路探報，並搜獲賊中文書，據稱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以僞翼王石達開爲首，僞檢點賴裕新攻陷瑞州，僞翼貴丈夏姓，僞豫王胡以晃，攻陷袁州，僞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副丞相會姓，先攻臨江，後攻吉安。粵東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等處入江境者，以周培春人數爲最多。又有賊目葛耀明、陳守、鄧象、唐緯等，均於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關志江、陳植槐等，均於臨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王義潮、劉夢熊、分屯吉安泰和，亦已與石逆合併爲一。又據周鳳山等稟稱：「吉安府城於正月二十五日失守。」石賊於正月前赴吉安。二月初十日，復回臨江，分遣賊黨攻圍贛州。又有鄂省新到之賊，及興國土匪，於二月初八日攻撲武甯縣。臣等細心察看，石賊久踞臨江，爲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賊必萃於此。南則窺伺贛州南安，以通兩粵之餘匪；北則踞守武甯新昌，以通九江之歸路。全勢注於江西，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凶謀詭計，實可痛恨！此賊匪各路分布之情形也。諭旨垂詢劉長佑一軍應由何路進剿一節：查劉長佑在楚追賊至道州，因接札甚遲，正月十五始回湖南省城，旋帶兵由醴陵前進，月餉不敷，起程稍遲。道途梗塞，尙無入江確信。臣等愚見，擬令劉長佑先攻袁州，俟克復後，即由分宜新喻直下，與周鳳山一軍會合，以攻臨江。不必先往吉安，恐孤軍深入，腹背受敵，東不能抵江省，西不能返湖南。文報不達，餉道不通，有進退維谷之患。此劉長佑一軍酌籌進剿

之路也。至德安縣城，被賊竄踞一節：上年臘月十七日，有瑞昌興國州土匪竄入德安縣城，賊目係武寧之葉至華，與國之劉宗魁、劉大中，及炎九將軍林姓，匪徒約二千入。該縣與瑞昌毗連，賊蹤來去不常，聚散無定。春初僅贖數百人。正月十三日，全數竄出，嘯聚於瑞昌武寧之間。二月初二日，竄入武寧縣內，被該縣兵勇追剿四散。初八日，有湖北新到賊股，合之興瑞土匪，攻撲縣城。據湖北巡撫胡林翼專差咨稱：「武昌城內分出賊五六千人，竄往下游，恐入江西。」等語。不知攻撲武寧之賊，是否即武昌分出之股。此土匪先在德安，後竄武寧，併入粵匪之情形也。至周汝筠一軍設法疏通一節：查搜獲僞文書內稱：粵東賊目王義潮，統賊萬餘，阻禦泰和，使周汝筠之帥不得進援吉安。臣文俊前因其救援不力，曾經奏參，摘去翎頂，另調游擊遮克敦布統率各勇四千，由樂安永豐一帶取道援吉。詎遮克敦布起程數日，即得吉安失陷之信。臣等即令遮克敦布扼駐樂安，屏蔽撫建，擬令周汝筠退回贛州防守該府。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儻有疏虞，則兩廣積年之零股，湖南檇桂之餘匪，皆將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臣等一面飭令駐贛文武設法防禦，一面飭周汝筠折回郡城，協同環守。惟賊衆兵單，不得不急求外掘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派兵勇三四千人，直赴贛州，會同戰守。保此重鎮，庶足風全大局。除吉安失陷，文武殉難各情，另由臣文俊查明具奏外，所有遵旨會籌各路堵剿，並請撥廣東援兵防守贛州緣由，

恭摺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單舟進省途次聞警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等自奉會籌軍務之旨，臣文俊函請臣國藩督省而商一切。臣國藩以青山湖口水陸兩軍，外則關係長江大局，內則爲本省東北藩籬。未敢遽行抽身赴省。二月十八日，接據省信：「樂安陸軍挫損，賊蹤已近撫州，上游十分緊急。」等語，不得已，卽於是日單舟由南康起程赴省。十九日，衆至吳城鎮地方，接周鳳山十四日樟樹勝仗之信。二十日，行四十里，又接周鳳山十七日勝仗，十八日大敗之信。係由彭玉麟專函飛稟。據稱：「周鳳山陸軍十四、十七連日血戰，俱幸獲勝。十八日賊黨數萬層層圍逼我軍，疲勞過甚，衆寡不敵，全軍挫失，營盤亦被撲去。」等語。臣伏查我軍水陸全力扼守樟樹鎮，雖陸軍僅四千餘人，而勁旅已萃於此。一旦挫敗，所關極大。該逆若直犯省城，深爲可慮。臣國藩一面單舟督省會商城守事宜，一面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軍，同回省城，以固根本。除勝敗各戰情形，另行具奏外，所有臣國藩單舟進省會商途次聞警緣由，謹附片奏聞。

### 水軍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七

再：正月二十九日，青山水師赴下游姑塘一帶，測探水勢，猝遇賊船六十餘隻，中兩岸駛上。營官陳炳元等見賊開放鎗，亦將各船分兩岸抵敵。衆礮輪轟傷賊，約數十名，賊船紛紛敗退。我軍追剿，賊復回頭衝突。我軍亦回擊，賊又敗退。藥戰數時，傷賊不少。忽哨官彭雲漢船礮炸裂，擊傷陣亡。各船遂撤隊收回。南風驟長，賊船乘勝來鈔。我軍且戰且走，因有舢板船在後，淺開沙洲，賊用挽鈎搭住船艙，短兵相殺。諸哨駛回搶救，賊以多船包圍，哨所周華堂奮勇突陣，身被重傷，猶手擒長髮，互相投水，爲他賊所殺。別有三船，亦不能救出，共失舢板船六號，傷亡三十餘名。伏查水師以南風爲大忌，蓋以順風順水，往則順，而歸則逆。進則易，而退則難。臣軍因南風致挫，先後已經五次。臣國藩諄諄誥誡，屢次嚴行札飭。此次各營擅違戒令，南風出隊，且各營哨並未會商，隊伍錯亂，未便因其挫損無多，稍事寬容。應卽嚴加參處，營官藍翎知州銜選用知縣陳炳元、花翎補用游擊劉國斌，均請革去翎枝，留營以觀後效。陣亡把總周華堂，請敕部議卹。傷亡弁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水軍出隊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緣由，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石逆初陷瑞州臨江之時，臣等奏請羅澤南帶兵回剿。先

後奉上諭俟武漢克復酌量催調等因欽此現在賊氛日熾為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周鳳山等軍斷難窮滅疊接胡林翼等來函稱「武漢之賊堅守不出我軍攻城不與賊兵鬪但與礮子鬪傷亡甚多攻堅良苦」等語是羅澤南在鄂一時尙難得手臣等伏思軍情有緩急利害有輕重兩害相形則從其稍輕者假令武漢功在垂成亦斷不敢顧此失彼墮賊牽綴之計今既勢難遽克與其傾兵堅城攻遙遙無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師腹地救岌岌將殆之江西武漢兩岸三萬餘人即無羅澤南一軍亦尙足敷防剿江西省西南與湖南廣東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實為三省無窮之患除臣國藩通商胡林翼等酌調湘勇回剿外謹合詞陳懇請旨飭下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兼程來江援剿實有裨於大局理合附片具奏請旨

硃批「另有旨」欽此

### 請撥上海關稅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江西餉項支絀各省道路梗塞惟江浙餉道可通查上海縣商實雲集財物殷阜關稅極旺臣國藩昨奏請於該處抽取釐金尙未奉到硃批目下需餉甚迫若待抽辦釐稅實屬緩不濟急合無仰懇天恩敕下兩江總省江蘇巡撫於上海關稅項下借撥銀十萬兩迅解江西以濟眉急如將來該處釐金辦有頭緒尙可

扣還歸款謹合詞附片具奏請旨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 謝年終恩賞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咸豐六年正月十五日准軍機處咨開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內交出年終奉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錄食物等項由驛遞到營當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竊臣猥以庸愚謬司撻伐愧愆尤之叢集荷覆載之優容適以歲籥更新復蒙恩膏特沛觀雲章之藻麗福自天中識寶氣之瑤煌品徵夏貢歡擎賜果更頒珍饌於天廚瑞迓錫盤共沐殊施於內府凡此非常之寵賚實為逾分之光榮未靖烽煙彌覺駒光之虛度渥承雨露倍驚鼇戴之難勝臣惟有昕宵惕勵殫竭血誠以冀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摺附驛馳奏仰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請頒給捐生執照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為捐輸實官人員開單彙奏請旨敕部注冊頒給執照仰祈聖鑒事竊臣咸豐三年奉命肅清江面奏明隨地勸捐其捐職銜者業於請頒空白部監各照內隨時填給其捐實官者例須專

摺奏明。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大江襲營之役，臣之座船文案全行遺失。所有衡州等處捐生履歷清冊，一併失去，遲延未及具奏。旋經行取各屬捐生補送履歷前來，理合彙繕清單，請旨敕部注冊，即將應得議敘發執照，遞交臣營轉發各捐生祇領。至勸捐助餉，理應迅速獎敘，臣具奏遲延，請旨將臣交都察院議處。所有捐輸實官各員開單請獎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硃批：「戶部覈議具奏，單併發。曾國藩著改爲交部察議。」欽此！

### 糧臺委員丁憂留營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軍糧臺提調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委員湖北補用知縣張秉鈞，隨臣三年，管理軍餉，綜畫靡遺，勾稽詳慎，洵爲得力熟手。先後在營開計丁憂。又直隸藁城縣知縣黎福疇，在任丁憂。經臣調赴軍營，襄辦糧臺事件。現值軍務喫緊，該三員辦事妥協，應令留營當差。張秉鈞黎福疇開計之時，曾經回籍。經臣札調來營，李瀚章並未回籍。該提調綜理全局，實無他員可以替換，應請照上年臣奏留李孟羣成案，俾得終始其事。實於臣軍大有裨益。除該員丁憂日期，業由本籍及任所分別呈請咨部查核外，附片奏明請旨敕下該部查照辦理。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 請給營員封典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軍營出缺，向例先儘在軍人員拔補。臣軍多係勇目出身，營中無缺可補。所有保至參游都守千把等官，均未補有實缺。文職由道府以至佐雜，亦未能赴選得缺。頃接胡林翼來咨，布政司銜羅澤南，鹽運司銜李續賓，以戰功尤著，請給予二品三品封典。欽奉特旨允准在案。伏查臣軍水陸各營打仗奮勇者，實不乏其人。恭逢上年十月二十日覃恩慶典，該員等以未經補缺，不得仰被榮施，合無籲懇皇上天恩，准照羅澤南李續賓之例，容臣擇其尤爲出力者，照保舉之升階，咨部請給封典。其曾經告假回籍者，概不准給。俾在營之士卒，咸知戰陣無勇不得爲孝，即在家之父兄，亦必互相訓誡，勸其立功。足以杜絕勇目紛紛告假回籍之陋習。於鼓勵戎行之道，實屬大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請旨。

### 周鳳山陸軍回紮省垣摺

（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

奏爲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大勝一次，先勝後挫一次，大敗一次，現已回紮省垣。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因樟樹鎮爲四達之地，全力扼守。周鳳山連日接仗各情，業經附片奏聞在案。



緣二月初八九日探聞石達開由吉安回臨江，帶賊數千名，船二百餘號，屯踞永泰地方。十一、二日，又探得臨郡賊匪由沙湖渡至東岸，欲分三路來襲。等語。周鳳山因永泰沙湖皆距樟鎮三四十里，易進難退。該處東近荷湖大橋，前途新淦縣復爲賊據。又可由小路繞至豐城來襲我後路。途徑歧雜，每日派人輪流巡哨，急圖進剿。嗣知橫梁荷湖兩處各有賊三、四千名。迨十三日，賊以數百人至樟鎮隄上河邊，兩路游探。經彭玉麟督率水勇擊退河邊一股，礮斃長髮數名。陸軍繼至，亦將隄上之賊擊退。周鳳山以該逆偶近我營，必須痛剿。十四日卯刻，派四成隊紮大橋，以防荷湖之賊兼顧老營。後路水師戰船亦紮臨江河口，以遏賊船下竄。周鳳山親督五營，並約水師進剿橫梁。黎明行過樟鎮數里，至狗頭隄地方。見賊四股，約五千餘人，以一股紮河橋，一股紮隄左，兩股紮河邊沙洲，勢甚嚴整。周鳳山急調大橋兵勇迎擊。左路自督諸軍堵擊橋上一股。彭玉麟見無賊船出河，又慮河邊之賊包抄隄上，陸軍腹背受敵。遂令水師登岸協剿，並以大礮轟擊。賊亦鎗礮連環施放。都司畢金科、李新華各帶兵勇，併擊沙洲裏面一股。賊合爲一，我軍奮勇前進，刀矛並舉，衝突數次，斃賊百餘名，賊猶抵死鏖戰。橋上之賊被斬，及溺斃者數十名，不能抵敵，遂亦回奔。我軍乘勢猛進，賊衆始敗。隄左一股，經都司周岐山、唐得陞等擊斃，及追偪入水死者約三、四百人。賊亦同時敗潰。我軍會合沿途復追斬二百餘人，並斬騎馬賊目三名。直抵橫梁。該處賊於民房外已

先紮營三座，其內賊黨尙衆。敗賊至此，有窮奔兔脫者，有藏入民房者。經我軍圍住，放火焚燒。羣醜屍骸悉成灰燼。申刻收隊。荷湖之賊，因我軍扼守來路，亦未敢深入。是日奪獲大銅礮一尊，擡礮鳥鎗刀矛二百餘件，號衣旗幟八十餘件，共殺賊七八百名。我軍陣亡四名，受傷四十餘名。此十四日接仗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十六日，石逆率衆數萬，過河分據橫梁香溪一帶。周鳳山聞賊以全力來撲，預飭各營同心協剿。十七日辰刻，約水師分路馳擊。行過樟鎮，見賊約三千人，由狗頭隄斜入香溪。西路各營奮勇衝鋒，殺賊百餘，奪獲器械旗幟多件。此股已經敗退隄上。河邊復有賊兩股。經彭玉麟督飭水師擊退，亦斃賊多名。我陸軍進偪香溪，猝遇賊之大股。香溪地勢寬敞，東有山坡。賊分四隊佔據。都司滕國猷、周岐山帶勇由右衝擊，賊已敗退。正追殺間，山左復出賊一股，因守備岳炳榮、千總黃玉芳等不能抵敵，騰國猷等遂率右路之勇回隊，極力堵截。不料大股賊匪由後蜂擁而來。我軍鏖戰逾時，傷亡不少。此十七日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早，周鳳山與彭玉麟商籌進攻，賊匪已四路前來撲營。當派七成隊迎擊。參將阿達春與金畢科、周岐山、唐得陞等帶勇抵禦東北。李新華與都司林保、知縣周尊彝帶勇抵禦西南。岳炳榮、黃玉芳在後接應。時西路隄邊，彭玉麟已派礮船擊。各營搖旗吶喊，奮力衝突。遙見樟鎮西南及大橋東北，四面有賊十餘股。畢金科、周岐山等所擊東北之賊業已回奔。其西南之賊亦經李新華、林保等衝擊兩處。

各斃賊多名。維時西南逆賊見東北賊敗，遂向我軍之外，繞沖東路抄在我軍之後。岳炳榮、黃玉芳等力難措拄，紛紛潰敗。逆賊乘勢緊逼，重重圍裹。致西南路各軍不能兼顧，轉爲大敗。傷亡兵勇幾近千人，營盤全失。糧臺委員前任甯鄉縣知縣馬丕慶候選訓導林長春，候選府經歷李清華，均請救部從優議卹。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前後開仗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撫州失陷調回水陸各軍片

(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

再：臣國藩於二月十八日，自南康起行赴省，二十一日到城。

與臣文俊會商防剿事宜。頃據探報撫州府城於二十二日夜失陷。撫州與廣信接壤，難保不竄擾廣信。該府爲奏報進京，江浙轉餉之路，一有疏虞，四面梗塞，後患何堪設想！現調湖口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以保廣信。調青山水師退紮吳城鎮，青山陸兵調赴省城。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今全數撤入內地。長江之大局莫顧，東北之藩籬遽弛。前功盡棄，回首心傷！然腹地無兵可調，舍此亦別無他策。目下所望以挽回全局者，在內惟李元度一軍，在外惟羅澤南劉長佑二軍。袁臨之路久梗，劉長佑迄無入境確耗。其羅澤南一軍及廣東防剿贛州之師，請旨再行飭催，迅速來江援剿。浙閩兩省與廣信建昌毗連，請旨飭下該省督撫嚴密防堵，以免竄越。至周鳳山一軍，現在省收集潰散，臣國藩暫行統轄，能否整理就緒，容俟續奏。所有近日夾路軍情，理合附片奏聞，伏乞 皇上聖鑒指示機宜。謹奏。

### 平江營克復進賢縣城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爲陸軍平江營兩路，在湖口羅溪先後各獲勝仗，克復進賢縣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候選同知李元度一軍，自湖口調赴贛州，保全東路，曾經會奏在案。湖南之平江縣，與江西之義甯州接壤，風氣強健，多經歷戰陣之士。臣國藩上年招募平江勇，飭李元度練成一軍。臣文俊到任以後，又募平江勇二千餘人，飭

派候選知府鄧輔綸，候補同知林源恩，一同統帶。自周鳳山樟鎮失利以後，臣等二人熟商，將兩處平江勇併成一軍，共得六千餘人。李元度自饒州而來，鄧輔綸林源恩自省城而往，約會於進賢東鄉等處，冀以保全廣信，而規復撫建。先清省東之一路。方李元度自湖口拔營赴饒之時，逆黨探知消息，於二月二十二日，出先鋒馬七騎，近營窺探。我軍轟礮逐之。二十三日卯刻，逆黨復出千餘人，黃旗數百面，分三路來撲。我軍堅壁不動，俟其逼近橋壩，左營哨官賴準發，轟礮連斃三賊落馬。營官彭斯舉，胡蓋南，羊瀛，吳齊源等，分三路抄擊，殺賊六七十名。內黃馬褂騎賊一名，追至黃土嶺，逆首黃文金勒馬督隊，各勇排礮指擊，傷其坐馬，各勇攢刃立斃。餘賊奔潰，追入湖口。沿途鎗傷賊約五六十名。午刻收隊，奪獲黃馬褂偽印，官照軍械等件。我軍亦傷亡十二人。此二十三日李元度在湖口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九日，李元度一軍行抵饒州。是時樟鎮新挫，撫州淪陷，饒屬之餘千，萬年，皆有賊蹤。贛南道耆齡，在饒州防堵，兵力單薄，人心震驚，遷徙幾空。恰值李元度之師自湖口東來，閩郡爲之震憾，而餘千萬年之賊，雖去饒僅數十里，竟不敢直犯府城。臣等因飭李元度留駐饒州半月，而令鄧輔綸林源恩自進賢一路前往東鄉，以圖會合進剿。三月初七日，鄧輔綸林源恩自省城起行。臣等又派周鳳山帶本營勇八百，前往助剿。十一日行抵羅溪地方。該處左右皆湖，中惟一路，延亘二里，並行可二三人。方春水漲，隄石衝壞，險仄難行。實惟進

賢要隘，爲賊所必爭之地。該逆排立湖岸，旗幟紛紛，礮聲四起。鄧輔綸林源恩等，督飭各營，直前迅行，馳過湖路。該逆分三路來撲，突於松林竄出千餘人，賊目手執大黃旗，招引衆匪。都司周岐山等，帶領鳳字營，迎面剿殺。隨有賊千餘人，由隄路抄擊，點放火箭，噴筒，鄧輔綸等派左營耿光宣，李晉發，帶領五哨，沿隄截剿。李晉發赤足爭先，連躍數港，刺賊多名。旋有匪艇數十隻，駛至河畔，意圖抄襲我軍。右營高夢漢，隨帶七哨，攔河擊退。繞至隄右截殺。鄧輔綸等督帶中營寶勇，都司畢金科，接應後路。該逆力不能支，紛紛敗退。奔回進賢縣。我軍追擊十餘里，始行收隊。計凡殺賊匪二百餘名，取首級六十八顆，奪獲旂幟，刀矛，藤牌，擡鎗，六十二件。此十一日鄧輔綸等羅溪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二日黎明，林源恩督帶中營勇五隊當先，鄧輔綸領五隊繼之。左營耿光宣，右營高夢漢，分二翼，以擊其傍。都司畢金科爲緊接應。周鳳山督率鳳字營，嚴防河畔，恐賊由撫河而來，襲我之後。布置已定，各營並行。離進賢縣城三里，卽有長髮賊數千，從林間蜂擁直前，勢甚兇猛。林源恩帶前隊疾馳迎擊。我軍士氣百倍，立砍斃長髮賊一百餘名。內僞參贊周姓一名，典糧一名，奪獲龍虎旗，偽印等件。隨點放劈山大礮，及各排鎗，轟斃四五十名。該逆退奔，各哨急追兜擊。寶勇隨同接應，復共殺斃八九十名。共獲旗幟，刀矛二百餘件，鎗礮子藥無數。中營哨勇，由西北角梯繩登城，殺守堞賊十餘人，燒燬望樓，大呼同進。耿光宣，李晉發，由小路飛奔城下，繞至東門，

正值該逆啓門潛逃，耿光宣攔入截擊，李晉發手刃僞指揮一名。該逆抵死奪門爭逃，我軍復掩殺八十餘名，生擒僞司馬及眞長髮三名，奪獲刀矛鎗礮旗幟百餘件，克復城池。右營夢高漢、戴鎮亦從西門衝入，周鳳山、畢金科由後路追入，各有斬馘，奪獲軍械甚多。前後共斃賊五六百名，追至二十餘里而還。縣令史昌壽帶勇隨同克復，卽飭料理善後事宜。安撫居民，諭令薙髮。此十二日進剿獲勝，克復進賢縣城之實在情形也。伏查省東撫建廣饒四府皆以進賢爲咽喉必經之路。此次兩戰克復，東路漸有轉機。臣等現飭李元度自饒州起程，與鄧輔綸、林源恩等會合，迅往撫州、圖克郡城。所有陸軍平江營兩路獲勝克復進賢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吳城水師勝仗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爲吳城水師三獲勝仗，並各處水師分布情形，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二月間，樟樹鎮陸軍失利，臣國藩馳赴省城，將青山陸軍調至省垣，紮營城外。湖口陸軍調至饒州，以保東路。青山水師調至吳城，以防下游。業經奏明在案。水師於二十六日行抵吳城。湖口賊船亦卽尾追而上，分泊於老爺廟、渚磯等處。而德安建昌之土匪，與湖口梅家洲之老長髮聯爲一氣，日夜耽耽，冀圖撲我水師。我水軍各營哨弁，驟與臣國藩相離，又與陸軍相離，值

風鶴迭警之時，處水陸四面皆賊之地，未免中懷怯懼。臣等因調彭玉麟由樟樹馳赴吳城，以資鎮攝。三月初二日，彭玉麟尙未到防，有陸賊數百人蜂擁而來，至吳城後河西岸，搭造浮橋，賊船亦至河口之下。左營陳炳元，右營鄧翼升，後營丁義方，以長龍船紮泊前河，前營親兵營各船紮泊後河，而分舢板之半，由前河直下，包抄賊船。以一半赴後河，攻剿陸賊。該匪見官軍直下，賊船遂退竄渚磯。而陸賊排立望湖亭對岸，施放鎗礮。我軍以舟中之礮擊岸上之賊，未能取勝。遂飭各水勇一躍登岸，揮旗直前，刺殺長髮十餘名，陸賊紛紛敗北。我軍窮追約二十餘里，直至德安河口，奪獲軍械大轎等件。賊船之下竄者，水軍亦追逐十餘里。後河上通建昌縣，恐有賊划藏匿，復沿河上泝，將小划概行焚燒。此初二日水師登陸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初四日，彭玉麟抵吳城鎮，飭各營嚴密防範。十二日，有陸賊約千人，由涂家埠搭浮橋而來，至吳城上游，分股抄出。彭玉麟派嚮導左右三營舢板，至前河上游，攻擊陸賊。後營舢板紮駐後河，防下游之賊船。仍派長龍大船之勇，登岸陸戰。賊之至河干者，我軍舢板排礮齊發，轟斃賊十餘名。該逆無所遮蔽，遂退入隄內抄出，直竄街市。我水勇初改陸隊，已至街尾。與賊相遇，火器刀矛兩相攻擊。數進數退，我軍突起直前，傷斃二十餘名。該匪敗北，追至小港之前，鬼水而遁。我軍因後河陸賊尙多，未及窮追。後河股匪見前岸已敗，亦卽回竄。據生擒賊匪供稱：「是日礮斃僞檢點周姓一名，該逆火箭噴筒水老鼠等

件甚利，係潮州之匪新投賊營。」等語。此十二日水陸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彭玉麟以吳城水營之患，不患下游湖口之水賊，而特患德安建昌之陸賊。陸賊之來，係由涂家埠搭浮橋而過，必先請陸賊來路之源，我水軍始有安枕之日。並探得賊由奉新等處擄來船隻百餘號，聚集涂家埠，意將水陸來撲我營。彭玉麟與各營熟商，涂家埠去吳城僅六十里，與其待賊來而應之，不如我先往而擊之。遂派後營嚮導營駐守吳城，左右兩營前往涂家埠攻剿。十四日丑刻前進，飛槳疾行，午刻抵涂家埠。見賊浮橋二道，甚為堅固。橋內灣泊賊船約百餘號。我軍船一齊駛進，該逆用擡鎗抗拒。舉戰逾時，我軍點放排礮，子如驟雨，賊勢稍卻。各勇一鼓衝入，砍斷鋪本篾纜，拆毀浮橋二道。賊見我軍衝過浮橋，將所據船隻急開往建昌河而去。每船有賊四五十人護衛，我軍乘勢尾追。賊之民船，不及我戰船之輕便，須臾追至，拋擲火彈，一船焚燬，衆賊驚慌。或被礮擊斃，或烈燄焚燒，或投水自盡，或登岸竄逃。我軍見賊大潰，極力窮追，約十餘里。建昌縣城之陸賊，分兩岸前來援應。我軍恐深入有失，漸次收隊。援應之賊沿岸追趕，河仄岸高，不便攻擊。我軍船仍回至涂家埠。見河岸平坦，復開放排礮，攢擊陸賊。斃斃數十人。賊復敗退，逃匿民房之內。時已黃昏，遂收隊，夜回吳城。計燒賊船數號，奪獲二十餘號。生擒長髮二名，旗幟器械刀矛衣物甚多。此十四日至涂家埠拆毀浮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內湖水師，自去歲駐紮青山姑塘以來，東岸有湖口

陸兵，西岸有青山陸兵，兩相依護，聲勢甚壯。一旦與陸軍遠隔，駐泊吳城，孤懸賊中，幾有防不勝防之慮。茲幸兩次登岸陸戰，一次遠出迎擊，俱獲勝仗，從此應可堅駐該處，保障下游。自吳城而外，臣等又分派都司金世蕙，府經歷賀虎臣，水師兩營駐紮饒州南河。知府劉于濤，游擊劉國斌，水師兩營駐紮市汊。把總何啓長，一營駐紮省河。相去均在三百里內，以防上游之賊，擄船衝出外江之賊，駛船內犯，布置尙爲周密。理合一陳明。所有吳城水師三獲勝仗，並各處分布水師緣由，恭摺馳奏，仰慰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劉長佑援師克復萍鄉縣城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爲道員劉長佑統帶湖南援師，疊獲勝仗，克復萍鄉縣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三月二十五、三月十四日，先後接據統帶湖南援師，即選道劉長佑稟稱：「正月二十三日，由湖南省起程，馳赴醴陵營次。所部各營兵勇，分爲兩路：一由瀏陽進攻萬載，一由醴陵進攻萍鄉。二月初四日，劉長佑親督楚勇二千餘名，進紮萍鄉之黃花渡地方。因西南小路，可抄我軍之後，遂留守備黃三清之勇，暫駐醴陵，派都司田興恕守備梁開國之勇，暫駐萍鄉之油塘鋪。初六日，往葡萄嶺，相度營盤地勢，行抵離萍城十里之青山鋪。探報有賊數百，悉伏山後。劉長佑派守備梁開國

千總石有周，前往偵邏，擊斃二十餘賊。忽城內擁出大股，約三四千人，分三路抄來。梁開國石有周等，且戰且誘，回至青山鋪。劉長佑率勇由中路迎擊，鎗礮齊施，刀矛並舉，該逆紛紛退向山坡，欲助左右兩路，併力來抄。我軍百長許繼衡等，與黃三清、郝勇由左路迎擊。百長李明惠等，與田興、趙虎威勇由右路迎擊。梁開國衝入賊隊，手刃紅衣賊目許繼衡等，復從松林截出，殺賊百餘名。左路敗退時，右路之賊猶欲傍山來抄我後。勇目沈宏福等，不避矢石，衝上山頂。該逆勢蹙，多從懸崖墜斃。兩路直逼城根，城內賊復悉衆出巢，計將乘我。我軍返旗回擊，將賊隊衝爲兩段，復大敗之。計斃賊三百餘名，割級七十五顆，奪獲鎗礮、旗幟、刀矛無算。此初六日，在青山鋪與賊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劉長佑飭令田興、梁開國移營黃花渡。楚勇與黃三清、郝勇進紮葡萄嶺。定於十一日，進攻萍城。方於卯刻出隊，該逆已蜂擁前來撲營。劉長佑派百長李明惠等出擊左路，許繼衡等並黃三清、郝勇出擊右路。殷開選等擊中路。見黃衣賊目於葡萄嶺峽撲來，鄭金華身先陷陣，鎗斃。令賊而前隊猶死拒不退。劉長佑潛由路旁田隴橫抄以出，該逆後隊敗退，首尾不能相應。黃衣賊目與匪衆迫欲退走，已被我軍前後裹圍。時左右兩路之賊，業經奔潰。因賊首被圍，回頭衝突，欲求救護。我軍分投截殺。田興、梁開國等俱至。該黃衣賊目被圍愈急，與其黨悉匿賀家民房，猶於牆壁鑽穴暗施鎗礮。並率老長髮百餘名，躍立屋上，拋擲瓶瓦火彈。我軍百長李

先祝唐三祚等，短兵直出。該逆放火延燒門壁，其冒火衝出者，悉被我勇截殺。黃衣賊目脫卸衣帽，口咒數遍，撲火自焚。賊黨二百餘人，俱成灰燼。時各路之賊，知賊目被焚，心寒膽落，拋棄器械，鼠竄入城。我勇環攻逾時，飢乏收隊。是日約斃賊千數百名，生擒七十餘名，割首級三百八十顆，奪獲器械、旗幟無算。劉長佑以該逆經此痛剿，自應乘勝進攻，迅圖克復。傳令次早攻城。四更時，遙見城外火先四起，探報土匪逃散。該逆將城外各巢自行燒燬，勢將他遁。即乘月督隊前往。黃三清、李明惠等，由城西大路進攻。田興、梁開國等，由城北小路截出。該逆望風驚潰，自相踐踏。我軍一面追剿，一面入城安撫子黎。此十一日，大獲全勝。十二日，克復萍鄉縣城之實在情形也。其另一路之由瀏陽進攻萬載者，爲候選同知蕭啓江，把總楊恆陞，兩營。二月初九日，紮駐萬載之株樹潭。十一日，察看地形，分布各隊。遙見株潭南岸，有賊千餘，由樹林直趨平岡。又有賊千餘，繞出河邊，欲抄我勇歸路。復有賊二千，由市口渡橋飛奔而來，繞出營盤之後。把總周崇高率四哨勇，與平岡之賊相持。蕭啓江急馳平岡助戰。忽山上有賊千人，蜂擁而至。乃摩令軍功彭文德等，併力抵住。而把總朱桂秋等，亦馳至抄擊。賊遂潰奔。蕭啓江率外委周友勝等，由渡橋直趨市口，回顧營盤。適橋邊之賊已爲把總楊恆陞等從後追剿。蕭啓江復進逼山下之賊。楊恆陞亦張左右翼抄之。賊被圍紛竄。我軍節節逼，逃者無幾。逾時三路之賊，忽合撲營壘。守營之蕭啓淮等，派三成隊從營

中擊出。四面進蹙。該逆欲逃無路。溺水死者不可勝紀。是日約斃賊千餘人。生擒五十餘名。此又瀏陽一路在萬載。株潭。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劉長佑以萍鄉萬載之賊均經痛剿。自應乘勝直取袁郡。惟萍萬兩邑路徑紛歧。沿途市鎮。均有賊據。猶恐我軍深入。賊或抄出我後。致有顧此失彼之虞。仍擬分派各營。節節搜剿。一俟兩路會合。然後併攻袁州。等語。先後稟報前來。臣等伏查萍萬兩縣與湖南接壤。山路歧雜。最易藏奸。長髮土匪。勾聯一氣。若非步步廓清。卽恐深入賊地。腹背受敵。已批飭劉長佑節節搜剿。庶免疏失。所有湖南援帥克復萍鄉。緣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再此案因道路梗塞。稟到稍遲。湖南巡撫或已先行具奏。合併聲明。謹奏。

### 近日江省賊情片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再：二月二十三日。賊匪竄撲撫州。二十八日。竄援建昌。臣等方以廣饒二府爲慮。適李元度一軍自湖口來饒。而大股賊匪於二十六七日。自萬年安仁竄至安微之婺源祁門等縣。據各路探報。互有同異。或云該逆因金陵窮蹙。僞翼王石達達帶大股賊二三萬人東下救援。或云廬州官軍攻剿桐城甚急。石達回救安慶之集賢關。或又云石逆尙堅據臨江府城。派廣東新附之賊下救金陵。各等語。臣等伏查石逆現在何處。雖無確耗。而萬年安仁

等處實有賊二三萬人經過。下竄婺源。此則人人共見。衆口一詞。臣國藩已飛函馳告向榮軍營。目下江西賊勢稍分。剿辦較易措手。臣文俊督飭司道。講求城守事宜。料理差爲完備。臣國藩收集潰散陸軍。裁併訓練。擬卽派赴西路。攻克近省各屬。以冀肅清腹地。所有近日江省賊情。理合附片驛奏。仰慰聖主宵旰塵紊之至意。謹奏。

### 分別保獎水師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爲陸軍無庸保獎。水軍仍遵旨開單請敘。分別奏明。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上年十二月間。因水陸兩軍克復樟樹新淦。請將出力人員保奏。欽奉諭旨允准。凡在行間將弁。自應感激天恩。益圖報效。乃本年二月十八日。樟樹陸軍潰敗。以致賊黨蔓延。前功盡棄。除周鳳山岳炳榮等業經奏參革職。所有陸路員弁。應一概無庸保奏。以示懲警。而勵戎行至水軍三營前在樟樹協剿屬勝。現在市汊吳城饒州等處駐防。經理有條。並無挫衄。自應遵照前旨擇尤保奏。爲此開單呈覽。籲懇鴻恩。俯准獎敘。於激揚士氣之道。實有裨益。謹分別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官軍克東鄉縣城進剿撫州摺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官兵克復東鄉縣城，進剿撫州，破賊五營，並全軍渡河，連日圍攻撫城，各情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三月十二日，鄧輔綸、林源恩等克復進賢縣城，業經奏報在案。嗣據李元度稟稱：三月二十日行抵安仁東鄉二縣交界之白港，遇有逆黨窺探，卽派哨官賴準發等追擊，直至東鄉縣城。時僞監軍熊近光，僱軍帥錢懷榮，在城盤踞，並有撫州新來之賊二百餘名。經賴準發等擊殺四名，生擒十一名，餘黨竄往撫州。適署東鄉縣令吳朗，亦帶團勇趕到，因令入城安民。此三月二十日，李元度克復東鄉縣城之實情情形也。二十二日，鄧輔綸、林源恩、周鳳山等齊到東鄉，與李元度一軍會合，分紮南關外，共八千餘人，冀先復規撫州。撫郡之賊聞官軍將至，調集醜類，希圖抗拒。二十三日，僞指揮李逆率衆三四千人，分三路來犯。我軍出隊迎擊，哨官周友勝等奮力衝突，立殺悍賊數十名，僞官十餘名。該逆紛紛潰退，追至八里外之石橋，仆水者數百人。兵勇攬矛，溪水盡赤，逃匪之過橋者，營官彭大壽等窮追三十五里。適賊在民房解甲傳餐，兵勇圍剿，復殺三百餘名。當斬僞指揮李逆，褫其獅帽、紅袍，並殺黃馬褂僞官一名。午刻收隊回營，查明鄧輔綸、林源恩一軍殺賊六百餘名，李元度一軍斬賊三百餘名，共生擒一百七十七名。奪獲旗幟、號衣、軍裝無算。馬十六匹。此三月二十三日，撫州之賊來撲東鄉，我軍迎剿，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五日，進紮汀橋，距郡城十里。探知城河東岸有賊營數座，彭斯舉等察看地勢，遇賊來撲，斬獲十餘人。日暮歸

隊，議休息一日，大舉夾攻。二十七日卯刻，大霧迷漫，我軍行近賊壘，賊始知覺。中路林源恩首攻橫街口賊營，該逆將民房數所，併爲一營，增立甌城、木柵，左據大溪爲濠，右因小港爲塹。鹿角、鐵菱、森立環布，隘口砌石成臺，留門置礮，勢極堅固。守備周友勝、呂克生等，偕勇直撲，鎗礮齊施。該逆從礮孔轟拒，我軍且撲且進，受礮傷凡數十人。各勇愈加憤勵，從礮石雨注之中，拔地刺而入。適放礮子，落賊藥桶，賊中火起，各勇乘勢從礮門緣入，連殺百餘賊。又擲火彈，中賊之藥局，烈焰衝霄，焚剿殆盡。橫街口一營既破，遂分攻正覺寺兩營。耿光宣、李晉發等，攻迤左一營，高少涉督勇昇礮，擊斃望樓之賊數人，立燬其樓。各勇躍入縱火，該營遂破。彭斯舉等攻迤右一營，斬關直入，亦縱火焚之。賊營祇立兩門，緊閉千金閘，火起，猝不得出。攀檐上屋，紛紛墮烈燄中。兩營相繼而破。維時左直街尚有一營餘賊，方欲逃入，不料已爲彭斯舉等所圍。先鋒唐廷健等，拋擲噴筒，煙燄蔽空。林源恩、陳大力、高夢漢、耿光宣等營及周鳳山之勇，左馳右突，圍殲立盡。又有河東灣一營爲吳齊源、彭大壽等繞道圍攻，該逆閉門，轟破死拒。哨官賴準發首從礮孔撲入，童梅華等各放噴筒，賊首疊疊然從牆隙探望，數以千計。轉瞬火發，有緣樹顛自擲而死者，有跳牆外被刺而死者。文昌樹以東五營，一時盡破，轟斃殺斃、溺斃、燒斃，約共五六千人。生擒百餘人，奪獲三四百斤大礮五尊，銅礮子母礮各二尊，擡鎗刀矛旗幟號衣、藤牌、虎叉等物一千四百餘件。查點我軍陣亡十六人，受



傷百餘人。此三月二十七日在撫州剿賊，連破五營之實在情形也。賊之在賊內者，阻水爲固，以巨礮橫截文昌橋。我軍因移營南城外之千金坡，擬從上游搭橋過渡。四月初二日，李元度督勇，縮搭浮橋。城內二三千賊分股來撲。一從清風門過河，埋伏千金坡之樹林中，一出文昌橋抄我後路。一從五里塘對岸，列陣阻截。造橋之處，鄧輔綸派二營從右隄上抄截，林源恩率勇迎擊中路。周鳳山從左邊陽，邀擊平江中營右營等過港尾。追該逆紛紛退走。追至文昌橋畔，逆黨鼠伏亭中，從石牕內開鎗，我禦相持至四時之久。方鏖戰時，李元度念造橋難成，不若乘隙飛渡之爲先著。因令左營新中營用小划木筏先濟，各哨繼之，大半解衣裹水，不過兩時，卽已渡訖。其城東各營酣戰者，聞渡河之帥已畢，始從文昌橋收隊。是日楚帥直信城下，與江軍夾河而營。次日全軍畢渡，同紮五里塘。此四月初二日在千金坡禦賊，乘閒潛渡之實在情形也。全軍旣已渡河，卽可乘勢進攻。初四日，定議鄧輔綸等所部各營攻南門，清風門，周鳳山及寶勇等攻西門，李元渡所部各營攻北門。均備長梯，以便乘墉而上。城上城下鎗礮對放，斃賊約二百名。我軍受傷者亦有二百餘人。午後，鼓勇復進，而大雨如注，火器盡溼，遂傳令收隊。初七夜，分路襲城。以該匪準備嚴密，無隙可抵。初九日，進紮西南隅，距城止半里許。該逆出城分撲各營，且紮且戰，殺賊七八十名。賊遂閉城拒守。是夜，李元度等分隊攻城，輪班更替。次午，逆匪傾巢而來，我軍短兵相接。自辰至午，酣戰三時。

周鳳山親自衝鋒，唐德升尤爲驍健，雖殺賊僅四百餘人，而迴合苦戰，誓死不還，兇悍實異尋常。我軍傷亡亦近百人。此四月初四初七初九初十等日夜在撫郡攻城，士卒奮勵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李元度自克復東鄉以來，步步爲營，與鄧輔綸林源恩之帥會合，威威壯運，偏撫郡連破賊營，晝夜環攻，士卒洵屬用命。惟城內悍賊堅守如故，而建昌瑞臨之匪，猶敢伺隙來援。臣等現派水陸兩營，扼紮李家渡地方，以絕逆黨應之路，仍接飭各軍，激勵士心，以期克復要郡。先清東路。所有克復東鄉縣城，進剿撫州，連破五營，並全帥渡河，攻城獲勝各情，恭摺由驛奏聞，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克復建昌縣城摺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官軍水陸克復建昌縣城，旋復進攻瑞州奉新，未能得手；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南康青山陸軍調省紮營城外，及吳城水師三次獲勝，均經奏明在案。臣等以水師無陸兵依護，恐致挫失。二月十五日，札調都司黃虎臣督帶三營，馳赴吳城，護助水師，相機攻剿建昌縣。陸軍至吳城鎮，搜剿涂家埠等處。二十二日，約曾水師後營丁義方，響導營孫昌國，同往進攻建昌縣城。該縣西南兩門臨河，前營胡應元帶弁勇從下游渡河，黃虎臣、李大雄帶各弁勇從上游渡河。我軍半渡之時，賊匪分三路來迎。南門出

賊約二千餘人排列沙洲，西門出賊千餘人，前抵河岸，東門出賊亦二千餘人，於隄上包抄，欲截我軍之尾，勢均兇悍。黃虎臣派李耀南、朱邦武等衝擊沙洲，胡應元帶勇進擊河岸，李大雄帶許志清等直攻隄上。水師亦開礮轟擊，以壯聲勢。朱邦武奮不顧身，首先陷陣，手刃數賊，中鎗陣亡。各弁勇不稍怯退，發奮爭先。是時哨官許志清衝鋒突陣，殺一賊目，並奪其馬。被他賊矛擱而墜，我軍幾不能支。黃虎臣與各營哨商曰：「今日前有堅城，後有河水，退則全軍皆沒，不如併力進戰，幸而獲全。」於是人人皆知背水之險，爭前血戰。適黃載玉馳救，許志清得脫於難，須臾轉爲大勝。賊衆紛紛敗北。我軍追剿殲斃約四百人，撲水溺斃不計其數。黃虎臣等勒馬禁迴，周城馳驟，指揮環攻。水師亦出旱隊協攻。該逆閉城抗拒，城上礮石驟如雨下，火包火箭紛落，烈燄蔽空。我軍負傷雖衆，猶復拽樹梯城。至日暮始行收隊，回至二里半地方馳紮。黃虎臣以逆賊受此大創，衆已膽寒，卽與各營官計定，乘夜復攻。三更時，攜帶火器前進。五更復抵城下，四面圍攻。李大雄首先登城，拋以火蛋，焚燒賊棚。各門亦先後齊登，賊突北門敗走。我軍一面追剿，一面窮搜城內餘匪，殺斃數十名。城上賊棚，概行燒燬。東門延燒民房，立卽撲救。在城安撫一日，仍卽收隊回省。此二十二、三等日在建昌大獲勝仗，克復縣城之實在情形也。四月初四日，復由省城派黃虎臣等營進攻瑞州府，派水師之駐市汊者前往會剿。大雨如注，日夜不息。初六日，陸軍紮營距城十五里之祥符

觀黃虎臣帶勇百餘名赴城下探視情形。猝遇騎馬賊目亦帶匪百餘出哨，我軍向前衝擊，殺斃長髮及溺死者十餘名。初七日，進攻城垣。瑞州府分南北兩城，中跨一河，四面環以深濠，該逆負隅堅守。黃虎臣傳令佯爲退後，誘其出城。賊果由孚順門突出數百人，勢甚兇猛。我軍奮力直前，殺賊三十餘人，斃黃旗賊目一名。正在鏖戰之際，大雨傾注，濠深逾丈，因收隊回營。初八日，知府劉子濬游擊劉國斌，自市汊帶領戰船到瑞，會合夾攻。該逆堅守如故，我陸軍無可施力。水軍泝流上擊，兩城對峙，中有石橋相通。賊於兩城及橋上均置大礮，我軍深入轟擊，並放火箭燒毀賊巢。賊礮三面俱發，我水師陣亡二人，受傷二十餘人。劉子濬、黃虎臣等正商再攻之策，忽聞豐城一帶有賊乘虛下竄。水師因於初九日拔營回赴市汊，陸營亦於是日拔營回剿奉新縣。奉新距瑞郡六十里，黃虎臣欲乘賊不備，輕騎掩襲。督率弁勇衝過南門木橋，攻破土壘，殺賊二十餘人，賊遂退入北門。我軍環繞城下，攻擊三時之久，傳令收隊。不意城內之賊蜂擁而出。黃虎臣揮隊回敵，而我軍遠來飢困，主客勞逸情勢迥殊，士卒小挫退奔。都司林保、胡應元、滕加洪等，極力抵抵，連斃數賊，奪獲黃旗十餘面，賊始退回。查點我軍傷亡一百餘人，仍調回省城駐紮。此四月初八九等日攻剿瑞州奉新未能得手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近省郡縣，爲賊佔據，自應逐一剿除，以清肘腋之患。且大軍現攻撫州，尤宜鸚剿各處，以爲牽制之計。惟逆賊憤技長於堅守，而我兵勇單寡，又不能

處處圍攻。建昌雖經克復，旋有賊蹤往來。現將各營調歸省垣，時加訓練，以期相機再剿近省各屬。克復名城廓清賊氛，所有克復建昌縣城，後剿瑞州，奉新各緣由，理合具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 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布故司銜道員羅澤南在湖北陣亡，江西士民籲請建立專祠，以伸愛慕，恭摺具奏，請旨飭遵事。竊羅澤南自去秋克復義甯州之後，單騎來南康，與臣面籌進取之策。矢志廓清武漢，以圖會合。水師夾江而下，仍爲建瓴之勢。遂以八月十六日啓行。盡往力破崇通、蒲圻之賊，直搗武昌。臣國藩以其頓兵堅城，日久未下，恐師老挫衄。而江西寇氛孔棘，奏調羅澤南來援。於時道路梗阻，自正會以後，五次遣使赴鄂，迄無音耗，中心惶惑。至三月二十九日，始得胡林翼細字復書，則羅澤南已於月初受傷殉節矣。臣以正在用兵之際，恐損士氣，祕不告人。而江右士民潛知消息，咸深痛悼。旋以公論，欲爲建立專祠，稟請前來。臣伏查羅澤南自咸豐三年正月，隨臣出辦團練，管帶湘勇，慨然有志殺賊，以拯時艱。經今四載，大小百數十戰，所向克捷。與江忠源、塔齊布同時並起，而戰功則較兩人爲尤著。自岳州以至九江，雖水陸併進，與大隊齊驅，而獨當一面之處爲多。岳州之戰，羅澤南力扼大橋一路，崇

通之戰，羅澤南力破羊樓峒數壘。規復武漢之時，塔齊布、羅澤南與各員并集臣舟會議。羅澤南手出一圖，定南岸分爲三路，而花園、堅壘則自任攻之。田家鎮之役，羅澤南大戰半壁山，破南岸之賊營，而後可斷江中之鐵鎖。此羅澤南與人同功，而究不因人成事者也。若其功在江西者，咸豐三年六月，賊圍攻江西省城，羅澤南偕諸軍赴援，抵江後，獨剿吉安、安福之賊，以數百勁旅禦五千匪徒，旬日戡定。吉郡至刊刻詩文數卷，歌頌功績。五年三月，廣信之役，賊破府城，甫及三日，羅澤南四戰克復。賊退之後，嚴禁兵勇入城，並禁土匪搶掠。百姓之逃難歸來者，但見家室依然，倉箱無恙，相與感激次骨。義甯州之戰，以三千人破數萬衆，居民尤詫爲神奇。是時腹地安謐，閭井晏然，無驚。逮羅澤南率師赴鄂，粵東新匪自茶陵入竄吉安，石達開自通城入陷瑞臨，曾不數月，各屬糜爛。故江西省士民深悔羅澤南去日未得攀留，而此日之籲請建祠，爲出中心之誠，與論之公者也。臣又竊念羅澤南以窮苦諸生，砥學砥行，伏處授徒。咸豐元年，薦舉孝廉方正，亦未請咨赴京。其胸懷恬澹，不求聞達，概可想見。乃一旦仗義從軍，毅然以身許國，冒危險而不顧。及蒙聖恩，洵升監司，加銜落牧，賞賜勇號，賞戴花翎，彌覺受寵若驚。誓滅賊以報君恩。聞其彌留之際，殷殷以武漢未復爲憾，忠誠內蘊，久而彌篤。揆之有功德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義，實屬相符。合無仰懇天恩，准於江西地方爲羅澤南建立專祠，以褒臣節，而從民望。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謹奏：

# 江西近日軍情片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再：逆首石達開，或云下竄徽甯，或云回救安慶，或云仍據臨江府；探報不一，傳聞異詞。業經臣等於三月二十六日附片奏明在案。近來吉安、瑞臨、撫建等府之賊，深濠密籤，閉城堅守。近省之豐城、奉新、安義、靖安、建昌、德安等縣，亦皆有兩廣老賊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處，則搆糧催貢，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則援賊四集。該逆詭計，蓋欲堅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狹，餉源日竭。省會成坐困之勢。逆謀兇毒，實堪髮指。臣等悉心籌商，目前剿辦之法，惟當力保廣饒，以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以固閩浙之藩籬。此江西本省之兵勇所能竭力以圖者。其南路贛州，則不能不藉廣東之援師；西路吉安，則不能不藉湖南之援師。頃接據探稟，萬載已於四月十三日克復。又接劉長佑函稟，連日獲勝，漸逼袁郡。胡林翼亦派劉騰鴻、普承堯等，率勇四千來江，援剿。仰託皇上威福，西路或有轉機。南路吉贛一帶文報久梗，仰懇天恩，飭下兩廣督臣，檄催援兵，星馳踰嶺，保全贛州，會剿吉安，不勝跂幸。至於江西軍務，臣等身在局中，聞見較確。其各處奏報之詞，前此或稱省會被圍，近日或稱真賊盡去，皆因賊蹤飄忽，道路阻塞，傳聞失實，在所難免。臣等參酌軍旅，不敢過事張皇，亦不敢稍涉大意。理

合將近日軍情，縷晰具奏，伏乞聖慈垂鑒，指示機宜，謹奏。殊批：「知道了！廣東已屢有寄諭，飭催峴、壽帶兵進援矣！」欽此！

# 仍請撥上海關稅片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再：臣等因江西餉項支絀，曾於二月二十一日附片奏懇天恩，飭撥上海關稅銀十萬兩，以濟眉急。茲准戶部咨稱：前件於三月十五日，遵旨議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鈔錄原奏前來。臣等查戶部奏稱：「江西軍務吃緊，應請飭下浙江巡撫將前撥未解銀三萬兩，迅速籌解外，擬請於該省無論何款，再行速籌二萬兩，解往江西，以濟急需。至上海關稅現在金陵、鎮江、揚州三處軍營皆取給於此，尙不敷用。江西請撥之款，應無庸議。」等語。既經奉旨依議，臣等何敢再瀆。惟江西自去冬以來，八府數十州縣，相繼失陷，本省餉源已竭。目下攻剿撫州之師，及省城與各路水陸，尙有二萬五千餘人，欠發口糧兩月。三月不等，幾與咸豐四年夏間鄂省情形相似。臣等補救無術，實不忍以此等情形上瀆九重之聽，而大局攸關，又不敢不以軍中事實，陳訴君父之前。浙江撥項，雖照戶部奏定五萬兩，全數撥解，尙屬不敷散放。況該省嚴、衢一帶，防務緊急，恐一時不能全解。惟上海商賈輻湊，貨物駢羅，中外交資，稅務極旺。雖本省三營於此取給，而地利攸殊，挹注

較易，尚可波及鄰封。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仍飭兩江督臣江蘇撫臣於上海關稅項下籌撥銀十萬兩，迅速連解江西，以濟急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附片具奏，請旨。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 官兵攻剿撫州迭獲勝仗摺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爲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十日，官兵攻剿撫州，迭獲勝仗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官兵自三月下旬，進剿撫州，破賊五營，並四月初旬圍攻各情，業經具奏在案。嗣據李元度會同鄧輔綸林源恩等陸續稟稱：四月十一日，探知建昌援撫之賊，盤踞油墩等處，派兵馳往截擊，擒斬十六名。十四日黎明，賊傾巢來犯，先撲左右二營，分黨千餘，排立隄上接應。李元度親率中營馳進，彭大壽從左路鈔襲賊後，彭斯舉從右路直衝賊鋒。該逆前後受敵力不能支，奔赴水田斷港，被官兵刺殺二百餘名，港水爲赤。各營直趨城下，又刃賊七八十名。是日周鳳山繞禦西門大股，耿光宣、李進發等截擊南門一路，高夢漢迎擊隄上之賊，陳大力迎擊隄下塘岸之賊，均斬獲多名。收隊後，查點賊屍，由營外至隄外，共三百十六具，而城下及港中溺斃者不與焉。此十四日迎剿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十八十九二十等日，賊均出隊搦戰，我軍每出不意，開礮登賊，賊不敢前。二十一日，水師定湘營在城外文昌橋，轟

礮攻城。各營出隊夾攻，該逆出城迎拒，被礮轟斃十餘名，追殺數名，賊遂歸巢。二十二日，賊忽大舉來犯，一從西門直撲中營，爲正兵；一從南門繞至清風門爲牽制之兵。我軍捲旗埋伏，潛襲賊後，賊遂驚潰。各軍併力馳擊，傷賊二百餘名。別股賊由文昌門至隄上，各營追擊，轟斃及偏溺水中者，約近百人。是日自辰至午，鏖戰三時之久，我軍亦受傷八十餘名，陣亡三名。二十五日，賊仍出隊先撲中營，以千餘人列陣隄上，以百餘人直偪濠邊，復分一股從東門繞出隄上。我軍或伏民房，或伏叢林，或從隄內斜抄，大礮對轟，刀矛交錯，血戰兩時，殲賊一百餘名，我軍受傷者十八人。二十六日，探知瑞臨援賊三千屯紮西津渡對岸，距北門僅五里。因派兵前往防剿，城內賊窺我軍出隊，繞城來撲。李進發身先陷陣，殺賊數名，受傷力戰，直抵城下，復斃賊多名。李元度見西北城空虛，督兵負梯進攻，該逆併力堅禦。胡蓋南、吳齊源、彭大壽、周鳳山等分路擊戰，賊遂敗奔，傷斃計百餘名，我軍亦陣亡七名，受傷六十二名。二十七日，賊復出犯中營，親兵劉步釐等殺賊四十餘名。其時沿隄另有伏賊突出，鄧輔綸派右營搜剿，火器環攻，追殺十餘名。此十八至二十七日接仗小勝，互有損傷之情形也。二十八日，城內賊由北門分二股繞出，一直沖隄上，一從隄下包抄。對岸之援賊亦趁勢分數起渡河，希圖會合。其時耿光宣堵住上游，賊不得渡。彭斯舉、彭大壽、陳大力等包抄賊後，奮力衝殺，約斃三百餘名。餘賊折回河干，復被張應龍等追逼，溺水無數。對岸之賊移船

接渡，我軍百礮齊轟。下水師又至，擊沈賊船十餘隻，約斃四五百人。拋棄刀矛旗幟，不計其數。二十九日，我軍復沿河堵截，奪獲賊船十餘隻，焚燬三隻。三更後，賊用小划偷渡，我軍排礮截之，並沈其船。三十日，我軍復過河搜剿援賊，追逐七八里，將河岸新築賊壘三座，盡行焚燒。奪獲糧房二十餘架，刀矛數捆，大小船四十餘隻。黃旗號褂百餘件，子藥十餘石。此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截擊援賊，蹋毀營盤，迭獲勝仗之情形也。五月初一日，探知崇宜交界之棠埠地方，及相距十里之秋下地方，均有賊盤踞，希圖來援。初二日五鼓，派兵往剿。當我軍出隊時，城內賊已偵知，辰刻傾巢出犯，專撲南門，清風門。我軍力戰，相持兩時之久，迴合數十次，別隊從南旁抄住，殺賊百餘名，鎗傷二百餘名，賊終不退。我軍因見城內空虛，傳令負梯登城，撲營之賊乃退。登陴擊鼓，百礮齊轟，我軍受傷二十餘人，賊之傷斃者亦以百計。初五日，賊復以全力撲我中軍，我軍開礮轟斃大旗四賊，追至堤上，鎗礮對擊，傷斃之賊二百餘名。我軍帶傷亦五十餘人。收隊後，探知崇宜援賊復踞棠埠，搭橋至秋下，嘯聚幾二千人，恐其乘間入城，急派弁勇往擊。申刻行抵秋下，兵力已疲，兩旁伏賊鈔出，我軍遂至小挫。幸丁峻陳英等殿後，回追殺賊數人，乃得捲塘收隊。初七日，賊又出城直犯中營，李元度以中營最當賊衝，先期於賊之來路埋伏銅礮三尊，撥勇守護。賊近營轟礮連斃數賊，賊遂奔回。初八日，賊又來撲中營，愈出愈多。其由後路抄出者，尤兇悍。我軍靜待數刻，始行出

隊，拚命對擊，傷賊殺賊計一百數十名。追至城根，該逆暗設突門，地孔倏忽不見。城上礮子如雨，我軍陣亡九人，帶傷四十餘人。是日各營血戰，而都司唐得陞怒馬陷陣，尤爲諸弁所不及。初九日，賊又分股出犯。我軍傳令勿動，惟轟礮禦之。而北門忽出千餘賊，往西津一路，迎接援賊進城。我軍派隊截擊，賊仍退入北城。初十日黎明，秋下援賊二千人，糾合城內之賊，大舉來撲中營。從上頓渡來者，分三路馳至；從城內出者，亦分三路圍攻。直逼營前，港外及卡門。我軍分投迎擊，彭大壽大呼過港，唐得陞怒馬衝鋒，吳齊源、童梅華、李錫疑、陳增應等，從港之上下游分途圍殺。連斃兇悍大旗賊十餘人，賊遂奔潰。各勇追殺，計三百餘人。彭斯舉、李卿雲帶兵從墩下過港，衝殺殲賊二百餘名。其援賊逃至上頓渡，回巢者，被李錫發、童梅華、陳上進等，且追且殺，屍橫遍野。其城內出犯之賊，仍回西北城，被彭斯舉、耿光宣、丁峻、陳英等轟擊，不成隊伍。其分犯江軍老營者，亦經林源恩等擊退。是日城內城外之賊，糾集來犯，兇猛異常。我軍奮勇直前，僅陣亡一人，受傷數人。殺賊五六百名，轟斃三四百名，生擒七名。奪獲大旗號褂二百餘件，擡鎗紅鎗刀矛二百六十餘件。此五月上旬接仗及初十日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李元度、周鳳山、督帶楚軍鄧輔輪、林源恩、督帶江軍自三月之季，進剿撫州，大小二十餘戰，惟五月初五日小挫一次，餘皆仰託天威，迭獲大勝。祇以該逆倚恃堅城，上排大礮，我軍屢僵城下，輒被轟傷，以致前後傷亡至八九百人之多。瑞臨援賊

源源不斷，郡城未能遽復。然賊雖愈剿愈悍，我軍仍愈戰愈憤。臣時等加激勵，誓當力復此城，先清東路，以挽大局。所有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十日撫州攻剿各情形，理合據實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 饒州防剿勝仗摺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為饒州防剿迭次接戰，互有勝負，並五月十五日大獲勝仗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饒州一郡，外防江皖，內障廣信，實為江西東北之藩籬。自二月間樟樹鎮失利，湖口東岸之陸軍撤赴撫州，青山西岸之陸軍撤赴省垣，都湖、彭建之賊匪，虎視耽耽，常有窺伺饒州之意。吉南翰甯道耆齡自調防以來，辦理諸務，俱臻妥善。惟部下兵勇僅二千餘人，軍勢實形單薄。所辦鄉團，又皆未經戰陣，若無官兵維持，亦未足恃。臣等因派都司畢金科帶陸兵一千名，都司金世蓮、候選知縣賀虎臣、帶水師千人，前往饒郡聽候該道調度，以資防剿。嗣據該道陸續稟報：三月初旬，股匪屢犯鄱陽地境，覺經防兵團勇迎擊，俱有斬獲。十七日，賊合大股進犯十六郡地方，團首陳鴻烈、軍功趙德溶等，率勇出隊，斃賊五六十名，內有偽士十二將軍張姓、金九將軍汪姓，及偽總制等三人。該逆另股從後鈔襲，趙德溶力竭捐軀，士卒傷亡四十餘人。次日整隊復出，五更時用噴筒火彈，焚燬賊踞民房，火光中時聞礮

聲迸烈，乃賊所藏火些之局也。該逆不虞我軍猝至，火器被焚，倉皇回竄。我軍乘勝跟追，傷斃賊黨五十餘名，追逼落水死者百餘名。奪船十餘號。近至二十里外之黃家祠，始行收隊。此三月十七十八連日接仗之情形也。自此以後，該逆退屯都昌之張家嶺，鄱陽境內為之一清。然張家嶺與鄱湖鄰近，處處皆可入寇。該道相度地勢，繪圖貼說，詳種。章田渡響水灘十六都三處，尤為緊要。派撥陸勇水師，分屯扼守，仍規畫進取張家嶺之策。意在以剿為堵，以戰為守。其由省派去之都司畢金科千人者，則令駐紮董字渡，以與各營互相控制。正在調遣之際，而都昌湖口逆匪勾結彭澤、南康之賊四千餘衆，於五月初六日直撲十六都，該處團勇接仗失利，響水灘營會同章田渡營馳往接剿，斃賊百餘名。我軍陣亡二十餘人，受傷十餘人，遂退至章田渡東岸，併力守禦。初九日，聞賊將自狄溪灘渡河來撲，營官康國器等出隊河干禦之，立將賊船擊沈，奪獲旗幟、斃賊二十餘人。我湯家嶺營內之勇，乘勢過河追剿，章田營之勇亦渡河接應。伏賊突起，前隊失利，賊遂以大股圍包我接應之師。我軍見衆寡不敵，仍復渡回東岸。賊亦未敢追逼，惟前隊湯家嶺營各勇，未及回渡，傷亡百餘人，營盤陷失。此五月初六、初九接仗挫損之情形也。自此西路要隘響水灘十六都章田渡三處均被該逆佔踞。惟都司畢金科所部千人駐紮董字渡，尚屬完全無恙。十四日，探得該逆於章田渡搭造浮橋，將撲我董字渡之營。畢金科意以我僅千人，賊數五倍，若待其四面圍襲，

必難抵禦。不如中途邀截擊之。遂於十五日丑刻，出七百人進剿，留三成隊守營。行抵油墩地面，尙距章田十五里，聞該逆亦已整隊前來。畢金科飭令幫辦朱洪章、哨長楊承英、李正清等，帶勇一支，當前迎擊。又派千總龔廷貴、哨長李克封、黃興貴等，帶勇一支，隨後策應。而自督哨長李興隆、呂紹全等，暨雲南征兵壓隊，以防後面鈔襲。分撥後，未及三里，即遇黃馬、掛驕、馬賊、老長髮約二千餘人，前來迎戰。朱洪章、龔廷貴等，飭我兵開放鎗礮，轟斃騎馬賊數名。另率一隊，從逆賊後路鈔出，連斃悍賊多名，賊即潰敗。迨至我兵追逼近前，而該逆又竭力反噬。山後又鈔出伏賊一股，約四千餘人，浮橋上，又添援賊一股，亦近千人，四面圍撲，勢甚猖獗。畢金科督雲南兵暨哨長李興隆等，奮力抵禦，鏖戰逾時，賊等敗北。步步追殺，逼近河岸，即將浮橋拆斷。該逆紛紛墜水，共擊斃長髮賊六百餘人，生擒二十四名，奪獲騾馬一百餘匹，大旗七十餘面，刀矛器械無數。此十五日畢金科由童子渡進剿，大獲勝仗之情形也。伏查饒州一郡西接都湖、悍賊，北鄰皖南，大股防號極爲吃重。臣等以本省之兵全力攻剿撫州、建昌二府，僅撥水陸各千人，分防饒郡，兵力實屬單薄。贛南道著齡到饒，年餘，勸撫民籌捐練勇，百計經營，始臻妥善。此次該逆大股入寇，一戰大捷，人心爲之鎮定。然衆寡懸殊，隘口過多，仍須由省城添撥兵勇前往，始足以資防禦。都司畢金科，自臣國藩咸豐四年奏調入營以來，每戰身先士卒，驍勇冠倫，軍中稱爲塔齊布以下一人。去臘攻破樟樹

鎮，亦係首先陷陣。此次獨當一面，以少勝多，關係東北全局甚重。籲懇皇上天恩賞功，巴圖魯名號。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臣等酌保數人，以勵戎行，而作士氣。陣亡弁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饒州防剿大獲勝仗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派兵赴建昌助剿摺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爲建昌官紳辦理防剿，並由省城分撥兵勇三千餘人，赴建會剿各情，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建昌府城於二月二十九日失陷，其時路途梗阻，至三月二十五日，始接據該府何杓稟報，並據稟稱：探得各屬賊匪裹脅居多，不甚兇悍，冀欲艱難號召，次第收復。即會同丁憂在籍之安徽候補知府張家駒籌辦口糧，招募五百名，並札諭新城縣拔貢生楊希閔，招募五百名，與游擊名謙分帶。於三月二十八日，收復新城縣。因駐紮新城，再行招募，共得勇一千八百餘名。分派游擊名謙署守備楊錦斌，管帶六百名，駐鴻門。拔貢楊希閔，把總劉興揚，管帶五百名爲中隊，駐下長巷。前署守備吳瀛，外委趙金彪，管帶三百名，駐上長巷。該府與張家駒，管帶四百餘名，輪赴各營調度，相機進剿。四月十五、十八、十九、二十等日，疊次打仗，俱有斬獲。自是宣黃崇仁等處援賊日增，城上之防禦日密。二十七日，城內之賊由東關出一千人，由南關出



一千二百人，分隊至廟嶺地方搦戰。名謙、楊錦斌，分本營爲三隊，賊以右支衝我左隊，楊錦斌策馬大呼，兵勇應聲而出，殺賊數十名，賊遂敗退。繼以左支衝我中隊，右支之賊退而復進，名謙、楊錦斌督率中左兩隊奮力抵禦，殲賊數十名，並殲大旗賊目。賊隊自亂，我軍右隊從旁突進，殺賊百餘名。賊不能抵禦，兩支並退。逆首二人提刀攔截，賊衆復回旗搦戰。我軍蜂擁而前，一以當百，刀矛鎗礮，各自爲戰。自辰至未，該逆三戰三北，紛紛回竄入城。統計斃賊四百餘人，驅散脅從二百餘人，奪獲器械百餘件，我軍傷亡二十餘人。此四月二十七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自此以後，賊愈嬰城固守，堅伏不動。五月初五日，學政廉兆綸派廩生郭守謙、帶廣信義勇一千一百名，何栻等派教諭袁英、帶南豐勇五百人，均赴建郡。因約各營分路進攻。名謙、楊錦斌等紮南路之麻橋，希閱趙金彪等紮東北之萬家橋，郭守謙等紮西北之登高山。初六日，偪城而陣，以鎗礮仰攻，斃賊二十餘人。一勇扒城，殺賊五人，受傷而墜。初七日，復議進攻。自辰至午，賊仍不出。忽聞西路有宜黃援賊千人將至，守備楊錦風、教諭袁英各帶兵勇馳往迎擊。該逆不虞官兵猝至，拋棄礮械而奔。我軍追殺一百餘人，餘賊奔踞山嶺。我軍飢疲收隊，賊忽下山追逐。武生張楊燮扼住山口，楊錦斌回軍合擊，殺賊三十餘名，生擒五人，賊遂竄逸。此五月初六、初七連日攻城並截擊逆援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以建昌與撫州兩府相爲唇齒，能破建昌則撫賊之右臂已斷，聲援益孤，或可迅

速得手。而建昌之何栻、張家駒等當無兵無餉，羣清渙散之秋，尙能招集義旅，自成一軍。若非由省城另派兵勇助之，一旦挫敗，則官紳中更無敢出而任事之人。而廣信及南豐新集之勇，未可深恃，亦須有久經戰陣者，列前行以有之倡率。於是商定派楚軍黃虎臣等二千三百人，益以九江鎮標兵勇千餘，共三千五百人。於五月初二日由省城馳赴建昌。十二日，行抵該府。以張家駒前在安徽屢著戰功，即派該守總理營務處，與何栻會辦建昌防剿事件。合之該郡兵勇，及廣信、南豐之勇，統計建昌一軍，不下六千五百人。與撫州大軍互爲聲援，氣勢頗覺雄原。該逆堅忍頑悍，素以善守爲長技。臣即嚴飭張家駒等激勵士卒，晝夜環攻，務期力復名城，肅清東路。所有建昌府官紳辦理防剿，並由省城添撥兵勇會剿，各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水師吳城勝仗克豐城縣片

（豐咸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再：水師九營，惠潮嘉道彭玉麟帶四營，駐吳城，防下游湖口之賊。記名道劉于溥帶二營，駐市汊，防上游瑞臨之賊。又分撥二營駐饒州，一營駐省河，均經奏明在案。嗣據李元度等迭次稟請水師赴撫州會剿，臣等分撥饒州一營、省河一營，前赴撫州。水陸夾攻，而吳城及市汊上下游之防如故也。據劉于溥先後稟稱，豐城被賊占踞，相逼太近，市汊終無安枕之日。必須克復豐城，而復

上可以規取臨江下可以保全市汊。四月初十日督戰船至豐城。十一十二連日鏖戰。五十八亦督隊轟擊。豐城一線大隄我開礮則賊隱隄以避之。賊登隄則我排礮以擊之。終以無陸兵助剿月能得手。二十日初更乘月光未出於豐城縣東西北三門各派戰船放礮攻城牽制賊匪。一面親督舢板十號從西岸暗渡派令

千總李逢春萬元昌右營涂安邦豐城縣把總宛世雄等督帶哨勇登岸各持火器直撲南門外賊營。登時火起賊即退走。我勇隨後追趕復燒賊隄內營盤並將四門戰船調齊轟擊賊疑陸軍已至前後夾擊不敢駐足悉往樟鎮上竄擊斃殺斃約三百人克復縣城。旋督各勇搜捕城內城外奪獲大礮鉛子鎗械百餘件米五百餘石分賞各勇。此劉于濤水師克復豐城之情形也。又據彭玉麟督同吳城水師四營稟稱五月十三日辰刻有賊船四十餘號偃息旗鼓混稱民船蜂擁上犯將近望湖亭開礮轟擊時各營哨探已先後偵知彭玉麟派定後營響導營走東路由夾河包抄左右兩營走西路由大河直下。比賊船已近各帶船隻分途而下兩相攻擊鏖戰逾時約轟斃賊匪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乘勝追趕燒燬賊據民船四隻追三十里至德安河口日昃風起收隊回營我軍無一傷損。此吳城水師迎剿獲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水師各營分駐要地均尙得力祇以西岸數百里無一陸兵水軍不能獨樹功績。劉于濤專用水師克復豐城簡懇天恩淮臣等酌保數人以示鼓勵。所有水師近日開仗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

上聖鑒謹奏

硃批「賊先竄出焉得謂克復姑念其打仗奮勇著准其酌保數人」欽此

### 陳明鄰首援兵協餉片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再江西軍務除撫州建昌饒州三府剿辦吃緊各由專摺具奏外至各省援兵湖南援師分兩路而來南路係道員劉長佑統帶由醴陵萍鄉以至袁州屢獲勝仗現已圍偏郡城北路係同知蕭啓江都司劉培元等管帶由劉陽以至株樹潭四月二十九日克復萬載縣城軍威大振湖北援師係游擊普承堯同知吳坤修督臣國藩之弟會國華管帶普承堯所帶之兵勇則去年八月自九江派去奏明隨進澤南援剿鄂省者也現經胡林翼派撥回援江西業已克復甯蒲圻擬由通城以達於義甯州計兩湖援兵三路共萬餘人集厚力以相拯救而賊亦出死力以相抗拒。凡江楚文報自賊中經過輒被殺害臣等屢募長髮探卒蠟丸細字作為隱語以通消息但能知三路勝仗之大略而不能詳悉何營何地及鏖戰之情形也。至浙江援師前經奏明派萬青黎前來廣德等處援剿厥後因甯國失守浙防孔亟不暇議及援江之事。福建援師參將舒隆阿所帶之五百人已至河口鎮現調赴建昌府會剿。副將張從龍所統之三千餘人尙無入境確信。廣東援師蒙恩

派軍兵五六千人，臣等亦屢次函咨，陳詞懇切，迄今未見援師，未接回文。每念贛州天險，爲古來必爭之地，非得廣東厚援，終恐不免疏虞。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逾屢驚，合無籲懇皇上天恩，飭下廣東督撫，先撥一、二千人，星速踰嶺，保守贛州。先據上游，俟大隊齊集，再圖入援吉安。不獨江西之幸，亦廣東之先著也。至各省協濟之餉，浙江五月間解到銀二萬兩，分撥各軍，尙不敷抵換鈔票之用。廣東之餉，亦以道途梗阻，尙無晉耗。所有鄰近各省援兵協餉，理合附片縷晰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欽此。

### 分別失守員弁處分片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再：江西八府淪陷，州縣失守，至四十餘屬之多。文武形弁，有守土防汛之責者，若不嚴行參辦，則居官者不復知城守之重，幾以國憲爲不足畏。然使一律嚴辦，則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臣文俊擬逐一查明，察其平日居官之賢否，臨時被賊之情形，分別輕重參辦，恭候欽定。因軍務旁午，道途梗塞，尙多不知下落之員，一時未能訪察確實，未及悉行入奏。惟現在攻剿撫建、袁州等府，萬分吃緊之際，中有一、二守令，艱難顛沛而出，任事籌兵籌餉，慨然以克復爲志者。臣文俊與臣國藩再四熟商，不得不假以事權，俾其愧奮之氣，卽如建昌府知府何忭，到任甫經月餘，兵餉兩空，

無可藉手，猝被淪陷，卽赴各鄉，糾合紳耆，號召義旅，竟能成軍，以出圍攻郡城。目下省城及廣信兵勇，卽建會剿，該守又赴新城等處，籌捐錢米，接濟軍餉。萬載縣知縣李吉言，於去冬城陷之後，率舉人辛辰雲等招募瀏勇，誓圖克蕭。嗣同知蕭啓江在鐵山界防堵，卑辭乞援，逮援師入境，大小十二戰。李吉言自率瀏勇千人扼守株樹潭，後路派其弟李審言隨同進剿，屢次陷陣衝鋒，攻克縣城，所捐錢五萬餘串，於給發瀏勇口糧外，概接濟蕭啓江等援師餉項。宜春縣知縣錫榮，於候選道劉長佑援師入境以後，竭力供支捐錢二萬餘串，贍給楚師，俾縣缺乏。目下建昌大兵雲集，實自何忭剛其端，萬載援帥賴李吉言爲之主，袁州援帥賴錫榮爲之主。此一府二縣者，實屬失守案內，愧奮有爲之員。臣等責令襄辦一切，如果始終出力，再行奏請寬免處分。除文武各員弁，由臣文俊查明另行分別參奏外，所有何忭、李吉言、錫榮現在建昌、袁州出力之處，謹合詞先行附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